武俠世界

殺手之王（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著

殺手，是一個充滿神秘，殘酷而可怕的行業，越是出色的殺手，往往也就是越可怕的冷血人。

然而，被江湖中人譽爲「殺手之王」的司馬血，他的血並不冷，甚至可說是古道熱腸，他雖然威震黑白兩道，但在情場上却總是空虛寂寞；在本故事裏，他有匪夷所思的奇怪遭遇，更有種種令人驚詫的兇險情節。難得佳作當前，敬希讀者諸君萬勿錯過。



第25年



革新號

編者話 第25年出版的首期，龍乘風特別爲本刊精撰一部雪刀浪子故事給各位，聊作多年熱烈捧場之雅意。⌊殺手之王⌉這部巨鑄，不但叙述名殺手司馬血有匪夷所思的奇怪遭遇，更有種種令人驚詫的兇險情節。他雖然威震黑白兩道，但在情場上却總是空虛寂寞，故事的展開就是因爲……過程相當曲折，場面非常熱鬧，愛好閱讀雪刀浪子故事讀者們，敬請先睹爲快。

＊＊　　＊＊　　＊＊

司馬洛故事⌊血蝶恩仇⌉及長篇俠義⌊劍在江湖⌉今期同時刋出，前者是動作鬥智，打鬥激烈見稱的現代懸疑故事，毋庸多贅了。至於⌊劍在江湖⌉這個長篇，則是一部通俗新派俠義小說，邪善忠奸，黑白兩道，薈聚一堂，互逞奇謀，鬥個死活。

＊＊　　＊＊　　＊＊

下期由蕭逸撰寫一部以抗日時代爲背景的巨型小說——⌊定時掌⌉，講述當年抗日英雄的事蹟，故事發生在日僞時代的大上海，是一件轟天動地的血案，使到當年上海每一個中國人內心都留下了火熱的烙印，永遠不會忘記，欲知其詳，下期留意。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殺手之王（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被江湖中人譽爲⌊殺手之王⌉的司馬血，他的血並不冷，甚至可說是古道熱腸，且看他在本故事裡匪夷所思的遭遇吧……………龍乘風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黑龍神劍七絕斬（精選俠情短篇）
替天行道誅惡賊
遵師叮囑双仇人……………凌霄生 43
田穰苴（古代軍事家軼事趣聞）……………石冲 60
織女（古代奇女子軼事）……………文風 96
秦九韶（掌篇歷代名人實錄）……………混沌書生 124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魔與道（俠義中篇連載）◀二▶
江湖藏危機　雛兒中圈套……………西門丁 63
龍角驚魂（現代遊俠傳奇故事）◀二▶
將計就計　突失芳踪……………龍驥 72
五毒天羅（俠情中篇故事）
毒烟如匹練　牧場主遭厄……………黃鷹 83
金劍令（俠義奇情中篇）
同往迷仙岩　相偕拜師傅……………東方玉 89
血蝶恩仇（奇俠司馬洛故事）◀一▶
依約赴會　人杳樓燬……………馮嘉 98
無敵劍（俠情中篇故事）
耿直少年郎　巧遇毒娘子………金童 107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劍在江湖（新派長篇武俠故事）◀一▶
四傑喜獲青冥劍
五惡謀取玄武經……………朱雀 115
長劍篇（武俠長篇連載）
懲殺四大寇　爲災民請命………蕭逸 125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72.5.12.
第25年
第1期
（總號123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雪刀浪子　傳奇故事

殺手之王

龍乘風·文　可飛·圖

火魔神的毒火印

夜涼如水，湖上月色如銀。

一艘華麗的畫舫，在湖面上輕輕盪漾，一陣微風吹過後，畫舫裏的酒香立時隨風飄送了過來。

畫舫裏有江南最好的女兒紅，也有最出色的美人兒。

但這裏也有最令江湖中人心悸的一雙手。

這雙手潔白而穩定，就和這人的臉龐一樣，彷彿就算現在忽然有七八頭犀牛從天空掉在他眼前，他的臉色還是不會有絲毫改變。

陳年舊酒固然醉人，更醉人的還有那雙水靈靈的眼睛。

可是，這人的目光，一直只是盯着自己的兩隻手。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遠處傳來了一陣「欸乃」之聲，一葉輕舟，劃過平靜如鏡的湖面，緩緩地向畫舫移近過來。

舟上一人，灰衣黑靴，腰間有劍，軟劍。

酒香迎風吹來，這灰衣人却是不為所動。

舟行似乎並不怎麽快，但轉瞬間已靠近了畫舫，畫舫中傳來了一個人淡漠的聲音：「你果然來了。」

灰衣人輕盈地登了上畫舫，但雙足甫沾甲板，兩支利箭已迎面射了過來。

灰衣人反應也是極快，右手兩指輕輕一挾，兩支利箭已雙雙挾在指縫之間。





這兩支利箭很短小，箭鏃一片藍汪汪之色，顯然淬有奇毒，他的身手若是稍慢了一點，恐怕才登畫舫，便已魂歸極樂。

雖然如此，灰衣人的神情還是冷冷淡淡的，既不憤怒，也不吃驚，彷彿只不過是拍掉了兩隻討厭的蚊子。

他連看也不看一眼，便把這兩支短小的毒箭拋入湖中。

但接着，又有一件銀光閃爍，寒氣逼人的武器向他攻了過來。

那是一支價值不菲，殺傷力也極為強大的銀戟。

這一支銀戟長八尺二寸，重三十七斤，使用這種武器的人，通常都是膂力強大，氣魄魁宏的強壯男子。

但這時候從艙裏持戟衝殺而來的人，却居然是個弱質纖纖的紅粉佳人。

她看來只不過大概二十歲，身上穿着一件淺杏色，柔軟而發亮的絲袍。

在皎潔月色下，她的胴體看來那麽苗條，又是那麽成熟。

如此佳人，似乎不該和兵刃搭上關係。即使非用兵刃不可，也該選用比較輕盈一些的。

這銀戟無論怎樣看來，都與她大不相襯，這情況就像是文質彬彬的書生在耕田趕牛，總是難免令人有着不倫不類之感。

可是，當這件武器在她手中施展開來的時候，它彷彿已被貫注着一種無窮無盡的力量，可以把任何阻攔着它的生命和物事澈底毀滅。

月色照射在銀戟上，使它的光采更是燦爛，玄妙。

颯！

一戟擊出，漫天銀光閃耀，這麗人在第一招之際，便已取得絕對的先機。

她知道，這灰衣人用的是一柄劍，而她手中的銀戟，却正是劍的尅星。

銀戟可以把劍鎖死，甚至把劍奪了下來，那時候，灰衣人又還有甚麽力量可以抵擋緊接而來，絕對致命的一擊？

也許，那時候他唯一還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跳進湖裏。

銀戟攻勢有如懸崖飛瀑，剎那間果然把灰衣人逼得險象環生。

杏袍麗人冷冷一笑，手中銀戟更是奇招迭出，使的全是進手招數，然而，她連發三十餘招，雖然把那灰衣人逼得險象環生，但自始至終，還是未能傷得了對方分毫。

再看那灰衣人，雖然身形左閃右竄，似是狠狽萬分，但他臉上的神情，其實是從容不逼的。

杏袍麗人攻了五十餘招，還是未能把對方怎樣，一張俏麗的面龐不禁開始變色了。

她忽然咬牙冷笑：「你為甚麽不用碧血劍？」

灰衣人道：「銀戟是劍的尅星，我若用劍，反而大大不利。」

杏袍麗人怒道：「一派胡言，你以為我是跟你在開玩笑？」

短短兩句說話裏，她又已疾迅無倫地攻出了十二招。

灰衣人嘆了口氣：「妳眞的要逼我用劍？」

杏袍麗人嬌叱道：「若是連劍也不會使用，我怎能相信，你就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灰衣人又是一聲輕嘆：「既然如此，在下只好得罪了。」語聲甫落，一柄色澤暗紅，鋒利無匹的軟劍已在掌中，接着，「嗤」一聲響，劍勢如電，筆直地急刺了出去。

杏袍麗人一聲叱喝，銀戟平胸封鎖着中路，覷準來勢，擰手一扣，立時把灰衣人的軟劍鎖死在戟洞之中。

「還不脫手！」杏袍麗人兩條清清秀秀的眉毛同時一揚，銀戟也同時揚起，只見灰衣人的軟劍已脫手飛出，有如離弦疾矢般射上半空。

在這剎那間，杏袍麗人的心中也不禁有點可惜。

她可惜的並不是這個灰衣人敗在自己

手下，而是這一柄名滿天下的碧血劍。

看來，這柄劍勢必要掉進湖底裏去。

可是，也就在這刹那間，灰衣人又巳一劍刺了過來。

這也是一柄軟劍，而且也是色澤暗紅的碧血劍。

天下間有兩柄碧血劍，那麽，在這兩柄碧血劍之中，必然會有一柄是假的了。

在那電光火石的一瞬間，杏袍麗人也無暇想到這一點，她只知道自己上當了。

雖然她應變奇快，銀戟巳在一刹那間變換了招式，但却還是未能鎖住灰衣人這一劍。

她全身突然僵硬，因爲灰衣人的劍尖巳抵在她的咽喉上，只要他把劍輕輕向前一送，這位美人兒就得立刻香銷玉殞。

但灰衣人沒有下殺手，只是用一種奇特的目光凝視着她。

她也在看着他，雖然她的生命巳在對方掌心裏，但她的眼神還是堅強的，既不恐懼，更不乞憐求生。

灰衣人看了她很久，劍尖終於緩緩地垂下。

杏袍麗人仍然看着他，說道：「你爲甚麽不殺了我？」

灰衣人淡淡道：「在沒有特別的理由下，我從來不喜歡免費殺人。」

杏袍麗人冷笑道：「尤其是女人？」

「妳說的不錯，」灰衣人慢慢地說道：「更尤其是漂亮的女人。」

杏袍麗人雙眉一揚：「想不到你也是個惜花人。」

灰衣人道：「世間上眞正好看的女人並不多，殺一個就少一個，我爲甚麽要幹這種大煞風景的事？」

杏袍麗人道：「這麽說，好看的女人豈非可以大佔便宜了？」

灰衣人道：「好看的女人，的確通常都是可以大佔便宜，但世事每難兩全其美，有時候，越漂亮的女人，她所遭遇到的煩惱和痛苦，也是遠非旁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杏袍麗人長長的睫毛眨動了幾下，終於不由輕輕的嘆了口氣，然後就把手裏的銀戟拋了湖裏。

灰衣人似是微微一怔，半晌才道：「這銀戟與姑娘雖然不大相襯，但也是一件很好的武器，這樣就丟掉了，不嫌浪費一些嗎？」

杏袍麗人道：「閣下剛才也不是巳經丟了一口劍？」

灰衣人道：「那是一種欺騙人的手段，雖然不算光明正大，但在我們這一個行業裏，最重要的是怎樣把敵人消滅，手段如何毒辣奸詐，那巳是不必顧及的了。」

杏袍麗人道：「所以江湖中有言：『殺手無情，婊子無義』。」

灰衣人道：「我是殺手，殺手中的殺手，所以叫殺手之王。」

杏袍麗人却說：「我是婊子，婊子中的婊子，所以你不妨叫我婊子之后。」

灰衣人彷彿吃了一驚：「姑娘何出此言？」

杏袍麗人咬着牙，道：「我沒用，練了十五年武功，自以爲可以在江湖上幹一番巾幗不讓鬚眉的事業，可是，我其實連一條母狗也不如，若不是遇上了長孫公子，我現在巳不知怎樣了。」

畫舫裏終於傳出了一個男人的聲音：「浣姬，妳現在可以相信，殺手之王的確比我強了罷？」

杏袍麗人一陣子的沉默。

那人的聲音又再響起：「怎麽還不請司馬先生進來？」

杏袍麗人忽然機伶伶的打了個寒噤，過了好一會，她才對灰衣人說：「公子就在裏邊，請。」

灰衣人沒有遲疑，舉步直入畫舫中。

畫舫中佈置豪華，無論是誰處身其間，都會覺得這裏是個很舒適的地方。

一個衣白如雪的男人，神情淡淡地坐在一張柔軟的椅子上，他手裏捧着一隻晶瑩的水晶杯子。

杯中有酒，酒在杯中盪來盪去，這人看來很寫意。

但他的聲音，却是那麽沉重：「司馬血，你看我現在還像不像是當年的『鐵石公子』長孫驚雨？」

那灰衣人正是名震武林，有「殺手之王」之譽的司馬血。

司馬血是殺手中的殺手，甚至是殺手中之王者。

這名頭可不是他自己捧上頭頂上的，他曾殺過不少許多殺手都殺不了，也不敢殺的厲害人物。

而近這五年來，江湖上崛起得最快，最令人爲之側目的職業殺手，除了司馬血之外，似乎就得數到鐵石公子長孫驚雨。

五年前的一個中秋夜，冀東金銀山莊大莊主「金鞭銀槍震四方」朱百齡死於煉丹房。

半年後，海南島骷髏谷谷主「吸血邪王」連魂暴斃於海濱，及後兩年之內，總共有八個極厲害的江湖人物，相繼神秘死亡。

這十個武林高手死後，都有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額上俱插着五支細小的銀針。

銀針排成梅花形狀，但却絕不是死者致命的因素，因爲它並無太大的殺傷力，而且也沒有淬上任何毒藥。

它只是鐵石公子長孫驚雨殺人後所留下來的獨特標誌。

在殺手這個可怕而又神秘的行業裏，長孫驚雨巳成爲最傑出的一人。

兩年前，司馬血見過他殺人，那一次長孫驚雨要殺的是「獅頭刀王」温斷坡。

温斷坡的「九獅裂頭刀法」，威猛霸道，有人甚至形容這種刀法最少巳可以媲美「偷腦袋大俠」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

司馬血還記得，當温斷坡在峨嵋山下「一帶橋」上乍逢長孫驚雨的時候，温斷坡臉上那種漫不經心，全不在乎的神態。

他瞪着銅鈴般的眼睛，對長孫驚雨說：「你接得下俺九刀，俺就不姓温。」

長孫驚雨沒有說半個字，一步一步向温斷坡走了過去。

當時，司馬血就在長孫驚雨的背後，因爲長孫驚雨曾對他說：「温斷坡九刀連環，二十年來未嘗一敗，你看我這一次有多少分機會可以殺了他？」

司馬血答道：「一分機會也沒有。」

長孫驚雨道：「你認爲我必敗？」

司馬血點點頭，道：「是的。」

長孫驚雨道：「你敢跟我打賭嗎？」

司馬血道：「當然可以。」

長孫驚雨道：「賭多少？」

司馬血道：「一兩。」

長孫驚雨一怔：「你不是個豪賭客嗎？聽說你一口牌九曾經押過五十萬兩。」

司馬血點點頭，道：「是的，但這一次却不同。」

長孫驚雨道：「爲甚麽？」

司馬血道：「因爲我若贏了，你就輸了，而這一次你若輸了也就是死定了，這筆賭帳，難道要我追到酆都城嗎？」

長孫驚雨想了想，終於點點頭，說道：「你想得很週到，死人是不會償還賭帳的。」

說着，掏出了一兩銀子，拋給了司馬血：「這是預付的賭帳。」

司馬血淡淡地笑道：「你這人眞的很公道，那麽現在去死罷。」

長孫驚雨道：「你叫我去死？」

司馬血道：「不是你，是温斷坡，這個老王八早就該死了。」他一面說，一面也掏出了一兩銀子：「連本帶利，你一定可以贏回我手上這二兩銀子，實不相瞞，這個把月以來，我是逢賭必輸的。」

長孫驚雨望着他，半晌才說道：「世間上最精明的賭徒，就是你這種人。」

司馬血道：「這是甚麽意思？」

長孫驚雨道：「每個賭徒都會有手風轉逆的時候，能在這段時期賭得細小一點，那是明智之擧。」

司馬血却嘆了口氣，道：「若是最精明的賭徒，就會連一文錢也不賭，你可知道，一兩銀子可以買多少燒刀子？多少斤花生？」

長孫驚雨笑了，他巳充滿了信心，可以擊殺「獅頭刀王」温斷坡這個人。

結果，司馬血果然「手風不順」，又輸了一兩銀子。

温斷坡的九獅裂頭刀雖然厲害，但他的手脚嫌太慢。

雖然他可以在一眨眼間便連發幾刀，但面對着長孫驚雨，他的出手却還是慢了一點點。

他竟然連刀也沒有拔出刀鞘，就巳死在長孫驚雨的「霹靂銀戟」下。

但現在，那桿霹靂銀戟巳給穿着杏色長袍的女人拋入湖中。

× × ×

當年的鐵石公子，是司馬血最欣賞的一個年青殺手。

其實，這也只不過是兩年前的事情而巳。

但兩年後的今天，司馬血眞的覺得長孫驚雨變了。

這時候，長孫驚雨的目光凝視着他，等待着他的回答。

司馬血忽然嘆了口氣，說：「到底曾經發生了甚麽事？」

長孫驚雨淡淡道：「你認爲我有甚麽地方不對？」

司馬血道：「你的手雖然還是和兩年前那麽穩定，但信心却巳動搖了。」

長孫驚雨道：「你怎麽看得出來？」

「從你的眼神！」司馬血說：「而且，一個出色的殺手，是不能對任何人動情的。」

他最後一句說話，顯然爲了那個叫「浣姬」的女人而說的。

長孫驚雨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不錯，一個出色的殺手，應該是六親不認，心狠手辣的，更尤其不能有任何後顧之憂，所以，我們不能有家室，也不能夠爲了任何人而令到自己害怕面對死亡！」

「不錯，你應該比任何人都更明白這一點。」司馬血凝視着他，緩緩地說道：「就算一個人本來對自己的生死完全不放在心上，但只要有了顧慮，當他面對死亡的時候，就不期然地會害怕起來，而幹我這一行，越是怕死就死得越快，因爲這種人巳缺乏了必拚的决心，甚至會對自己的信心有所動搖。」

長孫驚雨完全同意他的見解，這時候，杯中的酒巳喝光，忽然間「波」的一聲，杯子在他的手中爆裂，成爲碎片。

他的眼睛裏巳露出了痛苦的神情，他問司馬血道：「你算不算是個六親不認的人？」

司馬血搖頭：「不算。」

長孫驚雨道：「你會不會一輩子都不喜歡任何人一個女人？」

司馬血眼角的肌肉一陣跳動，過了半晌才道：「不會。」

「你曾經也有過一段難忘的經歷？」長孫驚雨追問下去。

「不錯，」司馬血似乎巳在盡量控制自己的情緒：「那巳經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她很好，眞的很好。」

「但最後呢？」長孫驚雨的聲音也不比他平靜。

「最後是我親手殺了她！」司馬血的眼睛忽然佈滿了血絲，聲音終於激動起來：「有一次，我接了一票買賣，要去行刺蜀中唐門的一個叛徒，他叫唐笑，平時難得一笑，但是一笑就要出手殺人，在這時候，蜀中唐門最可怕的一個人，也許就是他！」

「這件事我也知道，那一次，你是成功了，唐笑身中八劍，死於雁門關外。」

「可是，却沒有人知道，在我還沒有刺他八劍之前，他最少有三次機會可以殺了我。」

「但你沒死，他却死在你的劍下。」

「那全然是因爲巧瑩及時趕了上來，救了我的性命。」

巧瑩，就是一直使司馬血沒法子可以忘掉的女人。

長孫驚雨吸了口氣，說道：「是不是你的武功不如唐笑？所以才會弄得險象環生？」

司馬血搖搖頭，道：「不是，以我的毒蛇劍法，本該在二十招內，就可以殺了唐笑。」

長孫驚雨道：「但爲了巧瑩，當時你巳缺乏了必勝必殺的銳氣？」

司馬血不斷的點頭：「不錯，那時候我太珍惜自己的性命，恐怕一輩子都不能再看見她，所以，連毒蛇劍法也毒辣不起來，一交手便巳落在下風。」

長孫驚雨沉吟半晌，道：「她也是個武林中人？」

司馬血道：「她是白馬帮帮主的女兒，輕功了得，劍法却柔弱一點。」

他苦笑了一下，接道：「我可不知道，她竟然會跟了上來，而且在我形勢最危急的時候出手火併唐笑，初時，她仗着靈活的輕功身法，還可以把唐笑弄得頭昏轉向，但不出十招，唐笑已完全看穿了她的伎倆，說了一句：『黔驢之技矣！』，接着就在她的背上輕輕推了一掌。」

長孫驚雨眼色一變：「唐笑的『千毒修羅掌』，可沒法可以救治！」

司馬血痛苦地點頭：「承受這一掌的人，本該是我才對，她是太無辜了。」

長孫驚雨說道：「後來你終於殺了唐笑！」

司馬血道：「我親眼目睹她倒下去，那種感受恐怕誰也不會明白，刹那間，我已忘掉了一切顧忌，不！那不是忘掉，而是根本就沒有顧忌可言了，我拚命的發劍，毒蛇劍法又再狠毒起來，終於在十八劍之內，有八劍刺入了唐笑的身體裏！」

他黯然地接着說：「但巧瑩已活不下去了，她很痛苦，要我殺了她，而我也知道，這種掌毒，就算是把她送到醫谷，可治癒的機會也是微乎其微，而且雁門關距離醫谷遙遙萬里，她根本不可能熬到那麽遠，那麽久。」

長孫驚雨道：「所以，你只能儘早消除她的痛苦？」

「不錯，」司馬血道：「我殺了她，親手把劍尖刺入了她的胸膛，然後，我們緊緊地擁抱在一起。」

可是，這兩個緊貼着的身子，已是陰陽永隔，人鬼殊途。

這件事也許眞的已過了很久了，司馬血也絕少向人提起，但現在，當日凄艷斷腸的情景，如今彷彿又再在他眼前重現。

長孫驚雨注視着他，面上露出了同情之色。

但他却分不清楚，現在該是同情別人，還是同情自己？

「我們雖然是殺手，而且在別人的眼中看來，我們都很成功，又有誰能明白到我們也有我們的苦處？」

他說的不錯，他們仍然是人，雖然都是出色的殺手，但却還是未能做到六親不認，完全滅絕人性的地步。

這也是永遠無法達成的事，因爲他們根本不是那種人。

司馬血忽然問：「你要見我，是爲了甚麽事？」

長孫驚雨沉默了一會，才說：「一個月之前，我答應了一個人，要在兩個月之內，行刺一個極尊貴的人物。」

司馬血道：「現在才一個月，你還有三十天。」

長孫驚雨道：「但我知道，就算再給我三十年，我也無法殺得了這個人。」

司馬血道：「這人有可殺之道嗎？」

長孫驚雨道：「此人若不誅滅，勢必千萬生靈塗炭，民不聊生！」

司馬血不由一笑：「是甚麽人，竟然有這等可怕的力量？」

他雖然在笑，但笑容却是有點沉重。

長孫驚雨道：「我已把這人的名字寫在右掌之上。」

司馬血道：「那麽還請高抬貴手。」

長孫驚雨道：「我一定會給你看，但却不能在這裏。」

司馬血道：「要等到甚麽時候？」

長孫驚雨道：「不必等多久，只要到甲板上就可以了。」

說着，緩緩地走到甲板之上。

外面的月色很好，夜色十分醉人，長孫驚雨在這畫舫上，既有美酒佳餚，也有玉人陪伴，本來已可以渡過一個令人難忘的晚上，爲甚麽却要在這時候把殺手之王司馬血邀請至此？

事情肯定不尋常。但到底是甚麽事？將來又會發生甚麽事？

司馬血雖然精明沉着，但就算現在給他閉上眼睛慢慢細想兩三天，他也是絕對無法想像出來的。因爲這件事本已神秘複雜，接下來所發生的一連串變故，更是離奇莫測，匪夷所思之極。

長孫驚雨站在甲板上，看了一回皎潔如銀的明月，忽然對司馬血說道：「你看我現在像不像個瘋子？」

司馬血搖搖頭，道：「一點不像。」

長孫驚雨的右掌仍然握成拳頭形狀，他說：「但你若看見我掌心內寫着的是甚麽，你就不會這樣說了。」

司馬血沉默着。

每一個正常的人都難免會有好奇心，司馬血也不例外，他很想知道長孫驚雨掌心所寫着的是甚麽人的名字。

但他絕不會催促長孫驚雨。

就算長孫驚雨現在忽然改變主意，不讓他知道這個人的名字，他也不會怪責或者是不高興，因爲這件事本來就和他沒有半點關係，長孫驚雨是絕對有權可以獨自把事情處决的。然而，長孫驚雨終於緩緩地張開了右掌。

右掌掌心上，眞的寫着幾個字，在月色下，司馬血每一個字都看得很清楚。

長孫驚雨同時說：「我一定要殺掉的，就是這一個人！」

司馬血的臉色却也同時變得十分可怕，他終於說：「你……你瘋了？」

× × ×

長孫驚雨現在很冷靜，看來就像是千年冰峯上的積雪。他絕不像個瘋子。

但世間上最可怕的瘋子，往往也就是比平常人還更冷靜得多的人。

他們平時看來不但很正常，而且還比正常人正常得多，但等到這種人兇相畢呈的時候，嚴重禍事也必已一發不可收拾。

長孫驚雨彷彿已在刹那間變成了一個這樣的人。

他忽然冷冷一笑，從腰間拔出了一把刀，這把刀寒光四射，顯然鋒利無匹。

司馬血的眼色又變了，他並不是怕長孫驚雨會襲擊自己，因爲他知道長孫驚雨絕對不會這樣做。

但長孫驚雨爲甚麽要在這時候拔刀？

答案立刻就出現了，只見他以左手揮刀，連眼睛也不眨動一下，就把自己的右手削了下來。

而這隻手掌還沒有跌在甲板上，長孫驚雨左手裏的刀又已把它挑起。

斷掌在半空中飛舞，一輪急驟的刀光也同時暴閃，接着，這塊寫着一個人名字

的手掌，已在刀光下化爲一蓬血雨，現在，誰也不可能再找到這手掌裏曾經寫着的名字。

司馬血呆住了。

長孫驚雨咬着牙，撕下了衣角一塊布，包裹着傷口，然後對司馬血說：「這手掌裏的名字，你已看清楚了？」

司馬血吸了口涼氣，點點頭。

長孫驚雨道：「現在，你已知道我要殺的是甚麽人，但這件事情，極其重要，也要絕對保持秘密。」

司馬血沉默了好一會，才說：「你若眞的要去殺這個人，此事自然是非同小可，我可以保證，絕對不向任何人透露。」

長孫驚雨苦笑道：「你不用怎樣保證，我若是不信任你，也就不會向你說出來了。」

司馬血道：「但這件事情，你是萬萬不能幹的。」

長孫驚雨道：「我不會幹了，但却不是因爲不敢，而是因爲不能。」

「你的手……唉，這不是太寃枉，也太傻氣了嗎？」司馬血搖頭嘆息說。

長孫驚雨却笑了笑：「難道你現在還不明白我的意思？」

司馬血的臉色又變了，世間上能够令他駭然的事情，本來已絕少，但這時候，他簡直是無法想像得到，竟然會有一件這樣的事情降臨在自己的身上。

「你是要我代替你接下這一票買賣？」他深深的吸一口氣。

「不錯，我已經是個廢人，而這件重要的大事，却是非要有人去進行不可的，」長孫驚雨緩緩地說道：「你也許還不知道，這一隻右掌，現在對我來說，已經毫無價值可言。」

司馬血皺眉道：「是甚麽緣故？」

長孫驚雨道：「因爲我已無法再看見明天的太陽。」

司馬血瞧着他，臉上流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但接着，他的心忽然冷了下來。

因爲長孫驚雨忽然撕開了衣襟，露出了膚色皙白的胸膛。

他的皮膚本來很好看，但在左乳之下，却赫然有一隻血紅的掌印。

司馬血看了一會，終於長長吸一口氣，說：「是『火魔神』的毒火印？」

長孫驚雨苦笑一下，道：「你看得很準，但你可曾聽過，中了毒火印掌力的人，有誰可以活上七天？」

司馬血搖搖頭，說：「沒有。」

長孫驚雨道：「在六天之前，我殺了火魔神彭燄，但他也給我賞了這一掌，所以，在明日日出之前，我必然已經是個死人，所以，一個死人的手，又會有甚麽用處？」

司馬血的眼睛裏不禁露出一種說不出的哀傷。

就在這時候，他聽見一個人跪了下來，悲痛地在哭泣。

「她叫浣姬，她也曾和你一樣，認爲我要去行刺那一個人，簡直是瘋子的行徑，」長孫驚雨沉聲說：「但等到我和彭燄拚了一仗後，她終於知道了事情的眞相，她就立刻改變了態度，認爲就算拚擲頭顱，這件事也要進行到底。」

司馬血道：「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長孫驚雨從懷中拈出了一封信箋：「這是我今天寫上去的，而事情的眞相，也盡在此中。」

司馬血立刻接過這張信箋，然後打開細看了一回。

看了一回，猶覺未曾看得清楚，他再看第二回。

看了兩回，他的瞳孔已比平時睁大了三倍。

他深深的吸了一口冷氣，第三次仔細再看。

「這……這是眞的？」他終於抬起了臉，直勾勾的望着長孫驚雨。

長孫驚雨說道：「千眞萬確，半點不假！」

司馬血的臉上已再無半點血色。

他忽然把信箋揚起，接着碧血劍閃電般揮出，眨眼間信箋已化爲碎片，一點一點的飄落湖中。

長孫驚雨的臉也沒有血色，身子開始不斷發抖。

他忽然嘆了口氣，說道：「該是時候了。」

是甚麽時候？

他沒有說，但司馬血却已明白。

長孫驚雨的斷腕還在流血，但他一點也不在乎，好像一點也不痛楚的樣子。

他的神經像已完全麻木，別人無法忍受的痛苦，他却置諸不理。

「司馬血，這件事我已交托給你，」他說：「殺人這種事，你一定比我更強，我是絕對放心的，現在……我還有一個要求……」

「你說，我一定答應，無論甚麽事情都答應。」

「你當然非答應不可。」長孫驚雨在嗆咳：「我現在要你陪我喝一杯酒。」

「只喝一杯。」

「不錯，一杯便已够了。」

× × ×

兩隻晶瑩剔透的杯子都已斟滿了酒。長孫驚雨把其中一杯遞給司馬血，道：「你喝這一杯，我喝這一杯。」

司馬血盯着這兩杯酒，忽然說：「如果我要求，把這兩杯酒互換，你會不會答應？」

長孫驚雨搖頭：「不可以。」

司馬血道：「爲什麽？」

長孫驚雨道：「因爲這兩杯酒，其中一杯是有毒的。」

司馬血道：「是甚麽毒？」

長孫驚雨道：「砒霜。」

司馬血面上的肌肉在抽搐，正想說話，長孫驚雨已把手裏的酒喝個清光。

司馬血面上神情立刻變得木然，接着也喝掉了長孫驚雨遞給自己的那杯酒。

長孫驚雨道：「你以爲我在騙你？」

司馬血搖搖頭：「不，我知道你說的每一個字都是眞話，這兩杯酒裏，其中有一杯的確已經放下了砒霜。」

長孫驚雨瞳孔收縮：「既然這樣，你爲甚麽還敢喝？」

司馬血看着他，慢慢的說：「因爲我是你的朋友。」

他深信，長孫驚雨絕不會用毒藥來對

付自己的朋友。

長孫驚雨笑了：「你果然是值得我信賴的朋友，因爲你也同樣相信我……」說到這裏，他的臉龐上已罩着一層黑氣。

他那杯酒果然有毒。

他緩緩地坐下，顫抖着聲音說：「這件重要的事……還有浣姬……我都交給你了……你現在能不能給我……給我痛快的一劍……」

他的話才說完，一道暗紅的光芒已在他眼前閃過，司馬血的碧血劍已刺入了他的咽喉。

夜色還是那麽怡人，酒香還是那麽令人易醉。

司馬血將會永遠無法忘懷今晚的遭遇，但在整件事情來說，現在才是剛剛開始而已。

江湖浪子巧遇金吾大將

天還沒亮，司馬血就已爲長孫驚雨找到了一副木質堅固，製作精緻的棺材。

等到長孫驚雨下葬工夫完成的時候，東方已是陽光燦爛。

司馬血爲他立碑，碑上刻的却不是長孫驚雨的名字。

他刻着的是：「楊以衡之墓。」

浣姬覺得很詫異，司馬血解釋說：「楊以衡才是他的眞正姓名，他認爲自己是個殺手，雙手所沾血腥太多了，他不想連自己的名字也沾上了血。」

浣姬點點頭：「這個我知道，我只是在奇怪，原來你也知道這點秘密。」

司馬血道：「在我的面前，他幾乎是個毫無秘密的人。」

浣姬感慨地說：「他一生中若只信任兩人，那麽就是我們兩個。」

司馬血道：「但從現在開始，我們却要分道揚鑣了。」

浣姬一怔：「我們爲甚麽要各走各路，難道你沒聽見他臨死前怎麽說？」

「他說過，要把妳交給我，」司馬血吸了口氣：「可是，我並不懂得怎樣照顧別人，尤其是女人。」

浣姬說：「我不會負累你，也不必你來照顧，但我們必須在一起。」

司馬血一楞，她立刻又解釋：「我的意思是說：在事情還沒有辦妥之前，我們絕不能夠分開，因爲我知道的事，比你還多。」

司馬血皺了皺眉：「可是，妳可知道，這任務有多危險？」

「危險？」浣姬忽然笑了起來，但在長孫驚雨的墓前，她的笑聲總是澀苦的：「一個能夠和鐵石公子日夕相處的女人，會怕危險嗎？」

司馬血沒法子反駁了，只好說：「妳一定要跟着我？」

「一定要跟着！」她的語氣很堅決，看來無論是誰都不能改變她的主意，「就算我是你心目中世間上最討厭的一個婊子，在任務還沒有完成之前，我做了鬼也要跟你在一起！」

她的目光是清澈的，是堅決的，也是果敢而又明艷動人的。

司馬血忽然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顫，因爲她這種目光，使他想起了一個人。

他曾經盡力使自己不再想起這個人，但却沒有成功，而就在這一瞬間，他彷彿又再看見這人的影子在眼前出現。

他知道，自己是永遠不可能看見這人的了，既然再會無期，又何必苦相思。

可是種種不可磨滅的往事，就像是深入骨髓的烙印，又有誰能忘得乾乾淨淨？

他雖然是江湖上無數殺手中的王者，殺手之王也不能。

但他的血並不是冷的。

當他體內血液沸騰起來的時候，簡直可以熔化世間上任何最堅固的物事。

這時候，他打了一個寒顫，浣姬盯着他，說：「你是不是着涼了？」

司馬血搖搖頭，避開了她的目光：「我不冷。」

「我現在是不是可以跟着你？」她又再追問着說。

司馬血的視綫遙注在遠方，面上再也沒有半點表情，過了很久很久，他才淡漠地說：「你若喜歡跟着我這種人，我也不會拒人於千里之外，但是，等到任務完成後……」

「你不必再三叮囑，」浣姬說：「那時候，我會走的。」

「如此最好。」司馬血的聲音越來越是冰冷。

× × ×

鐵石公子已不再是鐵石，他已和一坏黃土共處墓穴之中。

他是否死得其所，死前是否再無半點牽掛，除了他自己之外，誰也不知道。

但司馬血却知道，他的任務還沒有完，而這個任務，也許是古往今來，所有殺手都會認爲是最艱亘，也最兇險的。

但他却必須在一個月之內，把它完成，否則，他將無面目在九泉之下會見長孫驚雨。

還未到午晌時份，司馬血和浣姬已在官道上並轡奔馳，在他們的胯下，都是千中選一的健馬。

他們要赴長安找尋一個極重要的人。

× × ×

三日後，司馬血和浣姬已在長安。

長安是大都市，司馬血對這裏一點也不陌生，但浣姬却似乎比他更熟悉這個繁鬧的城市。

他們並未投店，却來到了長安鉅富尹南橋的府第中。尹南橋在長安極具名望，他有三個兒子，一個是驃騎大將軍，一個是觀文殿大學士，而最年幼的一個，則是名滿長安的才子。

司馬血曾與尹南橋有過一面之緣，却絕對談不上是甚麽深交。

但浣姬把司馬血帶到尹府，兩人很快就被安置在景色怡人的玉樹小築裏。

玉樹小築是尹府中最考究。也最舒適的賓廂，這裏有八間大房子，兩座幽雅的花園，還有練武廳、大浴池，用來招待貴賓，是最適當不過的。

司馬血可沒有想到，他們居然會是這府第主人的貴賓。

他忍不住悄悄問浣姬：「僱請鐵石進行這次行刺任務的人是不是尹老太爺？」

浣姬搖搖頭：「不是。」

「不是他又是誰？是不是他兒子？」

「也不是他兒子，但却有點關係。」

「妳能不能說得清楚一點？」

「是王都督！」

「手握重兵，威震邊陲的王大都督？」司馬血的臉色變了。

「不錯，尹家長子尹金堂將軍，跟王都督是八拜之交，但兩人都是一般脾氣，私交怎樣濃厚是一回事，但在公事上頭，永遠都是鐵面無私，絕不枉縱護短。」

「這是很對的，官場上弊病百出，往往就是由於官官相衛，像他們這種正直的官兒，實在是太少了。」

「王都督精忠衛國，但却脾氣暴粗，在朝廷上，他得罪了不少權勢極大的官員。」浣姬緩緩地說道：「王都督如此，尹金堂也是如此。」

司馬血沉吟半晌，道：「王都督忠勇赤誠，江湖上的朋友都是深信不疑的，但長孫驚雨所接到的任務，實在是太駭人聽聞了。」

浣姬道：「你是懷疑其中有詐？」

司馬血嘆了口氣：「這種事情，是萬萬不能有半點錯失的。」

浣姬點點頭，說道：「我明白，鐵石當時也是這麽猜疑，但最後，他終於查得很清楚，所以才決定接受這一個危險的任務。」

司馬血道：「他怎麽查法？」

浣姬眼中露出了一種茫然之意，她說：「我不知道，但他說，他曾經到過一座很宏偉的堡壘。」

「一座很宏偉的堡壘？那是在甚麽地方？」

「他沒有說。」

「除了他自己之外，還有誰知道那座堡壘的地點和秘密？」司馬血很重視這一點。

「尹將軍一定會知道。」

「王都督呢？」

「王都督自然更加清楚了，」浣姬道：「朝廷中不少官員都認爲王都督是條莽牛，凡事粗心大意，但其實他是個粗中有細，小事糊塗大事却精明的人。」

司馬血道：「不錯，他雖然個子並不高大，但却威武英雄，麾下將士人人都甘心爲他効命沙場。」

「你見過王都督？」浣姬有點詫異。

司馬血點點頭：「兩年前，我在關西平原見過這位大都督，也見過他怎樣親自訓練兵馬，他確是一位大將之材。」

浣姬道：「你既然見過王都督，那麽事情更好辦了，因爲尹老太爺已暗中派人去找王都督來這裏。」

司馬血吸了口氣，道：「他大概甚麽時候會來到這裏？」

浣姬搖搖頭：「這可不知道了。」

司馬血無語，目光又望向了別處。

浣姬却盯着他，忽然說：「你是不是很討厭我？」

司馬血皺皺眉：「爲甚麽這樣問？」

浣姬還是直視着他，說：「我知道，我是個不祥的女人……」

「住嘴！」司馬血忽然生氣起來：「妳別用這種無聊的說話來套住我，妳是妳，我是我自己，現在我們走在一塊，是爲了要完成這個艱險的任務，其他的事情，我不想聽，妳也不要再胡言亂語！」

浣姬冷冷一笑：「我知道你，心裏怎樣想，你認爲我是個婊子，根本不配和你走在一起！」

司馬血猛然回頭，兩眼生光有如猛獸般瞪着他：「妳說甚麽？」

浣姬咬了咬牙，道：「我只不過是說，自己是個婊……」

她還沒有說完，臉上已挨了一記火辣辣的耳光。

但她居然笑了：「打得好，男人都是這樣，總是喜歡打女人！」

司馬血冷冷道：「這一掌不是我打妳的。」

浣姬一怔，司馬血又冷冷的接着說：「這是鐵石打妳的！妳說自己是個婊子，那是侮辱了他，他是殺手中的君子，怎會和婊子在一起？」

浣姬又呆了一呆，半晌才喃喃地說道：「他是殺手中的君子……是殺手中的君子……」

司馬血望着她，忽然又機伶伶的打了個寒顫，彷彿心頭有着一種神秘而可怕的衝動。

他怕自己會忍受不住這種煎熬。

玉樹小築裏有八間房子，他早已選擇了其中一間。

他不再理睬浣姬，回到房子裏去，悶聲不响就把被子蒙頭而睡。

雖然，他知道自己很難可以在這時候睡得着覺。

× × ×

尹府的總管叫尹如安，他現在大概五十來歲，是個很有規矩，做事很有方寸的中年人。

尹老太爺很喜歡他，而一連三天，司馬血和浣姬住在玉樹小築裏，都是尹如安負責慇勤招待的。

到了第三天晚上，尹如安傳來了一封信，而這封信是寫明給陶浣姬的。

原來浣姬姓陶。

她看完了這封信，神情很凝重，這時候，司馬血正在燈光下修剔指甲。

浣姬把信遞給他，說：「王都督已來了。」

司馬血立刻停止了修甲，很小心地把信看了一遍。

過了好一會，他才說：「他已在好葉樓等我們。」

浣姬道：「我們現在就去！」

× × ×

在長安城內，好葉樓並不能算是高尙的酒家。

這裏有二個特點，第一，美菜絕不便宜。第二：酒菜質量皆劣。

凡是擁有上述兩種特點的酒家，第三個特點必然就是門堪羅雀，生意清淡。

好葉樓自然不例外，在長安，比它便宜比它更好的飯舖酒家多的是，又有誰願意進入這酒家花寃枉的銀子。

這一天晚上，好葉樓的大掌櫃又對着偌大的店子在發愁。

昨晚的生意已很差勁了，但比起今晚還算是好得多。

今天晚上，店堂裏只有兩三張桌子是

坐着人的，而且，進來的都是「寒酸客」，吃喝都十分省儉。

尤其是坐在北方靠近窗前的兩個漢子，他們只是要了一碟花生，兩斤白乾，一坐就已坐了許久。

看他們的衣着，都十分樸素，左邊一人高大健碩，滿面虬髯，一身紫衣，腰懸佩刀。而另外一人比較矮小，但却精悍強壯，看來也不像是甚麽善男信女。

大掌櫃不認得那個比較矮小的人是誰，但却好像不知是在甚麽地方，曾經見過那名紫衣虬髯大漢。

他想了又想，但還是没法想到這人是誰。

他若想到，也就不會老是用白眼瞪着這兩個「寒酸」的客人了。

當這兩人吃掉碟子上最後一顆花生的時候，大掌櫃的眸子忽然大亮。

因爲他看見了一個貌若天仙的女人，和一個穿着一襲灰衣裳的男人，進入了好葉樓。

那女郎眞是太漂亮了，她的美艷足以使人爲她發瘋，爲她跳進井底裏。

但那個灰衣人的臉彷彿鋪上了一層冰，目光也一直没有放在這美人兒的身上。

大掌櫃心裏暗暗忖道：「這傢伙是不是瞎掉了？若要這種人來充任護花使者，那可糟透！」

他一面想，心中不禁大起憐香惜玉之意。

當然，他做夢也未曾想到，這個神情冷漠的灰衣人，竟然就是名震大江南北的殺手之王司馬血。

× × ×

司馬血和浣姬才進入好葉樓，就已看見了王都督和尹金堂將軍。

威震朝野的兩員虎將，也就是如今大掌櫃眼裏的「寒酸客」，他們平時都是威風凛凛，豪氣逼人的大將，但今晚却只穿着最平凡，最樸素的衣裳，在長安城中最少人光顧的酒家裏出現。

司馬血没有立刻和他們坐在一起。

他和浣姬坐開老遠的一張桌子，就像普通的顧客一樣，叫了幾道小菜，喝了一兩斤酒。

王都督和尹將軍也好像没有看見他們，没多久就結帳離開了好葉樓。

又過了好一會，司馬血也結帳了，當他和浣姬才踏出好葉樓大門的時候，一輛馬車已向他們迎面駛了過來。

趕車的人，正是滿面虬髯的驃騎大將軍尹金堂！

在長安，尹金堂是風雲人物，但這時候他這副容貌，却絕不容易給人認出來，因爲他本來是没有鬍子的，而現在，他却在自己的臉上加上了「虬髯」，又用一種藥物使臉龐上的皮膚變得焦焦黃黃，驟然看來，實在不怎麽像是長安人以前所見過的尹將軍。

好葉樓的大掌櫃以前也曾在長安見過尹金堂幾次，但剛才還是無法認出他來。

浣姬却例外，因爲她上次見他的時候，他已是這副樣子。

只聽得尹金堂低叱一聲：「上車。」

司馬血和浣姬已像野貓般跳上了車子。

尹金堂是在長安城中長大的人，對於這城市的街道，比司馬血和浣姬都熟悉。

只見馬車在黑夜中左穿右插，過了一頓飯時光，才駛進了一間古樸深沉大屋子的後園中。

這裏絕不是尹府，但必然比尹府還更安全，否則尹金堂絕不會選擇這個地方才把馬車停了下來。

這時候，車廂裏傳出了一個人深沉的聲音：「金堂，是不是已經到了？」

尹金堂點點頭，道：「大哥，這裏是我在八年前買下的屋了，在這裏所有的人，都是絕對忠心的死士。」

他一面說，一面走下來，打開了車廂門。

威嚴精明的王都督，就在車廂之內。

他没有易容，只是没有穿上戰袍，没有戴上衝鋒陷陣的盔甲，然而，他畢竟是久歷沙場，統兵千萬的大元帥，就算穿着平凡的衣裳他的威儀仍然使人衷心折服。

司馬血也不例外。

他恭恭敬敬地向王都督揖禮，王都督熱烈地笑了起來。

他握着司馬血的兩手，說：「自從關西一別之後，我一直都想再和你痛痛快快喝幾杯。」

說到這裏，虎目之中忽然又露出了黯然之色，半晌才接道：「但如今豺狼當道，朝政大亂，想喝幾杯痛快的酒，實在不容易，不容易！」

尹金堂低聲道：「大哥，這裏談話還是不怎麽方便，咱們到密室裏去。」

× ×

浣姬雖然是一介女流，但王都督和尹金堂對她都十分尊重。

她不但相貌出衆，對國事大勢，居然也是瞭如指掌，甚至還精通兵法，能佈奇陣。

司馬血和她相處越久，就越是覺得自己知道她的事情實在太少。

初時，他只知道她叫浣姬，却不知道她姓陶。

等到尹金堂把他們帶入屋中一座密室後，他才又從王都督與浣姬的談話中，知道她是將門之後。

原來浣姬的父親叫陶鎭烈，他的年紀比王都督稍大幾歲，當王都督還只是一員小武將的時候，兩人就有着極深厚交情。

其後，陶鎭烈在一場戰役中傷了大腿，最後辭官歸隱，再也没有在沙場上爲國騁馳。

三年後，他病逝家中，浣姬也就成爲了一個孤獨的女孩。

十幾年以來，她可說已承受了父親的衣砵，她熟讀兵書，又能使刀弄棒，不愧是巾幗不讓鬚眉。

但她却並不像花木蘭般從軍衞國，而是立志在江湖上闖蕩一番驕人的績業。

平情而論，浣姬的武功絕不算差，可是，江湖道路也和官場之道同樣崎嶇難行，她終於受到了極沉重的挫折。

她曾經找到了四個和她志同道合的女中豪傑，組成了「五女帮」。

初時，五女帮也曾有過輝煌燦爛的一頁，她們抱打不平，鋤強扶弱，擊殺了不少二三流的強盜和土豪劣紳。

但等到她們遇上眞正的江湖大盜，她

們才體會到世間上還有這種遠非尋常人所能想像得到的邪惡勢力。

在辰州殭屍峽，她們遇上了有「鬼魂大盜」之稱的冷十邪。

冷十邪是邪派中的高手，他人邪心邪武功更邪，七七四十九式「陰風邪血掌」，已勾掉了不知幾許江湖好漢的魂魄。

五女帮爲了要挽救一個黃花閨女，不惜窮追三百里，追到殭屍峽，五女都誓殺鬼魂大盜。

那時候，冷十邪仍然挾持着那個無辜的女孩子。

浣姬喝令他馬上放了那女孩子，冷十邪居然很聽話，馬上就把她放在地上。

但他放下她的時候，她的脖子裏的軟骨已在這一瞬之間被冷十邪捏碎。

他放下的是個死人。

浣姬從來没有見過如此滅絕人性的魔鬼，其他四女亦然。

她們都心中一陣發毛，但殺冷十邪的意志却是更加堅决。

可是，冷十邪不是一般的盜匪，也不是尋常的土豪劣紳，在她們還未出世之前，他就已經是黑道上令人聞風喪胆，吃人不吐骨的魔王。

她們收拾不了冷十邪，反而給冷十邪輕描淡寫地就殺了四個人。

這四個人都死得很慘，不是給挖穿了心肝，就是頭爆腦裂而死。

浣姬絕不是個胆子細小的人，但那一次已差點没有給嚇得昏倒過去。

她以爲自己也會和同伴一樣慘死在冷十邪魔掌之下，但就在冷十邪向她撲過來的時候，她看見了一隻皙白而穩定的手攔住了他。

冷十邪的眼色變了，他疾聲怒喝：「甚麽人！」

一個衣白如雪，神情冷漠的年青公子緩緩地說：「我是殺手。」

「殺手？」冷十邪倏地大笑道：「有人僱請你來殺我嗎？」

白衣人搖頭：「現在還没有。」

冷十邪嘿嘿一笑：「是不是生意奇差，無人問津，所以到處兜接生意。」

白衣人道：「只要現在有人給我錢，我馬上就可以殺了你。」

他緩緩地回過頭，望着浣姬：「妳願意花錢在我這個職業殺人者的身上嗎？」

浣姬搖頭：「不願意。」

白衣人面上露出了失望之色，浣姬又說道：「我花錢不成問題，但你却要枉死了。」

白衣人道：「可是，妳分明打不過他呀，妳可知道，他就是冷十邪，連少林寺的長老也給他殺了三個，武當派的牛鼻子遇上了他，更是苦不堪言，他若神經病發作，就算有一天八大派掌門全都死在他的掌下，那也不是甚麽奇事。」

浣姬聽得傻住了。

白衣人又慢慢地接着：「破財擋災，那是免不了的，現在妳給我錢，那麽，我這個靠殺人吃飯的殺手就會爲妳幹掉他，這又有甚麽不對？」

冷十邪也不着忙，只是冷嗤一聲，說：「這小子他媽的窮瘋了。」

浣姬怔怔地瞧着那個白衣人，忽然對他開始有了信心：「你眞的有把握可以殺了這個惡魔？」

白衣人淡淡道：「就有十足把握，絕對不會看走了眼。」

浣姬吸了口氣：「但假如這一次你看錯了，那又怎樣？」

白衣人微笑道：「那也不是甚麽不大了的事，人生自古誰無死？妳又何必爲我這個陌生人多加種種顧慮？」

浣姬聽到這裏，不禁苦笑起來。

冷十邪桀桀一笑，神情陰森地望着白衣人說道：「小子，你這椿交易看來很難成功了，你也不必担心，我若是要殺了這個小妮子，她早就没命了，在這裏有六個妞兒，我連眼睛也不眨一下就殺了五個，而這一個活着的，也就是最中看的，我會好好的對待她，說不定明年今日，她會爲老子養下一個白白胖胖的活寶寶哩。」

白衣人盯着他，冷笑道：「明年今日，對你來說的確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因爲那是你的忌辰。」

冷十邪目中怒意陡生，喉嚨裏發出了一種可怕的「咯咯」聲響來。

白衣人却一點也不害怕，他又神情泰然地對浣姬說：「妳可知道，他爲甚麽一直都不向我出手？」

浣姬想了然，說：「因爲我還没有和你談好這椿殺人的交易。」

白衣人搖搖頭，道：「這不是眞正的理由。」

浣姬一怔：「到底那是甚麽緣故？」

白衣人道：「因爲他早已知道我是甚麽人，他現在看來漫不在乎，其實心中却恨不得我早點離開這裏。」

浣姬不敢置信地說：「你是說，他畏懼了你？」

白衣人點點頭：「不錯，在江湖上，無論武功怎樣厲害的人，只要遇上了另一個武功比他更高一點點的對手，他就會噤若寒蟬，因爲武功之道，差一點點就是差一點點，而這麽一點點的差別，就已足夠判决雙方之間的勝負存亡。」

浣姬聽得有點出神，道：「你認爲自己比他高明了一點點？」

白衣人搖搖頭，道：「不是一點點，而是高出了很多很多，而他也明白到這一點，所以，現在無論我怎樣氣他，侮辱他，他都一直隱忍不發。」

冷十邪的面色變了，變得極其憤怒，極其難看，可是，他還是没有動手。

但無論是誰都可以明白，他現在已變成了一座隨時都會爆發的火山。

浣姬終於點了點頭，說：「好，我就僱請你，爲我殺了這個惡人，但你要多少酬金？」

白衣人說：「多少都行殺了再算。」

他還没有說完，冷十邪已搶先出手。

因爲冷十邪已知道，這一戰再難避免，所以他只好盡量爭取主動，務求佔取先機。

冷十邪的陰風邪血掌確然厲害，再加上十三種變幻莫測，隨時隨地俱可從他身上任何部位發射的歹毒暗器，無論是誰都很難應付開去。

白衣人也不例外，他和冷十邪這一戰眞是兇險激烈，兼而有之，浣姬在旁邊看

為之目瞪口呆，掌心不斷冒着冷汗。

這時候，她是可以從容離去的，而且，這似乎也是上上之策，因為萬一白衣人敗在冷十邪的手下，她的處境也就危險極了。

但她完全沒有這種念頭，雖然這個神秘的白衣人對她來說，是極其陌生的，但在那段生死間在容髮的時刻裏，她已決定和他同生共死。」

那是一段艱苦的浴血戰，整整過了兩個時辰，白衣人才能覷準機會，一拳擊在冷十邪的咽喉上。

這是絕對致命的一拳。

這一拳結束了冷十邪的性命，但却開始了浣姬另一次新的生命。

這白衣人，自然就是鐵石公子。

江湖上，人人都只知道鐵石公子姓長孫，名驚雨。

但他第一次就告訴她：「我的眞正姓名是楊以衡。」

× × ×

無論是長孫驚雨也好，楊以衡也好，這位鐵石公子已在江湖上消失了。

浣姬永遠不會忘掉他，也不會忘掉他在一個晚上對她所說的說話。

那一晚，他有點酒意，但人却還很清醒。

他說：「我喜歡小孩子，尤其是妳生的，無論是男嬰或是女嬰都是一樣。」

這時候，浣姬的臉紅了。

她的臉龐越紅越好看，因為她本來就是一個很出色的美人兒。

他緊緊地擁抱着她：「妳願不願意生孩子？」

他問得有點傻，也有點痴，那時候他已完全不像是一個鐵石心腸的職業殺手。

浣姬的臉更紅了，一顆芳心有如塵撞。她頷首羞答答的說：「只要是為你生的孩子，多少都可以。」

長孫驚雨笑了，笑得有點怪怪的。

她抬起臉，忽然看見他的表情既古怪，又難看。

「你……你怎麽啦？是不是喝多了酒不舒服？」

「不，不是為了酒，」他用力地搖頭：「我是說，我要妳生孩子，但……但孩子的父親却一定不會是我……」

浣姬怔了怔，半晌才強笑道：「你眞的喝醉了。」

他忽然吼了起來：「我沒有醉，我說的是眞話，妳可知道，妳在我心中是多麽的重要，妳也可知道，我是多麽渴望，我可以生下一個，兩個甚至是七八個可愛的孩子？」

浣姬又怔住了。

她只覺得身子冷颼颼的，想笑，笑不出，想說話，也不知從何說起。

過了半晌，她才訥訥的說：「我已說過，我願意為你生孩子……」

「妳願意又有甚麽用？」

「為甚麽？」她更吃驚了：「難道……難道你……你……」

「是我不能，」他直言不諱：「五年前，我練功走火入魔，弄壞了身子，這一生一世，再也不能够使任何女人為我而懷孕。」

浣姬的臉不再嫣紅，而是一片蒼白。

長孫驚雨面上再無任何表情，但臉上的汗已一顆一顆淌了下來。

浣姬緊緊抱着他，她發覺他的汗是冷的。

她瞭解他的心情，也知道他說的都是眞話，她盡量使自己的聲音保持平靜，柔聲地說：「以衡，這是不重要的，只要我們在一起感到快樂，那麽有沒有孩子，又有甚麽重要？」

「不，我要妳答應我，妳一定要生孩子。」長孫驚雨的臉色蒼白，她握着她的手，認眞地說：「我雖然不能生孩子，但我喜歡孩子，尤其是妳生下來的，答應我，我要妳找一個好男人，找一個好丈夫，生一個好孩子讓我看看，讓我抱抱！」

他是摯誠的，她被感動了。

她終於答允了他。

但上天下地，雖然有千千萬萬男兒，那時候她眼中只有一個人——長孫驚雨。

她答應了他的這件事，她一直都擱置着，只要他不再提起，她願意永遠就此渡過一輩子。

但等到他中了彭醱一掌，死期指日可待之後，他又再提醒她了。

「浣姬，妳一定要生個白白胖胖的孩子到墓前見我，我喜歡，妳的孩子……」

她又點頭答允了，她一面點頭，一面流淚。

他又說：「妳要記着，妳不要報答我，妳一定要嫁一個好丈夫，做一個幸福的女人……」

他的外號雖然被人譽為「鐵石」，但其實却是個俠骨柔腸的人。

浣姬眞渴望自己能代替他承受彭醱那一掌。

但世事每多無可奈何，她唯一可以報答他的辦法，就是履行諾言，嫁一個好丈夫，生一個好孩子，做一個幸福的女人。

× × ×

往事如烟，眼前是一段艱險崎嶇的路途，他們必須繼續完成長孫驚雨還未完成的任務。

在那秘密的石室裏，司馬血在王都督的詳細解說下，更明瞭到這一次任務的重要性。

最後，王都督對司馬血說：「我知道你很信任我，但這件事情實在是太驚人了，就算你心中仍然存有疑惑，那也是人之常情。」

司馬血沒有否認。

他的心中，確是有點將信將疑，因為這件事不錯則已，一有半點差錯，那可是瀰天大禍，世間上絕對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把這種禍事的責任承担下來。

尹金堂嘆了口氣，道：「這也難怪，我們若不是已經調查得清清楚楚，也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王都督接道：「在我們的計劃裏，你的任務只是其中一部份，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部份，也已在愼密籌劃中。」

司馬血道：「是誰負責另一部份的計劃？」

王都督皺着眉頭，道：「實不相瞞，我們也正為這件事情而大費躊躇。」

司馬血道：「這計劃的重要性，甚至比我這一環還要重要得多，若有錯失，那眞是不堪設想。」

王都督說道：「我已找到了一個人，他可以肩負這一個重任，就只怕他不肯答應。」

司馬血道：「這人是誰？」

王都督沉吟着，良久才說道：「這人你也認識，他叫龍城璧。」

司馬血目光一閃：「是龍城璧？」

王都督慢慢的點點頭，道：「一般人都只知道我是個大元帥，大都督，却鮮有人提及，王某本來也是個武林中人。」

司馬血凝視着他，緩緩地道：「莽莽江湖，隱藏着不知幾許奇人異士，都督大人出身於武林之中，那也不足為異。」

王都督輕輕的嘆了口氣，道：「雖然我的責任十分繁重，但有時候每當想及江湖俠士那種飄逸寫意，來去瀟洒自如行徑，不禁為之悠然神往，所以，偶然也會化名李萬，或是周千、吳百，在江湖上東來西去，過着快意恩仇的流浪生活。」

司馬血道：「這可與龍城璧志同道合了。」

王都督立時應聲說道：「你可說對了，只可惜，王某身受王命，統領大軍這種浪盪江湖飄然來去的生活，僅可偶一而為之，而且還要謹愼行藏，否則天子知道此事，怪罪下來，可不是開玩笑的。」

尹金堂微微一笑，道：「大哥精忠衞國，可說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巳，但就是這一點脾氣，怎麽也改不掉。」

王都督又嘆息一聲，道：「近數年來，龍城璧在武林中崛起極快，對於他的種種事蹟，江湖上流傳甚廣，王某對他早巳心儀甚久，只恨無緣識荊，自從兩年前跟司馬血在關西相見後，更使我想在會晤殺手之王後，再睹雪刀浪子的風采，結果，皇天不負苦心人，兩個月後，我在關西龍虎城外，遇上了這位近十年來江湖上最傑出的年輕刀客。」

司馬血道：「結果怎樣？」

「他果然沒有令我失望。」王都督面上發出了光，「眞是聞名不如見面，我親眼看見他用八條龍刀法，在龍虎城外與十九名強盜週旋，我上前助他一臂之力，殺了兩個，但自己也巳掛了彩，反而要他前來救駕。」

他越說越是興奮：「最後，他打敗了所有的強盜，然後咱們就在龍虎城裏喝酒，我自問酒量不差，但和他一比，却還是差了一大截，我笑着說：『龍老弟，你的酒量可算極之厲害，大可橫掃江湖。』他立刻搖頭不迭，說自己的酒量雖然不錯，但若遇上了酒囊和天下第一號大鬼醉，那可乖乖不得了。」

司馬血點點頭，道：「他說的酒囊，是偷腦袋大俠衞空空，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則是杭州唐門的大少爺唐竹權。」

王都督眨着眼，道：「這兩人都是江湖奇俠，我也久仰大名了。」

尹金堂接道：「王都督十分信任雪刀浪子，他知道這年青人智勇雙全，而且極重義氣，是個可以絕對信賴的人。」

司馬血道：「都督大人眞够眼光，倘若由他負責計劃的另一部份，那是很適合的。」

王都督道：「不久之前，我巳找到了他，並把此事說了一個大概。」

司馬血道：「他怎麽說？」

王都督道：「他說要時間攷慮。」

司馬血道：「在這等重大的事情上，龍城璧是絕對不會含糊的，他除非不答允，一答允下來，就算是刀山火海，龍潭虎穴他也必定照闖不虞。」

王都督道：「我也不催促他，但實際上，形勢是越來越危急了。」

司馬血嘆息一聲，道：「朝廷上小人得勢，弄得烏烟瘴氣，一塌糊塗，這本巳是人所皆知之事，但却也很難想像得到，局勢竟然會嚴重到如此田地。」

王都督苦了笑一下道：「不錯，現在普天之下，又有幾人知道，如今在紫禁城內的九五之尊，竟然是個冒牌皇帝呢？」

原來出了岔子的是當今天子。

而那一天晚上，長孫驚雨右掌所寫的幾個字，也正是「當今天子」這四個字。

這也就難怪事態如此嚴重了。

秘密之中有還秘密

巳是秋涼時候，江風吹來涼颼颼的。

在江邊遼闊的官道上，忽然出現了一支不尋常的商旅隊伍。

這支商旅大概有八十多人，聲勢十分浩蕩，他們有九輛馬車，五十六匹健馬，而在這八十餘人之中，大部份都是精壯的漢子，他們武器齊全，顯然都是練過武功的武林高手。

這支商旅在官道上的出現，確是極不尋常，不少黑道匪帮，都在暗中打聽這帮人馬的來歷。

他們是甚麽人？是從那裏來的？目的地又是那裏？似乎沒有人知道。

不少盜匪帮會，都在暗中打這支商旅的主意。

他們既然勞師動衆，糾某八十餘人才一起起路，那麽，在這九輛馬車之中，必然藏有極珍貴的寶物，或者是大量財富。

這自然是足以引起綠林羣盜垂涎三尺的。

這支神秘的商旅隊伍，從江邊大道一直向西南推進，到了午晌時份，大隊人馬來到了野豬林。

野豬林是強盜出沒的地方，在這裏，東方有強人寨，西方則是黑刀帮盤踞之地，一般商旅，甚至是鏢局押運的鏢車，也會繞道而行，不敢隨便闖過這座強盜出沒的野豬林。但這支神秘的商旅，却不管一切，直闖可也。

不久，他們巳進入林中，只見四週樹林濃葉蔽天，看來既蒼涼又深沉。

由於強人寨寨主崔賢，與黑刀帮帮主崔勇乃孿生兄弟，他們從來不會為了打刦商旅而產生不愉快的事情。

通常來說，崔賢刦了一支商旅，下一次就會輪到崔勇，兄弟兩人，各刦一次，絕不爭執，有時候，誰刦的較多，就會自動送一部份給對方，是以兩帮會的嘍囉一直相安無事。

但這一次，崔賢崔勇知道，單憑強人寨或者是黑刀帮的力量，是不容易順利成功的，因為這支商旅也是實力相當，所以

非要兄弟二人聯手不可。

攔途截刦這種勾當，崔氏兄弟可說是駕輕就熟，兩帮人馬很快就佈下了天羅地網，準備大幹一番。

崔賢崔勇遣派數十嘍囉在林外埋伏，先讓這支商旅進入野豬林中，然後又在野豬林的西方佈下陷阱，強弓利箭，嚴陣以待。

而他們兄弟兩人，就在林中一塊隱蔽的巨石背後，暗中觀察局勢。

崔賢是老大，雖然他的年紀比崔勇只不過大了半個時辰，但却是比較老誠持重的。

他有點憂心忡忡對崔勇說：「老二，這一次咱們是不是冒險了一點？」

崔勇瞪了他一眼：「老大，你這是甚麽說話了？是不是人老啦，胆量就會越變越細小？」

崔賢嘆了口氣：「咱們明天便一百歲，也許眞的是老了。」

他說的「一百歲」，是用兩人加起來的意思。

崔勇嘿嘿一笑，道：「正因爲明天就是咱們的五十壽辰，今天非要幹一場漂漂亮亮的買賣不可。」

崔賢皺了皺眉，道：「就只怕今次會遇上了江湖煞星。」

「江湖煞星？嘿嘿！」崔勇哂然地笑了笑：「咱們不就是江湖煞星嗎？就算他們陣中有四大金剛，十八羅漢，咱們也可以把他們砍爲肉醬。」說着，抖動鬼頭刀，神氣十足極了。

但他才說完，背後忽然有一隻青滲滲的手伸了過來。

崔賢崔勇兩人的臉色都同時變了，因爲他們都認得這一隻手。

這是「中原青衣煞星」湯無袖的「青雲手」！

× × ×

江湖傳言，湯無袖是一個冷酷極無情的人。

他現年四十九歲，九度娶妻，但如今還是孤家寡人，孑然一身。

這九個妻子，他殺了三個，送了兩個給苗族的法師，有一個出家爲尼，有兩個在賭桌上輸了，而最後一個，他把她用大蒸籠蒸熟，吃了兩三斤人肉，然後就把剩下來的拿去「賑災」！

他居然煮了三大鍋粥，對飢荒中的災民說：「這是用鹿肉煮的。」

甚麽鹿肉？簡直一派胡言，其實是人肉！他妻子身上的肉！

這個人有多殘忍？他還算不算是一個人？

崔賢崔勇不知道，他們只知道，忽然有個這樣的人在自己背後出現，對他們來說眞是殘忍極了。

因爲他們都見過湯無袖，也見過湯無袖怎樣殺人。

湯無袖的右手手臂，永遠是光着的，因爲無論他穿甚麽衣服，都一定會把右邊的衣袖撕掉下來。

因爲他練的獨門武功青雲手，只能練在一隻右手上，而他却是個喜歡炫耀自己的人。

他光着右臂，就是要讓每一個人都可以看見他的青雲手！

青雲手不但是一種深厚的內功，也是一種比蛇蝎還更歹毒的毒掌。

凡是中了青雲手的人，直到現在還沒有聽說過可以活過十二個時辰。

所以，當崔賢崔勇驟然看見湯無袖的時候，臉上的神情簡直變得比死人還更難看。

湯無袖却笑了，雖然他的笑容是那麽冷酷，那麽無情，但那也總算是在笑。

崔賢也笑，他在苦笑，陪笑：「是……是湯老爺子來了？」

他這句說話，也不知道是對誰說的。

湯無袖輕輕的咳嗽兩聲，說：「兩位當家的，很對不起，剛才站在兩位背後的人，都已給湯某一聲不響地殺了。」

崔賢崔勇何嘗不知道，因爲他們現在已經看見自己的手下，正在開始一個一個的倒了下去。

崔賢忙道：「這是不要緊的。」

湯無袖目中露出了奇怪的神色道：「爲甚麽不要緊？我殺了你們的手下呀？你們不是時常對別人說，強人寨和黑刀帮最講義氣，大家永遠同甘共苦，生死與共的嗎？」

崔賢答不上了，只是恨不得地下有個洞可以讓自己鑽進去。

崔勇却咬了咬牙，說道：「湯老爺子，咱們可是河水不犯井水，咱們兄弟雖然不濟事，但……」

「誰敢說你們兩個不濟事了？」湯無袖輕輕的嘆了口氣：「但你們瞎了眼睛，連到着的是甚麽人也不知道，那倒是千眞萬確的。」

崔賢連忙說道：「這一點咱們可承認，老實說，咱們若知道這一行人中，有你湯老爺子押陣，咱們是絕不敢打半點主意的……」

湯無袖搖搖頭，又嘆着氣道：「說你們兩個瞎掉了眼睛，那眞是一點也沒有錯，這一般人之中，湯某算是老幾？你們可數清楚了沒有？」

崔賢訕訕一笑，道：「湯老爺子武藝超羣，威名遠播，自然是這支商旅的領袖人物了……」

湯無袖冷冷一笑：「倘若跟你們相比，湯某固然可以給捧上半天高，但兩位可聽過『陰山娘子』、拳頭大師、莫天王等等這些人的名號沒有？」

崔賢和崔勇聽得傻住了。

「他們……都和你老人家在一起？」崔賢的兩排牙齒巳顫抖得响個不停，冷汗濕遍了半邊身子。

「你不相信？」

「不是，不是不相信，只是……只是……」說來說去，崔賢其實還是不敢相信這種事。

但就在這時候，他巳看見林中有人正在動手厮殺。

大開殺戒的是個和尚，他手裏沒有任何武器，只是握着拳頭，到處找人，遇上了就一拳向對方迎面飛擊過去。

崔賢和崔勇從來沒有見過這麽快，而又這麽狠的拳頭。

所有的嘍囉，每人只是挨了一拳，就巳倒臥在地上，連動也不能再動。

「他就是……是拳頭大師？」崔賢的臉蒼白得像是一張紙。

「你還在懷疑湯老爺子的說話嗎？」忽然間有個甜膩膩的聲音在崔賢的耳朵邊响了起來。

這聲音眞動聽，但當崔賢看見這人的時候，不禁全身上下都起了疙瘩。

那是一個中年婦人，她的聲音和她的容貌，簡直是完全不相襯的。

她眉毛粗闊，鼻孔朝天，左邊面頰上有塊青記，右邊臉龐上既有刀痕，又有火焰燒焦過的痕跡，再加上黑黑黃黃的皮膚，和水桶般的肚子，若在半夜深更裏突然出現，準可以把人活活嚇死。

但這時候，崔聖和崔勇就算不給她活活嚇死，也最少三魂去二，七魄去五了。

因爲這個聲音極動聽，容貌極醜陋的婦人，就是黑白兩道，人人聞名變色的陰山娘子柳痴情！

她是五十年前叱咤風雲，被稱爲「邪門邪中邪」陰山老叟柳鐵門的女兒，柳鐵門經歷大小戰陣不下數百，生平只忌憚一人，那就是當時武林中有第一高手之譽的風雪老祖。

現在，風雪老祖和柳鐵門都巳撒手塵寰，風雪老祖只是遺下一柄風雪之刀交給了龍城璧，而柳鐵門却還有這麽一個邪氣十足的女兒，在江湖上興波作浪，擇人而噬！

她以痴情爲名，對美男子的確是相當「痴情」的。

但給她「痴」上了的男人，那可苦不堪言，據說，她長於「媚術」，但一個如此「尊容」的婦人，她要「媚倒」男人，其肉麻恐怖之處，自也不言而喻。

崔賢崔勇寧願遇上十個湯無袖，也不願意遇上這位令人毛骨悚然的陰山娘子。

但這時候他們偏偏遇上了。

他們唯一値得慶幸的事情是：他們絕不是甚麽美男子。

拳頭大師來了，陰山娘子就在咫尺，那麽莫天王呢？他是不是也在這一行商旅之中？

× × ×

莫天王必也在這一行商旅之中！

這一點，崔賢崔勇巳再無懷疑，但在這情況中，莫天王是否也來了，對他們巳是全然沒有半點影响。

要剮要殺，一個湯無袖巳綽綽有餘，更何况還有拳頭大師？還有柳鐵門的寶貝女兒？

這巳足够讓他們死一百次、一千次！

柳痴情又笑了，她一笑，聲音可以迷死男人，但笑臉却可以又再嚇死巳復活過來的殭屍！

「兩位既然動得了手，自然應該知道，在這九輛馬車之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誰了罷？」

「是…是莫天王？」崔賢訥訥地說。

「你認爲莫天王是一個很重要的人嗎？」柳痴情說。

崔賢吸了口冷氣，道：「他是一代武學宗師，當然重要。」

柳痴情道：「但比起當今天子，他還是差得遠了。」

崔賢道：「這個自然是不錯的，世間上又有甚麽人物，會比皇上還更重要？」

柳痴情笑了笑道：「這樣說來，兩位的胆子眞還不小，居然連皇上也敢加以攔截搶刦！」

崔賢怔住了：「妳說甚麽？皇上……皇上也在這裏？」

柳痴情嘿嘿一笑：「你爲甚麽不用腦袋好好想一想，若不是當今天子，世間上又還有甚麽人，可以讓湯老爺子、拳頭大師、莫天王，還有賤妾聚在一起護駕？」

崔賢只聽得汗毛直豎。

崔勇却不相信，正想說話，湯無袖的右手巳揑在他的頷子上。

崔勇的眼珠子陡地凸了出來。

他本來也是個殺人不眨眼之輩，但面對着湯無袖這種黑道上的頂尖高手，他只有死。

除了死之外，他連招架也談不上，輪不着。

崔賢却笑了，但他這種笑，却比哭還要悲哀。他現在巳深深體會到，甚麽叫窮途末路。

一個巳眞正到了窮途末路的人，他唯一的下場也是只有一個「死」字而巳。

崔勇巳在青雲手下鬆脫，但他却是再也無法站起來的了。

崔賢嘆了口氣，倏地把崔勇抓了起來，扛在肩上：「好好歹歹，咱們總是一場兄弟，但我却比你更長命。」

「長了多少？」痴情吃吃在笑。

崔賢說：「我比他早生半個時辰，現在又比他遲走了一點點，上蒼巳算是很便宜了我這個老大。」

柳痴情吃吃地笑個不停，臉上醜惡的肌肉擠成了一團：「我以爲你不捨得陪他一塊兒走哩！」

崔賢忽然冷冷一笑，盯着她醜惡的臉龐兒：「妳不必費心，咱們是眞正的好兄弟，他走了，妳就算用大轎子也留不下我的！」

「有種！」湯無袖讚了一聲。

崔賢說道：「但在臨死之前，我還想弄清楚一件事，皇上是不是眞的到了野豬林？」

湯無袖瞧着他，半晌才道：「你巳經是個死人了，我們又何必要騙你，皇上微服出京師，今天偏偏讓你們遇上了。」

崔賢呆住，喃喃道：「是眞的？」

湯無袖點點頭：「半點不假！」

崔賢忽然怪聲笑了起來：「咱們今天有眼不識泰山，竟然冒犯天威，那也眞是該死有餘了，哈哈！哈哈！……」

笑聲未巳，突然俯首向大石上全力撞了過去！

他說的不錯，他比崔勇長命，但却多活了還不够一個時辰。

× × ×

這支神秘而可怕的商旅隊伍又繼續進發了，他們順利地離開了野豬林。

老實說，有湯無袖、莫天王這些高手同行，又豈是一般綠林強盜可以爲難得了他們的？

崔氏兄弟實在死得不明不白，寃哉枉也。

他們若知道這支「商旅」中，竟然有湯無袖、柳痴情這等江湖煞星押陣，那麽

不等到他們進入野豬林，兩人已經敬而遠之，避開老遠了，又怎會螳臂擋車？作出燈蛾撲火之舉？

但等到他們知道眞實情況後，想逃也是逃不了。

這支「商旅」離開野豬林後，強人寨和黑刀帮的嘍囉也已一哄而散。

連崔賢崔勇也栽了，而且還不明不白的送掉了性命，那些小嘍囉自然不敢再在這地方上逗留下去。

因爲他們還想活下去。

他們曾經親眼目睹，一個拳力奇重的和尚，輕描淡寫地就轟碎了十幾個人的腦袋，還有一些使刀用劍的武士，他們殺人的手法也是乾脆俐落，教人從心底裏冷了出來。

驚弓之鳥，豈敢停留？

日後囘來與否，那是將來的事，此刻還是脚底揩油，溜之大吉最爲上算。

幌眼間，野豬林變成了一片死寂。

却有兩人，這時候緩緩地來到了崔賢崔勇的屍體旁邊，兩人同時輕輕的嘆了口氣。

這兩人的年紀不相上下，而且同樣瀟洒，同樣氣宇不凡。

他們一個帶劍，一個腰懸寶刀。

風雪之刀當然是寶刀！

但帶劍的人，他的劍却只是精鋼鑄造的長劍。

熟悉他們的江湖朋友，都知道龍城璧用的總是風雪之刀，而衛空空用的却決不會是削鐵如泥的寶劍。

然而，每個人都知道，這兩人的一刀一劍，同樣是絕不好惹的。

× × ×

龍城璧和衛空空比任何人都更注意那一支神秘的隊伍。他們是從京師城外，一直跟到這裏來的。

到了野豬林，他們目睹拳頭大師不斷的在殺人，這和尚的拳頭，果然是不容輕侮。

但他們關心的人，並非拳頭大師，也不是湯無袖和柳痴情。

他們最關注的是莫天王！

莫天王是個神秘莫測的劍客，也是一個從未敗過一次的武林奇人。

他不輕易殺人，但江湖上最難殺的人，往往就是他要殺的對象。

二十年前，他與江東第一劍客「長虹十七斬」禤易人決戰，禤易人只發出了五斬，咽喉血管便已給莫天王戮穿了。

五年後，莫天王在泰山論劍大會上，在七招之內連敗黃山、武當、衡山三派六大高手，被譽爲「泰山劍王」。

又其後數年間，莫天王殺了秦州「刀霸」雍觀樓，長江「金棍祖師」丁律山，甚至連六扇門中有「鐵手神捕」之稱的雲倚天，也給他廢掉右手左足，變成廢人。

論戰績，他比拳頭大師、柳痴情和湯無袖都更加輝煌得多。

龍城璧和衛空空都知道，莫天王的確在這支「商旅」隊伍中，但却是一直不見這人露面。

他們也知道另一個鮮爲一般人所知曉的消息——皇上微服出京師，而且就在這九輛馬車之中。

這是一個秘密！

但這秘密中是否還有秘密？

答案是肯定的，事情絕不簡單，因爲龍城璧和衛空空都知道了另一個更驚人的消息！眞正的皇上，已成爲階下之囚數十天之久！

如今的皇上是假冒的，他現在「微服出遊」，也是大有蹺蹊的「奇事」！

由於這件事情實在是太驚人了，雖然龍城璧和衛空空誓要查個明白，但在事情還沒有眞正水落石出之前，他們是絕對不敢輕舉妄動的。

就算天下間甚麽事情都可以弄錯，這一件事可萬萬錯不得。

衛空空是著名的「酒囊」，但這幾天來，他連一滴酒也絕不沾唇。他要保持絕對的清醒，來處理這件萬萬錯不得的事！

假皇帝原來是莫天王

神秘的隊伍終於停下。

他們停在一座古堡前，而堡壘大門也早已敞開着。

九輛馬車，五十六匹健馬，八十幾個神秘莫測的高手，全都進入這座堡壘中。

堡壘大門又再關上，裏面隱隱傳來了熱鬧的鼓樂聲。

這是青濤堡，只要有風，這裏就有浪濤之聲。

而這裏聽見的濤聲，並不是海濤，而是竹濤。

堡之東南，有修竹逾萬竿，正合對了「不可居無竹」之輩的胃口。

這時候，竹濤之聲不絕於耳，誰也聽不見竹林中有兩個人正在說話。

「浪子，這下子可頭疼了，皇帝老兒已進入青濤堡，我們又有甚麽辦法探聽下去？」

「辦法總會有的，急可急不來。」

「你瞧這皇帝是眞是假？」

「我根本看不見皇上。」

「你從前見過皇上沒有？」

「三次。」

「甚麽？三次？」

「是！」

「皇上曾經宣召你進皇宮見他嗎？」

「從來沒有。」

「那麽你怎會見過皇上？」

「因爲饞嘴貪玩，更因爲皇宮中多藏美酒，所以曾經有一段時期，經常在紫禁城內高來低去，樂而忘返！」

「你的胆子倒不小。」

「可還不及唐竹權。」

「甚麽？這個大胖子也跟着你跑進皇宮裏偷吃偷喝？」

「你倒轉來說了，不是他跟着我，而是我跟着他跑到皇宮裏做饞嘴賊。」

「這可不有趣，若給大內高手抓住了，可要殺頭！」

「唐竹權不怕殺頭，只怕沒酒喝。」

「你呢？」

「我本來是很怕給人殺頭的，但却更怕失掉了一個老朋友。」

「這麽說來，你陪着唐竹權潛入深宮裏，倒是爲了要保護他了？」

「這一點，我倒是不必否認，唐竹權

的本領很大，輕功之佳，在芸芸胖子之中更是高明得出奇，但他畢竟是個嗜酒如命的人，我眞担心他喝醉了，會在皇上的頭頂上撒了一泡酒尿。」

「你解釋得很好，我若是皇上，一定不會砍你的腦袋，但這條舌頭却非要割下來不可！」

「幸而你不是皇上。」

「皇上現在是泥菩薩渡江，自身難保呢。」

「但假的皇帝却已大搖大擺地進入了青濤堡！」

「他是所爲何事？」

「據說是爲了看一個人。」

「女人？」

「是青濤堡堡主『玉竹先生』歐陽千葉的掌珠歐陽婉婉？」

「好像就是這樣的。」

「歐陽婉婉是個才女，她幼讀詩書，塡得一手好詞，而且還精通韻律，皇上曾經召她入宮，但她居然違抗聖旨，寧死不從，而且還對欽差太臣說：『皇上若要見我，就叫他到青濤堡來好了！』」

「這眞是斗胆！斗胆！」

「但皇上却居然眞的依從了她，悄悄離開皇宮，秘密地來到了青濤堡，你說，這是不是怪事中的怪事？」

「怪是怪極了，但這其中可又看不出有甚麽破綻！」

「看不出，就得找！」

「不錯，我們一定要把這件怪事的破綻找出來，看看這個假皇帝到底在悶葫蘆裏賣甚麽藥！」

× × ×

夜深了，堡外竹濤聲聽來更是清勁。

天上無月，雲層黑壓壓的，大地上也是一片黑漆漆。

一個穿着黑緞長袍的中年人，從青濤堡北方的一道窗戶裏鑽了出來。

這人輕功不凡，行動了無聲息，在黑夜中，他的離去，誰也不容易發覺。

他很快就潛入了竹林中。

這人姓顧，名天生，是青濤堡總管。

他現在只有八根手指，而另外兩根，他是三年前在洛陽城外丟掉的。

丟掉兩根手指誠然很不幸，但和丟掉腦袋比較下來，那却是幸運得多了。

那一天，他給幾個厲害的仇家追殺，身負七八處刀傷，若不是忽然天降救星，把他這幾個厲害的仇家殺了，世間上早已沒有了顧天生這一號人物。

這救星的名字，顧天生就算在夢中也不會忘記，那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龍城璧和衛空空在竹林中等候顧天生很久了。

原來龍城璧在黃昏之際，已暗中潛入青濤堡找到了顧天生，但在堡中談話極不方便，於是龍城璧約晤顧天生在竹林內再談。

他知道顧天生一定會來。

他沒有看錯，顧天生終於來了，他在竹林內神情沉肅地對龍城璧說：「皇上已在堡中。」

龍城璧點點頭，道：「這一點，我已知道了。」

顧天生嘆了口氣，道：「婉婉眞不懂事，也許皇上眞的很喜歡她，但她也不該在這時候太早恃寵生嬌啊！」

龍城璧皺了皺眉，道：「顧先生也認爲，皇上是爲了歐陽婉婉而來？」

顧天生怔了怔，半晌才道：「難道你認爲不是這樣嗎？」

龍城璧沉吟了一會，道：「近來貴堡可有甚麽特別的事情發生？」

顧天生想了想，道：「最特別的，就是婉婉跟皇上這件事情了。」

龍城璧道：「除此之外呢？」

顧天生搖搖頭，道：「沒有了，一切都很正常。」

龍城璧道：「可有甚麽特殊的人物來找歐陽堡主？」

顧天生目光一閃，忽然點點頭，說道：「一個月前，有兩個從長白山來的參商，到來敝堡作客，現在還在堡中。」

「長白山的參商？他們叫甚麽名字？」龍城璧陡地一震。

顧天生道：「呂放，韋鐵衣。」

龍城璧皺眉道：「這兩人恐怕有點蹺蹊！」

顧天生道：「我也認爲他們有點古怪，但古怪在甚麽地方，却又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衛空空忽然插口道：「這兩人的漢語講得怎樣？」

顧天生道：「很不錯，就跟我們講的一模一樣，但是那個姓韋的却好像是個啞吧。」

「啞巴？你可以斷定他是個啞巴？」

龍城璧忽然面露緊張的神情。

顧天生想了一想，道：「我只是說他像個啞巴而已，其實他並不啞，只是平時難得說話，就算他有話說，也只是很簡短的說幾個字……似乎……似乎不是中土人氏！」

龍城璧的臉色變了：「這兩人大有問題！」

衛空空點點頭，道：「尤其是韋鐵衣，他極可能就是金人！」

「金人？金人豈敢來到這裏，難道他不怕身份被揭破嗎？」顧天生大吃一驚。

龍城璧冷冷一笑，道：「他不是不怕死，而是有人包庇着！」

「是誰在包庇他？」

「歐陽千葉！」龍城璧冷冷地說：「他一定知道韋鐵衣和呂放的眞正來歷！」

顧天生道：「堡主說他們是參商，是從長白山來的。」

「這是謊話，絕對不能相信！」龍城璧冷冷道：「現在，你們的堡壘也許已經變成了金兵的陣營！」

「金兵陣營？這未免是說得太離譜罷？皇上也在堡中哩！」

龍城璧深深的吸了口氣，目注着顧天生道：「顧總管，這是極嚴重，也極複雜的事情，着實一言難盡，咱們想潛入堡壘，你認爲怎樣？」

顧天生道：「這樣太危險了，須知如今青濤堡高手雲聚，萬一給皇上的侍衛把你抓住，那可是殺頭大罪！」

龍城璧淡然笑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算皇上怪罪下來，我也不怕。」

顧天生道：「其實，我也很想知道，呂放和韋鐵衣到底是甚麼人！」

龍城壁道：「在青濤堡，最隱秘、最安靜的是甚麼地方？」

顧天生道：「窖酒。」

「酒窖？」

「不錯，因為在酒窖的下面，還有另一層更深的地牢。」

「地牢中又是甚麼地方？」

「一半是刑堂，另一半是密室，堡主若有甚麼重要的事情跟別人商討，一定會選擇這個地方。」

衞空空嘆了口氣，道：「只可惜我們不是一隻蒼蠅，就算密室裏發生了甚麼重要的事，我們都不可能知道。」

龍城壁目光一閃，望着顧天生說：「依你看，我們是否有可能，可以聽見密室的人談話？」

顧天生不由一陣苦笑。

龍城壁立時接道：「這是問得太荒謬了，倘若密室裏的談話，我們居然可以聽得見的話，那麽，這密室也不能算是密室了。」

顧天生却說：「那可不一定……」他這一句話才說出口，似覺失言，立刻又倏然住口不語。

若是換了平時，龍城壁絕不會苦苦追問下去，但由於這件事情實在是太重要了，任何可以查出眞相的機會都是絕對不能放過，所以，他連忙問道：「顧總管，你有甚麽辦法？」

顧天生面露為難之色，龍城壁又道：「若有甚麽條件，不妨提出來，我會答應的！」

顧天生嘆了口氣，道：「這是甚麼話了？我怎會向你提出甚麽條件，只是，唉，我眞不知道該從何說起才對！」

龍城壁忙道：「這一次，算是我求你行不行？」

他看來眞的很着急了。

顧天生又遲疑了半晌，才嘆着氣說：「這種事，我本來是永遠不應該向任何人提起的，但事情既然嚴重到這等地步，為了國家民族，為了當今聖上，我也不能不說了，事情是這樣的……」

說到這裏，他的臉色已蒼白得幾乎完全沒有血色，神情更是沉重之極：「在十八年前，青濤堡裏發生了一件慘劇，有一天晚上，歐陽堡主忽然像是發了狂似的，握着兩把利刀，瘋狂地追殺着一個人。」

「這人是誰？」

「她叫木黛凝，也就是歐陽堡主的妻子。」

龍城壁眼色一變：「夫妻吵罵，甚至大打一場，那也不是甚麽奇事，但若動上刀子，那可未免太過份了。」

顧天生嘆了口氣，緩緩道：「這也很難說誰是誰非，因為歐陽堡主說自己的妻子偷人。」

龍城壁皺眉道：「後來怎樣？」

顧天生道：「其實這是寃枉的，木黛凝沒有紅杏出牆，她絕不是那種水性楊花的女人。」

龍城壁道：「既無此事，歐陽堡王何以會對妻子大發雷霆？」

顧天生黯然地說道：「她是給人迷姦了。」

龍城壁道：「是甚麽人，竟然敢對歐陽夫人幹出這種事來？」

顧天生道：「那是一個小畜牲！是歐陽堡主平時最寵愛的一個弟子！」

龍城壁吸了一口氣，道：「這也就難怪歐陽堡主大動肝火了。」

「那小畜牲卑汚無恥，自然是死有餘辜，」顧天生咬牙說道：「但歐陽夫人却是無辜的，她根本甚麽事情都不知道，但歐陽堡主却駡她是個淫婦，竟然連自己的弟子也勾引了。」

龍城壁問道：「他是不是殺了歐陽夫人？」

顧天生道：「他氣在上頭，首先把那個弟子亂刀斬為肉醬，然後又再追殺木黛凝。」

龍城壁嘆道：「這眞是一樁可怕的悲劇。」

顧天生接着說道：「本來，木黛凝也是難逃一死的，她已給歐陽堡主砍了幾刀，渾身都是血汚，只要再加上一刀，她必死無疑，但就在這時候，一個嬰孩哭了，那是他們生下來的女兒婉婉，那時候，她還未滿週歲。

「歐陽堡主聽見了女兒的哭啼聲，頭腦才清醒了一點，他望着滿身血汚的妻子，本來想再砍下的一刀，就再也砍不下去，他赤紅着眼睛，把她趕出青濤堡，叫她以後再也不要回來。」

他說到這裏，面上的神情十分可怕，彷彿又再目睹當年這樁血淋淋的大悲劇。

龍城壁望着他，過了一會才問：「木黛凝沒有死？」

顧天生搖搖頭，說：「天見可憐，她雖然身受重傷，但居然熬過了，沒有就此含寃身亡。」

龍城壁道：「她現在在甚麽地方？」

顧天生道：「歐陽堡主叫她再也不要回來，她就眞的不敢回去。」

龍城壁道：「她遠走天涯？」

顧天生苦笑一下，道：「她是的確沒有回到青濤堡，但這十幾年來，最接近青濤堡的一間房子，也就是她現在住下來的地方。」

龍城壁的目光忽然亮了：「她的房子是不是在地底之下？」

顧天生點點頭：「你說對了，木黛凝是涼州『地龍王』木川破的妹妹，當木川破知道這件事情後，十分生氣，決定要找妹夫算帳，但木黛凝却全力阻止了他，只是要求他為自己做的一件事。」

龍城壁已漸漸明白過來：「她要木川破在青濤堡的地底下造一間房子！」

「你說對了，而且這房子，就在那密室的隔隣！」顧天生說。

「歐陽堡主不知道？」

「他當然不知道，他若知道了，木黛凝也不可能在那裏獃上了十八年。」

「這麽說，在密室和木黛凝的房子之間，只是一牆之隔？」

「不錯，但這道牆很厚，平時彼此都不可能聽見對方的聲音。」

「你說平時不能，那麽甚麽時候才能够？」

顧天生緩緩地說道：「木川破不愧是個巧奪天工的奇匠，他趁密室無人的時候，悄悄地把石牆弄開了一條細小的狹縫，然後又精心設計了一道絕不容易被人發現的暗格，透過這一條細小的狹縫，木黛凝可以看見密室裏的情況，但在密室裏的人，却絕不容易發現在這密室之外，居然隔牆有眼！」

「她這樣做有甚麽用意？」

「她是想看着自己的女兒。」

「婉婉常到密室？」

「那密室也是一個潛心修練內功的好地方，木黛凝知道丈夫一定會帶着女兒在這裏練功。」

龍城壁嘆了口氣：「上蒼對這女人未免太殘酷了。」

顧天生忽然咬了咬牙，恨恨的說道：「殘酷的不是上蒼，而是……」

衞空空瞧着他：「為甚麽不繼續說下去？」

顧天生遲疑了半晌，才喟然道：「這十幾年來，我一直獃在青濤堡裏，可不是稀罕這個勞什子總管的職位。」

龍城壁點點頭，道：「我明白，你是在暗中照顧着歐陽夫人。」

顧天生嘆了口氣，道：「我跟木川破是二十多年的生死之交，可忍受不了她妹妹所遭遇到的悲慘遭遇，有件秘密，木黛凝直到現在還是不知道的……」

龍城壁道：「你能不能說？」

顧天生皺着眉道：「這件事，我本來是不打算向任何人說的，但像歐陽堡主那樣的人，看來也不值得為他隱瞞下去。」

他嗆咳兩聲，緩緩地接道：「其實，當年迷姦木黛凝的小畜牲，他自己也是給人誘騙，才會幹出這等可怕的事情來。」

龍城壁道：「是誰誘騙他？」

「他的師父，也就是歐陽堡主！」顧天生冷冷的說道：「這是一條借刀殺人的毒計，當年，歐陽堡主給一個妖媚的女人纏住了，這女人要和他成親，而且一定要他把妻子趕走，他就竟然想出了這條毒計，讓自己的徒兒迷姦妻子，然後再操刀趕盡殺絕，好讓別人以為他是為了揭破奸情而殺人的！」

龍城壁、衞空空不禁互望一眼，兩人都面露駭然之色。

「這傢伙眞不是人！」衞空空怒火上冲，恨不得馬上一劍就把歐陽千葉的腦袋砍了下來。

顧天生冷冷的笑了一聲：「歐陽堡主雖然狡智百出，也够心狠手辣，但到頭來他也給人騙了。」

龍城壁道：「是誰騙了他？」

顧天生道：「就是那個騷媚的女人，她根本就不是眞的喜歡歐陽堡主，當歐陽堡主趕走木黛凝後，她每天晚上都陪伴着他，但不到半個月，她又走了，而且還盜走了五萬兩金子，兩柄寶劍。」

衞空空冷笑道：「這是應有此報，但對木黛凝來說，這還是太不公平了。」

龍城壁沉吟半晌，目注着顧天生道：「歐陽千葉固然是罪有應得，但我們現在却有更重要的事情，你大概明白我的意思罷？」

顧天生道：「你們是要進入木黛凝的地底房子？」

「不錯，」龍城壁點點頭，道：「倘若我沒有料錯，如今在貴堡的『皇上』，將會在密室中跟呂放、韋鐵衣會晤！」

衞空空也同意龍城壁的見解：「這個『皇上』，絕不會是為了歐陽婉婉而來，這只是掩人耳目的手法！」

顧天生考慮了片刻，終於說：「好吧！我答應你們，但却還得要木黛凝允許才行。」

龍城壁微微一笑，道：「這個自不待言了。」

× × ×

「地龍王」木川破不愧是個奇匠。

原來木黛凝的地下房子，是要經過一條漫長而隱秘的地底甬道，才能到達的。

而這條甬道，出口所在，也就在這座竹林深處。

若非顧天生親自帶領，恐怕找三天也找不着。

穿過了這條甬道，他們終於見到了一間建造得十分精緻的房子，和一個白髮如雪的婦人。

這白髮婦人，正是木黛凝。

她的年紀其實不老，還沒有五十歲，但經過這十幾年來孤寂沉痛的生活，她老得極快，人也憔悴得完全沒有半點生氣。

十幾年來，她一直不肯離開這裏。

因為只有在這裏，她才可以看見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女兒。

在這十幾年之中，只有兩個人經常來到這裏探訪她，那是她的兄長，還有顧天生。

顧天生向她說明來意，她沒有反對，只是淡淡的說：「小心一點，不要讓他們發現這裏的秘密。」

看見這個可憐的婦人，龍城壁和衞空空連心都酸了，但他們可沒有半點辦法可以改變她的命運。

現在，他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密切注視着隔壁的密室。

一天過去了，密室中一直都是黑漆漆的，沒有人進入這裏。

顧天生已三次來回於青濤堡和這地下房子之間，他說：「皇上似乎跟婉婉談得很投契，呂放和韋鐵衣則一直沒露面。」

他開始懷疑，在這裏守候下去，是否會有些甚麽結果。

但龍城壁和衞空空都很有耐性，仍然沒有放棄這種「守株待兔」的行動。

又過了半天，密室中忽然燈光大亮。

從暗格中，龍城壁終於看見了當今天子！

× × ×

龍城壁的確曾經在皇宮裏見過天子，但每一次的距離都相當遠。

這是他第四次看見天子，也是最接近的一次。

但這天子是眞的？還是假的？龍城壁雖然目光銳利，但此際也無法可以分辨出來。

密室相當寬敞，但進入這裏的却只有四個人。

除了皇帝之外，其餘三人，龍城壁只認得一個，那是青濤堡堡主，江湖中人稱玉竹先生的歐陽千葉。

還有兩人，一個年約四旬，面色青白

，雖然天氣並不怎麼寒冷，在密室中更是有點燠熱的感覺，但在這人的身上，却披着一件名貴的紫貂，臉上冷冷漠漠地毫無表情。

從顧天生的描敍，龍城璧知道這人自稱「呂放」，是個「參商」。

在呂放的旁邊，是一個濃眉大目，滿臉精悍之色的壯漢，不問而知，這人必然就是「韋鐵衣」。

在「皇帝」的面前，這兩個參商居然全無戰戰兢兢的樣子。

尤其是那個韋鐵衣，居然大刺刺的首先坐了下來，還高高的架起了二郎腿。

龍城璧雖然沒有和他的目光正面接觸，但却也已感覺得到，這人的目光就像刀一般鋒利。

他忽然四週環顧了一會，似乎要看看這裏是不是個安全的地方。

歐陽千葉睹狀，忙道：「完顏將軍不必担心，這裏縱然不能稱爲銅牆鐵壁，但由於建造於地底下，决不會隔牆有耳？」

那「韋鐵衣」乾笑兩聲，道：「看這裏的情況，很安全！很安全！」

龍城璧的心中陡地一震！

這人果然不是甚麼參商，他不是漢人，不是甚麼「韋鐵衣」，而是金國一個姓完顏的將軍！

聽他所說生硬的漢語，就可以聽出，他根本不是漢人！

那個叫「呂放」的人，當然也不叫呂放。

只見完顏將軍看了他一眼，忽然說道：「曹鴻，你和歐陽堡主是多少年的朋友了？」

那「呂放」道：「少說也廿年啦。」

龍城璧的心中又是一陣震動，因爲這時候，他已知道「呂放」是甚麼人了。

他叫曹鴻，是個殺人如蔴，積案如山的獨行大盜，江湖上的人，都叫他「豹郎君」。

因爲他殺人的時候，出手又快又狠，而且專攻要害，就像是性情兇暴的豹子。

只聽得完顏將軍淡淡的道：「你推薦這裏作爲我們與大宋王會合之地，這主意很好，所用的策略也很成功，就算有人知道宋王微服前京，也一定會以爲，這個風流天子是爲了歐陽小姐而來！」

曹鴻忙道：「這點小事情，豈值得將軍大人謬獎？」

完顏將軍道：「我是個賞罰分明的人，有功就該賞，有罪便得受罰，你可不必在本將軍面前客氣！」

曹鴻不再說話。

完顏將軍目光一轉，盯在宋帝面上。

「這些日子以來，你在深宮裏可還住得舒服嗎？」

「做皇帝雖然權傾天下，但在諸多繁文褥節束縛下，可也不見得怎麼寫意。」

完顏將軍「哦」的一聲道：「這麼說，你是不是想做這個皇帝了？」

「那可不然，」那人淡淡道：「做皇帝雖然拘束一些，但總算是高高在上，誰都不敢忤逆朕的意旨。」

完顏將軍「呵呵」一笑：「其實，你本來就已經是個王者，中原上的朋友，不是叫你莫天王嗎？」

龍城璧又呆住了。

他現在才總算知道，莫天王爲甚麼一直沒有和湯無袖等人一起露臉。

因爲莫天王現在已搖身一變，變成九五之尊，大宋皇帝！

這種事眞是太駭人聽聞了，眞的天子不知去向，却由這麼一個危險的武林煞星坐上了王位的寶座。

龍城璧在很久很久以前，曾經見過莫天王。

那時候，風雪老祖尚在人間，他和龍城璧在潯陽江畔的金鯉樓上吃鮮魚，莫天王却在金鯉樓外殺人。

莫天王不輕易殺人，尤其是在他成名之後。

世間上值得他出手去殺的人，彷彿是越來越少了。

但那一次，莫天王終於亮出了他的劍，在金鯉樓下殺了兩個人。

莫天王殺人，從不理會對方是好人，抑或是萬死不足以蔽其辜的惡賊，他殺人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殺人利己！

只要能够「利己」，天下人皆可殺！

那一次，他殺的是遼東雙毒，這兩人滿手血腥，倒是殺之不枉。

所以風雪老祖袖手旁觀，還叫龍城璧不妨慢慢欣賞欣賞莫天王的劍法。

龍城璧看得很清楚，既看清楚了莫天王的劍法，也看清楚了莫天王這個人的臉孔。

現在，莫天王的臉孔形狀，不錯是有點改變了，因爲他曾經易容！

但龍城璧却也已發覺，眞正的皇帝，和莫天王的容貌，本來就是十分相似的。

完顏將軍若是存心要塑造一個假皇帝，莫天王無疑就是最適合的人選！

事實上，完顏將軍的確是這樣幹了，而且還幹得十分成功。

最少，在目前來說，滿朝文武百官，還沒有多少人知道這一件事。

王都督和尹金堂將軍雖然知道了，但他們也不敢把這件驚人的事立時公開，他們並不是担心自己會惹禍上身，而是投鼠忌器，不敢輕舉妄動。

因爲眞正的皇帝，已不知如何給金人擄走了！

目前，倘若金人還沒有殺掉皇帝，那必然是因爲活着的皇帝會比死了皇帝更有價值，最少，萬一莫天王這個假皇帝的身份給拆穿了，他們手上還有這個足以令到宋朝皇宮手忙脚亂的「皇帝人質」！

當然，莫天王這個假皇帝能够一直扮演下去，那是最妙不過的。

世間上又還有甚麼戰爭，會比現在的情況下更加有利？這一來，簡直是連敵人的第一號大頭子也是自己的人了。

想到這一點，龍城璧不禁眉頭大皺，暗呼一千一萬個不妙。

唯一稍感安心的，就是完顏將軍的陰謀雖然愼密，但終於還是洩露了出去。

但將來如何收拾殘局，這還是頗費周章的。

接着，龍城璧又聽見完顏將軍不斷地對莫天王加以提點，最後還給了他一封密函。

「一個月之內，我們大軍就會南下，

你要遵照這密函裏的計劃一一辦妥，等到我們大金旗幟能够在宋朝京城內飄揚的時候，你就是大宋眞正的皇帝了！」完顏將軍興高采烈地說。

莫天王的心中，看來也是給他說得心花怒放，他似乎是做皇帝做上癮了。

此刻，龍城璧的心情却是既沉重，又憤怒。

他見識過莫天王的武功，知道這人的劍法，已達到了出神入化之境。

但他現在眞的恨不得能够衝破右牆，立刻向他挑戰。

但他現在却不但不能衝破石牆，而且還要盡量保持沉着，萬萬不能給這四個人發現。

王都督的消息已被證實完全眞確！

×　×　×

密室的燈光又再熄滅了，完顏將軍首先離去，接着，曹鴻走了，莫天王也已走了。

歐陽千葉却還在這裏。

他不會走了，除非有人把他抬出去，因爲莫天王臨走的時候，對他輕輕的說了一句話。

莫天王說：「你要絕對保守這件事的秘密。」

歐陽千葉正想點頭，一柄匕首已沒入了他的腸臟。

莫天王又向他笑了笑，彷彿在對他說道：「我相信你一定能永遠保守這個秘密的。」

歐陽千葉沒有罵人，也沒有呻吟，只是睜大了眼睛，絕望地倒了下去。

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太陽已漸漸偏西了，長安城內的夜市又將會和平時一樣熱鬧起來。

只有好葉樓，仍然保持着冷冷清清的氣氛。

大掌櫃今天的心情却是十分愉快，因爲他的寵妾春桃，在大清早的時候就爲他生下了一個白白胖胖的男嬰。

在這九個多月以來，大掌櫃都懷着戰戰兢兢的心情，希望春桃爲他生下一個男嬰，現在，他總算是如願以償了。

他恨不得跑到街上去對每一個人說出這件天大的喜事。

到了夜幕低垂之際，好葉樓終於來了兩個客人。他們在不久之前也曾光顧過這間酒家，那是一男一女。

在大掌櫃的眼中看來，這個男的是塊木頭，而女的却是天仙化人，倘若拿他平時讚不絕口的春桃跟她一比，那麼只好用「庸脂俗粉」來形容春桃了。

他的眼睛倒不算全瞎，天下間能够和浣姬相提並論的美人兒，本來就是有如鳳毛麟角。她簡直可以讓男人爲她發狂，爲她跳海！

但這時候，在她身邊的男人，却像個瞎子一般，連看也不看她一眼。

大掌櫃覺得很不順眼，心想：「這小子身在福中不知福，有這麼樣的大美人陪伴着，居然還是無動於衷！」

但他再想深一點，覺得自己也未免是有點儍，說不定他們是一對兄妹哩！

再多想一遍，更加覺得自己這次猜對了，這一男一女，敢情是份屬兄妹，所以這小子才會對她這樣冷淡。

今天他的心情實在很愉快，想到了這一點，就不由自主地走了過去，微笑着說：「兩位一定是兩兄妹了，長得眞像。」

那個男的瞧了大掌櫃一眼，他正是司馬血。「你是說她像我？還是我像她？」

司馬血皺眉說。

「你也像她，她也像你，總之，我是不會看錯的。」大掌櫃胸有成竹地說。

他一面說，一面提了一罎女兒紅來，又道：「這罎酒，算我請客，兩位不要客氣，也不要不賞我這個臉！」

司馬血沒有說話，只是用一種奇怪的眼光看着他。

浣姬却笑了笑道：「掌櫃的，你今天好像喜氣洋洋的，是不是快娶媳婦了？」

大掌櫃哈哈一笑：「不是娶媳婦，是賤內爲我這個好老公生下了一個犬子！」

他心情太好了，說話時的詞彙聽來反而有點不倫不類。

浣姬瞟了他一眼，嫣然笑道：「這麼說，你的妻子是賤人，生下來的兒子是個狗，只有你才是個好的丈夫了？」

大掌櫃一楞，還不知該怎樣回答，司馬血已叱止她：「妳少點聲音行不行？」

浣姬聳了聳肩，果然立刻閉上了嘴。

大掌櫃却看不過眼，皺着眉對司馬血說：「你這可不對了，令妹可沒說甚麼，她只是跟我開開玩笑罷了，連我也不怪她，你爲甚麼却要發這麼大的脾氣？」

司馬血瞪着他冷冷道：「你怎知道我是在發脾氣？」

大掌櫃給他瞪了一眼，忽然有點寒意，只聽見司馬血又說：「我姓司馬，她姓陶，你爲甚麼老是說我們是一對兄妹？」

大掌櫃楞住了：「你們……一個姓司馬？一個姓陶？你們眞的不是兄妹？」

浣姬輕輕的嘆了口氣，道：「其實，我也希望有一個像他這樣的大哥，可惜他不是。」

大掌櫃連忙賠笑不迭：「對不起，是我弄錯了，但那不要緊，一點也不要緊，反正賤內已爲我這個好……」

他越吃驚，說話越是一塌糊塗，當他說到這裏時，連司馬血也忍不住笑了。

大掌櫃終於知道自己看走了眼，他倆既非兄妹，這個男的似乎也不像是一塊木頭。木頭是不會笑的。

就在大掌櫃緩緩地退開去的時候，又有另一個人在笑。

大掌櫃回頭一瞧，忽然覺得連眼都花了，因爲他又看見了一男一女，而且兩人都同樣俊俏，衣飾都同樣華麗奪目。

只見這對男女，男的身長玉立，有如玉樹臨風，他穿着一襲繡銀綫的短襖，兩眼烱然有神，眞是一個人間罕見的美男子。在他身旁的少女，更是美麗得有如畫中的美人兒一樣，她的年紀大概還不滿十八歲，但却已是婷婷玉立，只見她一張非常漂亮的臉龐上，不笑時也像是帶着三分笑意，看來實在是動人極了。

大掌櫃是在長安城內長大的人。

長安城是大地方，甚麼樣的美人兒他沒見識過？但這時候，他看看浣姬，又再

看看這個同樣美得出奇的少女，不禁暗暗讚嘆一聲：「活了一大把年歲，如今才知道眞正的美人兒是怎樣的。」

他是瞧得呆住了。

那美男子忽然拍了拍他的肩膀子，微笑道：「你是這裏的掌櫃？」

「是的！是的！」大掌櫃如夢初醒。

「給我們預備一席好菜，越貴越好。」

「多少人用？」

「就當我們有十個人好了，我要擺滿一大桌的好酒好菜。」

「行！行！兩位請坐！請坐！」大掌櫃招呼這一男一女到最舒適的一張桌子旁邊坐下。

但那美男子却在司馬血的桌子旁邊坐了下來。

他目不轉睛的凝視着司馬血，忽然抱拳道：「在下燕三郎，請恕冒昧，尊駕可否賜告尊姓大名？」

司馬血咳嗽了兩聲，道：「洛陽燕天雲燕大俠，跟閣下怎樣連呼？」

燕三郎淡淡一笑道：「正是家父。」

司馬血又望着那少女，道：「她又是誰？」

燕三郎道：「舍妹燕碧琳。」

司馬血點點頭，道：「我現在知道你們是甚麼人了。」

「尊駕可還沒有把大名賜告！」燕三郎又在追問。

司馬血忽然冷冷一笑：「我叫甚麼名字，干你屁事？」

此言一出，燕三郎的臉色立刻變了，大掌櫃在老遠聽見，也是嚇了一跳，心想：「這小子怎麼這樣粗鹵？」

燕三郎總算還按捺得住，沒有發作，只是強笑着說：「兄台既然不便賜告，在下也不便相強……」

他還沒有說完，司馬血又已冷冷笑道：「我不說出自己的名字，並不是有甚麼不便之處，而是故意要讓你下不了台！你當然是無法勉強我的，因爲就算是你老子燕老兒，他若碰上了我，也只好算是他媽的大大的倒霉！」

在這一瞬間，燕三郎的俏臉已因爲憤怒而完全改變了形狀。

但當他看了浣姬一眼之後，滿臉怒火彷彿又在刹那間消失了一大半。

這時候，燕碧琳扭動着水蛇般的纖腰，徐徐地走了過來。

她一面走動，一面發出了銀鈴般悅耳的笑聲：「喲，瞧你們兩個大男人，怎麼爲了這點小小事情，爭的面紅耳赤了？」

司馬血陡然地冷笑道：「面紅耳赤的是你哥哥，我一直都冷靜得很。」

燕碧琳輕輕咬了咬下唇，接着嬌笑着說道：「這位好漢，你可不要跟他一般見識，他雖然看來斯斯文文的，其實却只是個粗鹵的漢子。」

司馬血望定了她，冷冷道：「妳是在說他？還是在說我？」

燕碧琳眼波流動，笑道：「你也別裝模作樣好了，我看得出，你是在故意說一兩句粗話來氣氣別人的。」

司馬血沉下了臉：「我要氣誰？」

燕碧琳揚了揚眉，兩眼忽然盯着浣姬，嘴裏却說：「這個我可不知道啦，就只怕世間上有種人是氣不死的，你越是想氣她，她越是全不在乎，倒要小心氣不死別人，到頭來反而氣死了自己！」

司馬血「哼」了一下，不再出聲了。

他沉默下來，浣姬却忍不住了，她冷冷的盯着燕碧琳，道：「這位燕小姐，妳有甚麼說話，不妨坦白說出來，何必轉彎抹角兜圈子？」

燕碧琳「嗄」一聲，柔聲笑道：「妳眞爽快，我若有一個像妳這樣的嫂子，那就好極了。」

她忽然斜斜地望着燕三郎，嘴角露出了狡獪的笑容。

燕三郎的臉沒有紅，只是發出了一種異樣的光采，看他的樣子，似乎覺得妹子這兩句話精采萬分。

司馬血還是一言不發，好像沒聽見燕碧琳說些甚麼。

浣姬倒也神情自若，淡然笑道：「燕小姐聰敏伶俐，倘若能够成爲我最好朋友的妻子那也是一場佳話。」

燕碧琳眨動着眼睛：「妳最好的朋友是誰？」

浣姬也模仿她眨着眼，過了半晌才說：「我最好的朋友是個豬，妳若肯做個豬婆，我倒可以撮合這樁好事。」

她這一着，一下子就整弄了兩個人，司馬血雖然極力不耐，但眼角肌肉還是不由自主地抽搐了兩下。

燕碧琳雖然年紀輕輕，但却也嘴舌鋒利，絕不饒人，她嘆了口氣，說：「常言道：『物以類聚』，妳怎麼會有個豬朋友？而且還是最親密的一個？」

燕三郎立時喝止她說下去：「碧琳，不要再胡鬧了！」

燕碧琳似是怔了怔，接着又嘆息一聲，道：「罷了！罷了！有了心上人，我這個小妹妹是再也站不穩陣脚啦！」

司馬血倏地一拍桌子：「你們若要打情駡俏，滾遠一點，別打擾了我喝酒的雅興！」

燕碧琳道：「咱們是一對兄妹，若是離開這裏，又到那裏去找人打情駡俏？」

浣姬「哦」一聲，目注着燕碧琳說：「原來妳眞的看上了我的豬朋友！」

燕碧琳立刻拚命地搖頭：「妳不要誤會！千萬不要誤會！我只是陪着大哥，從洛陽趕到這裏來找妳的！」

司馬血猛然回頭望着浣姬：「妳早已認識他們？」

浣姬嘆了口氣：「我還以爲你對我的一切事情都沒有興趣知道！」

燕碧琳倏地笑道：「妳現在可高興啦，妳的豬朋友居然也會吃醋了。」

司馬血仍然只是望着浣姬，但忽然間，他又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顫。

他立刻轉過臉，不再看她。

浣姬呆住了，她實在無法明瞭司馬血爲甚麼總是這樣，不肯面對面的看自己。

也許這不是不肯，而是不敢！不能！

這時候，司馬血不再望着任何人，只是不斷的喝酒。

一醉解千愁，他是不是想灌醉自己？

燕三郎却直勾勾地看着浣姬，忽然說：「我要見一見長孫公子！」

浣姬翻了翻眼，道：「你爲甚麼要見他？」

燕三郎道：「我要向他挑戰。」

浣姬一呆，道：「你爲甚麼要向他挑戰？」

燕三郎道：「因爲我要證明一件事：我絕不比他輸虧！」

浣姬道：「你要證明給誰看？」

燕三郎望着她，過了很久才說出了一個字：「妳！」

浣姬皺了皺眉：「你有把握可以擊敗長孫驚雨？」

燕三郎道：「沒有。」

浣姬冷笑一聲：「既然沒有把握，爲甚麼還要不自量力向他挑戰？」

燕三郎目不轉睛的，仍然牢牢地盯着她：「他若接受了我的挑戰，他也是同樣沒有把握可以擊敗我的。」

浣姬道：「你和他有深仇大恨？」

燕三郎道：「本來沒有，但因爲妳的存在，所以他就成爲了我的敵人。」

浣姬冷笑道：「這是甚麼說話？我不懂。」

「妳懂的，」燕三郎痴痴地看着她，說：「男人爲了女人而公平决鬥，這種事情幾千年前就已經不斷地存在了。」

浣姬道：「這種决鬥一點也不公平，尤其是對女人更不公平，因爲她不一定會喜歡戰勝的男人！」

燕三郎陡地呆住，臉色又漸漸地變得難看起來。

他只聽見浣姬又再緩緩地說道：「我知道，你一直都對我很好，但你實在不必再去找長孫驚雨决鬥了。」

「不！」燕三郎的態度還是很強硬：「我還是要找他，跟他一决高下！」

浣姬搖搖頭：「你永遠不可能有這個機會。」

燕三郎眼色倏變：「是甚麼意思？」

浣姬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他已經死了。」

「死了？」燕三郎難以置信地：「他竟然已經死了？」

浣姬道：「你不相信嗎？」

「不！只要是妳親口說的，我甚麼都相信！」燕三郎認眞地說。

浣姬沉默了一會，忽然笑了笑，說：「你既然已經知道了這件事，現在該回洛陽去了。」

燕三郎吸了口氣，道：「我們一起回去。」

浣姬又笑了笑，道：「你要好好照顧你的妹子，再見了。」

燕三郎忙道：「我是說，我們三個人一起回洛陽。」

浣姬奇道：「我爲甚麼也要跟你們一起回洛陽？」

燕三郎道：「家父想看看妳。」

浣姬笑着道：「我可不認識令尊大人呀。」

燕三郎道：「但他老人家眞的很想看看妳，因爲……」

浣姬眨了眨眼，道：「是不是他以爲我很快就會成爲燕家的媳婦了。」

燕三郎終於有點不好意思地笑起來。

過了一會，他又說：「洛陽是文物豐盛之都，妳一定會喜歡這個城市的。」

浣姬點點頭道：「你說得不錯，更何況燕家在洛陽城內，又是聲威顯赫的家族，我若跟着你回到洛陽，一定是不愁寂寞的。」

燕三郎聽她這麼說，面上立刻露出了喜悅的神情，說：「這個當然，妳會很快樂的。」

燕碧琳又再加上一句：「不但快樂，而且幸福。」

浣姬盯着她，說：「妳會又快樂又幸福的，但我却沒有這種福氣。」

燕三郎忙道：「妳又說甚麼話了？」

浣姬嘆了一口聲，道：「也許上天早就已經註定，我是一個命苦的女人，所以，我不能連累你們燕家的運程，你們還是快點回洛陽好了。」

燕三郎臉色一變，忽然道：「我知道長孫驚雨沒有死。」

歐陽千葉與假皇帝、完顏將軍在密室中秘密商討大事。

浣姬一怔，道：「你不是已經相信了我的說話嗎？我已說得很清楚，他已經死了。」

燕三郎搖頭，道：「不，他一定沒有死去，他還在控制着妳的生命，甚至是妳所有的一切，他是個魔鬼，但妳爲甚麼連一點反抗的勇氣也拿不出來，一直都甘願給他奴役！」

浣姬忍不住跳了起來，大聲道：「你甚麼都不知道，爲甚麼却要裝作很瞭解我的樣子？」

燕三郎冷笑起來，他不斷地揮動着手，也大聲說道：「我甚麼都明白，甚麼都知道，我明白妳是一個怎樣的女人，也知道鐵石公子是個怎樣的人，他算是甚麼東西？他只不過是個冷血殺手。」

「住口！」浣姬眞的生氣了。

燕三郎沒有住口，聲音更加响亮：「我也知道，他曾經救過妳一次，這也許是他一輩子之中唯一做過的一椿好事，你因此而感恩圖報，但報恩的方法有很多種，妳着實不必犧牲自己一輩子的幸福，來陪伴着這種沒有血性的江湖殺手。」

浣姬的臉色已蒼白得像是一張紙，連聲音也顫抖起來，她望着燕三郎，說：「我……我一直還以爲你是個明白事理的人，但你居然講出這種完全不負責任，傷人而不利己的話來，燕三郎呀燕三郎，原來你才是個眞眞正正的豬。」

燕三郎突然縱身狂笑，道：「好！既然妳最好的朋友是個豬，那麼燕三郎就算變成一個豬又有何妨？」

突聽一人冷冷笑道：「就算你眞的變成了一個豬，她也不會喜歡你這一種男人的。」

燕三郎倏地盯着這個人，目光兇暴得像是一頭憤怒的野獸。

他盯着的是司馬血：「你是長孫驚雨的甚麼人？」

司馬血冷笑道：「酒肉之交。」

燕三郎也冷笑一聲：「說來說去，還只不過是個豬朋狗友。」

司馬血道：「你也罵人罵夠了，再不回家，恐怕燕天雲以後再也見不着你這個寶貝兒子。」

燕三郎嘿嘿一笑：「你是不是想殺了我。」

司馬血道：「本來不想，但越想多一刻，就越想殺你。」

燕三郎望了浣姬一眼，然後又再盯着司馬血：「就算長孫驚雨玩膩了她，你也不配和她在一起。」

司馬血瞳孔暴縮，面上已經泛起了一片殺機：「我承認，你是一個很漂亮的男人，但你的說話却一點也不漂亮，只是充滿了醜惡毒辣的刻薄。」

燕三郎揚起了眉：「你是不是要爲了這個女人而跟我決一死戰？」

司馬血搖頭：「她還沒有這麼大的魅力可以讓我爲她發狂，我要和你決戰，主要的原因是爲了楚中武。」

「楚中武？」燕三郞的眼色倏地變了，但他瞬即又冷靜了下來：「你認識這個人？」

司馬血搖搖頭：「不認識，甚至從來沒有見過這人一面。」

燕三郎冷笑道：「既然不認識這個人，提起他作甚麼？」

司馬血道：「半年前，他給兩個人用最毒辣的暗器殺了，而這兩個人，一個是他相識三十餘年的老朋友，另一個則是老朋友的兒子。」

燕三郎的鼻尖上忽然沁出了一點點冷汗，他不再說話，但浣姬却立刻追問下去：「這兩父子爲甚麼要暗算楚中武？」

司馬血冷冷道：「是爲了一把蓋世無雙的寶劍。」

浣姬道：「他們得手了沒有？」

司馬血道：「楚中武給這兩個笑裏藏刀的奸徒暗算死了，那寶劍自然也已落在這兩人的手中。」

浣姬道：「這兩父子是誰？」

司馬血冷冷一笑，說道：「燕天雲，燕三郎。」

「胡說！」燕碧琳忍不住尖聲叫了起來：「你在含血噴人，無中生有。」

司馬血搖搖頭，道：「不是無中生有，而是證據確鑿。」

「證據在那裏？」浣姬問。

「我有一個朋友，他是認識楚中武的，他知道了這件事之後，就在一天晚上，夜探洛陽燕家莊，終於看見了楚中武的寶劍。」

「後來呢？」

「後來，我這個朋友，就破了例，他本來是一輩子都不曾偷取過任何東西的，但是這一次，他却成爲了一個出色的盜劍者。」

「他成功了？」

「當然是成功了，」司馬血冷冷一笑：「但這並不值得高興，因爲燕家父子仍然活着，他們是絕對不會甘心罷休的。」

燕三郎冷冷的盯着他，忽然問道：「你這個朋友是誰？」

「一個老誠持重的年青高手，我若不說出來，誰都想不到，他居然也會像個神偷般，半夜深更潛入戒備森嚴、高手如雲的燕家莊！」

「我是問，這人是誰？」

「你眞的想知道，你已承認楚中武的事情了？」

「你若眞的能提出證據和證人，那麼我否認也是無濟於事的，但你不能！因爲這根本就是無中生有的謊話。」燕三郎忽然聲色俱厲，好像受了很大寃屈的樣子。

司馬血却道：「我不說。」

燕三郎直逼視着他：「你好毒辣，竟然用這種手段來中傷我們！」

司馬血冷冷道：「這都是事實，我可沒興趣故意造謠。」

燕三郎暴喝道：「但人呢？劍呢？你的證人和證據在甚麼地方了？」

司馬血忽然淡淡一笑道：「人已來了，就只是不知道有沒有把劍一起帶來。」

燕三郞的眼色忽然變了。

只聽得一個人沉實有力的聲音，在好葉樓中響了起來，道：「我來了，劍也在我這裏。」

那是一個白衣人，他年青壯健，敦厚沉着，正是江湖三大奇俠之一的「白衣金刀」醫谷谷主許竅之。

燕三郎認得他，而江湖上每一個認識

許竅之的人，都知道他用的武器不是劍，而是一柄金刀。

但現在，他身上既有金刀，也有一柄鑲着寶石的烏鞘長劍。

楚中武的劍。

×　　×　　×

燕三郎沒話說了，一張俊美的臉色已變成了鐵青之色。

他沒話說，許竅之却有話要說：「楚中武是醫谷第一號神醫時九公的同鄉人，那一天，你們父子用十二種歹毒的暗器向楚中武招呼，以爲他已當場斃命，但他却用盡全身內力，死守最後一口眞元之氣，直到你們奪劍揚長而去之後，時九公不久就回來了。」

他嘆了口氣，才接道：「那一天，時九公本來一直都在楚中武的家裏作客，你前來殺害楚中武之際，他剛好出縣城買酒去了，等到他興緻勃勃，捧着兩罈酒回來的時候，却赫然發現楚中武臉色發黑，全身僵硬地倒在桌子下。」

燕三郎還是沉默着。

他現在甚麼都不想說，也不必說。

在江湖上，許竅之的說話，可說是從來也沒有人懷疑過的。

他是個老實人，無論是他的朋友，甚至是他的敵人，每一個人都是相信他講出來的事情，就是鐵一般的事實。

只聽得他繼續緩緩地說下去：「你們雖然沒有用燕家的獨門暗器，可是，你們却沒有料到，一個連臉都發黑的人，居然還未曾立時斷氣，而時九公也未免是回來得太早了，有這位神醫，就算救不回他這條性命，最少也可以讓他多活片刻，多講幾句最後的遺言。」

燕三郎笑了，笑得很難看：「到底是楚中武還是死了。」

「不錯，他最後還是死了，連時九公那樣的名醫也遏止不住已然攻心的奇毒，但在他臨死之前，最少已說出了燕天雲和燕三郎的名字。」許竅之的聲音還是那末平淡，但兩隻眼發射出來的光芒，却是越來越冷厲了。

燕三郎陡地大笑起來：「楚中武死得好！他若不是拚命要多活一些時刻，天下間又還有誰會知道這件事？」

他雖然在笑，但笑聲却比哭還難聽。

燕碧琳怔住了，她忽然想吐。

她並不是個胆子細小的女孩，她頑皮起來的時候，甚麼事情也做得出來。

但楚中武是個好好先生，是個很仁慈的長者，她還記得，當自己只有五六歲的時候，楚中武經常抱着她，和她到處遊玩，簡直比父親還疼愛自己。

他也同樣疼愛燕三郎，雖然他並無妻兒，但燕三郎兄妹已彷彿就是他的兒女。

但燕三郎竟然和自己的父親，一起下手暗殺了楚中武！

燕碧琳眞的受不了。

她忽然飛奔出去，同時尖聲叫道：「我再也不要看見你們每一個姓燕的人。」

燕三郎沒追趕她回來，只是看着浣姬：「妳可知道，我爲甚麼要搶這把劍？」

浣姬冷笑，一言不發，目中却露出了鄙夷之色。

燕三郎長長的吸了一口氣，才接着說：「因爲我知道妳一直都想找尋一把寶劍，所以……」

「這眞令我感動，但却還不够份量。」浣姬冷笑着說：「你若要我眞的感動得流涕流淚，只有一個辦法。」

燕三郎道：「妳說！我一定可以做得到。」

「把你的心剜了出來，讓我看個清清楚楚。」浣姬冷冷地說。

燕三郎的臉色又變了，他想了一想，忽然說：「好……我答應妳。」

浣姬皺了皺眉：「大丈夫言出九鼎，你是當眞的？」

燕三郎傲然道：「說得出，自然做得到，但天下間却還沒有多少利器，配得上用來剜掉我的心肝！」

許竅之忽然把手中的寶劍揚了揚：「這是我從你家裏盜走的劍，它配不配？」

燕三郎咬了咬牙，道：「那也是差不多了。」

許竅之淡然道：「你若眞的要自戕謝罪，那麼，這把劍不妨拿去。」

燕三郎一怔，許竅之已把寶劍拋了過來。他接着這把劍，緩緩地把寶劍從劍鞘裏抽了出來。

劍鋒甫現，燦爛的光芒立即四射，果然是一把罕見的寶劍。

沒有人出聲，每一道眼睛都注視着燕三郎，看看他怎樣把自己的心肝剜出來。

燕三郎却忽然縱聲狂笑：「這把劍終於還是重回燕家之手了。」

他把劍不停地揮來舞去，面上的神情得意之極，那裏像是一個行將自戕謝罪的人？

許竅之沒有生氣，只是淡淡地說道：「看你這副樣子，似乎是不再打算履行諾言了。」

「履行諾言？甚麼諾言？我曾經答應過你們甚麼事情？」他怪笑着說。

司馬血冷冷道：「你是未免太善忘了，讓我來提醒你罷，剛才，你答應過浣姬，說要在她的面前，把自己的心肝剜了出來。」

「有這種事，眞有這種事情嗎？」燕三郎怪聲怪氣地說：「換上是你，你會不會這樣做？」

司馬血冷然道：「我若說得出口，就一定能够做得到，大丈夫生則生，死則死，這又有甚麼值得可怕的？」

燕三郎嘿嘿一笑：「好哇，你把自己的心剜出來給我瞧瞧行不行？」

「這也可以！」司馬血冷冷的說：「只要你把手上的劍交給我，我就剜掉了這顆心肝給你看。」

燕三郎陡地大笑起來：「你是在拾人牙慧，你以爲我會上你這個當，把寶劍送回到你們的手上？這眞是太天眞了！」

許竅之嘆了口氣道：「燕三郞，我若是你就一定把劍交給他，讓他立刻死！」

燕三郎冷笑道：「你以爲我是個豬？會相信他這種幼稚的手段？」

許竅之搖搖頭，道：「你雖然不是個豬，但却一點也不瞭解他這個人。」

燕三郎道：「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許竅之道：「一個賭徒。」

「賭徒？」

「不錯，他每年所賺的錢，倘若全部兌換爲白花花的銀子，大概可以足够把你活活埋葬幾百次，但奇怪得很，他經常都是兩袖清風，往往甚至連想喝兩杯劣酒也沒有錢。」

「都給他輸光了？」

「那也不是全部輸掉在賭桌上，他和雪刀浪子一樣，喜歡把金子和銀子，塞進一些窮人的口袋裏。」

「原來是個俠盜。」燕三郎冷笑。

「他不是俠盜！是殺手！」許竅之更正道：「但他更是一個賭得起，輸了永不賴帳的賭徒。」

燕三郎道：「我還是沒弄清楚，你到底想說甚麼？」

許竅之淡淡道：「我是說，剛才他已和你賭了一手，」

「我們賭的是甚麼？」

「他賭的是自己的命，你賭的只不過是這把劍！」許竅之淡淡地說道：「雖然這場賭博的注碼並不對稱，但他却贏了，因爲他敢押這一注，而你却吝嗇着這一把劍！」

燕三郎冷笑：「廢話，我若把這劍雙手奉送過去，他會剜掉自己的心肝才是天下奇聞，除了你之外，恐怕誰都不會相信世間上會有這種人，這種事！」

「我相信，」浣姬立刻反駁：「你若以爲天下間每一個男人都像你這樣卑鄙無恥，那可是錯得厲害！」

她一面說，身子已一面挨近司馬血。

燕三郎的眼睛紅了，他忽然冷笑道：「怎麼了？妳現在不再跟長孫驚雨，却跟着這個亡命之徒了？」

司馬血冷冷地說道：「你說對了，我是個亡命之徒，而且現在就要取掉你的性命！」

燕三郎陡地怪笑起來：「司馬血，我早就知道你是殺手之王司馬血，別人不敢領敎你的毒蛇劍法，我可不怕，來罷！」

司馬血目光收縮，向前踏出了一步。

但許竅之的反應却比他還要快三倍，他已向前踏出了三步，直逼近着燕三郎。

司馬血眼色一變：「許谷主……」

「殺這種人，當然不必兩個人一起動手，」許竅之淡淡地說：「所以，你退開去。」

司馬血道：「這本來就是我和他之間的賭博！」

許竅之搖搖頭：「不，你們之間的賭博已經結束了，他已在美人兒的眼前輸得一敗塗地。」

「但是……」

「但是我的事情還沒有了結，」許竅之嘆了口氣：「時九公的脾氣，你不會不清楚罷？」

司馬血目光一閃，忽然已明白過來，道：「是時九公要你殺了他爲楚中武昭雪寃仇？」

許竅之點了點頭。

「正是這樣，現在他就在我的面前，我還能站開去裝作沒有看見嗎？」

「這……」

「你是不是認爲，我的刀法比不上你的毒蛇劍法？所以放心不下？」

若是換上別人，一定會連忙否認不迭，但司馬血却直認不諱：「我的確是這樣想。」

許竅之沒有生氣，他的眼中只是露出了感謝之色。

他說：「你認爲我的刀法比你的劍法差了多少？」

司馬血道：「只差一點點。」

「是那一點！」

「你宅心仁厚，在動手拚搏的時候，出手不够狠辣。」

「就只是這一點？」

「不錯，但這一點其實很重要的。」

「我明白了。」

許竅之面上的神情忽然變了，變得極冷酷，極可怕。

在轉瞬間，他彷彿已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一個滿臉都是殺氣的殺人者。

真假拳頭和尚

大掌櫃已變成了矮掌櫃，他給眼前劍拔弩張的氣氛嚇得縮入櫃枱下，連眼睛都不敢睜開來。

許竅之的金刀已出鞘，金刀鋒芒，看來並不比燕三郎手中的寶劍輸虧。

燕三郎也是殺氣滿面，突然一劍直刺出去。這一劍迅疾異常，只見劍光微顫，勁力已直透出劍鋒之外。

單是這一劍，內行的高手已可看出，燕三郎的劍法着實不弱。

許竅之却不慌亂，仗着身法輕靈，首先避開這一劍。燕三郎暴喝一聲，劍疾擊，刹那間化成七八點寒光，點點俱疾刺許竅之身上要穴。

只見劍勢有如波浪，一層又一層地湧了過去，但許竅之却守得極穩，任憑燕三郎怎樣狂攻猛打，還是無法佔着眞正的優勢。

高手比武，勝負原只相差一綫，但若實力懸殊，那自然是優勝劣敗，沒有甚麼運氣可言。

司馬血忽然冷冷一笑，對浣姬說：「原來我對這位燕公子的劍法，未免是估計得太高了，不出十招之內，許谷主已可反敗取勝，將他的腦袋砍掉下來。」

浣姬緩緩地點了點頭，她相信司馬血不會看錯，但就在這時候，好葉樓中忽然又出現了一個青衣人，他才出現，人已疾掠到許竅之的身邊，同時沉聲道：「許谷主，刀下留人。」

許竅之刀勢未停，冷笑道：「來者何人？」

「洛陽公孫世夫。」

「原來洛陽君子劍，有何賜教？」

「賜敎二字愧不敢當，還望谷主能放三郎一馬！」

「此人言而無信，不仁不義，留來何用？」這時候，許竅之已大佔上風，手中一柄大刀把燕三郎逼得險象環生，的確隨時都可以把他斃於刀下。

公孫世夫臉色鐵青，急道：「三郎乃公孫某門下弟子！」

許竅之冷笑道：「如此劣徒，就讓許某爲尊駕來清理門戶好了！」

燕三郎急道：「師父救我！」他叫出了這句話，可說已是顏面無存，但形勢如此，他也顧不得這張臉皮是否掛得着了。

公孫世夫無奈，只好動手救燕三郎。

他本來不願出手，因爲他不想開罪醫谷中人，更何況此刻他面對着的是醫谷谷主許竅之？

但這時候他若還袖手旁觀，燕三郎這條性命就很難保得住了。

原來公孫世夫雖然被譽爲「洛陽君子劍」，其實却是個見風駛艃，趨炎附勢之徒，他爲了要巴結洛陽武林大豪燕天雲，不惜用盡種種手段來討好對方，燕天雲大爲受用，還着令燕三郎拜他爲師。

公孫世夫當上了燕三郎的師父，但其實也沒有敎他甚麼武功，只是終日陪着燕家兄妹，到處「行俠仗義」，「發揚燕家尚武精神」云云。

× × ×

許竅之的刀法，雖然名氣上遠不及龍城璧的「八條龍刀法」，但它也是一套精深博大，實而不華的武功。

公孫世夫何嘗不知道這一點，但燕三郎有危難，他可不能袖手旁觀，否則，他以後再也不必在洛陽城裏混了。

他只希望許竅之會留點餘地，別太咄咄逼人，只要一有機會，就掩護着燕三郎離開這裏。

但這一次，許竅之是眞的動了眞火！

他決不能讓燕三郎這種人活着離開長安。

公孫世夫雖然也可算是個武林高手，但在這一戰之中，他有個最大的缺點，就是勉強而戰。

他根本不想和許竅之交手，他不想殺人，甚至不想戰勝，只想把燕三郎帶離此地。

這不能算是戰略錯誤，因爲現在他根本沒有戰略可言。

許竅之這一戰也同樣沒有甚麼戰略，但却有絕對的決心，勇猛無匹的銳氣。

沒有人能阻擋他殺燕三郎的決心，也沒有人能擋得住他這股銳氣。

公孫世夫也不能，他甚至無法對許竅之產生任何阻擱的作用。

他沒有許竅之那種決心，也沒有許竅之那種非殺非勝不可的銳氣。

「嗨！」許竅之忽然發出一聲驚人的暴喝，金刀無情地向燕三郎的天靈劈下。

刹那間，金刀的光芒已掩着每一個人的眼睛，而在這刀光之後暴現的，是猩紅刺目，令人爲之驚心動魄的血光。

公孫世夫的背脊忽然濕透，連臉色都變得發紫了。

他一直都認爲燕三郎的臉孔是世間上最好看的，但這時候，他却給這張本來很漂亮的臉孔嚇壞了。

他做夢也想不到，宅心仁厚的醫谷谷主，竟然也會使用如此兇暴，如此可怕的刀法。

許竅之這一刀，從燕三郎的頭頂正中劈下，刀鋒穿過眉心、鼻樑、嘴唇、咽喉，然後一直斜斜削向燕三郎的左胸心臟地帶。

那情形簡直像是在破開一個大西瓜。

公孫世夫又驚又怒，他用長劍指着許竅之，大聲道：「你……你竟敢殺了燕大俠的兒子，你……你一定會後悔的！」

他的聲音聽來倒也很兇，但脚步却已不斷的向後移動。

司馬血冷冷一笑，道：「你現在還不走，恐怕馬上就要後悔了，難得許谷主今天大發神威，我又何妨煽風點火，讓他多殺幾個留在世上也沒有甚麼用處的人？」

公孫世夫的面色更難看了，他看了司馬血一眼，脚步又再向後移動了一步。

突聽背後一人怒喝道：「你滾開！」

公孫世夫回頭一望，臉色又更難看了幾分，來的是燕碧琳，她的俏臉也是一片煞白。

公孫世夫吸了口氣，道：「碧琳，妳在叫誰滾開？」

燕碧琳瞪着他，怒聲道：「當然是叫你滾開去！」

公孫世夫面上露出了哭笑難分的表情，顫聲道：「妳……妳怎可以這樣對我講話？」

燕碧琳柳眉倒豎，尖聲叫道：「大哥變成這麼壞，你這個好師父難辭其咎！」

公孫世夫氣得全身都在發抖，忽然大吼一聲，道：「妳大哥好與壞，怎能算在我的頭上來？妳……妳雖然是燕大俠的女兒，對我可不能太過份！」

燕碧琳瞪着眼，一點也不客氣：「這些年以來，你敎過大哥甚麼武功？敎了他多少招劍法？你是『洛陽君子劍』，但其實却是個走馬章台，胡胡混混的老而不！大哥跟得你越久，不，該說是你跟着大哥越久，他就只有變得越壞，直到他現在惹禍上身了，在最後關頭，你却連他的性命也無法挽救過來，問一問你的良知，你那一點配做燕三郎的師父？」

她一口氣直數公孫世夫的「罪狀」，公孫世夫雖是老江湖，又是她的前輩，但却給她質問得爲之面如土色，啞口無言。

許竅之瞧着燕碧琳，臉上的神情有點奇特。

燕碧琳把公孫世夫罵得體無完膚後，就跑到許竅之的面前，說：「是你殺了我的大哥？」

許竅之點點頭，道：「是的，妳若要爲他報仇，我是隨時都會等待妳的。」

「報仇？爲甚麼要報仇？」燕碧琳板着臉：「你們爲甚麼總是動不動就殺人？而當一個人被殺後，旁人又嚷着要爲死者報仇，如此週而復轉，寃寃相報，要到甚麼時候才能完結？」

許竅之陡地一呆，半晌才道：「但他是妳的兄長呀！」

燕碧琳道：「那又怎麼樣？現在人都已經死了，而且他也可算是罪有應得，我沒有理由要爲他報仇！」

許竅之吸了口氣，道：「想不到妳是個如此深明大義的人，在下自愧不如！」

燕碧琳冷冷一笑，道：「我現在只想知道一件事，我能不能把他的屍體帶回洛陽？」

許竅之忙說道：「這一點當然不成問題……」

燕碧琳不再說話了，她揹起了燕三郎的屍體，血污立刻染滿了她大半邊身子。

公孫世夫呆在那裏，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他正想說：「讓我來揹三郎的遺體。

」但這句話還未出口，燕碧琳已一句說話封住了他的嘴巴，她說：「你不配！」

公孫世夫面上冷汗如醬，全身氣力都似已崩潰下來。

他頹然地坐在一張椅上，目光茫然，全無半點神采。

他不配做燕三郎的師父，甚至連把燕三郎的遺體帶同洛陽都不配。

他當然再也不配在洛陽城內立足了，燕天雲絕不會原諒他，甚至可能會殺他。

從此之後，江湖上就似乎再也沒有人見過這位「洛陽君子劍」了。

江湖中人，江湖中事，往往就是這樣許勝不許負。

成功是要用無數心血，無數努力才能換取得到的，但只要有一次失敗，再偉大的成功人物也可能會從此一蹶不振。

更何況像公孫世夫這種人，根本就從來沒有眞眞正正地成功過一次。

× × ×

許簸之甫到長安，就已弄出了撼人心弦的風波。

但司馬血歡迎他來，因爲他知道，許簸之本來並不是爲了燕三郎而來的。

他是要協助司馬血對付假皇帝！

尹金堂將軍認識許簸之已十年，他相信許簸之這位豁谷谷主，極力向王都督加以推薦，認爲他可以協助司馬血，共謀大事！

所以，許簸之來了。

他還帶來了另一個消息：龍城璧很快就會來到長安，和他們一起會合！

這是司馬血最樂意聽見的消息。

他寧願和龍城璧抱着酒罈喝得醉如爛泥，也不願意和浣姬在一起。

他討厭浣姬這個女人嗎？

不！這絕不是討厭！而是他內心有着一種奇特的矛盾，他其實很願意和她在一起，但這却又使他想起了兩個人，那是巧瑩，還有長孫驚雨！

她的一顰一笑，很有點像巧瑩，這使他捨不得離開她，也使他陷入了痛苦回憶之中。

她又是長孫驚雨的女人，雖然不是妻子，但是，朋友的女人，仍然是絕不可侮的。

雖然，巧瑩死了，長孫驚雨也已不在人間，但浣姬却使他時常想起這兩個人。

是甜蜜？是旖旎？還是痛苦的羅網？感情的陷阱？司馬血已無法分辨。

又已夜深了，在那深沉大屋子的後園裏，司馬血仰望穹蒼。

星光黯淡，月兒也不知躲到甚麼地方去，他面對着的是幾株梅花，一池碧水。

池水在黑夜裏顯得毫無生氣，沒有游魚，也沒有蜻蜓點水那種美妙的姿態，甚至照不見司馬血的影子。

他倚坐在池畔的一張石桌旁，雖然知道現在是自己應該休息的時候，而他的眼簾也十分疲倦了，但他還是睡不着覺，也不想睡。

他只想快點天亮，但天亮了又怎樣？爲甚麼要渴望新的一天早點來臨？

這是不是因爲到了明天，他又可以看見浣姬了？

「不！我爲甚麼老是要想着她？這是不可以，萬萬不可以的！」他暗中告誡自己：「她是屬於長孫驚雨的！長孫驚雨現在還是屍骨未寒，我怎可以想念着他的女人？」

他恨不得找個人痛痛快快的揍自己一頓。

他越是要自己不想浣姬，就越是想着她的倩影。

她是巧瑩的化身嗎？不！若是這樣想，那是太沾辱佳人了，浣姬就是浣姬，她和巧瑩是完全兩個人，他在盡力把這兩個女人從自己的腦海中分隔開來。

他越往下想，腦筋就越是凌亂，甚至連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想着些甚麼。

他眞有點害怕，害怕自己會瘋了。

就在他想得頭昏腦脹之際，忽然有人在他耳朵邊輕輕嘆了口氣。

司馬血在那刹那間標出了一身冷汗！是誰能無聲無息地，忽然間如此接近自己？倘若這人不是在嘆氣，而是突施暗算的話，那麼他現在恐怕已丟掉了性命。

他猛然回頭，立刻見着了一張令他爲之呆住的臉孔。

「浣姬！是妳？」他簡直有點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天還沒有亮，他就看見了浣姬，這是不是在做夢？

但他知道，這不是夢，因爲他嗅到了浣姬身上那種甜甜膩膩蕩人心魄的香氣。

雖然天色還是一片漆黑，但司馬血還是可以看見她那海棠花一般艷麗的臉龐，她那種嬌俏動人之處，實在是難描難畫，絕非任何筆墨可以形容出來的。

司馬血是名震中原武林的殺手之王，甚麼大使大陣未曾經歷過？在無數次生死關頭之中，他都能鎮靜地去對付和把難題一一解決。

但這時候，他面對着浣姬，一顆心彷彿要從口腔裏跳出來。

在那一瞬間，他痴痴地望定了她，而她的眼波也一直停留在他的臉上。

兩人的生命，都彷彿在那一瞬間生起了一種光采，他們都彷彿在這黑暗的穹蒼下，忽然得到了倚靠。

也不知過了多久，司馬血才訥訥的說了一句：「妳……妳沒睡？」

浣姬又輕輕地嘆了口氣：「我知道，你並不是討厭我，你只是在逃避。」

「逃避？」司馬血的臉上抹過了一層異樣的光影，「我爲甚麼要逃避，我在逃避誰？」

「長孫驚雨、巧瑩、還有你自己！」她毫不保留地一口氣說了出來。

「巧瑩！」司馬血的臉色忽然變了，就像是背上給人狠狠抽了一鞭，「妳也知道巧瑩這個名字？」

浣姬的眸子直視着他，點點頭道：「長孫驚雨知道的事，我也知道，他甚麼事情都從不瞞我。」

司馬血側開了臉，面上已露出了痛苦的神情，他用低沉的聲調說：「我求求妳，妳能不能以後永遠不提起她的名字？」

浣姬輕輕的吐出口氣，抱歉地說：「是我不好，我不該提起她的名字，也不該向你說這種話。」

司馬血忽然瞧着她，說：「我承認，

妳有點像她，但她是她，妳是妳，我不要把妳們混淆在一起！」

浣姬忽然笑了，笑得有點凄酸：「我知道，我在你心目中，雖然並不討厭，但却絕不是一個堅貞賢淑的女人，長孫公子屍骨未寒，我是不應該在這個時候和你太多接近的。」

司馬血聽到這裏，面上的表情忽然冷峻起來：「妳說的不錯，妳本來就是他的女人。」

浣姬幽幽地嘆了口氣，半晌才說：「你要不要知道一件事？」

司馬血怔了怔：「是甚麼事？」

浣姬的臉忽然紅了，過了很久，她才緩緩地說：「長孫公子很喜歡孩子。」

「孩子？」司馬血想了想，皺眉道：「妳的意思，是說……」說到這裏，連他也說不下去。

浣姬沉默了一會，才鼓起勇氣緩緩道：「他希望我能夠生孩子。」

司馬血又呆住了，他不知道該怎樣說話，問下去？還是故作不懂？

最後，他說出了一句笨拙而幼稚的說話：「妳是女人，當然是可以爲他生個小寶寶的。」

浣姬的臉忽然不再紅了，却變得有點蒼白：「我知道，他很想，但……但他不能。」

「不能？這是甚麼意思？」司馬血呆若木鷄。

「不能就是不能，他的身子在練功的時候練壞了。」浣姬幽幽地說。

司馬血看着她，瞳孔突然收縮，鼻尖也已沁出了汗珠：「妳說的都是眞話？」

「你以爲我會用這鄙劣的謊話來誹謗已埋在一坏黃土之下的長孫驚雨嗎？」她突然感到很生氣。

「不！」司馬血慌忙地搖頭：「我絕對不是這個意思，只不過，這種事妳若不說出來，我就算想三天三夜也不會想得到的。」

浣姬昂起頭，說道：「你現在知道了罷？」

這時候，有風在吹，她身上的衣襟突然散開。

她穿着的衣裳，原來只是那麼單薄，又薄又少。

天上忽然亮出了一輪明月，在這皎潔的月色下，她露出了上半邊晶瑩雪白的胴體。

她的神情是那麼自然，她的動作又是那麼誘人，司馬血的心裏立刻冒升起一種慾望。

這慾望是原始的，也是充滿獸性的，他現在恨不得立刻把她擁在懷裏，緊緊的抱着她。

但他沒有這樣做。

他只是伸出了一雙還是很穩定的手，把她胸前的衣襟整理好，只不過他這種經驗實在是太少了，甚至是從來未曾遭遇過這樣的情況，所以他的動作看來很笨拙，就像個第一次包紮粽子的人。

浣姬當然不是一個粽子，她是個有血有肉，而且十分奇妙的女人。

當司馬血已快將她身上衣襟整理好的時候，她終於撲進他的胸膛裏。她仰着頭，凝視着他，用一種喃呢般的聲音說：「我的身子是不是很難看？」

司馬血搖搖頭，只覺得她的臉龐很炙熱，熱得就像個小火爐。

他的臉又何嘗不是這樣？他想推開她，但這念頭只是維持了一彈指那麼短暫的時間就消失了。

他終於牢牢地抱緊着她，在這一刻間，整個世界彷彿都靜止了，他的呼吸停止，他的血脈在凝結，他只能聽見兩個人的心臟不斷地在跳動……

她把他推倒在池邊，他已完全陷入了迷惘而亢奮的境界。

一切都是那麼恬靜，但却又不能令人那麼激動，他整個人都似已溶化入她的骨髓血脈中。

這時候，他完全沒有半點犯罪的感覺，她已完全激發了他心中每一分的熱情。

× × ×

生命是玄妙的，人生的際遇，往往就像是天上變幻無定的彩雲，有時候雖然看來似乎很眞實，但等到你伸手要抓住它的時候，你就會發覺那根本是完全無法捉摸的。

天色終於明亮了，浣姬已回到她的房子裏。

司馬血還是坐在那鋪滿白石的水池邊，就像個還沒有睡醒的夢中人。

看他現在這模樣，恐怕很難有人相信，這個人就是在殺手行業中，有殺手之王之譽的司馬血。

但他的確就是司馬血，別人若會這樣懷疑，那只因爲他們根本不瞭解這位殺手之王。

他的臉孔也許在絕大多數時候看來都是冷冰冰的，但他還是和每個正常人一樣，具有豐富的感情。

感情不豐富的人，嚴格來說已可算是不正常。

但司馬血很正常，他的心境絕對沒有畸型發展。

正因如此，他此刻內心中不但充滿着也充滿着矛盾。

浣姬沒有說謊，因爲她直到昨夜爲止，還是個冰清玉潔的處子。

司馬血一直坐在水池邊，身上仍然帶着浣姬遺留下來淡淡的香氣，而就在他陷入迷惘矛盾沉思的時候，許簸之來了。

在許簸之的背後還有兩人，來的赫然正是龍城璧和衛空空！

司馬血驀然驚醒，他忽然把臉浸在池水之中，然後用力地洗抹了幾下。

衛空空笑了笑，望着他說：「昨夜沒睡覺嗎？」

司馬血好像吃了一驚：「你怎麼知道我沒睡覺？」

衛空空又笑了笑，說：「看你這副樣子，誰都可以看得出來，爲甚麼你好像給我嚇一跳了？」

司馬血心中一陣苦笑，暗忖道：「這眞是作賊心虛了。」

只聽見許簸之說：「形勢已越來越緊逼了，尹將軍和王都督正在等着我們，看看應該怎樣應付！」

這時候，浣姬也出來了，今天她換上一襲藍色勁裝，一頭青絲梳起了貴妃髻，

整個人看來不但精神煥發得多，而且還充滿英姿颯颯，巾幗不讓鬚眉的氣概。

她爽朗而不拘泥，表現得落落大方，司馬血又是看得有點出神了。

× × ×

這是一個極重要的聚會，因爲他們現在商討的，是足以影响到整個國家安危的事情。

這一次的商議，他們很快就有了决定，由於事情巳逼近眉睫，他們再也不能有太多的猶豫。

王都督和尹金堂總將軍初時的主意，是找一個出色的刺客，夤夜潛入皇宮，刺殺了假皇帝，而另一方面，又派人去把眞皇帝拯救出來。

這時候，龍城璧和司馬血巳對這件事情完全沒有懷疑。

這是金國完顏將軍所策劃的巨大陰謀，現在，天下間又有幾人知道？如今的九五之尊，原來竟然就是武林巨擘，有「天王之王」之譽的莫天王？

蘇鐵拳巧逢拳頭大師

暮色蒼茫，一支神秘的商旅隊伍緩緩地穿過了野豬林，來到江邊一座城鎭裏。

這是興昌城，地方不算大，但由於位居水陸兩道要津，乃商旅南來北往必經之地，所以市面倒也相當繁鬧。

興昌城有兩間客棧，一間叫大興，另一間叫大昌，老闆同是一人，乃興昌城裏的大財主蘇癸銘。

蘇癸銘是大財主，不但有錢，也有相當的勢力，即使是野豬林的兩帮強盜，也不敢輕易來到興昌城裏生事。

在這地方上，蘇癸銘是舉足輕重的大人物，他本身固然富甲一方，而且也是興昌城中武功最高的人，據說，他是華山派俗家弟子，無論內力修爲與刀劍上的功夫，都巳達到了爐火純青之境。

形容這位蘇大爺的武功巳達到了「爐火純青」之境，也許是有點誇張的，但興昌城的百姓，却曾經三番四次目睹蘇癸銘擊退強盜，據說連威震京師的「千面神盜」劉復山，也敗在他的劍下，以後再也不敢到興昌城裏混水摸魚。

興昌城的百姓，都因爲有蘇癸銘這位大人物而引以自豪。

在他們心目中，蘇癸銘是尊貴的，勇武不凡的，甚至是個不敗的神！

見過蘇癸銘出手的興昌城百姓，都很難想像得到，世間上還會有甚麽人可以擊敗他！

他們這樣想，也許因爲他們都不是武林中人。他們根本沒有見過，眞正高手的武功是怎樣的。

× × ×

大興客棧和大昌客棧的老闆雖然都是蘇癸銘，但却一向涇渭分明，各有各的一套經營手法。

大興客棧比較樸素，不尚奢華，凡事只求實際，這種格調，也正是這客棧掌櫃梁滿平時爲人的作風。

大昌客棧却是迥然不同，它修飾豪華，房子寬敞舒適，而且供應佳餚美酒，甚至可以爲花得起錢而又有「需要」的顧客找尋活色生香的美人兒，據說她們都是千依百順，千中選一的上等貨色，就算是再挑剔的客人，也會感到極度滿足，認爲銀子花得一點也不寃枉。

這客棧的掌櫃叫韓介清，他本來就是個走馬章台，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

梁滿和韓介清都是蘇癸銘的親信手下，前者是貧民出身，知道世途艱苦，而韓介清却出生於大富之家，其後家道中落，才由貴介公子變成客棧掌櫃而已。

蘇癸銘與韓介清之父韓廉財是多年世交，韓廉材死後，不久，韓介清就投靠於他，他也樂於重用，以示不忘故友。

蘇癸銘雖然是大昌客棧的老闆，但對於怎樣經營，他是從來不聞不問的。

無論客棧賺錢也好，虧本也好，對他來說，其實都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在營業數字來說，大昌客棧是比大興客棧多七八倍的。

但大昌客棧的開銷，却也比大興客棧大得多，相比之下，大昌客棧所賺的錢，就反而及不上大興客棧。

韓介清因此而耿耿於懷，他本來就心高氣傲，喜歡爭強好勝，爲了要在蘇癸銘面前爭功，他已把梁滿視爲第一號敵人。

梁滿却一點也不在意，他還是我行我素，我管我的，韓公子那邊廂，他可說是連眼角也不瞧上一瞧。

這一天晚上，大昌客棧內內外外，上層下層都已擠滿了人，相當熱鬧。

這幾天，韓介清的臉色都很好，因爲大昌的生意，看來是越來越旺盛了。

這時候，他坐在櫃枱旁，正在跟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姚三媽談風說月，兩人都是樂得眉開眼笑，興高采烈。

驀地，小二阿勤冒冒失失的衝了過來，結結巴巴的說：「有顧客上門啦！」

韓介清瞪着他：「這有甚麽值得大驚小怪，人家是來帮襯咱們的，你好好招呼着便是！」

阿勤喘着氣，搖搖頭說：「這一次小的可招呼不了，他們有七八十人，浩浩蕩蕩的就像是一支軍旅！」

韓介清眼色一變：「可知道他們是甚麽人？」

阿勤道：「小的怎知道？」

韓介清皺了皺眉：「也許他們不是朝着這裏來罷？」

姚三媽瞟了他一眼，媚笑道：「怎麽啦？連生意上門也嫌太多了？」

韓介清有點得意地笑道：「話可不是這麽說，今個兒晚上着實是有人滿之患，再多來一些，恐怕連我睡覺的地方也要騰出來了。」

姚三媽吃吃一笑：「韓掌櫃的老相好多如天上之星，難道還怕沒被窩子鑽？」

韓介清望着她白白胖胖，騷媚入骨的臉龐，不禁有點意馬心猿，聞言不由邪笑道：「還是三媽體貼入微，有妳在，今晚兒不才可不怕冷壞了。」

「呸！」姚三媽吐了一口唾沫，「誰說老娘的被窩子可以給你鑽進去！除非……」她本來想說：「除非日頭打西邊出來」，但她才說出了兩個字，臉色就巳變了。因爲她看見了一個神高神大的和尚，正在用一種兇厲的目光瞧着自己。

韓介清立刻露出了煩厭的神情，問這大和尚：「大師是不是來化緣？」

大和尚又瞪了他一眼，忽然道：「化甚麽緣？洒家化你娘個鳥！」

韓介清大怒，但瞧這和尚兇巴巴的，一時間摸不清對方的底細，倒也不敢立刻發作，只是說：「大師有甚麽事情，跟我說便是！」

大和尚冷冷一笑，道：「你作得了主嗎？」

韓介清挺起了胸膛，道：「無論甚麽大不了的事情，在下自信還可以一力承担下來。」

大和尚嘿嘿一笑：「此話當眞？」

韓介清道：「當然不假！」

大和尚向自己的左脚一指，然後又指了姚三媽一眼：「這鴇婆亂吐涎沫，吐在洒家的脚上了，他媽的，你怎樣承担？」

韓介清呆了一呆，半晌才道：「這只是無心之失……」

「洒家當然知道這是無心之失，所以洒家絕不會因爲這點小小的事情而殺人，」大和尚兩隻眼睛像是猛獸，不斷地在韓介清面上掃來掃去：「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饒，洒家要在這婆娘的面上揍一拳，你怎麽說？」

姚三媽簡直給這個大和尚嚇得快要昏掉了，韓介清忙充英雄，呵護着她說道：「別怕，這和尚準是瘋了，有我在妳身邊，他……」

話猶未了，一團黑影巳迎面飛了過來，那是大和尚的大拳頭。

韓介清急閃，他看見這拳頭是從自己左邊打過來的，自然而然地立刻就向右邊閃開去。

誰知這隻大拳頭就像是生了眼睛一般，「呼」的一聲也向右邊直飛過來。

韓介清暗叫不妙，幸而他是練過鐵板橋功夫的，百忙中急急施展，只見大和尚的拳頭恰恰從他的鼻尖上擦了過去。

在韓介清的背後，叠放着幾罎酒，大和尚的拳頭打不着他，却把其中一罎酒「波」的一聲撞個稀爛。

韓介清不由暗叫一聲「僥倖」，心想：「這一拳若是打在自己的臉上，豈非會變成這酒罎一模一樣了？」

大和尚立時怒喝道：「臭婆娘叫甚麽鳥，看拳！」

聽見「看拳」這兩個字，姚三媽爲之魂飛魄散，想逃，兩條腿却像是釘子般釘在地上，連半步也無法移動，只好急急說：「我不叫啦！我不叫——」

但她叫到這裏，想叫下去也不行了，因爲大和尚望定了她，裂嘴一笑，然後就「呼」的一拳轟在她那白白胖胖的臉上。

這麽一拳轟下去，姚三媽的臉立刻變了形狀，鼻樑碎了，嘴也歪了，一張臉龐最少有三分都染滿了血漿，總而言之，看來一塌糊塗極了。

店堂內本是熱鬧非常的，但給這大和尚一鬧，頓然變得鴉雀無聲，不少胆小的都巳悄悄地溜了開去，唯恐惹禍上身。

這大和尚兇惡之極，一動手就揮拳相向，誰也不想面上挨他一兩拳。

別的不說，就瞧姚三媽現在的樣子，就眞够叫人從心底裏顫抖出來。

但還有些胆子較大的人站在一旁，抱着瞧熱鬧的心情觀看着。

韓介清又驚又怒，盯着這大和尚說：「你爲甚麽動手打女人？」

大和尚桀桀一笑：「打女人又怎樣？就算殺了她，也不是甚麽大不了的事情，來！洒家有句話要囑咐你知道，洒家的主人，今晚要把這裏包了起來！」

韓介清怔了怔：「你……你說甚麽？要把這裏包了下來？」

大和尚點點頭，道：「不錯，這裏的每一間房子，都由洒家的主人包下了！」

韓介清道：「這可不行！」

大和尚道：「爲甚麽不行？」

韓介清道：「今天早巳客滿！」

大和尚冷冷道：「把所有的人都趕出去！」

韓介清臉色驟變：「天下間那有這種道理？」

大和尚道：「洒家講的是拳頭，不是道理，叫這裏所有的人都出去，叫他們到別的客棧便是！」

他擺出了一副橫蠻無理的樣子，不但韓介清氣得面色鐵青，店堂內的顧客也是無不爲之駭然色變。

人人都瞪着這個大和尚，所有的目光都並不友善。

大和尚忽然吼叫起來：「你們在這裏瞪甚麽眼？還不快滾？」

韓介清忽然也吼叫着道：「够了够了，你這個瘋和尚給我滾出去！」

他忽然勇氣十足，是因爲蘇癸銘來了，而且連梁滿也跟在蘇癸銘的背後。

韓介清可不能在這兩人的面前丟臉。

再說，有蘇癸銘撑腰，他又何必怕這個和尚？

大和尚瞳孔中露出了殘酷的笑意：「你叫洒家滾出去？」

「是的！」韓介清大聲的說道。

大和尚大笑：「好，好一個硬漢，且看看你的鼻子够不够硬！」

就在這一瞬間，韓介清的眼中巳露出殺機，一支匕首突然向大和尚的心臟刺了過去。

大和尚的拳頭也在這一瞬間飛起。

匕首刺的極快，但大和尚的拳頭更快，而且韓介清這一次沒有閃避開去，他的臉上結結實實地挨了一拳。

挨這一拳似乎比挨一刀還更慘，只見鮮血暴濺，韓介清的臉立刻變作一團糟。

姚三媽的臉巳給打得一塌糊塗，但韓介清的臉現在看來更糊塗。

他彷彿連眼珠子也給打爆了一隻。

這眞是令人胆顫心驚，看熱鬧的人立刻又再少了一半，人人心裏都在想：「這和尚不是鬧着玩的。」

蘇癸銘在旁瞧見這景況，雖然臉上沒有挨拳頭，但臉色也是難看到了極點。

他在這裏本來是有頭有臉的人物，自然容不下這一口氣。

他突然大喝一聲，叫道：「野和尚，你也接蘇某一拳！」

他曾經練過金剛神拳，而且火候不弱，據說他曾經一拳擊碎了一隻幾百斤重的石獅子，所以也有人叫他「蘇鐵拳」。

這大和尚再健碩，也比不上那隻粗糙

的石獅，蘇癸銘發出這一拳的時候，是信心十足的。

但信心更強的還是那個大和尚。

當他聽見蘇癸銘這句說話的時候，不禁從心底裏高興起來，忖道：「居然有人要跟洒家比拳啦！」

無論是誰向他發拳，他一定會接下的，而且一定是以拳接拳！

因爲這正是他最擅長的本領！

因爲這兇惡的大和尚就是拳頭大師。

× × ×

拳頭大師從十二歲開始就已練拳，初時，他練的是羅漢拳，十五歲練金剛拳，十七歲練撞鐘拳，到了二十歲，已練成了昔年泰山拳王丁高廣的百步追風拳。

又再過了十年，天下間諸家拳法，他最少練成了三分之一，他不再求練招式，而注重拳頭的實力。

拳頭必須要有充沛的氣力，才能爆發出最強大最可怕的衝擊，這道理極簡單，但却極難達到至高無上的境界。

因爲那必須要有剛柔並重的內力修爲相輔，才能成功。

柔力也是一種力，它也和剛陽之氣具有同等強大的力量。

拳頭大師沒有疏忽了這一點，所以，儘管他平時出拳看來只有剛陽之氣，總是硬橋硬馬的像在擊石，但只要遇上了眞正的高手，他的拳頭就會變成旣剛且柔，令人更加無可抗拒！

這種拳力，可以隔着一塊豆腐打碎核桃，而豆腐絲毫無損！

所以，拳頭大師在姚三媽臉上所打的那一拳，雖然看來很兇暴，其實已是相當「仁慈」。

最少，姚三媽還可以活下去。

但蘇癸銘這位「蘇鐵拳」又怎樣？

他叫拳頭大師「接蘇某一拳」，其實就等如用力一口咬在石頭上。

只是，咬石頭雖然會碎掉牙齒，但比起和拳頭大師拚拳還是幸運得多的。

可惜蘇癸銘不知道這件事有多麼嚴重，有多麼可怕，因爲他做夢也沒有想到，這大和尚就是黑道上最可怕的一個出家人——拳頭大師！

所以，他只有死。

拳頭大師的拳力，從他的拳頭湧向蘇癸銘的拳頭，然後又從蘇癸銘的拳頭一直湧入他的心臟！

蘇癸銘的拳頭沒事，就像是核桃上的豆腐，但他的五臟却已變成了一顆可憐的核桃，在刹那間忽然無聲無息地，悄悄地碎裂了。

他無法相信這是事實！

但從此以後，這地方上再也不會有蘇癸銘這一號人物，他精於拳，却還是要死在別人的拳頭下！

當蘇癸銘倒下去的時候，韓介清早已不見了，梁滿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絕不是這個和尚的對手。

就是這樣，拳頭大師趕走了這客棧裏所有的顧客，但却把所有的伙計留下來。

當然，要住進客棧的，並不只有拳頭大師一個人，還有一大羣神秘武林高手。

這件事，很快就驚動了縣府裏的方總捕頭，這位方總捕頭叫方煊，外號「兩尺量天」，擅使兩把量天尺，跟蘇癸銘頗有點交情，他知道這件事之後，立刻就帶着二十多個衙差，氣沖沖的闖進大昌客棧。

他帶着二十多個衙差，聲勢不可謂不浩大，他決定要把兇徒嚴懲。

但他才衝進大昌客棧，就已迎面碰見了一個人。

這人認得他，他也認得這人，但方煊怎樣也想不到，這人竟然會在這裏出現。

這人姓湯，叫湯無袖，方煊知道，就算自己有二十把量天尺，也敵不過這人的一隻手，青雲手。

湯無袖看見方煊就笑了，那是皮笑肉不笑的笑：「方捕頭，聽說你又升了官，是不是現在要來抓人？」

方煊吸了口氣，一時間可弄不清楚這位湯老爺子的意思，只好抱拳據實以告：「老爺子，有人報說，這裏傷了人，還有人不幸被殺，方某是吃朝廷俸祿的，自然來這裏查看個究竟。」

源無袖笑了笑，說：「不必查了。」

「不必查了？」方煊又吸一口氣，道：「爲甚麼不必查？」

湯無袖道：「你不配！」

方煊的臉色變了：「老爺子，這是甚麼意思？」

湯無袖道：「死人是不配查案的。」

方煊實在忍不住了，勃然道：「但方某現在還活着。」

湯無袖瞧着他，冷冷道：「要你變成一個死人，那是太容易了。」他一面說，一面緩緩地揚起了手，青雲手。「你是不是要試試我這一隻手？」

方煊咬着牙，黃豆般大小的汗水已從額上滴了下來。

他知道，這是試不得的，因爲一試就會沒命。

但就算沒命還是要試，他向來是個盡忠職守的捕頭，何況蘇癸銘對他一向不錯，無論在公在私他都不能做個縮頭烏龜。

「你若一定要方某不管這裏的事，那麼請出手罷！」他居然有拚命的決心。

湯無袖面上微微露出詫異之色，但隨即又冷冷一笑，道：「你若以爲我不敢殺官府中人，那可是大錯！」

「錯」字甫出，青雲手已出手。

但他這一招還未擊在方煊的身上，另一隻手已抓住了湯無袖的青雲手。

那是一個女人的手，還有一個女人的聲音在說：「湯老爺子，這人殺不得。」

湯無袖一怔，方煊又再呆住了。

因爲他又看見了一個比湯無袖更難纏的人——陰山娘子柳痴情。

只聽得柳痴情吃吃地笑着說道：「這位捕頭大哥，這裏的事，你的確是不能管的。」

方煊道：「爲甚麼不能管？」

柳痴情嘆了口氣，道：「因爲你若硬要插手，後果是極嚴重的。」

方煊一挺胸膛：「千古艱難唯一死，妳可唬嚇不着方某！」

柳痴情又嘆了口氣，道：「我知道你是個硬漢，大丈夫生則生，死則死，原本也沒有甚麼好怕的，但若禍延九族，那可不是個人生死的小事了。」

方煊神情驟變：「甚麼禍延九族？妳

可要說得清楚一點！」

柳痴情臉上露出了陰森的笑容，道：「你可知道，今天包下了這間客棧的是甚麼人？」

方煊道：「不見得會是甚麼好人！」

柳痴情「喲」的一聲叫了起來：「你這張嘴巴怎麼全沒遮攔，來來，我帶你去見一個人，讓他告訴你事情的眞相！」

方煊剛進入客棧的時候，威風凜凜，但現在却像是一具牽綫木偶，別人要他走，他就不能站着。

柳痴情果然帶他進入一間房子，會見一個人。方煊一看見那人，立刻又是嚇出了一身冷汗，那是朝廷裏的一名大官員，他曾任八省巡按，在方煊還沒有成爲總捕頭之前，便已到過本縣，他那種懾人的威儀，方煊直到現在還是沒有忘記。

大官員，自有大官員的非凡氣勢，只聽得他冷冷道：「這裏的事，老夫自有主張，你要不要看看老大的官印？」

這句說話，正說進方煊的心坎裏，雖然他是認得這位大官員，但心裏却還是不免有點猶疑，這一品大官是不是僞裝的？又會不會是人有相似，自己認錯了人？

方煊的確很想看看他的官印，但口裏却不敢說出來，只是說：「卑職豈敢，卑職豈敢。」

那大官冷冷一笑：「諒你也不敢，今天的事，算了罷，老夫不會追究，但你若還是不識好歹，小心禍連九族，統統都要拉去殺頭！」

方煊的面色更難看，冷汗簌簌而下：「回稟大人，卑職知罪！卑職知罪！」

那大官道：「你是不知者不罪，老夫也不會怪你。」

方煊忙說道：「多謝大人，卑職告退了。」

那大官「唔」了一聲，輕輕的揮了揮手，道：「你去罷！」

方煊心中又驚又疑，但還是不敢輕舉妄動，只是戰戰兢兢地退下。

但他還沒走出去，那大官又已叫道：「且慢！」

方煊連忙停步：恭聲說：「大人有何囑咐？」

那大官道：「老夫有一物，欲請總捕頭鑒賞鑒賞。」

方煊一怔，那大官又喝了一聲：「周虎，把本官的官印拿出來，讓總捕頭瞧個清清楚楚。」

立刻有兩個虎背熊腰，兩目如環的大漢，捧着一隻金盤子走了出來。

金盤中有一物，以黃巾裹之，那大官親自解開，盤中之物，果然是一具官印。

方煊一瞧之下，已知官印絕非贗品，而這位一品大員的身份，已更可足證絕無僞冒之嫌疑。

至此，方煊心中疑雲盡散，惶恐之心却是倍加厲害。他知道，在這客棧內的事，的確絕非自己所能管得了的。

那大官冷冷一笑，對方煊說：「你現在大概是不會再有甚麼疑心了罷？」

方煊冷汗如雨，道：「卑職絕無半點疑心，大人息怒，大人息怒！」

那大官冷冷道：「這也沒有甚麼是值得生氣的，總之這裏的事，你就當眼睛瞎掉，耳朶聾了，一切都不聞不問便是。」

方煊忙道：「卑職知道卑職知道！」

他很快帶着所有的衙差匆匆走了，面上的神情就像隻給老虎咬了一口的山羊。

客棧內，風起雲湧，但目前來說，它是平靜的。

這是不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奇女子以身殉國

夜色茫茫，大昌客棧還是燈光輝煌。

明晨，這支神秘的隊伍又將會馬不停蹄地趕道，直奔京城。

絕少人知道，在這支隊伍中，居然會有個假皇帝。

大官倒是眞的，這是完顏將軍的陰謀，他早已暗中攏絡了不少朝廷重臣，他們將會全力掩護假皇帝的身份。

但世事往往極出人意表，這時候，已有一羣武藝精湛的高手，正在大昌客棧外虎視眈眈，他們正是要對付這個假皇帝。

行刺假皇帝，這本來是長孫驚雨的任務，但他却失敗了。

他只能用自己的生命，來告訴司馬血，期待他繼續完成這件事。

司馬血沒有推辭，但這任務是危險而艱鉅的。

他本該夜探皇宮，把僞冒皇帝的奸人暗殺，但事情却又忽然有了變化。

假皇帝爲了會見完顏將軍，安排了一個巧妙的計劃，在青濤堡地牢密室中，與完顏將軍相晤。

但那却使到他們的秘密，完全暴露在龍城璧的眼底之下。

這促成了司馬血的決心，非要殺掉這假皇帝不可。

假皇帝就是莫天王，而莫天王的武功，是任何人都難以漠視的，即使風雪老祖仍然在世，也是一樣。

× × ×

這一天晚上，姚三媽可說痛苦極了。

她給拳頭大師揍了一拳，大半邊臉龐已給打得變了型狀，連大夫看見了，也忍不住眉頭大皺起來。

只是一拳，就已造成如此嚴重的傷害，實在罕見之極，雖然大夫用了最上等的藥料，但臉上還是痛得很厲害很厲害。

她甚至連講話也不怎麼行，只要一開口，兩頰就像是快要爆裂開來一般，所以平時總是口沫橫飛的姚三媽，直到今晚終於安靜下來。

但若說她完全沒有作聲，那也不對，最少，她不斷發出了呻吟之聲。

她躺在床上，甚麼人都不想見。

這也並不是因爲她不想見人，而是不想別人看見她現在這副樣子。

雖然她已不算年青，但畢竟還是個女人。她本來還是可以吸引不少男人的。

但現在，她已不敢想像自己的臉已變成怎樣的樣子，她也不敢用鏡子來照照自己的臉。

她恨透了那個臭和尚！她發誓一定要報復，無論花多少銀子都要報復，這一拳無論怎樣絕對不能白挨！

她知道世間上有種人，只要有銀子，他們就可以爲你去對付心目中的仇人。

這種人就是殺手。

她也知道，在殺手行業之中，最出色的就是司馬血！

她眞渴望能夠馬上找到司馬血，但却不知道司馬血在甚麽地方。

姚三媽現在只好躺在床上，等待傷勢復原，然後才能再想辦法。

比姚三媽更心疼的人，是灰婆婆。

灰婆婆以前叫「灰衣女盜」是個心狠手辣的女飛賊，到了晚年才收手，不再幹盜賊的買賣，據說，她的暗器功夫，是十分厲害，說到輕功，更是武林一絕。

姚三媽並不是她的女兒，但却是她親自養大的，灰婆婆本來想敎她幾手武功，但姚三媽却老是搖頭，說不感興趣。

灰婆婆也不勉強，只是一直暗中維護着她。

原來姚三媽的父親，曾與灰婆婆有過一段情緣，但到後來，却是不了了之，數年後，姚三媽的父親娶了妻子，生下了姚三媽，但不到半年，夫妻兩人就給仇家殺了，灰婆婆大怒，把那仇家碎屍萬段，後來還負起了撫養姚三媽的責任。

灰婆婆雖然滿手血腥，一生之中殺害過不知幾許英雄豪傑，但對姚三媽的父親却眞是情深義重，堪稱罕見。

現在，姚三媽不明不白的給人打傷了，灰婆婆自然十分生氣，她决定要找那「臭和尚」算帳。

但她却不知道那「臭和尚」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和尚。

正當灰婆婆氣得七竅生烟的時候，眼前忽然出現了一個大和尚。

灰婆婆一楞，心想：「莫不就是這個禿顱幹的好事？」

她還沒有開口，大和尚巳對她說：「這裏是不是姚三媽的地方？」

灰婆婆面色一沉：「大師可不是要找姚三媽罷？」

大和尚道：「洒家正是要找她。」

灰婆婆冷冷道：「這麽晚了，你找她有甚麽事？」

大和尚一瞪眼道：「這干妳屁事？」

灰婆婆道：「正是干我屁事，你不說，我也不說。」

大和尚道：「洒家來向她賠罪的。」

灰婆婆道：「賠甚麽罪？」

大和尚道：「因爲今天洒家曾經在她的臉上揍了一拳。」

灰婆婆道：「你爲甚麽無緣無故去揍人？」

大和尚道：「這是一時手癢，所以如此。」

灰婆婆道：「那麽，我若一時手癢，想殺個禿顱消消悶氣，那又怎樣？」

大和尚點點頭，道：「只要妳高興，只要妳幹得了，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灰婆婆道：「你看我幹得了嗎？」

大和尚道：「那倒要看看，妳想幹掉那一位和尚？」

灰婆婆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大和尚裂嘴一笑，道：「妳眞的想試一試？」

灰婆婆道：「不是我想試，而是你想試。」

大和尚眨了眨眼睛，笑容裏巳漸漸孕育着殺機：「妳說洒家想試甚麽？」

灰婆婆冷冷一笑，說：「鬼尾針！」

「鬼」字才出口，她身上巳發出了一蓬烏光，那是她的成名絕技之一——「鬼尾招魂」。

大和尚却桀桀一笑，道：「鬼也有尾巴？眞笑話！」

笑聲中，他的僧袍大袖巳把那蓬烏光完全接收下來。

但灰婆婆的身形也有如鬼魅般，眨眼間巳纏在大和尚的背後。

一把毒匕首，巳刺向大和尚的背脊。

而這一着，才是「鬼尾招魂」中最要命的一式殺手鐧。

但也就這一刹那間，大和尚猛然轉身，回頭就是一拳轟了出去。

好快的轉身，好快的一拳。

灰婆婆甚至沒有看見這顆拳頭，臉上巳給這拳頭重重打中，而這一拳的力度，也是大得不可思議，居然把灰婆婆整個人打得凌空地倒飛了開去。

當灰婆婆身子落下來的時候，大和尚又巳回頭，直向姚三媽的房子走了過去。

灰婆婆沒有再生氣，但是她却巳斷氣了。

而在她臨死前的一刹那，她巳想起了這個大和尚是誰。

他是拳頭大師，一個比豺狼虎豹還更兇殘的出家人。

可惜灰婆婆在接這一拳之前還沒有想出來，所以，她只有挨拳而死。

× × ×

姚三媽沒有聽見外面打鬥的聲音，她的腦海裏早巳亂成了一片，迷迷糊糊地想着許多旣古怪，又恐怖的事情。

拳頭大師的兇殘暴戾的臉孔，不斷地在她眼前出現，她恨透了這個人。

忽然間，她聽見一個人的咳嗽聲，接着，「啐」的一聲，一口痰涎吐在地上。

姚三媽最討厭別人胡亂吐痰，何況這口痰是吐在她房子裏的。

等到她再看清楚一點的時候，神情更是倍加難看，因爲這口痰涎並不是吐在地上，而是吐在她的床上。

她現在若不是連嘴巴都很難開闔，她必然巳在破口大罵一番，不管來的是誰，都一定要罵了再說！

當然，她絕不希望在這時候看見那個「臭和尚」。

就算是那「臭和尚」也不例外。

可是，進來的人，偏偏就是曾經一拳打在她臉上的拳頭大師。

拳頭大師咳了又笑，笑了又咳，臉上的神態就像一條看見了兔子的老豺狼。

姚三媽也咳了，她咳得很痛苦，面頰肌肉簡直快要碎裂開來，雖然她的心中充滿仇恨，但這時候却給驚惶和痛苦掩蓋了一切。

拳頭大師緩緩地走到床前，眼睛裏忽然露出一種充滿獸性的光芒。

姚三媽的身子發抖起來，有如墮入冰天雪地中，雖然臉上疼得厲害，但她還是忍不住說了一句：「你……你要怎樣？」

拳頭大師淫邪地笑了笑，說：「妳怕洒家會在妳的臉上再打一拳嗎？」

姚三媽的身子蜷縮成一團，雙手却不

斷地在揮動着：「你走開！你走開！」

拳頭大師不但沒有走開，反而越來越更接近着她：「洒家就是喜歡妳這樣的女人，尤其是吃了洒家一拳後，一張臉更加好看！」

「瘋子！你是一個全無半點人性的瘋子！」

「妳就當洒家是瘋子好了。」拳頭大師獰笑着，毛茸茸的手巳按住姚三媽的胸脯上。

姚三媽絕不是甚麽三貞九烈的女人，只要她高興，陪甚麽人上床都不成問題。

但這時候，她的臉巳全無半點血色，神情可怕得就像是刑場上面臨着殺頭命運的死囚。

她甚至寧願給拉去殺頭，也不願意給這個臭和尚蹂躪。

拳頭大師的確很臭，他不但滿身酒臭，而且還好像有着臭狐的氣味。

這是一個又臭又兇蠻的男人，當他壓在姚三媽身上的時候，姚三媽差點沒有立刻便昏厥過去。

拳頭大師一雙粗糙而多毛的手極不規矩，姚三媽覺得自已有如掉進火鍋子裏，而這一雙手就像是兩隻鍋鏟子，簡直快要把她整個人炒熟！

姚三媽的神情越是痛苦，拳頭大師就越是樂不可支，興奮到了極點。

但就在他最興奮的時候，忽然有隻手在他的背上輕輕拍了兩下。

拳頭大師臉色一變，猛然回頭，然後整個人就怔住了。

他怔住，姚三媽也是爲之一呆。

在拳頭大師的眼中看來，他似乎正在面對小一塊巨大的鏡子，而鏡子裏的人，就是他自己。

但在他的面前，其實並沒有鏡子，只是另一個拳頭大師。

拳頭大師以拳頭打出名堂，以拳頭震懾了無數英雄豪傑的心胆。

拳頭大師只有一個，若再有另外一個，那必然假冒的，所以，當拳頭大師看見另一個拳頭大師的時候，首先是怔了怔，接着便獰笑起來。

「他媽的巴拉子，你裝得眞像。」

「裝得不像，不如不裝。」假拳頭大師也笑了笑，臉上的笑意看來居然也同樣殘酷。

拳頭大師怪聲道：「模樣是裝得挺够瞧的了，却不知道拳頭是否也像洒家一般厲害？」

他這句話沒有說完，左拳巳「呼」的一聲轟了出去。

這一隻拳頭曾經打碎過無數張臉孔，這一次看來也不例外。

誰知道這一次却例外了，這個假拳頭大師沒有閃避，也沒有還擊，但在他的背後却忽然冒出了一個人，飛出了一柄刀。

拳頭大師還沒看見那是甚麽人和甚麽刀，突見血光暴濺，一隻左拳巳不見了。

他痛得殺豬般也似的叫了起來，假拳頭大師這時候才揮動拳頭，不偏不倚地擊在他的面前上。

這一拳居然大有拳頭大師的鐵拳威力，只聽得一下清脆裂骨聲音，拳頭大師的臉孔立刻變得一塌糊塗，完全變了形狀。

他驚怒巳極，雖然劇痛攻心，但他性情兇悍，身子猛然標起，右拳全力轟出，而他這一拳仍然有眞不可輕侮的力量。

但他剛挨了一刀一拳，連視綫也模糊不堪，這一拳到底打到甚麽地方去，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若知道，這一拳就絕不會打出。

但他不知道，這一拳居然是擊向一柄鋒利刀尖之上的。

他的拳頭再厲害，也絕對打不斷這柄刀。

因爲這是風雪之刀！

在假拳頭大師背後的人，竟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拳頭大師在瞬息之間，便巳雙拳盡廢，臉上更挨了重重的一拳，他再也不想活下去。

龍城璧也不容許他再活着，因爲他巳準備了另外一個拳頭大師。

他終於發出了致命的一刀，穿過了拳頭大師的咽喉！

× × ×

晨，有雨。

雨點不大不小，路上巳有泥濘，但還是阻擋不住這支神秘隊伍的繼續推進。

距離京師越來越近了，一個可怕的陰謀也快將實現。

曹鴻騎在一匹銀鬃馬上，瞻前顧後，一副神氣十足的樣子。

在他的身邊，前有湯無袖，後有陰山娘子，左邊是一輛大馬車，車中人正是假皇帝莫天王。

負責殿後的，是一個戴着斗大笠帽，絕少開口的紫衫人。

他左手握着一柄劍，劍鞘只是用普通木頭造成的，而這一柄劍，看來也不像是甚麽名劍利器。

但沒有人敢認爲這紫衫人平凡，因爲根本沒有人見過他的臉，也沒有人見過他的劍和劍法。

他也許眞的只是個平凡人，但也許是個武功絕頂的武林高手。

人，總是有好奇心的，越是不知道，越是看不見的東西，就越想弄個清楚，瞧個明白。

拳頭大師也不例外，當然，現在這個拳頭大師是假的，眞的拳頭大師巳在這世間上永遠消失掉了。

假拳頭大師騎着一匹最壯健的灰馬，這匹馬可以跑得極快，但假拳頭大師却讓牠越走越慢，終於墮後接近了這個戴着斗大笠帽的紫衫人。

雨點還在下着，假拳頭大師的僧袍早巳盡濕。

他望着紫衫人，想看看這人的臉，但無論怎樣，還是給那頂大笠帽擋住了視綫，無法看得清楚。

他只能看見紫衫人顎下的一綹鬍子。

鬍子巳灰白，這紫衫人看來巳是個上了年紀的人。

假拳頭大師終於首先搭訕，他嘆了口氣，說道：「眞倒霉，老天爺怎麽下起雨來？」

紫衫人沒開口。

假拳頭大師又說道：「你老人家可不錯，戴着這玩藝兒，旣擋得日頭，也擋得

風雨。」

他故意讚一讚紫衫人的笠帽，希望對方會作出一點反應。

紫衫人却還是默不作聲。

假拳頭大師心中有氣，忍不住又道：「洒家想借你老人家的帽子戴一戴，行不行？」

紫衫人依然一言不發，而且還把馬兒勒停下來。

假拳頭大師一怔：「你怎麽啦？咱們還要趕路哩！」

紫衫人終於開口了，他的聲音低沉而極具威嚴：「咱們此行身負重任，豈可兒戲？」

假拳頭大師笑了笑，道：「這也沒有甚麽值得緊張的，洒家只是想借你的帽子戴戴，又不是要你脫掉褲子！」

紫衫人冷笑了一聲，忽然拔劍。

假拳頭大師忙道：「你老人家不喜歡脫就不脫，洒家不借你的帽子便是。」

紫衫人冷冷道：「我現在却要向大師討借一物。」

假拳頭大師問道：「你老人家要借甚麽？」

紫衫人道：「你臉上的人皮面具！」

假拳頭大師一怔：「你……你老人家說甚麽？」

紫衫人冷冷一笑：「你臉上的面具雖然製作得極精緻，但却還是瞞不過老夫的眼睛，你到底是甚麽人？眞的拳頭大師又在哪裏？」

假拳頭大師哈哈一笑，道：「你老人家說過，咱們身負重任不可兒戲，算了，洒家不要你脫掉帽子便是。」

紫衫人倏地冷喝一聲，長劍閃電般刺出。

假拳頭大師偏身急閃，一拍灰馬，嘴裏同時嚷道：「你瘋了？連自己人也動手要宰要殺？」

紫衫人也拍馬追上來冷冷道：「你若是拳頭和尚，就該知道老夫是甚麽人！」

假拳頭大師道：「洒家當然知道你老人家是誰。」

紫衫人冷冷道：「那麽，你說，我到底姓黃？還是姓李？」

假拳頭大師眼珠子一轉，說道：「姓李。」

紫衫人道：「李太白還是李世民？」

假拳頭大師道：「李世民！」

紫衫人冷冷一笑：「你押錯了，老夫不是李世民。」

假拳頭大師忙道：「對！洒家一時嘴溜說錯了，你是李太白。」

紫衫人道：「老夫也不是李太白，甚至並不姓李。」

假拳大師陡地一呆：「原來你是姓黃才是眞的！」

紫衫人却搖搖頭：「老夫也不姓黃，再說，你若是拳頭大師，也就不必胡亂瞎猜。」

假拳頭大師生氣起來，怒道：「你到底是誰。」

紫衫人冷冷笑道：「老夫也正想問你這一句說話。」

假拳頭大師說道：「洒家不就是和尚嗎？」

紫衫人道：「甚麽和尚？」

假拳頭大師忍耐不住，終於說：「洒家是呼呼和尚！」

呼呼和尚！來自西域的呼呼和尚。

這是一個極富傳奇色彩的出家人，他的身材和拳頭大師本來就很相似！

龍城璧在幾年前常與呼呼和尚闖蕩江湖，他們聯手對付過不少武林敗類，喝光了無數罈烈酒，又曾經在賭場上大贏大輸，甚至把賭場鬧得天翻地覆。

龍城璧是放蕩不羈的浪子，呼呼和尚是胆大包天的佛門奇人，他們所到之處的確令人側目，也够令人頭疼。

這一次，呼呼和尚又再和龍城璧在一起了，他們每次聚首，都一定有人遭殃，

這一次，首先遭殃的人，是拳頭大師。

呼呼和尚早就想殺了拳頭大師，因爲他有個小師弟，在兩年前給拳頭大師一拳打瞎了左眼。

他這次重赴中原，最少有一半原因是想找拳頭大師算帳，而另外一半就是想見一見龍城璧這個老朋友。

他終於找到了龍城璧，後來更由許竅之親自動手，使呼呼和尚變成了另外一個拳頭大師。

可惜的是，呼呼和尚畢竟是個莽和尚，他終於在這個神秘的紫衫人面前露出了馬脚！

× × ×

雨點在風裏飛揚，劍鋒在雨點裏散發着令人心悸的殺氣，這時候，兩人都已下馬，生死之戰已逼近眉睫。

神秘的紫衫人已動殺機，呼呼和尚已無法逃避這一戰。

前面的隊伍並未停留，也沒有人回頭去理會他們。

呼呼和尚沉聲道：「你爲甚麽不召喚帮手？」

紫衫人冷冷道：「對付你這種小毛賊，何必帮手？」

呼呼和尚哼的一聲，道：「少廢話，動手罷！」

紫衫人發出了一陣陰森的笑聲，長劍又再向前刺出。

這一劍似乎沒有甚麽招式，它一點也不好看，只是一個極簡單的動作。

呼呼和尚的眼色却已變了，他雖然是莽和尚，但却也是個大行家，並非那種不學無術的草包子，他一眼便已看出，這一劍雖然不好看，但却是最快速，最致命的殺人方法。

呼呼和尚爲了要僞裝拳頭大師，他的兵器自然沒有隨身帶備。

而他的拳頭，實在是比不上拳頭大師的。

他不敢硬接這一劍，只好凌空打個筋斗，遠遠倒飛了開去，以他這種巨大的身材，居然也有這種漂亮的輕功，倒算是難能可貴。

紫衫人冷冷一笑：「若是拳頭和尚，必然以拳先行，欺身反攻老夫，但你沒有他那種驃悍的拳法。」

呼呼和尚無法否認，却突然咬緊牙齦，在地上隨手檢起三顆石子當作暗器，以「品」字型疾擊紫衫人。

紫衫人彷如未見，以飄忽如同鬼魅般

的身形，閃開了這三塊石子，接着他的劍又已咄咄迫人，直刺向呼呼和尚的咽喉。

劍快，人快，他一點也不放鬆呼呼和尚。

呼呼和尚身形連忙再次拔起，他的輕功也許有點不及紫衣人，但他絕對不慢，只見他巨大的身形一起再起，一落再落，幌眼間已連續避開了紫衫人七劍。

但紫衫人的劍仍然有如波浪湧至，而且一劍比一劍快，也一劍比一劍兇狠。

呼呼和尚已被逼得喘氣不過，出現了強弩之末的危機。

雖然他們意志頑強，但無奈稱手的兵器不在手中，單憑一雙肉掌，又怎抵擋得住紫衫人猛烈無儔的攻勢？

忽聽一下裂帛聲响，紫衫人的劍已在他胸膛劃開了一道血槽。

血狂冒，有如泉水。

紫衣人笑了，那種笑聲雖然並不响亮，但却很可怕。

呼呼和尚不怕死，但却不甘心死在此時此地，死在這個連容貌都不知道的紫衫人劍下。

可是，死神已和他越來越接近，紫衫人的劍很快就會把呼呼和尚的性命結束。

呼呼和尚不禁心中暗暗嘆了口氣，忖道：「我這個大和尚今天還是要栽了。」

但是，就在他快將完全絕望的時候，忽然一道金光從天而降，把紫衣人逼退了五尺。

紫衣人陡地喝道：「來者何人？」

來的是個白衣人，白衣金刀。

「在下來自醫谷。」

紫衣人似是怔了怔，半晌才冷笑道：「你就是醫谷谷主許竅之？」

白衣人一幌金刀，沉聲說道：「正是許某。」

紫衣人冷冷道：「聽說醫谷中人擅長易容。」

許竅之道：「此乃不值方家一哂之雕虫小技耳。」

紫衣人道：「那可不然，這位大和尚若不是言多有失，他現在仍然是活脫脫的拳頭大師。」

許竅之道：「燕大俠目光如炬，心思精細，着實令人欽佩。」

紫衣人才聽見「燕大俠」這三個字，身子便猛然一震。

過了很久，他才說：「你怎知道老夫姓燕？」

許竅之道：「昔才就算看不見尊駕的臉，也已看見了燕天雲大俠的劍法。」

紫衣人又是一陣沉默，劍尖彷彿微微地在顫動着。

又過了好一會，他才道：「許谷主，你還有甚麽話要對老夫說？」

他的意思分明是：「你現在再不說，以後就再也沒有機會可以講話。」

許竅之雖然老實，却不是個笨人，紫衣人的說話，他是明白的。

但他沒有生氣，認識這位許谷主的人，都知道要激怒他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現在的確一點也不生氣，但却知道有一件事，只要自己一說出來，必定可以活活氣死這個紫衣人。

就算氣不死，最少也氣他一個半死不活。

因爲這人的確就是燕天雲，而燕天雲的兒子，已在數天之前，死在許竅之的刀下。

若是換上別人，一定會說。

但許竅之却沒有這樣做。

雖然，他知道燕天雲父子同樣不是甚麽好人，但他還是不忍心把這種殘酷的事實，告訴給燕天雲這個父親知道。

許竅之可以殺了燕天雲，因爲這位「燕大俠」其實一點也不配和「俠」字沾上半點關係。

別的不說，就以他現在的行徑，就已可在他的頭上冠上「賣國賊」這三個字。

處決一個賣國賊，可以把他分屍於市，但許竅之却不想把燕三郎的死訊說給燕天雲知道。

他並不是怕燕天雲會向自己報復，因爲現在無論他說不說出這件事，燕天雲都一定會殺掉自己和呼呼和尚。

許竅之已面臨一場艱險的生死決戰。

× × ×

「豹郎君」曹鴻忽然發現了隊伍中少了兩個人。

紫衫人不見了，拳頭大師也不見了。

曹鴻不敢怠慢，立刻帶着湯無袖折回後方。

雨已漸漸停了，路上却還是滿是泥濘，馬兒跑得並不太快。

當他們策馬奔出五六十丈左右，折回到了一座小湖邊的時候，湖中忽然出現了一艘小舟。

湖中泛舟，本來不是甚麽值得奇怪的事，但在這艘小舟之上，却疊放着三口棺木。

三口棺木都是漆黑色的，看來令人有着一種深沉，甚至是會呼吸爲之窒息的感覺。

曹鴻立刻啐了一口，叫了一聲：「他媽的！不吉利！不吉利！」

小舟上却立刻有人連聲說道：「棺材棺材，升官發財，這正是合對了兩位的胃口，爲甚麽還說不吉利？」

曹鴻的眼色變了，他勒停了馬，疾喝道：「是甚麽人？」

小舟上一個青年人淡淡說道：「送貨人。」

曹鴻瞳孔收縮，殺機漸濃：「送甚麽貨？」

青袍人道：「你的眼睛若不瞎，一定可以看見。」

曹鴻冷冷道：「你送的貨，就是這三口棺木？」

青袍人點點頭，慢慢地說道：「數量雖然少一點，不够你們這些人應用，却也聊勝於無。」

曹鴻道：「這三口棺木，我全收下，然後用來爲你收屍。」

青袍人哈哈一笑：「不管怎樣，先收下第一口棺木再說。」

話剛說完，青袍人輕輕托起一口棺木，然後隨手一揮，棺木就像一桿槍子，筆直地向曹鴻標了過去。

這口棺木木質堅硬，少說也有百來斤，但這青袍人却能擧重若輕，甚至把它當作長槍般直標出去，單是這份膂力，就已

夠嚇人。

曹鴻雖然沒有給嚇倒，但也不禁爲之刮目相看，不敢小覷了對方。

他是名震黑白兩道的豹郎君，自然也是不甘示弱，就在棺木向他迎面疾飛過來之際，他那長達丈二的豹尾鞭也已出手。

只聽得「叭」的一聲，豹尾鞭牢牢地捲住了棺木。

要用鞭子捲住棺木，並不困難，但棺木如此沉重，就算捲住了它，它也必然重重的跌落在地上。

但曹鴻也眞有一手，他全身內力已凝注在鞭梢之上，當鞭子捲着棺木之際，他右手陡地一揚，而那口棺木，竟然又再給他抛起逾丈。

倘若這只是一桿三幾斤重的長槍，那還可以說是不難做到，但這棺木却最少有百來斤重，而鞭子又是極柔軟之物，曹鴻能够做到這一個地步，就絕不簡單了。

但更令人意外的事情還在後頭。

當那口棺木被抛上半空，而又快將掉下來之際，棺蓋突然碎裂，棺木裏竟然還藏着一個人。

·這人的裝束怪異，只見他一身彩衣，令人看得眼花繚亂，頭上却紮着一方黑巾，兩眼散發着兇厲的殺機。

他大概四十來歲左右，但却比一般八歲大的孩童還矮。

好怪異的一個人，好怪異的一身武功。他是用刀的，刀鋒有無數缺口。

他的人雖然矮小，但用的刀却又粗又大，單是刀柄就有兩尺三寸。這柄刀甚至比他整個人還要高出很多。

曹鴻一見這人，再見這一柄刀，就已知道，他是長安尹府的死士——「靈神崩刀」萬丈夫。

一個如此矮小的人，却有這如此雄偉的外號和名字，着實令人爲之啞然失笑。

但萬丈夫的刀法絕不可笑。

尹金堂麾下，據說只有三個死士，但都是武功極厲害的一流高手，萬丈夫就是其中之一。

曹鴻雖然也身負絕頂武功，但却還是不敢漠視這個古怪的矮人。

只見萬丈夫雙手握緊刀柄，一道厲電般的刀光，凌空向曹鴻的面門怒斬下來。

這一刀，已斬殺過無數武林高手，而每一個死在這柄刀下的人，都是血肉橫飛，死狀極其慘厲。

曹鴻的豹尾鞭去勢已盡，看來已不能招架，更無法還擊，他現在該棄鞭以謀對策，也許還來得及。

但他沒有棄鞭，就像是一個在寒窗下十年苦讀的書生，無論怎樣也不肯放下他的書和筆。

棺木已跌落在地上，發出砰然巨響。

但萬丈夫的刀聲更是駭人。

兵器之道，一寸長一寸強，曹鴻的豹尾鞭雖然長達丈二，但這時候却已無法威脅得了萬丈夫。

但萬丈夫的刀却有如雷霆霹靂般擊殺下來。

曹鴻似已盡落下風，但等到長刀已擊至之際，他的身子突然在刀光中竄起。

他的手仍然握着豹尾鞭。

照理來說，他這條豹尾鞭在短兵相接之下，是完全沒有甚麼威力可言的。

萬丈夫也是這樣想，所以，他根本沒有再把曹鴻的豹尾鞭放在眼內。

可是，他這種想法錯了。

當曹鴻身子竄起之際，也正是萬丈夫落下之時，他的長刀已劈空，而曹鴻却以矯捷俐落的手法，欺身逼近他，這時候，雙方距離更短，萬丈夫的長刀也無法發揮了甚麼作用。

但曹鴻的豹尾鞭却在這時候繞成了一個結子，無聲無息地套在萬丈夫脖子上。

他要絞死萬丈夫。

這一着實在出人意表，刹那間，萬丈夫的脖子已被豹尾鞭緊緊勒着。

兩人的距離更接近，曹鴻臉上的表情看來就像是一頭正在獵殺麋鹿的豹子。

就在這時候，在萬丈夫長刀刀柄之下，突然射出了一截刀鋒。

這一截刀鋒寒光逼人，竟比原來的刀鋒更鋒利得多，曹鴻不禁爲之一陣目眩。

難怪萬丈夫的刀柄有四尺多長，原來裏面還藏着另一截刀鋒。

但曹鴻也沒有把這柄怪刀放在心上，因爲他很快就可以勒死萬丈夫。

他絕對有信心可以用豹尾鞭勒死這個矮人！

可是，他也疏忽了兩點：第一：他不該和萬丈夫的身子太接近。第二：他在佔盡優勢之際，忘掉了萬丈夫是個死士！

死士，往往可以以一比十！

因爲這種人無論何時何地，都敢拚命，他們可以爲了達到目的，索性連命也不要！

萬丈夫確是這種人，只見他突然把那一截刀鋒用盡全身氣力插入自己的胸膛。

血飛激，他幾乎立刻就已斷氣。

但他居然還是面帶笑容，彷彿死的不是他自己，而是曹鴻。

曹鴻却笑不出來了，他突然嗆咳，咳出來的全是血！

萬丈夫那一截刀柄後的刀鋒，不但殺了主人，也貫穿了曹鴻的肚子！

曹鴻這才後悔，自己是不該太接近萬丈夫的。

但這時候才後悔，却已太遲了，萬丈夫雖然矮小，但却是個不怕死的死士。

他這一次臥棺出擊，本來就沒有活下去的打算，他可以死，但他也一定不能讓曹鴻活着！

湯無袖沒有動手。

他一直認爲，以曹鴻的武功，已足够應付萬丈夫有餘，但事情的發展，却不由令他爲之大吃一驚。

曹鴻已倒下，湯無袖只是覺得背脊上冒出了陣陣寒意。

就在這時候，那青袍人已登岸，他左手裏托着一口棺木。

湯無袖倏地喝道：「這口棺木裏又有甚麼人？」

青袍人淡淡道：「他叫湯無袖。」

湯無袖臉色驟變，怒道：「胡說，我在這裏。」

青袍人道：「但你很快就會被裝進這口棺木裏面了。」

湯無袖的視綫忽然落在青袍人的右手，青袍人的手中有劍，而且劍已出鞘。

「這是你的劍？」湯無袖問。

青袍人點點頭，說：「是的，你認爲它怎樣？」

湯無袖搖了搖頭，說道：「這把劍不好。」

青袍人道：「那一點不好？」

湯無袖道：「它太笨重，也不够鋒利，更不會是甚麽名劍。」

青袍人淡淡地一笑：「你說得一點也不錯，那麽，你認爲我應該怎樣做？」

湯無袖道：「把它丟了，換過另一把較像樣的寶劍。」

青袍人却搖搖頭：「這是太浪費了，而且，世間上眞正的寶劍，絕不易求。」

湯無袖道：「你有一副好身手。」

青袍人道：「那又怎樣？是不是有一副好身手，就可以去搶別人的寶劍？」

湯無袖道：「那也不必搶，只要你高興，無論甚麽時候，我們都可以送給你稱心如意的寶劍。」

青袍人道：「這算是甚麽？想攏絡我這個江湖人？」

湯無袖道：「別說得這麽難聽，這是識英雄重英雄。」

青袍人哂然一笑：「我不是英雄，而是個賊。」

「賊？」湯無袖道：「但無論怎樣看來，你都不像是個賊。」

青袍人說道：「人不可以貌相，劍也是一樣，我知道自己的模樣還不算難看，但我却是個賊，我喜歡用劍去偷別人的腦袋。」

「偷腦袋大俠衛空空！」湯無袖的臉色很不好看，聲音已陡地轉厲：「湯某的腦袋就在這裏，你能砍得掉就把它砍下來罷！」

青袍人的臉色也冷厲起來：「這不是衞某無情，而是你至死還不知悔！」

不等他說完，湯無袖已出手，刹那間只見漫天掌影，已完全籠罩着衞空空！

這時候，一場龐大的襲擊戰已告開始，只聽得遠處不斷傳來激烈兵刃交擊聲響，行刺假皇帝的行動終於全面爆發！

× × ×

浣姬一直留在最後方，這是龍城璧的主意。

她的任務，是堵截敵人任何的援兵。

這是很重要的一環，羣雄絕不能再有後顧之憂！

但這也許是全無作用的一環，倘若敵人根本沒有甚麽援兵，浣姬的崗位就形同虛設。

只有司馬血才最瞭解龍城璧的用意。

龍城璧知道他重視浣姬，也知道他絕不想浣姬冒險參加這一場後果難以意料的生死決戰，所以，龍城璧讓浣姬遠離兇險的戰場。

在戰場的後方，她遇到危險的機會就會大爲減少。

行刺莫天王這個假皇帝，是志在必得的行動，而這一戰，無論能否成功，他們都必須付出慘烈的代價。

龍城璧和司馬血都抱着視死如歸的態度來參與這一戰，但浣姬却不能死。

最少，在司馬血的心目中，她的性命遠比自己重要得多。

殺手無情，這似乎自古皆然的定律，但嚴格來說，這只能當作片面的解釋。

當殺手在殺人時，絕不容情，這是對的。

但這並不等於殺手完全沒有感情，因爲他們畢竟也是人。

雖然有人說，殺手不能有妻兒，不能有顧慮，但若感情這種事情忽然來了，又有誰能阻擋得住？

司馬血也不例外，對他來說，今天的浣姬，就和當年的巧瑩同樣重要。

也許，浣姬比巧瑩更重要，因爲他已失去了一次，這一次若再有失，那種打擊恐怕更加嚴重。

他很感謝龍城璧的安排，因爲這樣使他更能一心一意去進行這次艱險的任務。

然而，世事難料，他們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想像得到以後所發生的事情。

這只能說一句：「天意！」

× × ×

鏖戰之聲早已傳到浣姬的耳中。

在她後方，似乎並無敵人的援兵趕來。她終於決定上前，和司馬血並肩作戰，她知道這是極兇險的一戰，誰也沒有把握可以活着回來，但她不怕，而且赴戰之意更是堅決。

但就在她準備趕上前方之際，後面忽然傳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響。

浣姬心中一凜，暗忖道：「莫非敵人又有甚麽厲害的高手趕來了？」

她咬了咬牙，拔出了劍，凜然地站在大路中央。

無論對方來的是甚麽人，她都不會讓這人闖過去。

漸漸地，一騎人馬急馳而至。

浣姬忽然臉色發白，吃了一驚，她怎樣也想不到趕來的人竟然是尹金堂將軍。

尹金堂一看見浣姬，立時勒住了馬，而那匹馬才停下來，就已哀鳴一聲，跪倒下去。

這匹壯健的黑馬，竟已筋疲力竭，口吐白沫而死。

馬兒暴斃，鞍上尹將軍的情況也是大大的不妙，只見他臉上左邊的一隻眼珠已不見了，只留下了一個滿佈血汚的洞。

而他那另一隻眼睛，却露出了極焦急，也極驚惶的神情。

少了一隻眼睛，還可以活下去，但他身上的創傷，又豈僅只是這左眼？

當浣姬更接近尹金堂的時候，她不禁深深的吸了口氣。

只見尹金堂的衣衫，染滿着一片一片的血漬，他胸前、兩臂、右右腿甚至背上，都曾經給刀劍砍傷，左肩上甚至還插着一支利箭！

浣姬從來也沒有見過這麽樣的一個血人！

她連想也不想，立刻動手撕掉衣角，要爲尹金堂包裹傷口。

但尹金堂却不斷用力地搖頭：「不！不要浪費時候！不要浪費時候……快，……快去制止他們……快去……」

浣姬呆了一呆，在霎時之間，她實在無法明白尹金堂的說話是甚麽意思。

但她却知道，事情一定有了極嚴重的變化，否則尹將軍絕不會弄成這副樣子，

也不會講出這樣的說話來。

看見尹將軍落得如此下場，浣姬想哭了。

但她竭力忍耐着悲慟的情緒，因為她知道，哭泣和難過都是無濟於事的。

只聽得尹金堂又在說話，但聲音已越來越是微弱：「這是王都督的書信……妳瞧瞧就明白……」

浣姬接過這封書信，急急拆閱。

當她看完這封信的時候，臉上的血色立刻消失得乾乾凈凈！

「這……這是眞的？……」浣姬的聲音竟充滿了恐懼：「現在王都督怎樣？」

尹金堂的身子一陣抽搐，臉上的表情難過得無法形容。

只聽見他顫聲說出了兩個字：「他……已……」

「他已」甚麽？

尹金堂沒有說下去，頭却已垂下。

浣姬緊咬着唇，立刻被咬得淌出血。

尹金堂已永遠不會再說話，但浣姬已明白了他的意思。

王都督已死！

她又再看那封信。

她認得王都督的筆跡，這是一封令人心弦震撼的書信。

她必須馬上制止羣雄的襲擊行動！

× × ×

豹郎君曹鴻和湯無袖離去後，陰山娘子柳痴情就一直伴在第五輛馬車旁邊。

假皇帝莫天王極可能就在這輛馬車之中。

當這支隊伍來到一處山坳的時候，羣雄的攻擊突然來了。

劇戰立刻爆發。

這隊伍八十餘人，全是武功一流的高手，只有三幾個完全不懂武功的大官兒。

這幾個大官兒，都給莫天王玩弄於股掌之中，他們根本就不知道眞正的皇帝已給奸徒掉換了。

他們還以為，皇帝眞的在微服南遊。

當龍城璧和司馬血發動襲擊之際，這幾個大官兒緊張極了。

他們根本完全不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還以為是有山賊來掠刼財物。

他們曾經在野豬林見識過湯無袖等黑道高手的武功，這時候，他們自然希望這一次也可以平安渡過刼數。

柳痴情已和尹府派出的死士展開激戰。龍城璧却集中力量，全力進擊第五輛馬車！

這輛馬車裏有甚麽人？是不是假皇帝莫天王？

× × ×

連串激戰極其慘烈，雙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柳痴情殺了幾個尹府的武士，接着就和司馬血展開激戰！

柳痴情暗器厲害，九九八十一招「陰魂不散散手」也同樣厲害。

但她用盡方法，還是殺不了司馬血。

司馬血也急於殺她，但却也同樣不易速戰速決。

柳痴情忽然大聲說道：「你一定要殺了老娘嗎？」

司馬血說：「妳若馬上離開這裏，我就不一定要殺妳才行！」

柳痴情道：「好！老娘走，這裏的事，我不管啦！」

她可不是說笑，也不是在騙騙司馬血，因為她已看透了兩件事。

第一：她知道自己很難贏得了司馬血，倒有八九成會死在他的碧血劍下。第二：拳頭大師、湯無袖和豹郎君曹鴻全都不知所踪，形勢實在十分不妙。

她忽然認為，自己實在犯不着再在這裏拚命。

司馬血也不想在這時候跟她糾纏下去，因為他要對付的人，是莫天王，而不是陰山娘子。

就是這樣，陰山娘子走了，她這麽一走之後，江湖上就再也沒有人見過她。

還有幾個武士不要命地向司馬血纏了過來，但他們豈是殺手之王的敵手？

這時候，龍城璧正全力進襲第五輛馬車。

陰山娘子雖然退走遠方，但仍然有五個武功極高的高手，守護着這輛馬車。

龍城璧刀法雖快，但以一敵五，並未佔着甚麽便宜。

倏地，司馬血殺上來了，他用極快的手法，撞開了第五輛馬車的車廂門，只見車內坐着一個身穿華服的中年人，正用一種驚詫的目光瞧着司馬血。

這人必是莫天王所化身的假皇帝無疑。司馬血不再遲疑，一劍刺向這中年人。

他知道莫天王是劍法上的大行家，所以這一劍本來只是試探性質，速度並不算太快，招式也不算狠辣，誰知道就在他刺出這一劍的時候，忽然有個影子閃電般攔在華服中年人的面前，這人同時大叫：「殺不得，殺不得！」

司馬血沒有收回這一劍，走勢依然。

在那電光石火之間，他實在無法明白一切，甚至做夢也想不到，以血肉之軀攔住自己這一劍的人，赫然竟是浣姬。

碧血劍已在那剎那間沒入了浣姬的胸膛。

司馬血陡地呆住，完全不可置信地望着浣姬。

浣姬也望着他，淒然一笑才道：「我們上當了。」

司馬血凝視着她，心頭有着一種難以形容的痛楚。

這時候，龍城璧在尹府兩位高手協助之下，殺出重圍，趕了上來。

當他看見浣姬中劍之際，心頭不禁一沉，知道事情有變，但到底變成怎樣，他却是無法憑眼前的情形而完全明白過來。

只見浣姬的左手裏有一封信，龍城璧目光銳利，一下子就已認出，信上的字跡是屬於王都督的！

她把信交給司馬血，奇怪的是：在這時候，她的手反而穩定下來了。

倒是司馬血的手，不由自主地發抖起來。

他知道自己已犯了極嚴重的錯誤，所以浣姬不惜用自己的軀體來擋住那一劍。

但究竟錯在那裏？

× × ×

司馬血已看完這封信，龍城璧也看了兩遍，他們都已可以肯定，這是王都督親

手書寫的。

這也是王都督畢生最後一封書信！

當他寫這封信的時候，他已身受重傷，距離死神僅是咫尺之遙。

司馬血和龍城璧知道自己犯了錯誤，但王都督所犯的錯誤，却更是嚴重。

王都督不錯是探悉了完顏將軍的巨大陰謀。

朝廷有內奸，有一次，他們乘着皇帝到郊野射獵的機會，悄悄的在森林做了手脚，擄走眞命天子，却換上了另一個假的皇帝代替，而這假皇帝就是莫天王！

王都督和尹金堂接護密報，知道了這件駭人聽聞的陰謀，立刻就展開深入的調查。

可是，他們在調查的過程中，也露出了馬脚，完顏將軍亦曾接獲密報，知道他們已對這件陰謀有所知曉。

完顏將軍一度想遣派殺手殺了這兩員大將，但後來却又改變了主意。

他要將計就計，讓王都督和尹金堂上當。

原來莫天王早已對青濤堡的顧天生動了疑心，他和龍城璧、衛空空的接觸，早已被莫天王所發覺。

在青濤堡的密室裏，完顏將軍和莫天王已經知道隔牆有耳！

他們佯作毫不知情，侃侃而談，目的就是要讓王都督那一方面的人，更加相信莫天王成為「當今天子」！

但完顏將軍却又使出虛則實之，實則虛之的策略，在一夜之間，把眞的皇帝和莫天王掉換了位置！

他把莫天王「囚禁」在另一座堡壘中，而那座堡壘，本來是囚禁着眞正的皇帝的。

至於眞正的皇帝，却又被他們放置在這支「神秘隊伍」中！

羣雄並不知道這一點，還以為第五輛馬車上的，是個假皇帝！

連司馬血也墮入了完顏將軍的圈套，向眞正的大宋皇帝行刺！

然而，生死有命，皇帝畢竟還是命不該絕，一個風塵奇女子，在最後的關頭，挺身而出，代替他承受了殺手之王的碧血劍！

事情本來已盡在完顏將軍計算中，倘若一切順利，那麽大宋的皇帝就要死在他的子民劍下。

而更妙的一着是：王都督勢必會把莫天王從堡壘中「救出」，而且還會小心翼翼保護着他回到皇宮大殿！

這一條計策，可說是連消帶打，又毒又絕！

可是，完顏將軍也犯了一個大錯誤，他對大宋皇帝的認識，遠不如王都督般深切。

莫天王這個假皇帝，也許可以瞞過滿朝文武百官，但在這般驚險百出的時期，却還是不免露出了馬脚，給王都督看穿了破綻！

破綻並不在易容這一方面，而是這個假皇帝在面對刀林槍雨之下的時候，表現得太鎮定了！

王都督親自把他帶出堡壘，又和尹金堂並肩苦戰逾百敵人，而王都督和尹金堂的手下，也俱已死傷枕藉，血流成河！

可是，王都督身邊的皇帝，居然全無半點慌亂之色。

他太鎮定了！

王都督並不愚蠢，心頭疑雲大起，因為他知道，眞正的皇上，絕對沒有這份臨危不亂的鎮定功夫！

他決意試一試這位皇帝，突然一刀向皇帝砍了過去。

這一刀看來可不像是開玩笑，倘若這皇帝是眞的，那麽王都督這種行徑便是瀰天大禍的罪名。

但他這一試，立刻就使莫天王完全露出馬脚了，他這一刀傷不了莫天王，反而右肩上吃了一掌！

王都督恍然大悟！

他雖然不是武林中的絕頂高手，而是一位領軍大將，但那時候他也已看出，這個皇帝不但是假的，而且還是武功超羣的莫天王！

莫天王被囚在堡壘之中，那麽眞的皇帝呢？

王都督是個精明的人，一想之下，便已識破了完顏將軍的毒計！

他這一驚，着實非同小可。

莫天王給王都督識破了身份，心中也是十分驚怒。

他決定要殺王都督！

以莫天王的身手，要殺王都督本非難事，但王都督已拆穿了他的身份，立刻就有幾個高手趕了上來，拚死護着王都督脫離險境。

莫天王是劍法上的大宗師，可是，這時候他手中却沒有劍！

倘若他手中有劍，這幾個高手必敗無疑！

但沒有劍的莫天王，他的身手就打了一個很大的折扣，而那幾個高手，却全部豁了出去，甚至不惜與莫天王拚了個同歸於盡！

他們雖然跟一個「皇帝」般模樣的人交手，但這時候他們都可以肯定，這皇帝是假的。

眞正的天子，絕對沒有這種身手！

這一戰淒厲異常，自負武功不凡的莫天王，最後居然死在一個武功平平的武林小輩刀下。

這小輩雖然武功不高，但却有一股不怕死的銳氣。

當他砍出那一刀的時候，根本就沒有想到，這一刀是完全沒有半點防守作用的，莫天王只要隨便一揮手，任何一種招式都可以把他立斃於掌下。

但那時候，莫天王正在苦戰數名大高手之餘，看見這小輩這一刀，居然沒閃避，他以為這必然是虛招，沒有人會用這種刀法前來送死。

但他却沒想到，這小子眞的是來送死的。

這一刀在他這種高手眼中看來，簡直是幼稚而荒謬。

但他太托大了，也許是太疲累了，這麽一刀，他竟然就挨個正着。

他呆住了！

他這一生人謹慎而精明，絕少大意。

（以下轉入第六十二頁）



一期完俠義恩仇錄

凌霄生·文
可　飛·圖

黑龍神劍七絕斬

替天行道誅惡賊

鐵掌誅魅魑

這是一個被羣山環抱着的山谷，在山谷中有座依山而建的屋宇，臨東面的是一間精雅的房子，那棟精雅的房子不大，四週被八九株蟠虬的古松圍繞着，古雅清奇的松枝趣味盎然的伴掩在週遭，隨眼一看，給人感覺到這是一幅自成風格的脫俗的畫面，而這棟巧小玲瓏的房舍便在其中，有綠色的欄杆，絹紗與白宣紙的雙層窗戶，別饒風趣的飛簷，碧翠色的瓦面，以及那一扇栗木的小門。

但是，在如斯幽美寧靜的環境中，那棟精雅的房子裏此刻却陡然傳出陣陣悽楚哀絕的悲嘶嬌啼，令人不忍卒聽！

透過窗戶向內深望，只見一位年約四旬上下的中年文士，此時唇邊正含着極度淫邪的微笑，而那對鷂目所射出的是一片禽獸般的光芒，面對着榻床上的那位少女在嘿嘿陰笑着。

在榻床上蜷縮着的是位二十多歲的姑娘，穿一身輕衮，人更長得清麗如仙，好比在冰天雪地孤立的梅花一樣，含帶着一股清麗且孤傲高潔的氣質，玉骨冰肌，在美艷方面來說，她端地美到了極點。

可是此時她嬌靨煞白，美目一片赤紅，道：「你這禽獸不如的畜牲，我恨不得跟你同歸於盡！」話音未落雙足就勢一蹬榻床，手中不知何時巳緊握着一把匕首，直向那位面泛淫笑的中年文士的心窩狠狠

遵師叮囑刃仇人

插去。

「姑娘，如不看在妳生得美麗，那麼妳縱有十條小命也報銷了！」中年文士輕輕右轉側身，左手毫無聲息地一下子緊扣着少女的手腕，右掌順勢陡落，巳在少女的軟麻穴上重重地點擊了一下。

少女絕望無助發出一聲悲憤至極的嬌啼後，就昏迷倒在地上。

中年文士眼望着面前的一朵嬌花，他不禁發出一陣陣意氣飛揚的笑聲。

眼看如斯的一朵鮮花將要遭受到魔鬼的摧殘，但適時林外的碎石徑上傳來了一陣陣得得的馬蹄聲，乍聽時還遠在百丈之外，可是在瞬息間那蹄聲巳落於屋外。

極度警惕地，那中年文士巳閃身房外，正抬起一雙鷂目打量着面前這位大煞美景良辰的不速客。

一匹全身雪白的駿馬此刻在好整以暇地低首喝着山泉，而馬的旁邊却靜靜卓立着一位俊美無儔，風神秀絕的黑衣勁裝年輕武士。只見他劍眉斜飛，鳳目重瞳。鼻如懸胆。挺直且有力。

他身穿一襲濃黑色的緊身衣褲，一件純黑的風氅，及一雙黑色密扣靴。

他莊嚴地靜立着，但帶着那股凌人的煞氣巳是向着四週緩緩迸發，空氣似乎一下子凝結了，天地間更是一片死寂。

中年文士始終受不了這窒人的氣氛，於是他略抱拳作禮後，朗聲道：「閣下，駕臨……敝舍不知有何賜教？」他竟恬不知羞恥，喧賓奪主自稱爲此屋的主人。

黑衣武士目中威稜暴射，沉聲冷道：「趙涵修，你雖有『笑面玉郎君』之稱，但在我面前，你不必故弄玄虛了！是你自己了斷還是要我親自動手？」他的話够狂、够辣，但更够他人聽後驚心。

被對方一下就道出自己的雅號，那中年文士不怒反而陰陰笑道：「憑你乳臭未乾狂小子？報上名來，大爺不殺無名小輩。」他更狂得令人切齒。

一直卓立不動的黑衣武士在聽得此般話後竟忽然笑了，那笑聲，聽來冰冷且懾人：「區區南宮飛漢，武林無名小卒。」

狂驁不羈的「笑面玉郎君」，在聽了對方的話時，那陰險的笑容頓化烏有，身子就好似被利刃刺了一下跳了起來，一面却失魂落魄似的驚呼着：「閣下莫非就是被當今武林四海號稱爲『黑龍神劍七絕斬』的南宮飛漢……」

南宮飛漢淡淡一笑，道：「不敢，正是區區！」話落，未待對方再有任何表示，他巳飛身縱落在那棟精雅的房外，向內略一張望，心中巳知剛才這裏所發出的陣陣慘叫聲，是如何發生的了！

就在南宮飛漢擰身轉步時，他身後却驀地响起一陣尖銳的疾風，未見南宮飛漢如何作勢，他那件黑色的風氅巳隨着主人的騰身疾轉而形成一道弧形的黑影，而南宮飛漢的騰身的同時巳手掌如刃似的將偷襲的暗器硬生生劈斷成兩段，細看之下，原來是一枝用精鋼鑄造的三稜短叉。

極度洒脫的，南宮飛漢在「笑面玉郎君」趙涵修的面前七、八尺外飄然落地，一聲冷「哼」，道：「萬惡淫爲首——趙涵修，地獄之下迴輪千重，也不足抵銷掉你在武林中所留下的重重孽債！」

「笑面玉郎君」趙涵修早巳心戰胆寒。但他仍然自恃一手暗器及一身鮮逢敵手的技藝，而且他更是個色中魔鬼。此刻雖然遇上了扎手的勁敵，但他又豈能眼巴巴看着到口的天鵝肉白白犧牲。

是以，他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决心與南宮飛漢放手一搏的念頭更在他的腦海中怒騰着，他暗想如是不敵也可用暗器作後盾而從容逃離。

心念巳定胆氣一時也壯了不少，趙涵修嘿嘿兩聲陰笑，切齒恨聲道：「狂徒，你算老幾？也敢來教訓大爺！」這時他手中巳不知何時持着一柄三稜劍，一聲怒吼，整個人筆直朝空拔起直達三丈有奇，當勢衰而落的一刹間却驀翻向前飛撲，手中的三稜劍在面前四週形成一圈圈的劍花，飛快地狠插向「黑龍神劍七絕斬」南宮飛漢的全身要害。

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南宮飛漢眼皮子也不撩一下，冷冷一笑右掌倏翻，巳利如寒刃般連連向前狠狠劈斬出去，而他的身形却始終不離方圓三尺。

於是，只看到光與光在炫亮，氣與氣在波顫，兵刃和掌風在交擊，當漫空的銀芒消入眼簾時，但那利掌所削出的寒風巳四溢罩落，當連串的兵刃被斬擊後而發出陣陣金鳴聲時，巳有一條踉跟的人影突然向空中飛彈開去！

未見任何掙扎，那「笑面玉郎君」趙涵修巳遭「黑龍神劍七絕斬」的鐵掌活活

劈開胸膛，慘嗥未盡，殘體未及落地時，他經已往冥府報到。

南宮飛漢剛才所施者是他精擅的七大「七絕斬」之一招：「魂兮歸西」！

他時常都重溫着恩師為他所說的一段慈言：「飛漢，這『七絕斬』雖然只有七招，四十二式，但却虛實奇幻莫測，招式在指掌翻飛間，往往能制敵於無形，最是狠殘毒辣，但它已最是奧妙精微，故此為師希望他日你置身江湖時，非對付一般大奸大惡之徒，切莫濫施『七絕斬』，以免有違天和……」

但自南宮飛漢拜別恩師後，在茫茫江湖四海中雖然浪蕩了短短的一年，遇見者若是奸淫邪道之輩他出手更不留情，於「七絕斬」下超生歸西者眞不知幾許？由此「黑龍神劍七絕斬」便號稱江湖，更令到一般宵小鼠輩心胆俱落，莫不聞風遁逃。

他雖有「黑龍神劍七絕斬」之號，但自他行走江湖以來，他身邊所掛的一支劍既不常露利鋒殺敵，除了那次在雪山亡魂嶺上與「陰間六鬼奪魄使者」一場大戰之外。

「陰間六鬼奪魄使者」個個身手不凡，而每人所用的兵器乃是驚世駭俗的奇門異刄，南宮飛漢為了爭取時間故用速戰速決的戰略，一出手就施展驚神泣鬼的「七絕斬」，二招之內頓使「陰間六鬼奪魄使者」之老二及老五命喪當場，當他鋒利的寒劍乍露歸鞘間，其餘的四位寃孽皆全部伏誅在他的神劍之下。

鐵掌翻飛，寒鋒陡展之間就令到縱橫雪山方圓數百哩末逢敵手的「陰間六鬼奪魄使者」個個迴輪地府，永難超生。就這樣，「黑龍神劍七絕斬」之名便代表着閻羅重生。

南宮飛漢此刻雖然鐵掌斃敵於刹那之間，可是胸中頓覺一股不知其所以然的感受升上心頭，他舉起那隻如玉無瑕疵的手掌看了看，心中的那股感受更加濃厚了！他那隻如玉般的鐵掌雖然曾經斬劈了多條活生生的性命，但令到南宮飛漢他唯一心安理得者就是他從不濫殺無辜，而死在他那隻鐵掌下的亡魂個個都有着滿身罪孽。

嚴格來說，南宮飛漢之所以如此掌下無情，在他而言只不過是「替天行道」吧了！

南宮飛漢望了望那早已斃命的「笑面玉郎君」後，大步進身行至那棟精雅的房內，對着面前這位靜躺於地上的清艷美麗少女，他絕不猶豫地伸指虛彈，瞬息間那少女已睜開美目甦醒過來，未及適應目前的氣氛時，她已陡然想起剛才所發生過的一切，於是她緊張地下意識裏首先雙手在自己身上一陣探索過後，才輕舉螓首，當那雙美目甫接觸到對方一雙深邃如海的眼睛時，她嬌靨上已不由陡然升起兩朵令人陶醉的紅暈。

輕輕地，南宮飛漢口吻帶着絲絲憐憫：「姑娘，一切已成過去，妳無事吧？」

美目中射出一抹感激的光芒，少女悠悠低聲嬌言：「承蒙少俠仗義伸手援救，大恩大義小妹不敢輕以言謝……」嬌語微頓接着問道：「未敢請教少俠俠名——」

南宮飛漢淡淡笑道：「區區南宮飛漢！舉手之勞，姑娘不必掛齒。」

美目閃過一抹異光，少女道：「人如黑龍劍如神，閻羅判決七絕斬的『黑龍神劍七絕斬』南宮飛漢英雄就是少俠？」她想不到名震江湖的黑龍如此英俊年輕。

鎮定且洒脫的南宮飛漢道：「那是武林同道中一些好事之徒為區區所起的匪號，姑娘見笑了！」語音微頓，跟着問道：「區區請問『天機妙算』司徒前輩與姑娘是何關係？」

少女一聽南宮飛漢這樣問，頓然一聲驚呼，好似在忽然之間才驀地想起某件重要之事一般，身形隨着急急直挺，一邊應聲說道：「那是家父……」但隨後她却是一聲嬌吟的痛苦嚶嚀聲，那無限美好的嬌軀已重新癱瘓着跌倒落地。

未待南宮飛漢有所行動援助或再發疑問，少女已手指着隔壁的一間房室，惶急莫名地道：「南宮少俠，請到隔室看看，家父剛才曾慘遭惡賊子所暗算……」

應了一聲「好」，南宮飛漢閃電飛身出了側門，瞬息間已縱入一間很富有書卷氣味的書室中，但室中此刻的景象已令到這位素有閻羅重生的黑龍倏而俊目發出重煞，厲光。

室中，書本及木屑四處皆是，狼藉不堪。

在靠窗的一張矮榻上，此刻正躺臥着一個體無完膚的五旬老者，他雙手齊斷，一目已遭人生生挖去，齊胸以下，交疊縱橫的劍創傷痕眞不知幾許？以致他原本所穿的一件長袍俱已變成片片碎布，散倒而掛於胸腹間，絲絲滴滴腥紅的鮮血正不斷向下冒去。

老天，甚麼人如此殘狠滅泯人性，竟把江湖中素有「佛心慈手」的「天機妙算」司徒青雲重創成此？

南宮飛漢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辨認了好一會，才確定了面前這位不復人形的老者果然是「天機妙算」司徒青雲——是的，不錯是司徒青雲，這位佛心慈手，磊落洒脫的司徒青雲，在十多年前，曾每一次來到南宮飛漢的家中時就逗着南宮飛漢遊戲的司徒青雲，而他此時既滿身鮮血，身受之慘眞叫人不忍目睹。

倒吸了一口涼氣，南宮飛漢伸手輕輕按在司徒青雲的心口上，有些顫抖地呼着道：「青雲叔……青雲叔……」

適時身後傳來一聲哀絕的悲號，那位自稱司徒青雲為家父的少女已不顧自己的悲傷，踉蹌着嬌軀，奮身向着那張矮榻邊撲去，面對着司徒青雲滿身恐怖的傷勢，她不由跪倒榻邊，埋首柔荑，放聲悲哭，凄楚哀絕的情景眞令南宮飛漢不忍卒睹！

臥躺在榻上，滿身俱是鮮血淋淋的司徒青雲，也許受到哭聲的感染，在刹那時間，已慢慢睜開那只剩下的一隻眼睛，凝視着面前這一男一女，一時之間，他欲言又止，但是那隻獨目此刻却盈滿了淚光，流露出無可名狀的痛苦與祈求，他週身上下不住的抽搐着，每一抽搐，便使他那張可怖的面目痛苦到流出了黃豆般的汗水！

始聽司徒青雲顫巍巍的竭力地沙啞着聲音低道：「還……魂……丹……」一邊却艱難地把目光射向自己牀邊衾被間。

少女一聽司徒青雲說出「還魂丹」三字，及受到他目光的啓示，就急忙伸手在榻邊衾被間搜索，不久她竟然手拈一個精

巧的瓷瓶，急急地拔去瓶蓋，倒出了二粒碧綠的藥丸，極小心地送入司徒青雲的口裏。

時間——在焦急與悲痛氣氛下慢慢地流逝……

大約一盞茶的時間過後，司徒青雲再次睜開那隻獨目，而此刻他眼內已然有一抹精光在流動着，面上的痛苦已不及剛才如此強烈，借助於還魂丹，回復的精神已令他能適應目前的環境。

首先，他望了一眼跪着的少女，對着南宮飛漢低低啞聲說道：「賢侄，愚叔雖然暫時得助於藥丹，回復精神，但內臟已碎，生還之機已是渺茫……」餘音微微沉頓艱苦地繼續道：「賢侄如有疑問，最好能挑重要的問，切莫浪費時間……」

南宮飛漢咬咬牙，沉痛萬分的問道：「小侄一時來遲，竟使青雲叔身遭如此慘刧，然不愧煞抱恨終生！青雲叔，是誰把你糟塌成這樣的？」

司徒青雲道：「南宮賢侄，此次行兇者雖然只有二人，但他們是聽令行事的，那授命行兇的魁首與賢侄你有一天二地之仇……」

心如刀絞，形色悲憤到極點，南宮飛漢握拳透指，恨恨的道：「青雲叔，告訴我，是那一個殺千刀，王八蛋將你弄成了這般慘法？」

司徒青雲獨目射出怒光，道：「傷我者是『笑面玉郎君』趙涵修與『殘骨斷魂』薛果明，而唆使這兩人行兇者，仍是『鐵心無情』，這厮一向只用『鐵心無情』之號，姓名無人知曉！」

「『笑面玉郎君』經已在我掌下歸西！」南宮飛漢強行壓制着心頭的悲楚與勃升的火焰，傷感的說道：「青雲叔，莫非當年殺我雙親主兇魁首就是這位『鐵心無情』？」

司徒青雲輕輕點頭，沉默了一會道：「令尊南宮震路經岳陽劉北的龍鳳崗，巧遇『鐵心無情』攔刧一宗價值百萬兩的白銀，這賊梟不但刧鏢銀，更趕盡殺絕不留一名活口，令尊看不過眼，插手其間，可惜因武功不敵，亦落個身受重傷而逃……」一口氣說了這麼多話，他不由一陣氣喘，緩過氣後，接着道：「帶着重傷來到愚叔居處，由我替他敷藥治療之後……唉……豈料那次分飛竟成永訣……」

唉……俊目滿盈淚光，南宮飛漢堅決道：「青雲叔，小侄在你眼前發誓，如不掌斬『殘骨斷魂』，劍劈『鐵心無情』，為青雲叔及家父雪此血海深仇，那『黑龍神劍七絕斬』之名將永絕江湖……」

「哈……哈哈，小子，莫再自我的陶醉了，快出來受死吧！」屋外正飛身縱入一名鼠目禿頂，樣子非常猥瑣的老者。

南宮飛漢沒有再說話，向着司徒青雲微微點頭，閃身飄起，瞬眼已射身屋外，他怒鎖劍眉，神色淒厲：「報上狗名！」對於這些已泯人性的畜生敗類，他絕不多言。

猥瑣老人狂態畢露，陰沉沉地說道：「你家祖宗薛果明，人稱『殘骨斷魂』便是……」

一聽此言，怒火已是燒心，不待猥瑣老者話盡音落，南宮飛漢一陣龍吟虎嘯，怒吼着道：「鼠輩找死，看掌！」鐵掌倏翻斜斬而出，疾若電光石火似的，直向對方的眉心間劈去！

先前還臉泛不屑的「殘骨斷魂」薛果明，此刻既急如喪家之犬般急急向後暴退，一雙乾枯的手掌，雖然也同時發出團團不規則的掌勁，但從他的一對鼠目，不難看出他已心寒胆慄！

絕不容敵有絲毫的時間作喘息，南宮飛漢兩臂陡地交疊，喝道：「天絕地滅！」右掌帶着一股懾人的嘯音，向着那尚未站穩身形的「殘骨斷魂」薛果明胸腹狠斬而去！

這一掌之威，好比雷轟電擊，威勢更是銳不可當！

「呼」的一聲巨响大震，勁風激射，狂飈飛捲中，「殘骨斷魂」薛果明的身軀倒翻着，向後飛去，口中同時發出狠嗥般的慘號，震人心胆的厲叫，還未停頓，他身子已然碰撞在一株巨大的古松上，當場慘死。

而這刻書室內驀然傳出一聲悲叫：「爹……」

南宮飛漢心神抖震，絲絲不祥的警兆閃在心頭，到他重臨室中時，只見那少女緊緊地擁抱着司徒青雲的屍體，在鏤心刺骨的痛哭着……

默默凝視着榻上那業已失去了生命意識的司徒青雲，南宮飛漢雖淚不輕洒，但此情此景他再也忍不住淚如雨下！

南宮飛漢腦海中一片混亂。但也只有四個字，怎樣也甩不掉，這四個字就是：「鐵心無情」！

×　　×　　×

風號古木，晨曦的陽光在古松的枝隙間透露着，照射在一座新墳墓上。

一坏黃土埋故人，此仇此恨永難休！

南宮飛漢默默跪倒在「天機妙算」司徒青雲的墓前，他默默地祈禱着：「青雲叔，安息吧！」侄誓將帶回『鐵心無情』的血、的心來祭拜你老人家在天之靈……」說着在墳墓前極尊敬地叩拜了九下後站起立。

對着司徒青雲唯一的掌上明珠司徒蘭，這位「黑龍神劍七絕斬」南宮飛漢有太多道不出的歉愧，他雖生就一副峥嶸的傲骨，可是對於恩怨的分界他看得比生命更為重要。

回憶起當年南宮震夫婦帶了南宮飛漢避敵亡命天涯，最後却在巫峽斷腸崖上為仇人截殺，當時南宮震不欲愛子同歸於盡，於是在身上撕下一塊碎衣，以血寫着：「欲知仇兇者，司徒青雲可詳一切！」寫後揣入愛子懷中。

豈知仇人此時已截斷所有道路，瘋狂的攻擊狂捲而至，在無可奈何之下，南宮震不忍見愛子身體遭敵人的毒手，於是，只有咬緊牙，狠着心把南宮飛漢擲下斷腸崖之下，他之所以如此做，原因是希望愛子在萬一的僥倖機會下重獲生命，也比同歸於盡好得多！而始終南宮震夫婦却難逃魔刧，雙雙死於敵手。

十餘年後，因禍得福，而獲得一身罕世絕藝的南宮飛漢，他此次為了尋覓司徒青雲的俠踪，在出這江湖時就開始明查暗訪了，間中因與魑魅邪魔周旋，阻碍了他

不少時光，直至他探明到司徒青雲隱居住址時，已是年餘後的事了！

豈知天不假年，他一念之差，竟令到這位曾先有恩於父，後有義於他的司徒青雲慘遭賊子所殘死於非命。

如果當年司徒青雲不知道南宮震的遭害經過，如果不是在多年前的現今因南宮飛漢，打探他底消息的啓示，那麼仇者又豈會做出此等殺人滅口的行徑——

因此，「黑龍神劍七絕斬」南宮飛漢雖空具一身曠世絕學，但是這「伯仁因他而死」摧心瀝血的打擊，又豈不敎他愧煞恨甚！

眼中含凝着一片關懷與憐憫，南宮飛漢道：「蘭姑娘，令尊仙逝，愚兄心中萬分內疚不安，但人死不能復生，姑娘應以身體爲重勿太傷心了……」

司徒蘭聽了南宮飛漢的安慰語言，幾乎因感觸要大哭出聲，她儘量抑制着，俏麗的面龐微顯扭曲蒼白得泛青，淚水在她眼眶中滾動着，身子也在簌簌不停的顫動……雖道是人死不能復生，可是父女連心，相依爲命，這種喪父之痛又豈能形容於萬一！好一會兒，司徒蘭美目淚光瑩瑩，顫着聲幽幽說道：「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少俠也不必愧疚在心，爲此不安，須知這班狗賊是無所不用其極，小妹這次能保清白之身也是拜少俠所賜……」

不待司徒蘭話完，南宮飛漢急忙疾言截口道：「蘭姑娘，我曾經說過這是我應盡的義務，舉手之勞，姑娘以後休提。」語音甫停，雙手抱拳一揖作禮，繼道：「魅魑不除，此心難安！愚兄就算踏遍天下也要手刃梟兇魁首，到時我將會以他的血和心來祭拜青雲叔在天之靈……」

司徒蘭襝衽還禮，道：「小妹本應追隨少俠左右，但有孝在身，及諸多不便，故此也心有餘而力不足了。」美目深深睹望着南宮飛漢好一會，緩緩關懷接着道：「江湖上波譎雲詭，陰險奸詐層出不窮，少俠願你多多珍重！」

「黑龍神劍七絕斬」南宮飛漢雖是一位劍胆琴心，傲骨崢嶸的奇傑英豪，此情此景，他頓時心中也感到有些「英雄氣短，兒女情長」了！

望着清麗如仙的司徒蘭，南宮飛漢眞不忍說道別之語，可是情勢又迫得非如此不可，於是他硬起心腸沉聲說：「蘭姑娘，就此告別，我會歸來的，當我手刃仇人之後……」隨後他發出了一下嘯聲。

隨着他的嘯聲後，那匹雪白的駿馬在前面林中揚鬃踢蹄奔了過來，「黑龍神劍七絕斬」南宮飛漢更不猶豫，足下輕輕微點地面，已飛身上馬，疾馳而去。

司徒蘭望着那飛速而去的背影，她一雙香唇連連翕動，默默無聲祈禱着——爲那英俊不凡的影子而祝福，更願望他能平安無恙早日歸來……

× × ×

漳水之濱——鄴城。

在大漢建安十年期間，此城因曹孟德建銅雀台而繁華一時，更因曹操之三公子曹子建寫下了不朽的「登台賦」而膾炙人口，名垂千古！

此刻，月華如水，在鄴城偏南方的楓林內，正有一位頭戴瓜皮小帽，身穿黃袍馬褂，鬚髮俱白滿臉忠厚之相的清癯老者卓立着，他用莊嚴且豪放的聲音朗吟着：

「從明后之嬉遊兮，聊登台以娛情。見天府之廣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殿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冲天之華兮，連飛閣乎西域。臨漳川之長流兮，望衆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功恆其既立兮，家願得而獲呈。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上京……」

未待這清癯老者把全篇「登台賦」吟畢，夜空中已「嘶嘶嘶」地縱落三條幽靈似的鬼魅黑影，他們除了只露出一雙陰氣沉沉的眼睛之外，其餘者皆盡罩套於一片黑布內。

居中的黑衣幽靈，嘿嘿一陣鬼號後，手指清癯老者，極度狂傲不屑冷冷沉聲道：「袁萬春，大禍臨頭，你老兒還眞雅興不淺呀！」語音甫頓，續道：「敝上所囑的事情，不知老兒意下如何？」

「哼」了一聲，那被稱爲袁萬春的清癯老者徐徐回聲應道：「家傳之寶四對翠玉龍鳳配，論價值不下黃金千萬，再者此寶物乃袁家歷代相傳，如果單憑貴上所說一句話就此得雙手奉上，那袁某豈不是成了袁門不孝子孫？」

「如果爲了這四對翠玉龍鳳配而魂遊冥府，到那時你的祖先們才眞怪你是不孝子孫呢……」

受了對方一頓奚落諠笑，袁萬春仍是沉靜如故，淡淡一笑道：「抱歉，貴上所令，恕袁某難以遵命！」

「袁萬春，別敬酒不吃吃罰酒，到時你老兒會後悔莫及！」

「袁某做事一向但求心安無愧於人，餘者絕不顧慮！」

居中的黑衣幽靈眼中陡閃厲芒，陰陰說道：「袁萬春，敝上做事有始有終，言出必行，更者『鐵心無情』四字望你切切深思！」

袁萬春一副視死如歸的神情，嚴厲道：「善惡到頭終有報，閣下望你顧慮到那一句：『擧頭三尺有神明』！」

「好！如此也只有敎你嚐嚐罰酒的滋味了——」黑衣幽靈話音甫落，向左右兩人略點頭招呼後，右手同時已緊握着一柄寒光閃閃的青龍奪。

不待黑衣幽靈發動攻勢，袁萬春已速快從胸前撤出一支判官鐵筆，一聲怒嘯，筆化「滿天星斗」直向面前的三位幽靈的心，胸，腹等要害攻去。

「上！」居中黑衣幽靈的青龍奪撤出一片寒芒，擋在正面，沉穩雄健的步法配以狠毒的招式，更顯見此人生就一副狠絕心腸。此時他兩側的黑衣幽靈也各使一柄鋒利無比之細刀配合聯攻乘隙進招。

這一場「以寡戰衆」的拚鬥打得飛沙走石，異常慘烈，但見人影盤旋，筆芒橫飛，刀奪交錯相互流動不息，更不時傳發出叮叮鏘鏘的金鐵交擊聲。

袁萬春雖曾以掌中鐵筆威鎭黃河一帶，鮮遇敵手，但此刻所面對者俱是武林中一流高手，而且竟佔有三人之多。就是這樣彼進此退，配合攻敵，袁萬春仍是被他們困圍於核心之中，右突左衝，亢是無法佔得絲毫上風。

惡鬥了百餘招後，袁萬春已是汗濕重衫，深感呼吸緊促，力絀勢窮！但反看敵人，俱是橫縱如飛，神定氣朗。

袁萬春看到情勢對己如斯不利，心頭更顯焦灼，驀然大喝一聲，手中判官鐵筆一記「疾劃陰陽」，向着四面八方掃出！

筆鋒閃起處，陡聞嗆嗆連响，頓把圍攻左右的細刀都齊齊盪了開去，就在此一瞬間，袁萬春身形已斜斜拔起，連人帶筆，如一點夜空流星般，直向面前的黑衣幽靈電閃衝去。

那黑衣幽靈一時被他的威勢懾了懾，向後一仰避開了正面的狠攻而連退數步。

袁萬春鐵筆利鋒洒開，如雨滴的寒芒就勢挾着强厲的銳風，緊緊追擊而上，其餘兩名黑衣幽靈此時也齊聲叱喝，二柄細刀也同時分左右兩側向袁萬春脅間襲至。

袁萬春早已看準今夜此三個黑衣幽靈要以居中者武功最高，如果能先擊倒了此人，那就減少了一個致命的强敵。

是以他對於後面那二柄偷襲而至的細刀，只是施展用「聽聲辨影」之身法趨閃躲避，而手中的一支判官鐵筆却有如排山倒海般向前擊去，瞬息間直逼得那黑衣幽靈沒有還手之力，身形更因此而連連倒退，險象環生。

這原是電光石火一瞬間的事，更者「聽聲辨影」只能仗着快疾身法躲閃敵人偷襲的兵刃於一時，若時間一久便失其效了。袁萬春在一口氣內攻出了十多招，正把爲首的黑衣幽靈逼得險象環生而連連後退之際，突覺此時身後用細刀的兩名黑衣幽靈，倏地欺近，二柄鋒利的刀刃正朝着背脊要害刺到。

袁萬春此刻已把生命置於度外，心念電閃之際，頭未轉，脚未移，右手鐵筆揮動，一招「迴風旋影」，奇快絕倫的朝身後掃去。

人隨筆勢疾轉，旋若飛螺，口中同時暴喝怒吼：「狂徒看筆！」左手緊隨去勢立掌如戟，振腕直劈，朝左方用刀的黑衣幽靈胸膛印到！

這一着快得好比電光石火，他喝聲剛自出口，就响起一陣金鐵大震，面前的兩柄細刀被判官鐵筆齊齊盪開，但聞一聲悶哼，左方那名黑衣幽靈已應掌直飛向後，橫身重重的倒於塵埃！

袁萬春這轉身鐵筆震刃，揚掌傷敵雖是奇快絕倫，但剛才猶被他攻擊得連連後退的爲首黑衣幽靈，此刻有這一緩之勢，青龍奪立時乘機向袁萬春反擊。同一時間，那被震得向後疾退的用刀幽靈及時躍至，一柄細刀更狠劈毒斬，由上中下三個方位向袁萬春攻出，瞬息之間，袁萬春又再度重陷於一片刀光奪影之中。

就在此時，夜空中突然响起一聲內力雄厚，淒厲刺耳的悠長怪嘯！嘯音猶自在空間迴繞，接着但見在一棵大樹底下，現出一個全身用金衣罩體的神秘客，威嚴且冷峻地說道：「丁翊崔樊，退下！」

兩名黑衣幽靈同時恭聲應道：「是！」話落，立即紛紛後退。

金衣神秘客那只露於金布外的一雙眼睛異光陡盛，寒芒四射，道：「袁萬春，由於你的固執及食古不化，今夜你將面臨滅家命喪之刦……」

袁萬春一聽這話，心神爲之一緊，剛要說話，那金衣神秘客已然又道：「四對翠玉龍鳳配現今已成爲我的囊中物，袁萬春，我念你成名不易，姑且慈悲爲懷，如欲留個全屍你還是自己了斷吧……」

絲絲不祥的意念襲上心頭，袁萬春驚恨交集問道：「閣下何方高人？」

金衣神秘客淡淡道：「『鐵心無情』！」說着伸手在懷中取出一個精巧玲瓏的金匣，對着袁萬春一揚，接着道：「翠玉龍鳳配已成我物，袁萬春還不速速自己了斷，莫非要我親自動手麼？」

袁萬春一看到那隻精巧的金匣，悲憤之色已滿佈面上，眉宇間的煞氣也越來越重！他知道，自己一門大小廿多口已經遭受「鐵心無情」的毒手了，爲了因他明瞭到「鐵心無情」出手行事，向來就沒有留下活口！

這種被「滅家奪寶」之痛，一時刺激得袁萬春失去了平時所持有鎭定與修爲，此刻他眼內射出片片擇人而噬的恐怖光芒，口中發出陣陣不清的悲嘶，掌中的那支判官鐵筆也同時向前疾點而出，左掌也同一時內陡翻向敵人胸膛飛印。

金衣神秘客冷笑一聲：「袁萬春，你狂得未免太離譜了！」話聲中，掌影錯落紛飛，勁風如潮前湧，精妙狠毒之招式，有若疾雨暴風般源源攻出。

袁萬春只覺對方掌影甫展開來時，自己四週就佈滿了層層的壓力，正在緩緩向內收縮着。

袁萬春想不到這位「鐵心無情」金衣神秘客功力如斯驚世駭俗，舉手投足之間就發出無窮的威勢，故此，袁萬春雖有視死如歸的豪情，可是面對着比自己高明不知幾許的仇人，心中也不禁陡然升起一種驚惶，惆悵交集的情緒。

於是，他向前直撲的身形驀地加快，七掌廿三脚挾着鐵筆絕招：「妙筆生花」，「雪花繽紛」，「筆點龍睛」，一齊向「鐵心無情」全身上下要穴罩去！

「鐵心無情」穩如山嶽不動，右掌的一支軟劍已如蛇信疾吐般比袁萬春的攻勢猶快上兩倍，如此毫無警兆及突如其來的自腰間脫鞘而出，但見光芒倏閃處，已逼近袁萬春的眉心間，而袁萬春搶先發動的攻勢此刻尚未够得上敵人受打擊的位置。

怪吼一聲，袁萬春硬生生仰身暴翻疾起，但是「鐵心無情」却不讓他再有逃生之機會了，只見那蛇般的軟劍在他的手掌中抖旋起無數弧形寒光，猝然向前追擊，袁萬春凌空暴翻的身形猶未及落地，已被寒芒所擊而重重摔倒地上，而瘰癧的五臟與腥紅的鮮血噴濺得四處皆是！

冷酷得叫人心寒，「鐵心無情」輕輕擧劍歸鞘，道：「丁詡，崔樊……」

那兩名一旁肅立的黑衣幽靈急忙齊聲恭敬應道：「卑職在！」

「鐵心無情」無情冷寒的目光向兩人一掃，道：「丁詡，限你於天明之前把修羅帖送到義威鏢局總鏢頭江子傑手中，個中細節想你也能應付裕如，否則提頭來見我可以……」說着由懷中取出一張白色的束帖，振腕向丁詡飛去。

丁詡雙手接帖後，躬身行禮，恭敬回道：「卑職必定盡力辦妥！」說完投身於一片墨的黑夜裏。

「鐵心無情」擧頭略望天色後，冷然道：「崔樊，此處一切後事，處理妥當後你可歸去，但記着，切切不可自暴身份，否則，哼……」

崔樊嚇得身子直哆嗦，忙不及疊聲地應道：「卑職必定小心行事，主人不必牽掛！」

「好！」「鐵心無情」的金衣在夜色中閃了閃，已消失無踪了。

× × ×

深秋，艷陽天，落葉飄飄！

雪白的駿馬，紅皮綴着銀錐的鞍鐙，黑色的緊身衣外罩着黑色的風氅，「黑龍神劍七絕斬」南宮飛漢經過半個餘月的奔馳之後，他來到這個名垂千古的名城，而此刻正好是暮色昏沉家家戶戶掌燈的時辰，偌大的名城酒樓飯館已開始熱鬧異常。

南宮飛漢擧目打量於街道兩旁的商店，很快地他催馬踏着碎步奔前，在一家名叫「清風」的酒樓前勒韁下馬。

一名肩掛桌布的夥計見他氣勢不凡，一身黑衣更是異於別人，連忙恭迎上前，哈腰並打拱道：「公子爺，請！樓上有雅座，一定使公子爺滿意……」一邊連忙接過韁繩，陪笑恭敬接道：「馬匹小人自會用上好草料飼餵，公子爺儘可放心。」

南宮飛漢微微露齒一笑道：「有勞，稍後重賞！」他說着從容擧步而入，在樓上隨便揀了個座頭坐下，向夥計吩咐道：「進飯，揀美味可口的菜送來不要酒！」

夥計急急應聲而去。

不久，豐美的佳餚端上來了，南宮飛漢在飢腸轆轆之下，他緩緩地享受着這頓豐富的晚餐……

適時，有一人大步行前，朗聲問道：「在下不揣冒昧，欲請教老弟貴姓？」

這人年約三十四五，面貌頗端正，一襲淡藍衫，手執描金摺扇，渾身透出書卷之氣。

南宮飛漢俊目展閤問，緩緩說道：「萍水相逢，如果區區沒有會錯意的話，那麼閣下此般相問，必含深意，是否？」

藍衫客微微一震强笑道：「老弟太多心了，在下只不過仰老弟風采無儔……」

不待藍衫客話畢，南宮飛漢已沉聲截言：「閣下何人？」

藍衫客道：「四海之內皆兄弟，老弟一定要知曉在下的名號才賜示貴姓麼？」

南宮飛漢直截了當地冷道：「區區之意正是如此！」

藍衫客緩緩笑道：「在下商振權，匪號『鬼指書生』。」

南宮飛漢劍眉輕展，冷冷「噢」了一聲，但即笑而不語。

商振權臉上怒容陡閃隨逝，陰陰笑道：「老弟胆識不愧勇於他人，老實說，當今武林中人，聽聞在下名號『鬼指書生』而能神色自若，老弟只見你是第一人。」

南宮飛漢劍眉甫皺，朗笑着道：「閻羅面前那有小鬼言勇之地，閣下如識趣的話，還是趁早快快滾開，否則莫怪區區無情！」

商振權乍聞「閻羅」兩字，突然間想起某種驚惶之事物一般，面色也不禁勃然色變：「老弟莫非是……？」

「區區南宮飛漢，匪號稱『黑龍神劍七絕斬』是也！」南宮飛漢凝聲道：「套閣下剛才一句話：聞區區名號『黑龍神劍七絕斬』而不望風遁逃的邪魔鼠徒者，閣下你是區區平生所遇第一人！」

商振權雖然一時震懾於對方威名，但他又何嘗是個省油之燈，更者江湖上刀尖舐血的生涯中他憑一套「蘭花殘心指法」而博得「鬼指書生」之號，又幾曾會像其他邪魔鼠徒，聞「黑龍神劍七絕斬」之號而望風而逃，再者他這次專心尋事生非是有着其不足爲外人道的秘密任務，二來也存心與這條黑龍閻羅一拚高低，於公於私他都不能畏懼退縮。

面罩寒霜，商振權恨恨的道：「南宮飛漢，敝義兄『笑面玉郎君』趙涵修的一條性命，我要你加倍償還……」

目射奇光，南宮飛漢軒眉揚聲：「那麼，閣下還等待甚麼？」

商振權强壓怒火，沉聲道：「這處動手不便，如有種的話，今夜初更時辰，在城北關帝廟前，不見不散！」

南宮飛漢幽幽道：「閣下！你雖仗着蘭花殘心指而擠身武林一流高手之列中，但姑且念你罪惡不深，此刻回頭是岸，猶還未晚！」語音微停，接着斬釘截鐵的道：「否則，如等到區區出手時，你就徹底體驗到什麼叫做眞正的死亡了！」

商振權此刻氣得無話可說，恨憤地重重「哼」了一下，轉身快步下樓而去！

「執迷不悟，眞是自挖墳墓——」南宮飛漢繼續在緩緩享受着未完的佳餚，對於剛才所發生的事情，就好像與他無關似的。

樓梯適時响起陣陣沉重的步履聲，未幾梯口處出現一個形態極其怪異的和尚，這怪和尚身穿一件血紅用金綫繡邊的袈裟，體魄雄偉，臉上賤肉縱橫，銅鈴眼，海碗嘴，手執一柄沉重長達六尺餘的方便鏟，左手同時還握着一串烏黑得發光的佛門唸珠，粒粒唸珠大如桃核，隨着這怪和尚在捻動之間。不時發出陣陣清脆的撞碰聲音。

和尚乃是四大皆空之出家人，多是茹素者，吃葷的實是奇聞怪談，少之又少，而且大模大樣進入酒樓飯館者可說是更少了。

怪和尚目空一切，狂態畢露，他上樓後就根本不向四週端詳一眼，一屁股就坐到一張近梯口的椅子上，手中的方便鏟「噹噹」地往地板上亂搗着，更同時拉開那又粗又濁的聲嗓大吼着：「喂，如有未踏進棺材的活人快來一個侍候佛爺，否則，佛爺佛火一升時，怕不將這鳥店給碎了……」陣陣吼聲就宛如在空中响着連串的悶雷。

一名夥計慌慌忙忙奔跑前去，哈腰弓背誠恐誠惶地道：「對不住對不住——大佛爺，你老不知有何吩咐？」

左手一串唸珠猛然向桌上一放，於「嘩哩嘩啦」聲响中，怪和尚寒着一張醜面，惡霸霸罵道：「混帳孽障，佛爺駕臨到這場地如不是爲了五臟廟，難不成爲你敲經唸佛麼？」

夥計楞了楞，嚥了口唾液後，才吶吶抖聲道：「佛，佛爺，莫不成你老是要吃些什麼？」

怪和尚兩隻銅鈴牛眼猛瞪，仔比要生呑人般怒吼道：「廢話！」

那夥計嚇得身子不停哆嗦着：「佛……佛……佛爺，小店賣的都是葷腥，不賣素食……」

未待那夥計話盡，和尚一雙兇眼已逼得那夥計面青唇白，慄抖着連連後退，才兇惡的道：「你這不知好歹的孽畜，須知俗語有言，『酒肉過肚腸佛在寸心間』，佛爺難道就不能吃葷食嗎？」

黃豆大的冷汗涔涔而下，夥計忙不迭一叠聲答應着，再不敢望怪和尚一眼，轉身就像飛一般退了下去，而那怪和尚得意的目光才開始朝酒樓四週緩緩打量起來。

絲絲冷厲且邪惡的光芒自怪和尚的目中透射，其他桌上的食客們自然而然的頓時感到不安，於是像遇着瘟神一樣，瞬息間那班食客就一個擠着一個溜下樓去，也不過一會兒，整個酒樓上就只剩下兩張桌上有人，一張是南宮飛漢，而另一張當然就是那有瘟神般惡煞的怪和尚了。

南宮飛漢抿抿嘴唇，淡淡叫道：「夥記，夥記，來壺濃茶，也好消消滿肚子的葷腥……」

怪和尚聞言之下，驀地回頭瞪着南宮飛漢，吼道：「小輩，佛爺的面前也有你窮嚷的地方嗎？放肆！」

南宮飛漢早就看不慣這和尚那般目中無人的狂態，此刻他竟然自動在太歲頭上動土，那眞是活得不耐煩了！

重重地冷「哼」了一聲，南宮飛漢更狂妄地搖頭吼着：「禿奴記着，人必自辱，才爲人辱！」

呆了呆後，怪和尚「嘶」的站了起來，雙目中兇光暴射，冷笑連連道：「小輩，在佛爺面前這般張狂，想你多少也自恃着有點道行吧，佛爺縱然慈悲爲懷，也要渡化你這不開眼的孽畜！」

南宮飛漢徐徐有力地道：「禿奴憑一句無關重要的語言你就欲血刃他人，更還用上什麼『慈悲爲懷』的字眼來自耀耀人，哼，區區爲你羞，更爲你愁！」

陣陣跋扈嘲笑由和尚口中吐出：「小輩死到臨頭尤自嘴硬！」「硬」字未落，左掌倏翻，那串桃核般的唸珠已急蕩而起，上下飛舞着直捲向南宮飛漢的頭顱，幾乎同一時間，他右掌急挑間，那柄六尺餘長方便鏟鋒利的寒芒經已像毒蛇似的向南宮飛漢的小腹插攻！

一絲殘酷的冷笑閃於唇邊，南宮飛漢面無表情叱了一聲：「禿奴找死！」未有看清楚他坐着的身軀曾有任何動作時，鋒利如刀刃的鐵掌已疾速斜斬而出，一剎間那怪和尚在他的七十九掌之斜斬橫劈下已連連後退着，手中念珠也同時被斬得四處橫飛，而一柄方便鏟更是曲不成形……

怪和尚像是遇見鬼魅般，身形陡地暴退丈餘，驚恐地問道：「你……你是什麼人？」

南宮飛漢平靜的說道：「替天行道的武林人！」話音剛自脫口，他的上身已驀然向前微傾，一雙鐵掌交叉成十字形，冷叱甫起，鋒利得帶着血腥味的掌緣已直斬向和尚的鼻樑骨，去勢之疾快，簡直教人匪夷所思！

怪和尚連串驚吼，身子一側轉身，右掌方便鏟順勢硬拍向南宮飛漢的右臂右腳，也同時狠踢敵方的下腹，招式之間，顯出他陰毒兼狠惡。

南宮飛漢的身子玄妙地挪動着，左手飛快一下就凌空抓住方便鏟，而右掌的掌緣却陡然轉了一個弧形，隨着去勢狠斬向和尚的眉心……

再沒有任何逃避的機會了，怪和尚血紅的袈裟飛舞着，可是它的主人的性命眞已遭毒手，在一片「嘩啦啦」的震响聲中，怪和尚雄偉的軀體頓把後面一張桌子壓得粉碎，而他那張醜惡的面孔，此刻，由眉心直落到嘴唇，齊齊如被利刄生生劈斬開一道血口，深可見骨，鮮血正自泉湧而出……

那怪和尚猶自忍着那刺心的痛楚，有氣無神問道：「你……你……是……誰？」

南宮飛漢把持着的方便鏟往地板上一丟，平淡回道：「複姓南宮雙名飛漢！」

「啊……七絕斬……宋懷展……你要……替……佛爺……報仇……」怪和尚一雙牛目瞪着南宮飛漢，他瞪得如此深沉，那般刻骨，但其中不難可以領略到有一股幽邃與不能言喻的悽愴——隨即他的瞳內所僅剩的那股殘餘微光也逐漸緩緩散去！

「宋懷展在什麼地方，說——」南宮飛漢乍聞宋懷展三字時，星目閃出的是一抹含着興奮與茫然的神色，他猛然搖着怪和尚的雙肩，但得到的却是一片無言的沉默！

可是，點點滴滴的血，猶自不停地流着……

× × ×

月色如洗的大地上，看見有一條疾若鷹隼的黑影貼地向鄴城北方的關帝古廟馳去！

南宮飛漢一邊飛馳，一邊暗忖：「禿奴的來歷不知與宋懷展之間有何關係，恩師曾經嚴肅叮囑……唉！此事眞是邪門。更者那『鬼指書生』如此斗胆相約決鬥，哼，其中必有古怪——」不覺剎那間關帝古廟已是遙遙可見。

就在這時，前面出現了一個身形極其佝僂的老叟，一身粗布衣衫猶自被冷風吹得獵獵作响，正面對着南宮飛漢慢慢地移動前來。

南宮飛漢老遠看一眼內，不由心中昇起一片惻隱之心：「瞧他已進老邁之年，尚在這寒風夜色中奔波，如是爲了生活那未免太可憐了！」

豈知他思量未已，驀見那老叟將頭略抬，那被帽沿遮蔽的雙目，陡然間閃過兩道陰森逼人的煞光。這情形南宮飛漢瞧在眼中，防備之心頓起，心中更冷笑道：「我倒要看一下你施何鬼計。」

那老叟愈來愈近，兩隻乾癟的枯掌微微顫抖着，南宮飛漢雖然暗中留意，然而表面上却仍舊若無其事一般疾馳着，轉眼間兩人的距離已由十丈縮近到四丈……八尺……

就在老叟到達南宮飛漢面前五步之遙時，他陡地一聲厲喝，身形暴長，兩掌疾出，一片强勁無比的掌風已應手而出……

此老叟乃黑道上高手人稱「碎山手」高成，其掌上功夫堪稱罕有。這一招「怒碎泰山」穩準狠毒，疾勁絕倫，未見南宮

飛漢的身子作任何閃避，那兩掌巳經落實，只聽得轟然巨响聲中暴傳出一聲淒厲絕倫的慘嘷。

此刻前面林中陡聞一片狂笑：「哈哈……『黑龍神劍七絕斬』是什麼東西，原來這樣膿泡！」語音甫停，「刷刷」連响，兩條人影恍如蝙蝠似的由空中縱落。

這兩人由空中縱落時，俱是滿心興奮，面泛笑容，但等到他們看清楚面前的情勢後，皆都不由驚出了一身冷汗！

原來「碎山手」高成出掌之前，巳被南宮飛漢看破，飛馳着的身子忽然靜立如山，只等敵人的雙掌臨胸前七寸之際時，「七絕斬」七大絕招之一的「夢遊幽冥」，用「震」字訣的手法按去對方掌雙，而高成的雙掌落實時就如擊在一堵鋼牆上一般，雙臂臂骨及十指皆遭反震之力而生生折斷，頓時口中狂噴鮮血，痛得當場昏死過去，他那瘦長的枯軀也被震得向後面疾翻着——

如此高絕罕見的功藝，讓那兩位後來竄上的狂徒瞧在眼內，焉不教他們心胆俱裂！

南宮飛漢星目微掃，只見兩人也是身穿黑色勁裝，前面是一名背插青龍奪，虬髯繞頰的大漢，後面那位則是先前酒樓約鬥此地的「鬼指書生」商振權了！

南宮飛漢此刻緩行幾步上前，接着朗聲道：「區區乃湖海小卒，蒙三位如此盛禮相迎，實是愧不敢當！兩位意欲何爲，快快道來，否則夜深寒重，區區無此雅與奉陪！」語音之中，顯出極度不屑與譏諷之態！

虬髯繞頰大漢原先驚愕的神情在聽了這般話後，這時間巳變成一隻猛虎怒吼着：「你這狂徒小子，三番四次與敝上作對，難道你眞是胆上生毛？」

同時，後面的「鬼指書生」商振權亦手持着一張白色的柬帖行上前來，道：「南宮飛漢，你少賣弄口舌之乖，敝上雖然痛恨閣下掌斬屬下多人，但對於閣下一身功藝亦抱有惺惺相惜之心，故特令在下奉上修羅禮帖一份，望閣下過目——」說着用內力振物的方法，把手中的修羅帖遙遙向着南宮飛漢飛遞！

南宮飛漢伸手接過，展開一看，只見裏面寫着：「字示南宮飛漢：閣下雖有『七絕斬』護身，但本尊主亦有『鐵心無情』絕藝殺敵，現爲了雙方利益着想，閣下僅有『歸附聽命』一着可行，本尊主於厚祿高職上絕不有所虧待，否則本尊主將用霹靂手段，以討取屬下爲你所殘的血債！『鐵心無情』『書』。」

「鐵心無情」四字甫映入眼簾，南宮飛漢巳把手中的那張修羅帖向着一棵大樹甩擲而去，兩道寒光也似的光芒向着兩人掃視，口中冷道：「兩位，趁區區還未出手之前，希望兩位能夠從實答我所問，『鐵心無情』究竟身在何處，說！」

虬髯繞頰大漢望了望那張現今經巳深深戮入樹幹的修羅帖後道：「敝上一番好意，閣下是拒絕了？」極度不屑地冷冷一「哼」。南宮飛漢道：「區區所問，你至今猶未答覆，如若珍惜狗命，願你還是快快說出『鐵心無情』的行踪，否則區區出手時你就沒有任何機會可以說話了！」

「利口小子，你言談之間最好放老實點。」虬髯繞頰大漢勃然大怒，怪吼道：「可知道你如今正在與誰人說話？」

南宮飛漢毫無表情道：「你是誰？」

虬髯繞頰大漢暴辣乖驕傲異常的道：「『催魂天王』石人豪就是大爺我！」

聲音像來自九幽冥府般寒冷，南宮飛漢道：「聞說『仁生堂』上下大小童叟全部罹難一案與你有關係，更者最近『黃袍義胆』袁萬春老人家也遭受到同樣的刦運，凡此種種牽連者竟達有百餘條活生生的人命遭殺，石人豪，今夜你將會嚐到因果循環之報！」

微微一怔，石人豪雖然驚駭在心，口中却硬道：「小子，你家大爺做事一向如此乾淨俐落，怎樣，莫不是你小子還要替他人出頭做架樑麼？」

冷森森地，南宮飛漢道：「區區只是『替天行道』而已……」「已」字吐音甫盡，手掌已直直斬向對方的胸膛，而鐵掌所挾帶着的寒風足令人心胆俱裂。

「催魂天王」石人豪驚得目中射出震駭光芒，身子迅速閃開，跟着巳陡然橫身凌空，雙腿飛蹴，隨後青龍奪也猝然劈向南宮飛漢的頭顱頂心，一邊却囂叫着：「商兄還不動手！」

閃電也似的側身橫飄數尺，南宮飛漢左掌含吐崩擊如飛，刹那之間巳將敵人攻勢完全硬硬封出，右掌小同時七十七掌在一片掠舞光影中暴罩敵人！

就在這時，在南宮飛漢前面右側，「鬼指書生」商振權猝然俯身掠前，「蘭花殘心指」的殘命絕招——「指飛命喪」與「醉生夢死」劃起兩道利刄般的寒風暴戮向他的腰脅！

南宮飛漢連正眼也不看一下，當石人豪匆忙躍退時，他的左掌斜斜劊斬在敵人的足骨處……

未待骨折的聲音傳來，他右掌如電廻斬，眨眼間八十九掌巳將商振權偷擊的身形逼得如鷄飛狗走，怒叫連連的向後暴翻疾退！

閃電轉身，南宮飛漢巳卓立於石人豪的面前，狠絕的道：「說『鐵心無情』在何處？」

石人豪的左脛骨業巳骨碎肉裂，鮮血洒得一地皆是，他雙眼赤紅，全身痛得抽搐着，汗下如雨，額頭青筋暴浮：「小子——休想我洩露出主人的行踪……」

逼近了半步，南宮飛漢道：「你是一定不說了嗎？」一挺胸，石人豪强硬回道：「當然——」

豈知他話還禾盡，右脛骨也同樣遭受到南宮飛漢鐵掌劊斬而碎的痛苦，終於這位混身劇烈震抖着的「催魂天王」，也乾嚎了一聲，瀝血摧肝的哀叫着：「你……好……毒辣……的手段……」

南宮飛漢嚴峻地截道：「還不快說！」挺手間又賞了對方一個熱辣辣的耳光。

石人豪泛紫的嘴唇上下嗡動着，抖叫道：「敝上……『鐵心無情』……是在——」猝然間就在他講到這裏的一刹，右邊的黑暗中，一點藍光倏閃而出，飛射向他的後腦！

南宮飛漢反應如電，鐵掌更是狂旋猛削，在一片掌風震盪中，那點飛襲的藍光巳被擊向一邊，但是陡接着又有三點綠光流星般連串飛來……

一陣龍鳳的長嘯，南宮飛漢躍掠向前，鐵掌陡翻疾飛之間，巳在四週佈成一道堅强無形的掌影，而那三點綠芒也於眨眼間被激掌震上半空，微微閃動着巳落向黑暗，在這短促的一刹那，南宮飛漢巳看出那是三枚餵有劇毒、見血鎖喉的釘形絕毒暗器——「鑽骨奪」！

但也在那三枚「鑽骨奪」被震飛的同時，挺立右側的「鬼指書生」商振權驀然躍掠上前，振腕向南宮飛漢打出一蓬密集的毒砂，而右掌五指箕張彈處，巳有五縷厲烈的指風直射出向「催魂天王」石人豪的心窩等要害，顯然的，他要殺人滅口爲主守秘！

石人豪爲這突然其來的變化驚窒了，他拚命翻動着帶傷的身體，冀圖躲避那致命的指風，而一面却駭然乘憤怒之極的喊着：「商振權你……好毒……」他左右脛骨皆裂，此刻原就傷得十分嚴重，甚至連站起來都感到痛入心底，簡直就是力不從心，更不用說是翻身避招了，故此他罵聲未落，「鬼指書生」的五縷殘心催命指風巳齊齊擊中他心胸要害，當場七孔噴血，橫屍就地！

鐵掌雖然把商振權的一蓬毒砂全部碰飛，但却回援不及的「黑龍神劍七絕斬」南宮飛漢，一看石人豪巳遭毒手，於是他毫不猶豫突地斜斜側右飛身，口中叱喝道：「魂兮歸西！」鐵掌帶着一股肅殺的勁風，直往那欲翻身遁逃的商振權之身子狠狠切斬下去！

此時的「鬼指書生」經巳被眼前如山的掌影嚇得魂飛魄散，可是他猶自作臨死前的掙扎，只見他硬生生把身軀横側移動，同時用上十二成功力，十指齊飛揚彈，「蘭花殘心指」中的殘命絕招巳傾巢施出，直向敵人全身上中下三盤要穴罩去！

南宮飛漢目光陡地凝聚，凌空的身軀玄妙的向上拔起丈許高，敵人的指風攻擊便全由脚底掠過，而他的鐵掌仍然是如此狠絕乘肅殺，隨着降勢由上切斷而下，所用者乃是剛才「七絕斬」七大殺手之一的「魂兮歸西」！

根本就沒有再次的逃命機會，「嗤」的一聲聲輕响，商振權腦袋巳被鐵掌斬去半邊，鮮血隨勢由空中向着四處洒飛，他的屍體也被餘勁帶托着向前掠出十步之外才仆倒地上，悲慘的號叫此刻方自由他口中衝出，但這些慘號的呼叫巳幾乎不似人聲之悲嚎了……

盛怒之下，南宮飛漢筆直的修長身軀隨着去勢向剛才暗器發來之處猛然撲過去，適時前面輕飄飄地有三縷黑烟似的鬼影縱身而起，望北方樹林閃電般遁逃！

「狠心狗肺的東西！」南宮飛漢嚴峻如霜的叱喝甫起，揹於身後的那支長劍巳離鞘脫手向前暴射，宛如銀電閃掣，帶着一股嘯風的勁氣飛旋間，只聽得五丈之外的夜中慘號驀起，而利劍經巳劃過一道美妙之弧綫，血淋淋飛回南宮飛漢的手中！

此刻，那兩名遁逃餘黨被利劍斷首的屍體才「咕鼕」連响，重重地由空中跌倒地上。

南宮飛漢凝望着由劍尖滴落的點點腥血，他心中此時絕無一點勝者所應該居有的喜色——陡然間想起什麼重要的事情，凌空轉飛接掠向剛才被震昏的高成臥身處，但可惜事與願違，那昏倒在地的「碎山手」高成巳全身僵硬，眉中心處正有絲絲黑血向外流着，顯然的這位黑道高手也一樣遭受到同黨「滅口」的暗算死於非命！

對於這些殘忍成性的兇徒，南宮飛漢絕不憫憐，但「鐵心無情」所用的手段却教他增加一份戒心。想到目前自己的處境，正是步步危機，處處陷阱，如一不小心則會爲敵所害時，他也不由一陣寒意從心底升起！

這位被江湖武林稱爲「人如黑龍劍如神，閻羅判決七絕斬」的俊傑，此刻的思維與感受正陷於一片迷惘之中……

月色溶溶，清輝普照，一切都顯得是那麼寂靜。良久，南宮飛漢才深深發出一陣虎嘯，掠身投向夜空，直望清風客棧處的方向飛逝！

金弓救玉人

南宮飛漢獨坐旅店內，對着桌上那支蠟炬火燄，他默默沉思，此刻巳是深夜，四週也顯得特別寧靜……

但寧靜的氣氛却驀地被一陣少女的驚叫聲打破，南宮飛漢的身子在少女首次驚號時巳穿窗而出，未待第二聲嬌啼時他修長的虎軀巳挺立在南面第二間客房外，兩掌振處，兩扇木門呀然打開，而房中正有一名大漢衣衫不整地壓在一位少女身上，少女一邊掙扎，一邊嬌啼不巳！

「淫賊，還不住手！」南宮飛漢一看如此醜態陳露，陣陣怒燄巳升起，不待大漢有所行動，他鐵掌橫切向前斬去。

那大漢的身形也快得難以言喻，當房門被震開的刹那間，他巳整衣而起，一雙脚就勢急蹬床榻，一式「飛鷹展翅」竄落左面窗前，不待對方的掌緣斬近時他怒叱道：「小子找死！」二道銀光隨着向前急射，而左掌也跟着拍向窗戶，身形在一片嘩啦的聲响中翻出窗外。

南宮飛漢想不到對方的應變如此伶俐急迅，他虎軀雖向前微微傾出，可是因那兩度銀光的原故，他也不得不硬生生側身避閃，由於這一阻延，也賜與那大漢能縱身飛逃的機會。

南宮飛漢正欲飛身追敵，那躺於榻床上的少女「啊」的一聲悲啼，更嬌聲呼道：「大俠，窮寇莫追……」

南宮飛漢聞言煞住身形，轉身緩步行至榻前，只見那少女約莫廿五、六歲，衣衫經遭撕得破碎不堪，露出一片猩紅色的褻衣，一雙大眼睛却望着南宮飛漢，雖巳淚光瑩瑩，但不難看出她絕無一絲羞恥之色。「大俠，小女子穴道被制，還望高抬貴手……」嬌語軟軟，令人憐憫。

南宮飛漢乃君子豪傑，如斯香艷的陣仗足令他心頭卜卜亂跳，甫聽此語，更毫不猶豫，身軀微俯，伸手欲拍……就在他手掌向前拍出時，那少女的右手也跟着向上伸去，而她的指頭却那麼自然的，輕輕彈去南宮飛漢的鼻孔處，瞬息間一縷淡淡粉紅色的烟霧盡罩着南宮飛漢的頭臉。

南宮飛漢暗叫一聲「不好」，鼻孔巳吸入一絲幽香，瞬息間他腦海中一陣迷惘

，他極力把持着身形，更以一口極精純的內家眞氣與這股迷香抵抗，可惜這絲幽香太過厲害了，他雖然不致立刻倒身仆地，巳失却還手的機能。

那少女眼中閃出了一股極蕩媚的光芒，面對着懷中的那張令人愛煞英俊面孔，她不由笑了，這是一種由心底發出的笑，一種得償夙願的蕩笑！她雙臂環抱着南宮飛漢，順勢一個翻身，整個嬌軀巳是壓在南宮飛漢强壯闊大的胸膛上。

南宮飛漢此刻的神智巳陷入半昏迷的狀態中，迷惘間他覺得自己正跌入一個風流香艷的陷阱中，所接觸者乃是一片軟柔的嬌軀與淡淡幽香，他腦海中雖曾有拒絕的念頭升起，可惜却是如此匕力不從心！

就在這刻，窗外驀地從容伸入一個頭顱來，不屑地譏笑着：「天下壞事何其多，妳却偏偏喜歡偸漢子，如此淫蕩無耻，留在世間何益！」語音方盡，隨着「嘶」「嘶」兩道勁風過處，陡見兩粒銀彈分上下直射向少女的面部與咽喉處！

變生肘腋間，任那少女武功再高强絕倫，當她見勢側身閃避時，也被一粒銀彈帶走了她的右耳朶。

此時她那片媚態匕消逝無踪，大眼睛射出片片煞光：「好賊子，暗箭傷人，算那門子的好漢！」也不披衣掩體，從床上縱身竄起，右掌跟着洒出一片飛霧，左掌也同一時間由床角抽出一支兩尺的短劍。

「哈……哈……如此香艷陣仗，江某眞是幾世修來——」他身高七尺，體杪異常魁梧，虎目蠶眉，海口獅鼻，顎下鋼髯根根如針，目光灼灼似電，這時他雖然口裏揶揄着，但瞧他神態不怒自威，更賜人一種見面就會領略到他是一位鐵錚錚居有浩然正氣的豪傑眞英雄！

少女也不禁被眼前中年大漢那懾人威儀嚇了一跳，口氣也立時和氣得多：「不知江總鏢師虎駕，剛才無意過失還望海涵則個……」顯然的她知道眼前的中年大漢是何方神聖，硬施不能只好亘施軟功了。

原來這位鋼髯魁梧中年大漢乃是義威鏢局總鏢頭江子傑，因爲他天生一副魁梧體格，爲人輕財仗義，一身俠膽義肝，遇不平事作不平鳴，一身功藝絕學均稱高絕，仗着一張鐵弓銀彈，一把闊背金刀會盡黑道巨擘，堪稱鮮逢敵手，是以博得「神弓金刀」的美號！

「哼！少給我來這一套媚功，『慾海妖姬』何瓊柔誰人不知？那個不曉得妳的淫行？簡直無耻！」江子傑愈說愈憤怒，顎下的鋼髯根根倒立，話音甫落接着問道：「說！究竟是什麼人使妳幹此下三濫的無耻勾當？」

「慾海妖姬」何瓊柔目中寒芒乍閃甫逝，絲絲甜得令人心醉的笑容飄自唇邊，口中却答道：「江大爺，妾身因性命相關，恕我不能答你所問！」

江子傑沉聲道：「如不答我所問，何瓊柔——妳會橫屍在此！」

何瓊柔幽幽低首嗚咽：「妾身好命苦啊……」

悲說聲中，她身形急進，玉掌倏揚，直朝江子傑胸前拍去，左掌兩尺短劍也跟着招化「海濤浪花」罩向對方要害處。

江子傑冷笑一聲，道：「淫婦，狐狸尾巴始終露出來了！」他說着時身形微側，左掌疾出，截腕切脈，右掌中的一張鐵弓也倏然展開，一下子就迫得對方連連後退！

在後退中的何瓊柔陡地玉掌忽翻，也不知何時她匕手扣滿掌的毒針，快如電閃間直向江子傑滿頭滿臉甩過去，嬌軀也驀然疾轉飛遁……

江子傑虎軀陡地凝住，鐵掌振抖急拍間，那一片毒針在離他面前五尺外匕遭到强勁震得左右橫飛。

他濃濃的蠶眉甫軒，喝道：「淫婦，如讓妳逃出生天，那天理循環何在？」

邊說邊在腰際所懸的虎皮囊中，取出一顆銀光閃閃的銀彈來。

這時，「慾海妖姬」何瓊柔的身形經匕縱上對面屋頂，正忘命地问前急竄！

「神弓金刀」江子傑一下子沉若山嶽，拈弓搭彈，用力一曳，那鐵弓足有五尺餘長，堅硬無比，但此時江子傑輕輕一曳，那張鐵弓竟然曳了個滿圓，他覷準了何瓊柔的後腦，右手隨着突然一鬆，陡聞得一聲驚人心胆的弓弦响處，彈如銀星飛奔直向前激射而去。

電光石火之間，只見何瓊柔急竄的身形陡凝間復又向前跳縱着，一聲慘厲得令人心驚的呼號也於此刻自她口中發出，刹時她的身子由空中重重直摔落在瓦頂上，只壓得屋頂瓦塊齊碎，屋內嘈雜驚號之聲也隨着而起……

適時，「黑龍神劍七絕斬」南宮飛漢即從房中行出，剛才的遭遇尤在腦中閃動着，但對於自己本身能够安然無事却不無疑念！

所以當他甫接觸到「神弓金刀」江子傑的關懷眼神時，他心中也因此而得到無言的啓示……

一抱雙拳，南宮飛漢感激無限道：「承蒙江兄仗義援手，此恩此德區區將永銘心頭沒齒難忘！」

江子傑豪爽地笑着：「兄弟，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江湖陰險奸詐，陷阱到處林立，而令兄弟吃虧者乃是你太忠厚了！」

南宮飛漢一時面上發熱，訕訕露齒笑道：「謝謝江兄弟金石良言！」

此刻，東方匕露出絲絲晨曦的陽光！

抬頭望了下天空，江子傑道：「兄弟，你我相逢總算有緣，何不趁此良機，把盞言歡，也好打發這段無聊時光——」

南宮飛漢道：「正合我意！」

×　×　×

大凡英雄，俱多是惺惺相惜！

「黑龍神劍七絕斬」南宮飛漢與「神弓金刀」江子傑乃英雄豪傑，一個朗爽，一個豪邁。這一席酒中言談暢飲，眞教他們有「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相逢恨晚之感！

談論中，南宮飛漢忽然問道：「江兄，可曾知道『鐵心無情』此人何姓何名？隱匿何處？」

江子傑面上笑容立刻消失，隨即極度穩重地道：「兄弟，難道『鐵心無情』此梟與你有過節不成麼？」

「豈止過節——」雙眉一軒目放煞光，南宮飛漢恨恨的道：「父母慘遭截殺之仇，家園橫被毀滅之恨，這些都足够他死上萬次也不能抵消此種深仇巨恨！」

江子傑也不禁被南宮飛漢那懾人的煞氣嚇了一跳，心中暗忖道：「這位南宮兄弟好濃好重的殺氣！」而口中却安慰着：「兄弟，且莫暴燥無名，佛曰：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因果循環是屢報不爽的！」

南宮飛漢道：「武林中傳聞『黃袍義心』袁萬春袁老前輩於十多天前曾在此地遭『鐵心無情』亂劍分屍，擧家老少鷄犬不留。江兄對這一帶熟識異常，不知是否知其踪——？」

江子傑面上愈見莊嚴無比：「兄弟，『鐵心無情』是一位十分殘酷無情且狡猾無比的梟霸，手下盡是江湖中的一流高手，十多年來他素以外號見稱而出名，武林朋友雖曾多方打聽也始終不曉得他的眞實姓氏，更者他的行踪飄忽無定，神秘得令人有神龍見首不見尾之感！」話落微一沉思又道：「兄弟莫愁此梟行踪無覓處，唯因此梟與愚兄有一筆『討價還價』的交易還未成交！」

南宮飛漢極感意外的啊了一聲，急問道：「江兄，願你詳細賜教！」

「事情的發生是如此的——」於是江子傑遂把經過的情形緩緩說了一遍。

十三天前，江子傑曾接到一張修羅帖，帖內寫着：「江子傑閣下鈞鑑：閣下義威鏢局天下聞名，這多年來亦賺錢無數，聞閣下仁心義胆，視錢財如糞土，本尊者現因急需，願閣下見字後，在十三天內準備黃金十萬両，到時本尊者自會派人領取。違抗者殺無赦，望三思！『鐵心無情』字。」

送帖者是只露雙目的黑衣幽靈，他曾如此留言：「江總鏢頭，在下敬你是位好漢，勸你最好還是依帖行事，否則到時滿門遭害，後悔匕晚矣！」

江子傑曾問及「鐵心無情」究竟是何方神聖？姓名與隱匿在何處種種問題？但黑衣幽靈的全部答詞盡是一句：「恕難奉告！」

傳聞「鐵心無情」做事一向不擇手段，違令者全都會遭受到橫禍滿門的慘刦，所以當時江子傑雖然憤怒異常，也不敢鹵莽行事，只有忍聲吞氣覆言道：「江某對此一時難以决定，如欲奉上十萬両黃金不難，只要貴主人親自駕臨領取可也！」

事後雖然動員無數明訪暗探，可是結果一點頭緒都得不到！今夜江子傑因造訪一位武林名宿前輩，歸途中陡見一名衣衫不整的大漢由客棧圍牆內匆匆縱身飛遁，一時疑念頓生，深入偵查，也因此而令南宮飛漢能逃離這場風流的魔刦，那江湖中令人不耻的「慾海妖姬」何瓊柔却永淪冥府，遭正因果循環的活報應！

南宮飛漢聽了這般經過，沉聲道：「江兄，請問你與『鐵心無情』相約的日期及地點是——」

江子傑道：「今日黃昏時辰乃是相約第十三日的期限，地點是在城西郊外古墓林！」

南宮飛漢沉思一瞬，堅决地道：「若江兄不嫌小弟碍事，小弟倒有一個現成的方法去探出『鐵心無情』的秘密巢窩：」

江子傑面上一片喜色道：「『黑龍神劍七絕斬』的威名得來又豈是僥倖！兄弟你且莫作客套之言，愚兄洗耳恭聽……」

×　×　×

夕陽無限好，只惜近黃昏！

晚霞的殘輝斜射在一片參差不齊的墳碑上，更給這片荒墓平添上一種不盡的凄涼景色。

在天空上，一大羣的飛鳥在飛翔着，不知是尋找獵物抑或是趕着歸巢？

荒墓北面的一條羊腸小道上，正有一隊人影推動兩輛鐵車緩緩前進，綑着鐵皮的車輪隨着去勢甫輾過碎石之時，那陣陣沉重的聲响匕驚動了棲息在樹上的鳥羣，牠們緊拍着翅膀冲天飛走，並且抗議似的鳴叫了數聲。

領隊者正是義威鏢局的總鏢頭，素有「神弓金刀」之稱的江子傑，他在臨近荒墓之際，巨掌甫擧示意後隨者停住時，一雙虎目匕驀然射出一片奇光，對着前面一片墓碑朗聲而道：「江某匕依帖行事，此時此地，朋友也無須隱藏行踪了……」

未待江子傑話盡，於十丈開外的一座巨大墳墓後面，緩緩行出兩名老叟，一個矮胖，一個高瘦。矮胖老者頭戴深紫色瓜皮小帽，一身黃袍馬褂，髮鬚全白，滿臉忠厚之相，只是一雙老眼却始終閃爍不定，另一位高瘦白髮蒼蒼的老叟，鷹鼻鷂眼，滿臉陰鷙！

他們兩人一個高瘦，一個矮胖，一個臉露忠厚，一個却目射陰鷙，在他們甫露相時，巳給人一種極之滑稽且帶有一股極度不相襯的感受！

這一胖一瘦的老叟，曾於多年前威震凉山一帶，令到黑白武林中人聞之無不退避三舍，心驚胆慄的「陰陽雙怪」！

矮胖老叟是陽怪歐陽醉，高瘦老者正是陰怪呂疾陽。

江子傑見對方所派者竟是多年巳匿隱的魔道巨擘，一時心中也不禁微感震凜！

面帶着一股忠厚的笑容，陽怪歐陽醉道：「識時務者是俊傑，江總鏢頭不愧爲當今武林之俊傑，嘿……嘿——」在陣陣冷笑聲中，顯出一派得意的神情，而他所講的那般話，雖讚賞實是譏諷之詞！

虎目射出一絲怒光，但隨即神色自若，江子傑口氣平淡地道：「歐陽前輩誇張之詞，江某愧不敢當！」話聲一轉，聲音變成嚴肅接着道：「江某匕把十萬両黃金送到，難不成貴主人『鐵心無情』却卑於賜見？」

那一直靜立旁邊的陰怪呂疾陽此刻方重重「哼」了一聲，但回話者還是矮胖老叟陽怪歐陽醉：「江總鏢頭且莫妄動莫名，做主因事忙纏身，未克親自駕臨，還望恕罪則個。關於這十萬両金一事，老朽兩人可以全權代理——」

本來，江子傑事先曾與南宮飛漢商量好了，由這宗交易當中引出「鐵心無情」的踪跡，以便攔途截殺。現今情勢忽然變化，「鐵心無情」不但不親自現身領取這筆爲數不菲的黃金，所派的代表却是黑白兩道聞其名匕魂飛胆喪的「陰陽雙怪」！

江子傑一時眞不知該如何做法才好，以致眉頭緊皺，呆立當場！適時，陽怪歐陽醉怪聲怪氣的道：「江總鏢頭，紅日巳西沉，如無他事，老朽等也要動身回歸覆命。——」

就在江子傑啞口無言的一刹間，北面的樹林中傳來一聲沉喝：「慢！」跟着暮色中飛起一片黑雲，橫空跨踏而來，這十數丈的距離，竟於刹眼間化爲烏有！

這淩空飄身飛渡身法，其間絕沒有憑藉物，用作換氣之用，所憑者仍是施爲者那一口極度精純的內家眞氣，如斯超絕駭俗的輕功提縱術，頓把在場所有的人都驚佩得目定口呆！

陰怪呂疾陽甫聞那聲沉重喝叱時，已心生驚兆，此刻雖見對方身手如此高絕，神色却極快回復正常，他一雙薄眉軒動着，目中威芒正射在來人身上，口中陰沉地道：「小子，老夫面前這樣不識進退，敢情小子是吃了熊心豹胆！」語氣甫停又喝着問道：「快把師承狗名報上，否則——嘿嘿……」否則的後面是什麼，他用一陣陣嘿嘿的冷笑聲來作交代，他之陰險由此就可見一斑了。

黑衣人雙臂環抱胸前，語帶不屑地道：「區區有個匪號，甚不雅聽：『人如黑龍劍如神，閻羅判決七絕斬』。」

神色一震，陰怪呂疾陽飛快地道：「最近崛起江湖，被人稱之爲閻羅重生的『黑龍神劍七絕斬』，莫非就是你——？」他絕不相信眼前這一位年青人，會是年來使到邪魔魅魑胆喪魄散的煞星！

南宮飛漢冷冷說道：「不敢，正是區區南宮飛漢！」平淡中顯出渾身是胆，教人心折，更也令人心恨！

陰怪呂疾陽低首沉思一刹，抬頭時語氣已呈友善的道：「朋友，老夫現時俗事纏身，不能奉陪，錯過今夜，老夫隨時都樂於——」

未待對方話落，南宮飛漢已飛快截斷並朗聲道：「抱歉，閻羅眼前，豈容跳樑小醜如斯夜郎自大！」口氣之狂之傲，無以復加。

一聽這般說話，肺都幾乎爲之氣破，陰怪呂疾陽怒叱道：「小子，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

連眼皮也不擦一下，南宮飛漢道：「老鬼，這話應該由區區贈送才恰當。」跟着，眼光一轉射在陽怪歐陽醉的身上，接着道：「兩位老鬼聽着，今夜這趟交易，就此終結，貴主人『鐵心無情』平生作惡多端，早晚會遭報應！你等兩人，如識時務，應趁早滾蛋，切莫要區區動手，否則到時你們皆後悔晚矣！」

「無知狂徒，還不趕快閉上你的鳥嘴——」陰怪呂疾陽語落，眉剔，揚起右掌，伸出食中二指直向南宮飛漢淩空點去！

「老鬼，你這是自挖墳墓！」南宮飛漢邊說邊展開身形，以一式「落葉飄零」，極度瀟洒從容向左疾閃開去，脚尖隨即輕點地面，身形就好比一隻黑龍似的淩空向着呂疾陽撲去，口中低沉呼着：「天羅地網！」鐵掌由上直斬而下，所罩者是敵人的全身要穴。那陣狠，是這樣令人心慄，那股氣勢，是那麼奪人氣魄！

陰怪呂疾陽面色變得慘白泛青，凝足「劈空掌」力，雙掌齊揚處，直迎向南宮飛漢「呼呼」二掌，迎面擊去！

兩陣掌風甫接觸時，强弱已決，只見南宮飛漢那淩空的身形陡然升高尺餘，隨勢飄落地面；反看呂疾陽却被震得連飛二丈外，「呼」然撞在後面的一塊巨大碑石之上。

呂疾陽又驚愧，又羞惱，勉强一定心神，但絲絲血水從唇角緩緩流出，顯然的他已受反震之力而傷了內腑，此刻他看見南宮飛漢不僅滿面不屑地卓立原地，右掌中並抓着一片破碎衣裳！再看自己胸前衣裳均出現一片破爛不堪。

這種功力太驚人了，假如不是南宮飛漢掌下留情，那他此刻縱不命喪當場，亦會被斬得肚破膛開，連心肝臟腑都會一齊流出！

南宮飛漢神情一片優哉閒也，呂疾陽慌驚，另外一位在旁欲帮手救助，却無從插手其間的陽怪歐陽醉之心中，則充滿了無窮的感慨！

他暗想這次「陰陽雙怪」帶着威霸武林的萬丈雄心東山復起，憑自己兩怪的絕藝及「鐵心無情」如此雄才大略的梟雄領導，何處不能旗開得勝，何物不是手到擒來！可是如今在這位被號稱「黑龍神劍七絕斬」的年青絕世高手掌下，老伴陰怪呂疾陽他簡直成了個不堪一擊的無能者！

由此可見，武學之道委實學無止境，無窮無盡兼海闊淵深，一山還有一山高，强手更有强中手，憑「陰陽雙怪」這點功藝……唉……

陽怪的感慨未了，南宮飛漢正以一種揶揄的口氣，向陰怪呂疾陽問道：「喂，堂堂『陰陽雙怪』的陰怪呂疾陽，多年前已揚威綠林湖海，現在你有勇氣，再復接我一招？」

陰怪呂疾陽生就一副桀狠不馴的性格，更好殺成性，遇不如意之事，出手間就要奪人性命，一生之中又幾曾受過像現今這種活現眼前的閒氣，他心中雖然被氣得怒火高熾，但口中委實已沒有勇氣再說硬話！

南宮飛漢得勢不饒人，須知對這輩殘酷無情之徒慈悲，那無疑是爲自身增添煩惱！他哂然一笑，冷冷說道：「威震凉山的『陰陽雙怪』原來也只有這點骨頭！如今我再問你一句：服或不服？」

陰怪呂疾陽好生尷尬，一張老臉被激動得白中泛青，衞得答又不妥，不答又復不敢！

一旁卓神的陽怪歐陽醉這時實是再也忍受不了，踏前一步，惡狠狠地說道：「南宮飛漢，得饒人處且饒人！你這般咄咄逼人也未免太目中無人！」

南宮飛漢向歐陽醉投過鄙夷不屑的一瞥，嘴角微披說道：「區區仗劍浪跡天涯，鐵掌誅魅魑！像你這等窮兇極惡的老魔邪道，死於我的掌下者眞不知幾許？來，來，來，老鬼如有此雅興，不妨做我掌底遊魂，爲冥府增添一名新鬼！」這語氣，這豪情，眞令仇者恨而親者快！

陽怪此時已忍無可忍，一聲暴叱：「氣煞我也！」右掌凝足十成功力向前拍去，左掌食、中兩指隨着去勢無聲息地直戳向南宮飛漢的雙目，他含憤出手，速度及招式盡是狠着，更帶有一股無可言喻的陰毒！

南宮飛漢微喟一聲，他上身微向前傾，而精擅於的七絕斬殺手之一：「天羅地網」又再次從他底鐵掌的揮送下使出——

雙方的掌勁甫接觸時，情勢的變化眞是教人看在眼內而驚在心頭——

在歐陽醉被一片如山嶽車似的掌勁震得連連後退的刹那間，南宮飛漢鐵掌再不留情，一招「魂兮歸西」已是如此鬼神莫測的由四面八方飛斬向歐陽醉的全身。而歐陽醉似乎驚念還未閃入腦海時，那利如劍刄的掌緣，已硬生生地從他底眉中心處，直斬而下，瞬息間歐陽醉頭顱骨折斷破碎的聲響還繞於空間，但他的屍身却僵直地橫臥在墳墓側邊！

如此霸道的掌法，眞是聞所未聞，更何況是親目所睹！此刻除了風聲呼呼，其餘的人皆被南宮飛漢的「七絕斬」殺手招式所震懾，以致一時鴉雀無聲，氣氛也就一下子變得格外沉寂，令人有一種窒息的感受！

南宮飛漢俊目中神光暴射，對陰怪呂疾陽肅嚴地警告道：「呂老鬼，以你過往的滿身罪孽，本來難逃一死！現今且放你一條生路，往後如再挾技作惡，則下次相遇時，便是你狗命魂斷日——」

陰叟呂疾陽剛才的說氣現今已烟消殆盡，擧頭望了老伴歐陽醉的屍身一眼，沉聲不言，便困難地從地上站起，然後鼠竄而去！

「兄店，縱虎歸山，以後——」江子傑見陰怪一走，他不禁對南宮飛漢的擧措諸多不解！

南宮飛漢笑道：「江兄有所不知，殺一呂疾陽，對於尋覓『鐵心無情』的踪跡，是毫無價值，我此擧是故意放他逃生，這叫做『縱鳥歸巢』之計！」

「神刀金弓」江子傑恍然大悟，說道：「此計甚妙，我爲何竟未計及此呢？」

南宮飛漢道：「江兄坦誠待人，那會計及他人？」語音至此，雙眉忽挑，語氣也穩重起來：「那老鬼已前竄百丈開外，我該追踪他去了，江兄善自珍重，我們後會有期！」

說話聲中，黑衣披風飄起閃處，已化成一縷黑烟，向着剛才陰怪呂疾陽慌忙逃的方向電馳而去！

「兄弟，等一等，有福同享，有禍共當！愚兄願助你一臂之力……」江子傑一面說着，一面急急向那班手下叮囑了一番後，也展開身形向前隨着飛奔——

×　×　×

鄰城南面，離城約五里外有一大片翠竹，竹林深處座落着一座氣派非常雄偉，巍峨的莊院，丈餘高的圍牆，門前的那扇鐵門閃閃生光，托襯着石階兩旁踞伏着的一對威猛的石獅，及兩盞巨大的燈籠，那氣勢的宏莊，眞是王侯之府，想也不過如此！

燈火的照耀下，那燈籠之上的那個「宋」字可以清澈入目！

鄰城中的百姓，誰人不曉此莊是「宋家莊」。

鄰城中的窮人，又那個不認識宋家莊的莊主宋大善士！

但是，眞正見過宋大善士的面貌却寥寥無幾！

今夜，這飛簷流丹，畫棟雕樑，美輪美奐的宋家莊除了一片沉靜，燈火照耀得如同白晝外，甚至一絲人影也不曾看見。

驀地從灰黯的夜空中飛入一條削瘦的黑影，極熟識地一直奔入大廳內，跟着身形凝停，對着廳中心豎立的山水屏風恭聲說道：「主人，呂疾陽謁見——」呂疾陽面上一片頹喪之色，面對着那副屏風，他連大氣也不敢噓一口！

屏風後面徐徐行出一名身穿灰色長袍的四旬開外中年人，或者是養尊處優的環境使然吧，這中年人面上的肉胖得近乎於浮腫，可是那一雙眼中所射出的兩道煞光，足令人看上一眼就感覺到此人乃是梟雄煞星之流！

他眼中煞光陡盛，望了望呂疾陽後，在一張椅上坐下，唇露微笑，極度和藹說道：「呂老，歐陽醉老人家他——？」語氣雖然如此關懷倍至，可是呂疾陽甫聽此言已汗沁額角，聲音也份外恭敬回道：「卑職無能——」他遂把剛才在荒墳所發生的危險經過情形扼要地說了一遍。

中年人靜靜聽着，那絲笑容此刻早已消逝無踪，也不待呂疾陽再說罪咎之辭，他急躁地說道：「呂老，你歸來時可曾嚴密掩護行踪？」

呂疾陽呆了一呆，也不明白中年人此般話的含意，因此他抬頭望着中年人，一時目定口呆，答不上話！

那中年人一掌拍在椅臂上，沉聲道：「呂老，還不迅退後院……」

可是就在呂疾陽瞭解到中年人那句話的含意時，已是遲了一步，唯因廳外的夜空中已傳來一陣龍吟似的笑聲，跟着有人說道：「閣下此擧，未免有欠光明！」

「什麼人？」中年人的身形隨着這聲叱喝倏地直立而起，面上的怒色已升至沸點。

「區區複姓南宮，名飛漢——」話聲中，已有一條黑影由外面直射進正廳，這條黑影不但來勢快且落在地上，也了無聲息。

南宮飛漢才站定身形，一雙俊目已眨也不眨的望定了中年人！

那中年人極快的換上一副面容，「呵呵」笑着，道：「好身手！像壯士那樣的好身手，不愧被武林冠號爲『黑龍神劍七絕斬』，今夜能够一瞻壯士神采，宋某深感榮幸！」

南宮飛漢俊目此刻異采陡盛，沉聲說道：「聞道鄰城有位宋大善士，善擧仁風，蓋世無雙！」

中年人雙拳微抱，道：「宋某愧不敢當……」

南宮飛漢飛快疾言截道：「宋堅善士，你本來就是愧不能當！哼，想不到你這位大善士就是兇殘絕倫，滅泯人性的『鐵心無情』……」

「南宮飛漢，宋某素有愛才之心，但你也太不知進退了，連番挫殺宋某手下，今夜我要叫你來時有路去時無門——」

「宋賊，這十餘年來，我恨不得飮你血，碎你骨……」南宮飛漢想起父母身遭截殺之慘，瞬時熱血沸騰，目露煞光：「雙親遭殺之恨，凡此種種，今夜如不血刄你這禽獸不如的惡賊，我誓不爲人！」

須知他自踏入江湖時，已明查暗探此梟的踪跡，幾經艱難才得償夙願，現今面對着不共戴天的仇人，他腦海中只有一個

「殺」字！

是以在他一講完那般話時，鐵掌已倏翻向前切斬，口中並叱喝着：「魂兮歸西！」掌風如利刃似的向「鐵心無情」狠狠飛罩而去！

「鐵心無情」本是一個極其狠毒，極其深沉及冷酷寡絕的梟雄，他氣度淺薄，胸襟狹窄，更者兇殘暴戾，獨裁專橫，正是世上少見的一名惡魔巨擘！

這惡魔巨擘也不閒着，右掌戟立，迎着對方的掌心，無情地截落！而一雙腿也隨着飛起，直向南宮飛漢的下腿部位連連踢出一十六腿……

兩人的出掌雖然是銳不可當，但未曾接實時已倏然分開，「鐵心無情」趁着南宮飛漢疾退的一刹那，他也跟着向後疾飄開去，隨即對旁邊的陰怪呂疾陽喝道：「擋他一下！」

呂疾陽頓感愕然，明知自己絕不是對方敵手，也不敢違命，只好負傷盡力纏住南宮飛漢——

南宮飛漢的身子在半空中轉了半圓，「呼」地蕩起一股勁風，當他落地之際，正是向着呂疾陽，沉聲不屑道：「執迷不悟，老鬼死有餘辜！」

呂疾陽老臉一紅，右掌已攻了出去，南宮飛漢身軀微側，反掌橫切直斬；呂疾陽掌未落實陡地跨出一步，正想立時再攻出第二掌，可是南宮飛漢的身子，却已疾飄了開去。

南宮飛漢身形一飄開，反手一掌，斬劈向呂疾陽的後背，這反手一掌的去勢，可說是突兀，且快迅之極，呂疾陽急忙閃避時，已然遲了一步，鐵掌過處，在他的背心上，「嗤」地一聲沉重悶响，已被利如寒刃的掌緣斬出了老長且深的血溝來！

呂疾陽被挾得口噴鮮血，慘號未盡却已重重仆倒地面……

而南宮飛漢的身形更是飄逸，只見他鐵掌向前疾劈而出，那副屏風也被掌風震成碎塊片片，四處橫飛！

那時，「鐵心無情」已脫下一身長袍，全身金色的勁裝，右手也適時由粉牆上摘下一支長達四尺的軟劍來。

驟然間，「鐵心無情」狂叫一聲，有若狠嘷虎嘯，在這一聲喊叫裏，他飛快撲擊，四尺軟劍好比蛇信亂吐，翩然掠掃，南宮飛漢身形驀閃，雙掌做作急速的劈斬，勁風廻繞，「七絕斬」七大殺手的「天羅地網」與「夢遊冥府」已向前狂飈般捲去。

「鐵心無情」揮動長劍如浪，如雨，冷燄寒光，波連激湧，在極度尖銳的刃鋒破空聲裏，業已反截住敵人「七絕斬」的鐵掌無情攻勢！

南宮飛漢虎軀在急快的廻旋，而在他移動的瞬息間，鐵掌也同時電掣也似的攻擊着，兩股猛强的勁道交織穿梭個不停！

很快的，雙方業已過了二十餘招！

南宮飛漢「七絕斬」七大殺手絕藝已反覆用了三次，但「鐵心無情」那支四尺軟劍還是如此凌厲的發揮着絕沒有因此麼到殘受傷。

這是自南宮飛漢與人交搏以來，所遇的一個絕强高手，這個絕强高手是出了名的陰毒角色，出了名的狠酷的人物，更者何況他與自己有着一身的血海深仇——！

是以，當他再次施展出「七絕斬」之最後殺手絕招「萬流歸宗」時，趁對方後退的一刹那，腰畔的長劍已閃電出鞘，寒劍有如長蛇曳空，帶着一抹令人眼光撩亂的光華兜頭劈向「鐵心無情」的天靈蓋！

這出劍之勢，好比電閃，疾快得無以復加！

「鐵心無情」猝覺寒芒耀眼，冷氣透骨，他也不遑多想，揮着四尺軟劍拚命衝突攔截，「嗆郎郎」連串密集的金鐵交擊聲中，正廳雖然燈火輝煌，可是點點的火星却清澈入目。

南宮飛漢的身子借兵刄交撞時的那道勁力，在空中飛躍着，而劍尖所透露的寒芒含着驚人的呼嘯聲，漫天鋪地飛罩「鐵心無情」，爍閃的光華瞬息穿飛，快得簡直劍身的實質也看不見，整個大廳中，彷彿就被這層層疊疊，泛着死亡的凌厲劍氣所佈滿了！

「鐵心無情」竭力抵抗着，立時便落了下風，他那支四尺長的軟劍拚命上下翻飛，却是越來越形沉滯，黃豆般的汗珠，正無情地在他額上沁落！

南宮飛漢這支輕易不離鞘的利劍，在甫出鞘時就展出驚天動地，泣鬼神的「泣殘紅」劍法！他的精，他的神，他的氣，以及全身每一寸都全部融化在劍身上，是以劍的本身就好比滲有靈氣似的，簡直是神乎其技了！

利劍驀然一捲，「泣殘紅」絕招「血影橫飛」及「恨無止境」，猶似巨浪排空連續攻擊而去！

這兩劍不但招式奧妙奇絕，而且每劍均以本身眞力施爲，「鐵心無情」只覺一道劍牆，挾帶着萬鈞壓力，直向身前湧到，匆忙中，四尺軟劍招展「流星橫渡」就向那堵劍牆上碰去——

雙劍一經接觸，只聽「叮錚」之聲連响！

「鐵心無情」右臂痠麻，一支軟劍也幾乎被震得脫手飛去，而一片森森劍氣，却已兜頭罩落，刹時間他心旌神搖，駭汗如雨。

就在這生死存亡，千鈞一髮之時，驀聞二聲：「打！」嗡嗡聲响中挾帶着刺耳的銳嘯，一黑一白兩件暗器，一奔南宮飛漢持劍的手腕，一奔他胸前的「玄機」重穴。

南宮飛漢一聽那片銳利的聲音，就知道這暗器霸道異常，於是再顧不得去傷殺「鐵心無情」，回劍劃起兩朵劍花，只聽「叮叮」兩聲，黑白兩件暗器已盡被砸飛空中。

而此刻「鐵心無情」的後面已縱落三條人影，兩男一女，那女的是被兩名男的左右挾着，黑布罩頭，在此情勢下不難明白她是一名俘虜！

那兩名身穿黑白勁裝的老者，才一站定，黑衣老者便躬身向「鐵心無情」說道：「主人，老身已把司徒丫頭順利擒來！」語音微頓，向南宮飛漢一望，又道：「這小子何人？」

此時「鐵心無情」的面上泛着陰沉且得意的笑容，他也不答黑衣人的問話，踱步行至黑布罩頭的少女面前，一手拈着黑

布，一面向南宮飛漢奸笑着道：「小子，如果你不想這名絕代紅粉知己受苦，宋某勸你還是乖乖棄劍……」邊說邊緩緩摘下少女的罩頭黑布。

南宮飛漢斬釘截鐵地道：「惡賊，任你有偸天換日的手段，今夜也不……」

誰知他話未說完，已驚呼道：「蘭姑娘——」

原來被被俘的少女正是司徒蘭！

南宮飛漢一時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他的面色在急速的變化着，他的一對虎目更是威稜暴射，而他的內心却在滴血，痛苦得無以復加！

一聲怒嘯，南宮飛漢恨聲道：「惡賊，如蘭姑娘有所傷害的話，我要你十倍償還——」

司徒蘭一直都沉靜着，這時見到南宮飛漢面上一片痛苦神情，她不禁全身輕抖，鼻翅兒急速噏闔，她唇角激動得抽搐着，雙目淚光瑩瑩，顫着聲，倔强的說道：「少俠，殺一惡魔，可拯救千萬生靈，小妹這條命算得什麼？快些動手，你還猶疑做什麼？快……」大義凜然，令人肅然起敬！

「鐵心無情」飛快地給了她一個耳光，怒道：「丫頭閉嘴！」

南宮飛漢見此情形，不由怒得五內如焚，飛身前湧，掌中利劍也跟着舉起。

可是，「鐵心無情」那支四尺軟劍已是如此無情繞圍在司徒蘭雪白的粉頸上，同時喝道：「小子，再踏前一步，看宋某的劍快還是你的劍快？」

迫於無奈，南宮飛漢只好硬生生飄身疾退！

他雖然傲骨崢嶸，但對於司徒蘭，他一直都愧歉在心，更者也滲集着一種道不出的情感！此刻見到她面上受擊，眞好比用鐵錘來敲在他心胸還要痛苦萬分，因此他激動得大聲怒言：「惡賊，如你還有男人氣概，何不兵刄之上決生死！」

「宋某號稱『鐵心無情』，你小子不會不知來由吧！哈……哈……」

司徒蘭目光深深地望着南宮飛漢，她嬌靨上雖然挨了一記耳光，可是從她底美目中所射出來的光芒，不難領略到其中包含有太多的鼓勵，太多的關注與太多的情感……

這無淚的相對比那心碎腸斷的哭泣還要感人！

這無言的注視比那泣血斑斑的低訴更加感人！

南宮飛漢處此劣境，只急得他揚眉睜目，威勢好不懾人！

「鐵心無情」傲態畢露，笑着威脅道：「小子，只要你自散功力，宋某絕不食言，還你一個嬌滴滴的美人。」

南宮飛漢毫不猶豫地說道：「君子一言！」

「鐵心無情」飛快回答道：「一言九鼎！」

而廳外的花園石徑之上，一條高大的人影，此時，正手持一張巨大鐵弓，只見他拈弓搭彈，輕輕的把弦曳了個滿圓時，隨着倏地鬆手，於是一聲令人寒胆的弓弦响處，已有兩粒銀彈，向着正廳內激射飛去。

兩粒銀彈化成一條銀綫直向司徒蘭的心胸射到，當離司徒蘭身前丈餘時，隨後的銀彈雖後發却先至，只見銀彈的去勢陡然加快，撞上前面的那粒銀彈時「噹」的一聲脆响，兩粒銀彈竟因此而突然分從左右一旋，直向兩旁的「鐵心無情」及白衣老者的心窩電射而去！

這種中途改變方向的射法，武林中實也罕見，加之事發突兀之極，「鐵心無情」與白衣老者俱感心頭一凜，他們被迫得齊齊兩眉一幌，一招「白鶴冲天」身形隨着拔起丈高，那兩粒銀彈一聲呼嘯，由他們足底交叉而過。

南宮飛漢處此千載難逢之機會下，身子飛快地向前飄出，掌中利劍跟着已蕩起了一大片精光來，這一大片精光，並不是攻擊身在半空中的兩個人，而是直射向那原本站在「鐵心無情」身後的那名黑衣老者！

黑衣老者手中握着一把雪亮的匕首，他踏前了一步，正想要挾司徒蘭作威脅之時，但是，也就在此際，南宮飛漢的利劍已掠過他的咽喉，劃出了一道深深的血溝來。

本來黑衣老者還待向前踏步而進，可是他只踏出了一步，咽喉已然中劍，猝然之際，手臂向下一垂，雪亮的匕首就向着司徒蘭的後心戮落，而南宮飛漢擊出一劍之後，順勢攔腰抱起司徒蘭，陡地向後退開去，而這時雪亮的匕首就在剛才司徒蘭站立之處掠了過去，但黑衣老者的身子已向下仆倒！

廳外那高大的人影也縱身飛到，他人才站定，立刻又拈弓搭彈「颼」「颼」兩聲，兩粒卵蛋般大小的銀彈已然射出，直向剛自飄身落地的「鐵心無情」及白衣老者射去！

南宮飛漢後退之勢，快到了極點，而且緊接着，他手臂一振，「錚」地一聲响，劍已入鞘，動作有如行雲流水，快捷到了極點。

一回頭，他對着那高大人影道：「江兄援助之情，小弟永銘心中！」

江子傑極豪爽地笑着道：「大敵當前，兄弟不用多說客氣之話了！」

南宮飛漢絕快的爲司徒蘭解開身上被制的穴道，無限關注地道：「蘭姑娘令妳受苦了……」

司徒蘭的臉上泛起一片嬌紅來，低聲說道：「只要能够血刄仇人，小妹這點苦又算得什麼！」

南宮飛漢語氣堅定地道：「如不血刄此賊我誓不爲人！」

而「鐵心無情」剛用軟劍砸飛銀彈，身子才一挺立時，便咬牙切齒對着江子傑罵道：「無耻匹夫，敢與宋某作對，如不把你碎成肉醬，將難消我心中恨！」

江子傑豪氣橫溢朗聲道：「生死一事，我平生看得很輕！」

南宮飛漢不由被這般話激發得豪情頓生，說道：「江兄這份超人的胸襟與氣度，讓小弟敬佩——」話落時回頭望着「鐵心無情」恨聲說道：「惡賊兵刄之上決生死……」

「死」字還未音盡，長劍閃動出劍如電，他身形拔起，已到了「鐵心無情」的

面前，隨着「嗤」地一聲，利劍直戳向他的心窩要害！

「鐵心無情」一聲怪叫，四尺軟劍展用層層劍影，他一面格擋着，一面却展開身形四處游走。南宮飛漢大喝一聲，身子陡然向上拔起丈高，他身形快疾到極，才一拔起便已到了「鐵心無情」的頭頂之上，就在此時，那一旁的白衣老者手掌向上一揚，只聽得「嗤嗤」之聲不絕，射出十數枚見血鎖喉的喪門釘來。

南宮飛漢身在空中，只見他一扭腰，突然把身子硬生生轉了一轉，隨着那轉動之勢，利劍已揮成了一個圓圈精光閃動，只聞「叮叮」，「錚錚」聲音不絕於耳，十餘枚喪門釘盡被利劍砸飛，而其中有兩枚反而直射向白衣老者，那白衣老者躲避不及，已被自己喪門釘射中雙眼，慘叫着翻身仆倒地上。

而南宮飛漢一格開了暗器，身形便倏地向下一沉。他落下的身形正是背向着「鐵心無情」，而「鐵心無情」一見如此良機，心中大喜，他一抖手，軟劍閃電向前疾刺而去！

南宮飛漢這時却不前進，反而抽身後退，背向着「鐵心無情」疾撞了過去，等到「鐵心無情」的劍才一刺出，南宮飛漢的身形突地一矮，而那支四尺軟劍，在他的頭頂上掠過，將他的黑頭巾連同一小片頭髮削了下來，而南宮飛漢已一劍反刺而去！

這一劍的攻勢，眞是突兀且驚神到了極點，在一剎那之間，只聽得「鐵心無情」發出了一下驚天動地的怪叫聲來，他雙足蹴地，身子向空中疾蕩了起來，但胸膛上已被利劍割過，隨着他的飛身鮮血如噴泉般，向着地面倒濺而下。

雖然他能够避開了南宮飛漢這反手的致命一劍，身上也不免受創，但是緊接着南宮飛漢疾轉回身閃電般又是一劍疾刺而去——

南宮飛漢倏的變招，迅速轉身，出劍，在剎那間，一氣呵成，實在快得連敵人也措手不及，是以當「鐵心無情」的身子一飄起，南宮飛漢的一劍已向上疾刺而到，「唰」地一聲，已深深地刺進他的心臟了！

立時地，南宮飛漢拔劍後退，此刻「鐵心無情」第二聲悽厲得令人不忍卒聽的慘號，方自從口中吐出。那支四尺軟劍也同時跌落地上，他的重傷身軀，簡直是硬生生地仆跌於地，他面上痛苦到五官抽縮在一起，已幾乎不復人形了！

當第三聲慘號方盡，他整個身子已寂然不動。

大踏步來到「鐵心無情」的屍前，南宮飛漢劍交左手，右掌竟筆直向着「鐵心無情」的心窩插戮下去，當他舉起手時，已有一顆血淋淋的人心握在手中！由於屍體受到震動，「鐵心無情」的頸旁此刻竟輕輕從裏面滑下一條金鍊，金鍊上掛着一塊四方古玉，古玉上的雕紋在燈火下可以清楚地入目，所雕刻的是「宋懷展」三個細篆！

南宮飛漢一下子被眼前的情勢弄得愕住了，他想不到鄰城善名遠播的宋大善士會是「鐵心無情」，而這位不共戴天的仇人却是自己恩師所再三叮囑要找尋的宋懷展！

宋懷展於廿多年前拜倒恩師門下學藝前後才七年，他就因不甘隱匿荒山而悄悄離別，挾着一身不凡的功藝浪跡江湖，但宋懷展之名在武林崛起方才二年餘，隨即消聲匿影不知所踪！

當南宮飛漢拜別恩師前，他恩師曾如此叮囑着：「——飛漢，盡你所能，必須要找到你宋師兄的行踪，如他仗技爲惡，你儘可代師誅此惡徒……」

寧靜的氣氛一下子被江子傑那豪情萬丈的笑聲代替了——

江子傑道：「兄弟，愚兄爲你賀，更爲你喜！」

南宮飛漢苦笑着說道：「謝謝江兄一片熱心！」說着，大踏步出廳外，向着天空跪着，悲聲祈禱道：「清雲叔，爹娘，你們都可安息了……」掌中的五指緊握，那顆血淋淋的人心，瞬息已成濃醬濺落地面！

司徒蘭也禁不住埋首柔荑，低聲悲啼，對着南宮飛漢，她盈盈拜倒地上，並說道：「少俠代小妹伸寃報仇，請受小妹一拜——」

「黑龍神劍七絕斬」南宮飛漢飛快地，握住了司徒蘭的一雙柔荑，順勢扶她起立，他口中並沒有說話，唯一能代表他說話的只有那一雙俊目！

而司徒蘭也緩緩地抬起螓首，當接觸到南宮飛漢的目光時，在她那美目中却閃露出一片難以言喻的憧憬異采來！

（全文完）

古代軍事家軼事趣聞

石冲·文　可飛·圖

田穰苴

春秋末期的齊國首都臨淄，是當時我國人口最多，商業最繁盛的城市。市場上堆滿了各地來的貨物，街道上擠滿了熙熙攘攘的行人。商人們操着各種不同的口音，進行着貨物的買賣。全城一天到晚充滿着喧鬧嘈雜的聲音。

這幾天，熱鬧的臨淄城忽然沉寂起來，各地來的商人很少看到了。街頭巷尾東一堆，西一堆地聚集着一些人，正在交頭接耳地談論着晉、燕兩國軍隊聯合入侵的事。

從前綫傳過來的都是戰爭失利的消息：晉國軍隊佔領了齊國西南部的一大塊土地，燕國軍隊則從北方侵入了齊國國境等等。

一個軍官模樣的人，騎着馬衝進城門，一直朝王宮馳去。他臉上淌着汗水，一面用馬鞭狠抽着坐騎。來人是前綫派來傳送告急文書的軍使。軍使接二連三地來到宮廷告急，嚇得齊景公心驚胆戰，坐立不安。

於是，景公把滿朝文武大臣召集起來，商量挽救危局的對策。他看了看身邊鬢髮花白的晏嬰，懇請他出點意見，以挽救齊國危機。

晏嬰是齊國有名的政治家，從靈公，莊公一直到景公，都在朝中担任宰相。他鎮定地對景公說：「晉、燕兩國軍隊，已經分兵兩路，深入我國國境，我們得趕快出動大軍抵禦。目前最迫切的事情，便是選拔一位有才能的大將，來組織和統率軍隊，前去迎敵。」

景公問：「依你看，讓誰當大將最合適？」

晏嬰早已胸有成竹，他說：「我們齊國最傑出的人才，要數田穰苴了。他雖然不是貴族，但能文能武，才能出衆，可惜長期沒有得到重用。要挽救齊國當前危急的局面，我看非請他出來不可！」

景公猶豫地說：「你這麼誇獎田穰苴，我怎麽一直沒聽別人說過呢？」

晏嬰說：「田穰苴是個正直的樸實的人，平時不大跟別人來往。但我對他還是了解的。他祖先本來也是我們齊國貴族，但到他這一代已經是普通平民了，他不願意爲富貴奔走。多年來，一直在家勤奮地讀書練武，研究古代的兵法。在軍事方面，我看齊國沒有人比得上他。」

接着，他用很有把握的口氣說道：「現在時間不能再拖延了，請大王讓他試一試。我相信他一定能够使我們齊國轉危爲安。」

晏嬰的話打動了景公，景公說：「好吧，那就請他快來見我。」

田穰苴奉命來到王宮。景公看他的樣子很老實，心裏總有點放心不下，便有意地請他談談軍事上的問題和對當前局勢的看法。

田穰苴也不推讓，便坦率提出自己的看法。說得既透徹，又深刻，景公聽了十分佩服。他不再猶豫，當場宣佈任命田穰苴担任齊國的大將，叫他盡快組織和整頓軍隊，把敵軍趕出齊國國境。

田穰苴接受了景公的任命，知道担子不輕。他心裏琢磨：齊國是一個大國，爲什麽前一段時間，盡吃敗仗？原因是軍隊

腐敗，將領無能。特別是齊軍缺乏嚴明的紀律。要取得勝利，首先得在短時間內，把軍隊訓練成一支有紀律的隊伍。他想到自己出身平民，人微言輕，新任大將，大臣和將士們一定會瞧不起自己。於是他向景公提出一個要求：「我素來是一個卑賤的人，大王一下子把我從平民提拔為大將，地位超過滿朝的文武官員，恐怕將士不會服從，百姓也不會信任。請大王派一位平時受人尊重的大臣當監軍，來監督軍隊，我才能好好指揮。」

景公答應了他的請求，當場指定一個名叫莊賈的大臣當監軍。

這莊賈是景公平日最寵愛的人，一貫驕横自大，什麼人也不放在眼裏。他看到景公這麼信任田穰苴，心裏有一肚子不痛快。

退朝後，莊賈大搖大擺地從王宮裏踱了出來。忽聽得後面有人喚他。他回頭一看，原來叫他的就是剛才被任命為大將的田穰苴。他把頭一偏，愛理不理地問：「什麼事？」

田穰苴恭敬地他拱了拱手，說：「莊監軍，軍情緊急，明天中午開始在軍營整頓人馬，請您一定在午時前到達。我在軍營門口恭候。」

「知道了！」莊賈隨便答應了一聲，便跨上停在宮門口的馬車。隨着馬兒的鈴鐺聲，馬車揚起塵土，奔馳而去。

田穰苴皺了皺眉頭，眼望着莊賈的馬車遠去後，步行回到了家裏。

× × ×

第二天，太陽還沒有從東方露面，田穰苴便趕到了臨淄郊外的軍營。

將士們早已接到通知，這時很快在軍營裏的廣場上排好隊伍。田穰苴還命令在廣場中設立了土圭和漏壺。

土圭和漏壺都是古代計算時間的儀器，作用跟現代的鐘錶差不多。土圭利用日影觀測時間；漏壺是一個盛水的銅壺，壺底穿了小孔，壺中插着箭兒，箭上刻着度數。壺水從小孔不斷往下漏，箭上刻的度數，便跟着逐漸顯露。人們一看箭兒，就可以知道時間的早晚。

太陽在空中移動，土圭的日影逐漸傾斜，漏壺中的水往下流，箭兒上的度數也隨着逐格地顯露出來。

太陽爬在天頂，午時過去了。田穰苴身穿鐵甲，腰掛寶劍，戴着大將的頭盔，一直嚴肅地站在軍營門口，等待着莊監軍的到來。將士們也全副戎裝，手持戈戟，列隊站立着。大家都用焦急的眼光望着營門，等待着莊監軍的到來。

隊伍裏開始出現小小的騷動。有人在嘀咕：「監軍到現在還不到，看大將如何處置他？」

突然，高高的將台上响起了一陣急促的鼓聲。將士們回頭一看，原來是田將軍已經來到將台的正中，命令鼓手擂起了戰鼓。

全場的情緒，一下子緊張起來。

「放倒土圭，放盡漏壺裏的水！」將台上發出了田將軍威嚴的命令。

田穰苴站到將台的前面，英姿煥發，氣宇軒昂。他先向全體將士講清了齊國危急的形勢，號召大家同仇敵愾，為保衞國家作好戰鬥準備。接着，他用明白清晰的語言，逐條申明軍隊的紀律。

將士們肅靜地聆聽着，廣場上鴉雀無聲。

田穰苴把令旗一揮，操練便開始了。將士們精神振奮，大家聽着田將軍的指揮，前進、後退、向左、向右，認眞地操練着。

太陽偏西了，全軍的操練也結束了。看到整齊的軍容，田穰苴嚴肅的臉上，顯露出滿意的笑容。

然而，莊監軍却一直沒有前來。

× × ×

監軍莊賈為什麼到現在還不來呢？

原來莊賈覺得自己受到國君的信任，担當起監督全軍的責任，應該大大慶祝一番。

這一天，莊府上從大門到廳堂，到處張燈結采，大擺筵席。朝廷上的官員和莊賈的親戚朋友知道，莊賈是景公手下的紅人，也想乘機巴結，於是紛紛送來了厚禮，親自趕來送行。莊府上下人來人往，好不熱鬧。

酒筵擺開了，賀客們端起酒杯，殷勤地向主人敬酒。莊賈心花怒放，白胖胖的臉上，籠罩着喜悦的紅光，他一杯又一杯地喝着大家雙手捧過來的美酒，不多久便喝得酩酊大醉。至於午時必須到達軍營的約令，已被忘得一乾二凈。

侍從們扶着他臃腫的身軀，倒在臥房的床上，鼾聲震响着整個臥房。

等驕貴的莊監軍酒醒的時候，已經是傍晚時分。他慢吞吞地從床上爬起來，讓侍從們帮他穿戴完畢，坐上華麗的馬車，來到了軍營。

軍營門前一片寂靜。莊賈跨下馬車，由侍從簇擁着進入軍營。這時操練早已結束。

莊賈仰頭一看，只見將台正中端坐着威嚴的田將軍，宛如一座石像。莊賈心裏未免有點緊張，但還是裝作滿不在乎的樣子走上將台。

「莊監軍為什麼不遵守約定的時間，這會兒才來？」將台上發出田將軍嚴厲的責問聲。

「嘻嘻，親戚朋友知道我當了監軍，要出門打仗去，大家前來送送行。我多喝了幾杯酒，來遲了一步。」莊賈還是不當一回事地解釋說。

田穰苴霍地從座位上站了起來，嚴肅地說：「我們當將領的，從接到國家命令的時候起，就應該忘記自己的家庭；既然帶領了軍隊，就應該忘記自己的親屬；臨陣打仗，更應該忘記自己的生命！現在，敵軍已經深入我國境內，全國騷動；邊境的將士們正在艱苦奮戰；國君睡覺不安穩，吃飯沒滋味；老百姓的性命都掌握在我們的手裏，國家危在旦夕，還有什麼心思飲酒作樂？」

莊賈這時候雖感到事情有點嚴重，但還想解釋幾句。不料田穰苴一說完，便回過頭來，問站在一旁的軍法官：「根據軍法，在軍情緊急期間，誤期遲到的人應該處什麼罪？」

「應該斬首！」軍法官回答。

這一下可把莊賈嚇昏了。他趕快拔腳

往台下跑，企圖回去向景公求救。

田穰苴大喝一聲：「綁起來！」台下兩個武士一擁而上，按住莊賈，把他綑綁起來。

跟隨莊賈的侍從，一看情況不妙，趕快跑到宮廷，把剛才發生的事情告訴給景公。

景公聽說田穰苴要殺莊賈，也吃了一驚，立即派出使者手持兵符，趕去赦免莊賈。

使者不敢怠慢，坐上馬車絕塵而去。使者還未趕到，田穰苴已經下令砍下了監軍莊賈的頭，並且拿他的腦袋巡示全軍。

× × ×

使者乘着馬車趕到軍營，不顧軍門衞士的阻攔，一直闖進營內。

將台前面，使者高舉兵符，傳達了景公赦免莊賈的命令。但田穰苴却斬釘截鐵地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莊賈身犯軍法，應該斬首。不管是誰，都不能庇護他。」

接着，他又回頭問軍法官：「軍營裏要保持肅靜，更不准騎馬亂跑亂闖。現在使者沒有經過同意，擅自闖進軍營，根據軍法，應該處什麼罪？」

軍法官回答：「也應該斬首！」

使者臉孔嚇白了，趕快向田穰苴求饒。田穰苴說：「國君派來的使臣，是代表國君的，可以寬恕。但軍隊的紀律不好隨意破壞。」

結果田穰苴下令砍掉使者馬車左邊的一根木頭，殺掉左邊的一匹馬兒，作為對使者破壞軍紀的懲罰。

對於這樣一位執法如山、鐵面無私的大將，全軍將士大為震動，全都打心裏感到敬佩。從此以後，誰都知道軍紀不容人，誰也不敢隨便違反了。

× × ×

從這天起，田穰苴便跟士兵們生活在一起。軍隊裏搭營、掘井、安灶、吃飯，他都要親自動手安排。他關心士兵的生活，時常把自己應得的口糧，節省出來分給大家，自己吃最少的一份。

像田穰苴這樣的好將軍，沒有一個士兵不尊敬，不愛戴的。大家都願意在他的指揮下，為國家効勞出力。連生病的士兵都堅決要求到前綫去，跟大家一起衞國殺敵。

經過短時期的整頓，齊國訓練出了一支紀律嚴明、勇敢善戰的軍隊。這支軍隊就在田穰苴的率領下，朝邊境進發了。

晉國和燕國的軍隊，聽到風聲，知道這支經過整頓的軍隊是很難對付的。他們不等交鋒，便分別向本國撤退。齊軍從後面奮勇追擊，很快就收復了全部失地。

戰爭結束以後，田穰苴把軍隊集中起來召開慶功大會，接着下令解散隊伍，讓士兵們回家安心生產。還下令解除了戰時的法令，然後回臨淄向齊景公滙報。

景公率領滿朝文武大臣，親自到郊外迎接。這時他完全相信了晏嬰的話，認識到田穰苴的確是一位了不起的將軍。為了獎賞他的功績，景公封他做齊國的大司馬——齊國最高的軍事統帥。後來大家便管他叫司馬穰苴。

（完）

殺手之王

·本文承自第42頁·

但這一次，他在疲乏中犯了錯誤，大意地挨了一刀！

那小子的刀法雖然平平無奇，他的刀却極鋒利！

莫天王雖然是一代武學大宗師，但却還是挨不住這一刀，就此一命嗚呼，死不瞑目！

× × ×

王都督和尹金堂在連場血戰下，總算衝出了重重包圍，可是，他們都同樣受到了極嚴重的創傷。

王都督自知不能活了，環顧左右，就只有尹金堂將軍陪伴着他。

結果，王都督寫下畢生最後一封書信，交給尹金堂，要他無論如何，一定要阻止刺殺「假皇帝」的行動！

其實，尹金堂的傷勢也極嚴重，但他却還能挺住最後一口氣，把這重要的訊息帶到浣姬手裏。

他不負王都督所托，浣姬也沒有令他們失望。

為了粉碎完顏將軍的可怕陰謀，他們都已付出了生命作為代價。

但司馬血的夢也粉碎了。

他還記得浣姬的說話。

她要生孩子，那是長孫驚雨一直期待着的事。

其實，司馬血何嘗沒有這種美麗的夢想！

但這却眞的變成了夢，噩夢！

這一戰，對每一個曾經參戰的人來說，都是一場可怕的噩夢。

浣姬死了，許竅之，呼呼和尚也受了傷。

燕天雲眞難對付，但許竅之最後還是解決了他。

衞空空苦戰湯無袖，戰況更是激烈無比。

湯無袖時一度佔盡上風，把衞空空逼得連砍腦袋劍法也無法施展，可是，衞空空却也守得極穩，完全不給對方半點機會。

兩人苦戰近千招，衞空空終於砍出了驚天地、泣鬼神的一劍，把湯無袖的腦袋砍掉下來。

一戰之後，衞空空全身氣力都似已用盡。

但他認為這是值得的，因為他們終於擊碎了完顏將軍的陰謀。

他本來打算找龍城璧和司馬血痛痛快快的喝酒，但看見浣姬壯烈殉國，他再也痛快不來。

皇帝終於平安回到皇宮了，據說，他害了一場大病，兩個月後才能早朝會晤羣臣。

他要重酬羣雄，但却沒有任何人來領賞。

皇帝又怎會了解他們？尤其是殺手之王，世間上又有甚麼獎賞能够比得上浣姬的一顰一笑？

（全文完）

新派脫俗俠情故事

魔與道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天魔門第四代掌門人司空凌雲因年靑時闖蕩江湖，看不過眼的事都伸手一管，結果將黑白兩道都得罪了，弄得自己走投無路。天魔門代代單傳，到他這一代也是一個人，爲了找尋繼承人，他來到温州，物色了富家彭耀祖的兒子彭承業，名義是當西席，白天教承業讀書，晚上暗中傳授本門武功，在彭府蟄居十年，但終被仇家硃砂掌門人找上門來，司空凌雲怕連累彭府，向彭耀祖辭行，臨行將天魔門玉珮傳位給彭承業爲第五代掌門人，自己再浪跡江湖，來到永嘉縣投宿，彭承業暗裏追踪，來到師父身前，又被硃砂掌門人和惡道人發現搜索……

江湖藏危機　雛兒中圈套

司空凌雲見徒弟如此不知天高地厚，要想應變已來不及了，只見惡道人雙脚一頓，身子已如大鳥般飛了起來，人在半空便抽出拂塵，同時左掌挾風拍去！

司空凌雲只待他雙掌齊出，一向上，一向下；「蓬」的一聲過後，惡道人凌空無處着力立即被迫落地上。

與此同時，只聞嘩啦啦一聲暴响，原來屋頂被司空凌雲擊開一個大洞，司空凌雲正想叫彭承業自上逃逸，不料彭承業見桂如龍緊接惡道人躍起，已飛身跳下去，抱劍直刺其頭頂！

桂如龍見他來勢極是凶猛，微微一懍，半空無法閃避，只待迎起左掌拍上，同時右袖向長劍捲去！

司空凌雲在樑上看得眞切，見桂如龍一隻手掌紅彤彤的，知道他已運上「硃砂掌」，生恐徒弟吃虧，左袖一拂，發出一股柔和的罡風，凌空把彭承業的身子帶橫四尺！

剎那間，惡道人、桂如龍與彭承業先後落地，司空凌雲長嘯一聲自樑上撲下。

惡道人雙眉一掀，大喝一聲，拂塵向上捲去，左掌暗中蓄勁，準備趁司空凌雲身子凌空之際，給予致命的一擊！

「魔劍天驕」司空凌雲的名頭豈是倖得的！只見他手掌如風，似要抓向對方拂塵上的馬尾！

惡道人也是手腕一抖，化拂爲纏，反望司空凌雲的手腕纏去！

不料司空凌雲手臂倏地一沉，手腕一翻，掌緣已切在拂塵的杆上，馬尾登時散開，司空凌雲右脚踹出，惡道人左掌適時拍出！

忽又見司空凌雲身子一縮，借惡道人掌風向後飄飛，飛了丈五，右腿一沉，脚尖在一張桌子上一點，身子橫飛，撲向桂如龍！

這幾招，兔起鶻落，快得令人難以看得清楚，待得司空凌雲改撲桂如龍，羣漢才如夢方醒！

惡道人如遭冷水淋頭，剛才那幾招，司空凌雲凌空連續幾個變化，全憑一口眞氣支持，而自己滿以爲可以以逸待勞，卻料不到仍讓對方從容落地。

單只這幾招，惡道人已知道自己與對方的武功仍有一段距離，心中的雄心壯志幾乎化作烏有，幸而他並非魯莽之輩，急道：「大家齊上，不必跟他客氣！」他本來欲與對方單打獨鬥。只叫衆人把司空凌雲的退路封死，如今眼見對方的武功比傳聞中更加厲害，只得改變初衷！

司空凌雲知道今日不使霹靂手段，是無法脫困，人未到，左掌便望桂如龍的後背拍去！

桂如龍憑功力及經驗，對付彭承業綽綽有餘，他恐惡道人無法收拾得了司空凌雲，因此想生擒彭承業以作人質，厲害的殺着不敢立即施展，不料只一猶疑，司空凌雲已到！

急切間，雙脚一錯，避過掌風，心想自己剛好在司空凌雲與彭承業的中間，自己向旁一閃，司空凌雲那一掌無疑便擊向彭承業，這骨節眼上，兩人陣脚必定大亂，是以一閃之後，立即一個風車大轉身，右掌變得火一般紅，挾風印向司空凌雲！

只聽司空凌雲冷笑一聲，左掌倏收倏發，接住對方那一掌，同時叫道：「業兒，『天魔戲仙』！」

彭承業見師父來到，精神大振，毫不思索，長劍依言使了一招「天魔戲仙」！

由於司空凌雲那一掌能收能發，使桂如龍的計劃全部落空，這剎那他當眞心頭大亂，手掌未待對方接實，便向後一退。

這一退剛好與彭承業那一劍湊上，只聽「嗤」的一聲，接着後脅一痛，知道受了傷，顧不得什麽身份，伏地一滾，鑽入一張桌子下面，隨即長身而起，把桌子拋向司空凌雲！

司空凌雲哈哈一笑，右袖一捲一拂，那桌子改了個方向，迎向惡道人帶來的那幾個大漢。同時道：「可惜！」

彭承業問道：「師父，可惜什麽？」

「可惜你下手不够狠，否則他早已躺下了！」司空凌雲向店門處走去。「業兒，對敵慈悲，便是對自己殘忍，這道理你應該明白！」

話音未落，惡道人又衝了過來，同時店外亦衝進兩個壯漢來，司空凌雲師徒分頭應戰。

與惡道人一齊衝過來的，尚有兩個壯漢，惡道人拂塵劈頭掃下，右首那大漢鬼頭刀斜劈過來，右首那人使的却是一杆梅花槍。

司空凌雲眼明手快，左手一翻，五指已抓住槍杆，隨即一扯，同時擰腰閃過拂塵！

惡道人一拂落空，手臂一彎，馬尾一散又聚，劃了半個弧圈，掃向司空凌雲的後腦！

司空凌雲右掌倏地印在持槍漢子的胸膛上，同時把手一鬆，再踢出一腿，那漢子後背撞在惡道人身上，惡道人虞不及此，被撞退了兩步，那一拂又再落空！

司空凌雲見機會難逢，左掌如刀望惡道人持拂塵之臂切去！

惡道人看得眞切，奈何行動大受那持槍漢子的影响，急切間，只得向後一仰，後背一壓，推倒另一個持刀的漢子！

他右臂雖然閃過司空凌雲的一切，但爲其掌風掃過，臂上肌肉火辣辣一陣疼痛。司空凌雲舉手投足之間，便已打得對方三人人翻馬仰，其他漢子都是心胆俱裂！

司空凌雲生怕徒弟經驗不足，無法應付，一招得手之後，並不急着追殺，反而一個轉身，接下彭承業的一個對手。

惡道人未戰之前，口氣極大，豈料一戰之下，敗得灰頭土臉，羞怒之下，大喝一聲，推開壓身的壯漢，欺前一步，揮動拂塵望司空凌雲掃去！

司空凌雲一至，彭承業精神一振，長劍立即刺倒一個壯漢，另一個剛一閃，司空凌雲左袖一拂，拂在其膝蓋上，那漢子脚一軟，司空凌雲右手五指一落，把其提起，向後一送！

「刷」地一聲，惡道人拂塵上的馬尾全數抽在那漢子的臉上，面皮裂開，鮮血掛滿雙頰，大叫大喊起來。

桂如龍一邊包紮一邊叫：「大家看這魔頭如此殘忍，害得李家兄弟這般慘！」

司空凌雲哈哈大笑。「這種技倆，十多年前司空某早已領教過了，也沒什麽新鮮！」

「你們看，司空凌雲不但殘忍，而且無恥！」

彭承業喝道：「你們才無恥！這人是我師父打他的麽？」

「小魔頭，你在惡魔的陶薰之下，那裏知道什麽是人命！不是司空凌雲，他會變成這樣麽？不是爲了匡扶正義，他會巴巴地趕來這裏麽？」

彭承業氣得說不出話來，司空凌雲喝

道：「還不快退，再不退爲師便與你斷絕師徒關係！」

彭承業只得衝出客棧，司空凌雲手上抓住那漢子，把他當作武器揮舞，阻擋追兵。

惡道人怒道：「他已經死了，你們還怕什麽？」

被司空凌雲抓住那漢子大叫一聲：「我還未死！」

司空凌雲估計彭承業已經去遠，輕嘆一聲，把那漢子拋出，身子倏地欺前一步，右掌猛印惡道人的胸膛！

惡道人吃了一驚，一邊閃身，一邊揮動拂塵反擊。不料司空凌雲那一掌只是虛招，掌至半途，忽然一拐，擊在一個壯漢的肩胛上！

那壯漢大叫聲中，司空凌雲又倒退回去，沉肱一撞，擊在一個欲去追趕彭承業的漢子後背上！

他一動手，又連傷了兩人，惡道人又驚又怒，喝道：「姓桂的，你那兩個師弟那裏去了？」

桂如龍冷冷地說道：「道長不是叫他們守在屋頂上，沒有你的招呼，不可下來麽？」

惡道人心頭恚怒，但此刻眼看能戰之人已越來越少，只得忍住氣發聲：「請尤二爺及梁三爺下來！」

司空凌雲厲聲道：「司空某與你們無寃無仇，你何必受人驅策？擋我者死！」

桂如龍喝道：「你是武林人人得而誅之的大魔頭，有兩分正義感的，誰不想殺你而後快！」

司空凌雲道：「好吧，姓桂的，你怎地做了縮頭烏龜？上官爺子的臉都讓你丟光了！」他一掌蕩開惡道人的拂塵，正想退出客棧，猛聽背後一股罡風湧至，知道有人偷襲，連忙伏身一讓！

只聽有人道：「司空凌雲，你莫以爲我硃砂掌門人沒有人來收拾你！」

這刹那，惡道人見司空凌雲蹲身，拂塵一圈，橫掃而至，道：「梁三爺，咱們合力把他斃了吧！」

司空凌雲雙脚一彈，斜跳五尺。這一來雖然閃開惡道人的攻擊，但也離開了客棧大門，尤大通與梁佐善，立即把他退路封死。

尤大通道：「聽聞道長與他有仇，咱們兄弟不敢領功，便從旁協助道長，希望道長能手刄親仇！」

惡道人暗罵一聲，司空凌雲却心頭暗喜：「這些人嘴上說得好聽，却都貪生怕死得很，今日要想脫身，倒也不太難！」

心念未了，長身而起，右掌望惡道人發出一記劈空掌，左掌一圈，又遙對梁佐善！

梁佐善與尤大通立即同時舉起掌來，只見兩隻手掌都如燒紅了的烙鐵般，甚是嚇人！

司空凌雲掌剛發，身子立時一旋，自側向惡道人奔去。

惡道人領教過他的厲害，連忙退了兩步，小心翼翼，那料，司空凌雲一見惡道人後退，他也倒飛而去！

桂如龍叫道：「他要脚底抹油，老三快截住！」

司空凌雲身子倒飛不止，只聞「蓬」的一聲，後背已撞碎窗櫺，比梁佐善早一步，飛出窗外！

尤大通在此刻則轉身由大門飛出，雙脚剛落地，只聽一道尖銳破空之聲急傳而來，電光石火之間，不及閃避，只得翻起右手一抓！

「卜！」那物擊在他掌心，饒得他練「硃砂掌」已有多年，仍然被震得疼痛不已！

司空凌雲去勢極速，聲音却遠遠傳至。「姓尤的，這銀子是要賠償客棧的損失，你可不要以爲是司空某是要請你喝酒，而私自吞沒！哈哈……」

笑聲未畢，身形已消失在夜幕中，尤大通氣得直跺脚，攤開手掌一看，果見剛才抓着的是一錠五兩重的銀子！

惡道人陰聲道：「氣煞貧道也，煮熟的鴨子竟被牠飛掉！」

桂如龍道：「這姓司空的武功固然高強，而且狡計百出，將來大家可得小心一點，免得落單時，要吃他的虧！」

衆人聽了之後，臉上都露出驚恐之色，良久梁佐善才道：「就算你躲得了這次，也躲不過下一次，我就不信他是銅皮鐵骨的！」

× × ×

司空凌雲穿過一條小巷，見後面沒有追兵，便把速度放慢。他退出江湖十年，這次重出，仍能揮洒自如，海天任縱橫，心頭也忍不住生了幾絲得意之感！

驀地頭頂上一片破空之聲傳來，知道有人用暗器偷襲，脚尖一點，去勢倏地加速，同時右袖向上一捲，護住頭臉。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屋頂躍下兩個五十左右的漢子來，這兩人面貌甚是相像，一望便知是兩兄弟。司空凌雲雙脚一頓，冷笑一聲：「我道是誰，原來是歐氏兄弟！十三年前，兩位敗在某家之下，莫非今夜欲來報仇？」

歐氏兄弟臉色齊是一變，老大歐江浩怒道：「司空凌雲，十三年前，咱們兄弟學藝不精，敗在你手下，本也無話可說，但你當衆侮辱咱們，恃勢欺人，還有一點人味麽？」

歐家老二歐江湛接道：「不錯！今日若不討回昔日之辱，咱兄弟這口氣如何能洩？」

司空凌雲怒極而笑。「某家侮辱你？笑話！你們兩個若非先出言不遜，侮辱某家的人格，司空某那會對你們出手？」

歐江浩道：「咱們所說句句屬實，誰不知道你暗戀義嫂，所以下毒手害死義兄的事？咱們兄弟可有說錯？」

司空凌雲臉色一沉，冷笑道：「司空某也不想與你們爭辯，只想問你們一句，這些事是你們親眼看見的？但你們侮辱我，却讓司空某親耳聽見。」

歐江湛道：「你的罪名普天下都已知道，也不由得你爭辯，拿命來吧！」

司空凌雲道：「且慢！」聲音放軟。「昔日之事已過，念在你們也無大惡，就算司空某向你們道歉一聲，把這樑子揭掉如何？」

歐江浩哈哈笑道：「司空凌雲，你怕了麽？也罷，你自己砍下一條手臂，咱們

兄弟便放你一條生路！」

司空凌雲性本高傲，十年的隱居生活雖然使他略有收斂，但聽了此言，又激發起他狂傲的本性來，哈哈笑了一陣。「你們兩個廢物，不怕夜風吹閃了舌頭麽？」

歐江湛道：「你莫狗眼看人低，所謂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少賣狂，今日不把你放倒街頭，咱兄弟便從此退出江湖。」

司空凌雲冷冷地道：「退出江湖可寂寞得很，這樣吧，你們一人砍下一條大腿，某家也放你們一條生路吧。」

他針鋒相對，原話奉回，氣得歐家兄弟哇哇大叫，忽然屋頂上又出現了幢幢的人影來。

司空凌雲冷哼一聲：「我道你們的胆子爲何突然大了，原來是仗着人多，不知道這些人是否也都是些廢物？」

歐江浩厲聲道：「司空凌雲，還不拔出劍來！」

「十三年前，對付你們，司空某不用抽劍，今日也如此！」

歐江湛再也忍不住，抱劍欺前，急刺過去。單看這一劍，倒也使得有板有眼，甚有氣勢。

司空凌雲輕輕一閃，道：「果然有了進步，可惜仍是螳臂擋車。」

話音未落，歐江浩的長劍已自旁攻了過來，司空凌雲斜眼瞥及，五指一揮使了招「天魔撫琴」，手指落在劍身上，登時把歐江浩的長劍彈開。

歐江湛大叫一聲，手腕一振，長劍一變，連攻三招，司空凌雲如穿花蝴蝶一般，在他劍隙中進退閃避，覷得眞切，手腕自劍網空隙中突進，反抓其手腕。

這一爪名喚「魔鬼拘魂」，是天魔門的絕招之一，端的精妙無比，歐江湛識得厲害，急忙縮臂退身。

可是他動，司空凌雲也動，他退，司空凌雲立進，五指任對方如何變化，都不離其手腕四寸，幸而歐江浩一退即進，長劍狂風暴雨般，招招指向司空凌雲的後背要害。

司空凌雲見他兄弟雙劍合璧，威力增加不少，倒也不敢太過託大，連忙錯步閃開。

這刹那，歐江湛才定下神，只覺後背涼颼颼的，暗叫厲害，喘了一口氣，見乃兄落在下風，只得鼓其餘勇，再度揮劍。

眨眼間，已過了五六十招，激戰中，司空凌雲見歐江浩求勝心切，一招「仙人指路」，勢子過猛，立即反攻。

只見他忽然把左手縮入袖管內，同時振臂揮袖！袖管陡地纏在其長劍上，借勢一拉，這是上乘的「四兩撥千斤」心法，歐江浩因爲全身氣力都集中在上身，下盤不穩，讓他這麽一拉，衝前幾步，長劍却刺向自己的兄弟。

歐江湛正好一劍刺向司空凌雲的後背，忽然眼前一花，陡見乃兄一劍刺來，猛吃一驚，忙不迭回劍一格，堪堪避過此難，饒得如此，也出了一身冷汗。

歐江浩則因失去重心，後背空門盡露。說時遲，那時快，司空凌雲已一掌急掃過去。

歐江浩此刻保命要緊，再也顧不得什麽面子，伏地使了招「懶驢打滾」。可是仍然慢了半步，左後肩吃司空凌雲掌風一掃，火辣辣地疼痛，左臂登時抬不起來。

司空凌雲一招得手，立即向歐江湛迫去，冷笑道：「看來閣下當眞要退出江湖了。」

歐江湛色厲内荏地道：「司空凌雲，未到最後一刻，你都少給老子賣狂！」

司空凌雲左手食指彈開他的長劍，哈哈笑道：「對，司空某忘記屋頂尚有很多好朋友，但他們與某家的勝負如何，只怕你已看不到了！」話音未落，右掌急印，離對方胸膛已不及五寸。

歐江湛心胆俱裂，連忙後退，司空凌雲冷哼了一聲。「往那裏逃！」身子飛前，右掌仍罩住歐江湛的要害。

幸而歐江浩此刻拚命自地上滾過來，長劍一閃，貼地使了一招「老樹盤根」，急削司空凌雲足踝。

司空凌雲又是一聲長笑，身子離地飛起，仍向歐江湛撲去！

歐江湛大喝一聲，長劍拚力一刺，直指對方胸膛，這一劍他有十拿九穩的把握，心想司空凌雲身在半空，又是赤手空拳，就算不把他刺死，也得令他掛了點采。

心念未了，只見司空凌雲雙掌一合，驀地把長劍挾住，用力一拗，只聽「啪」的一响，長劍已當中而斷。

這刹那，歐江湛心頭震驚之甚，實非筆墨所喻，司空凌雲這鬼魅似的一招，他根本看也未曾看得清楚，只知司空凌雲的武功比十三年前又精進了不少，自己兄弟兩人十三年的苦練，雖亦有長足的進步，但與對方相較，相差之懸殊，尤甚於上一次。

他心念電閃，司空凌雲第二掌又至，歐江湛三魂不見了六魄，亡命向後倒退。

歐江浩向地上竄起，長劍一揮，急攻七招，雖都讓司空凌雲閃過，但終於把他的去勢阻慢了。

歐江湛喘了幾口氣，驚魂稍定，隨即咬牙喝道：「老子們跟你拚了！」

司空凌雲怒道：「司空某有心與你解開樑子，你們莫再自找苦吃。」

只聽屋頂上一個蒼老的聲音說：「歐家昆仲，用不用得着咱們，請即開口！」

歐江浩道：「好吧，就依你們的條件吧！」

那蒼老的聲音又傳了下來：「對不起，現在三千兩銀子老夫已不幹了！」

歐江浩怒道：「你如何出爾反爾？」

「誰叫你們捨不得那三千兩白銀，却要老夫在屋頂上站了半夜？現在若要老夫動手也可以，價錢加倍！」

司空凌雲趁他說話分神之際，倏地飛起一脚，把他踢倒。歐江湛仗劍揮來，護住乃兄，口中叫道：「關老頭，你這分明是趁火打刦。」

那蒼老的聲音，語氣十分不悅。「你們若一早答應，老夫可以在暗中下手，便省事得多了，如今要咱們拚命，不增加價錢，傻子才肯幹。何況這是你情我願的交易，肯不肯全在乎你，你若嫌貴，老夫拍拍屁股便走。」

「好吧！」歐江湛獨力難支只得咬牙道：「六千兩便六千兩，還不快下來！」

司空凌雲冷笑道：「瞧呀，再不來這

筆生意可要吹了！」

話音未落，尾頂上跳下幾個人，那蒼老的聲音剎那已在司空凌雲背後：「司空凌雲，你別狂！不過老夫為酬謝你大力合作，促成這筆生意，便讓你落個全屍吧！」一頓又道：「虹兒，你先向歐老大拿錢，錢不到手，老夫便不出手。」

司空凌雲反手拍出一掌，同時回身一望，只能背後那人，身材十分矮小，面目如刀削般尖瘦，心頭一動，覺得此人似曾相識，驀地想起一個人來，不禁失聲叫道：「天網堡堡主關懷義，幾時成了人人可僱的殺手？」

關懷義臉色一沉，冷笑道：「司空凌雲罪大惡極，人人得而誅之，老夫是順手牽羊，賺點工本費，以養活手下而已。」

他言畢忽又揚聲問道：「歐老大，你要活的還是死的？」

歐江浩咬牙道：「能活捉到交與在下最好！」

「活捉再加一千兩！」

歐家兄弟心頭大怒，可是如今勢成騎虎，只好忍痛把銀票交給他兒子關虹。

司空凌雲淵停嶽峙，冷冷地道：「姓關的，某家看你還是趁早滾吧，免得白做一場發財之夢。」

關懷義雙掌一拍，屋頂上的人都跳了下來，把街道的兩頭堵住，淡淡地道：「老夫若沒有幾分把握，怎敢來找你？」

司空凌雲不再打話，左掌呼地一聲自中擊出，掌至半途，忽然手臂一拐，改掃肩頭，右掌在左臂之下穿出，急印對方胸膛。

關懷義能身為一堡之主，武功自非歐家兄弟能望其項背，只見他身子滴溜溜一轉，脫出司空凌雲的掌勢，右掌一翻一撒，只見一團白茫茫的網子，望司空凌雲罩去。

司空凌雲雖不把關懷義的武功看在眼中，但他那張刀槍難以砍斷的天山雪蠶絲編織而成的雪蠶網，威力極大，是以有幾分忌憚，見狀連忙後返。

雪蠶網上附了許多用精鋼打造的尖銳小鈎，給它沾及，十之八九都要讓它網住，還有一個好處，束起時可作軟鞭使用。

當下關懷義見司空凌雲後退，手臂一掄，雪蠶網合起成鞭，望司空凌雲掃去。

司空凌雲正要他如此，一退立進，左袖把雪蠶網撥開，右掌急拍！

關懷義舉掌欲迎，司空凌雲又化掌為爪，急抓對方的手腕，他一口氣攻了七招，迫得關懷義忙於招架，無暇撤網。

關懷義臉色一變，怒道：「你們還不上來。」

天網堡的弟子立即撤出兵器，望司空凌雲攻去，司空凌雲大喝一聲，一股凌厲的掌風洶湧而出，關懷義不敢攖其鋒，急退幾步，司空凌雲立時跟進，背後那幾柄鋼刀登時擊空。

關懷義一退之下，立時把雪蠶網撤出，望司空凌雲罩去。

司空凌雲眼看四面，耳聽八方，見天網堡弟子全部俯身蹲下，腦海內靈光一閃，也蹲下身來，左脚一勾，把一個天網堡的弟子踢飛。

黑暗之中，視綫不太清晰，加上司空凌雲行動迅速，關懷義見一團黑影，飛入網中，立即把網一收，便聞一聲慘呼：「堡主是我！」

司空凌雲自地上竄起，正想趁關懷義網內有人，展開攻勢，遠處忽然再來一道尖銳的嘯聲，他認得是惡道人所發，心頭一驚，尋思道：「不好，此城尚不知埋伏了什麽人，今夜不想個辦法應付，只怕要葬身此處了。」

只聽關懷義叫道：「孩兒們，有人要來搶生意，快加把勁！」

急切間，司空凌雲靈光一閃，心生一計，左掌悄悄在土牆上一抹，抓下一些粗砂子，揑在掌心，小巷黑暗，加上拚鬥激烈，竟沒人發覺。

只聽司空凌雲猛喝一聲，右掌一圈，引開對方注意，左掌接着向外一吐。

關懷義顧不得解開網子，左掌也迎了上去，忽覺臉上一陣疼痛，不知被什麽東西打中，喝道：「司空凌雲，你在攪什麽鬼？」

司空凌雲哈哈大笑。「關老頭，你已中了本門的毒砂，再運氣便要沒命了。」

關懷義這一驚非同小可，登時住了手，張大嘴巴，急喘氣道：「你，你這魔頭……快拿解藥來！」

司空凌雲左手探入懷內，作狀又抓了一把，道：「速叫你手下退後！」

此刻形勢逆轉，關懷義保命要緊。只得下令弟子退後，歐江浩叫道：「關堡主，錢你已拿了，怎地又食言了？」

關懷義是個心機奸詐之人，凡是這種人，疑心必大，只覺臉上痳痛之感，越來越盛，忍不住喝道：「閉嘴！虹兒，把銀票還給他們！司空凌雲，你拿不拿解藥來？不拿便教你兩敗俱傷！」

司空凌雲暗暗好笑，便煞有介事地道：「這是本門的『暗香浮影』，你伸手在臉上抹一抹，然後嗅一嗅，便知眞僞。」

關懷義臉色鐵青，依言在臉上抹了一把，再把手掌湊到鼻端下力嗅，但覺有一股若有若無的霉味，臉色更是雪白。

司空凌雲查言辨色，知道他已入信，便嘆了一口氣，道：「可惜這種毒沙並無解藥！」

關懷義大叫一聲：「你這惡魔！你們還不快上，給我把他殺了！」

「且慢！」司空凌雲哈哈一笑，道：「姓關的，你叫我甚麽？」

「你，你……司空凌雲……」

「不對不對！叫錯了，你便沒救！」

關懷義呻吟似的一嘆！問道：「你要老夫叫你甚麽？」

「隨便你，總要教司空某滿意，你自己考慮一下！你別想拚命，妄行七步，立即七竅出血氣絕而亡！」

關懷義臉色一陣青一陣白，身子如篩米般亂抖，要想說幾句話，偏生在手下面前又下不了台！

司空凌雲見嘯聲越來越近，忙道：「你再猶疑，司空某可要失陪了！」

關懷義一急之下，脫口叫道：「司空大俠，請您……」話至此再也說不下去。

司空凌雲哈哈一笑，道：「够啦够啦！天網堡堡主肯尊稱某家一聲大俠，某家經已心滿意足了！謝堡主美意！」

關懷義大叫一聲，一跤跌坐地上，那些天網堡弟子面面相覷，都料不到平日氣燄萬丈的堡主，竟然如此膿包。

司空凌雲道：「這毒沒有解藥，不過只要你靜坐于地，一個時辰之內，不可妄動眞氣，毒氣自然消失，否則重則斃命，輕則如司空某這般變成痳皮大花臉了！」

關懷義道：「連你也沒解藥解救？」

司空凌雲道：「司空某素以英俊自詡，若有解藥豈有不醫之理？你道我是怕了你們才隱居起來麽？錯了！司空某是為了這張痳子的大花臉！」

這幾句話說得合情合理，需知「魔劍天驕」，天驕兩字，除了形容他武功高強，心高氣傲，不把天下英雄放在眼內之外，另有一半是指其相貌俊美，當年司空凌雲是武林四大美男子之一，也不知有多少貌美的少女，在暗中偷戀着他！因此，關懷義更加相信，還暗暗慶幸自己那句司空大俠叫得並不寃！當下為了面子仍問道：「可是眞的？」

司空凌雲哈哈一笑。「你若不信，待司空某再撒一把，讓你們天網堡變成大痳子堡，嘻嘻，這一來，包管你大出風頭，名留千古！」

那些天網堡的弟子，忙不迭後退。關懷義喘着大氣，心中甚驚對方會趁機下毒手，色厲內荏地道：「如今你待怎地？」

司空凌雲哈哈大笑，說道：「如今的司空凌雲，與以前已大不相同，算啦，司空某也得留點情，日後行走江湖也平安一點！」

關懷義盤膝於地，顫聲道：「正是正是，司空兄深明大義，令關某好生感動，將來見到吾兄，關某必假道他往……」

司空凌雲忍住笑，轉頭喝道：「你們還不恭送我離開？」

那些天網堡弟子見堡主也如此，便暗聲道：「恭送司空大俠！」

司空凌雲放聲大笑，道：「不用送，司空某心領了！」言畢展開輕功馳去。

他剛離開不久，街頭便現出七八道黑影，來的正是惡道人與桂如龍三師兄弟。

桂如龍問道：「是那位司空大俠！」

眾人臉現赧然之色，都不敢作聲，桂如龍再聰明也看不出天網堡的人會稱大魔頭司空凌雲為大俠！

半晌，才聽到歐江湛冷冷地道：「還有誰？自然是惡魔司空凌雲！」

尤大通大叫一聲：「想不到你們如此沒出息，竟尊稱他大俠！」

歐江浩冷冷地道：「你莫在門縫內看人，叫大俠的是天網堡，咱兄弟却沒這般軟骨頭！」

桂如龍等人齊聲大笑，關懷義又羞又怒，只恨不得找個地方鑽了下去，惡道人見他坐在地上，問道：「堡主受了傷？」

「是受了一點傷……」

歐江浩冷笑道：「他是中了天魔門的毒沙！司空凌雲說一個時辰之內，不准運功，也不能走動！」

惡道人哈哈大笑，道：「關堡主你受那惡魔戲弄了。剛才他被咱們圍攻，若有毒沙的，為何那惡魔不洒出來？分明是假的！」

桂如龍道：「不錯！剛才咱們十多個人擠在客棧，他若是要撒毒沙，一定能够得手！」

尤大通却道：「他去了那裏，請堡主帶咱們追他！」

關懷義心中半信半疑，沉吟了一陣，道：「關某剛才跟他對了一掌，確定受了一點輕傷，並不是懼他甚麽毒沙！對不起，你們要追他，請恕老夫不能相陪了！」

桂如龍冷笑道：「原來天網堡都是些貪生怕死之徒。我看你們見到司空凌雲便三魂不見了六魄！恭送司空大俠，司空大俠，哈哈，好笑呀好笑！」

關懷義大怒，正想提氣斷喝，心頭一動，忙止了此念，淡淡地道：「關某痴長你們幾歲，可不與你們一般魯莽！」

梁佐善怒道：「咱們如何魯莽？」

「只知猛衝猛打，那知進退策略！」

關懷義臉現不屑地道：「咱們這是為了給正義保存實力，逞一時之勇又有何作用？這是『攻心計』，多叫幾聲大俠，讓他飄飄然，以為咱們都怕了他，然後才乘其不備，一擊中的，這是上策！」

眾人一怔，但仍臉露冷笑，惡道人道：「如此說來，堡主日後見到那魔頭仍會尊他一聲大俠了？」

關懷義一本正經地道：「那便得看情況了，總之咱們最終的目的為了殺他，使甚麽手段都是為了這個目的，正如諸位以眾凌寡，老夫深明此理，亦不敢相識！」

這幾句話，十分厲害，惡道人與桂如龍等人都大感臉上無光，當下向前追去。

×　　×　　×

司空凌雲奔馳了一陣巳出了城，想起自己憑一把砂石便把幾個武林高手，玩弄於股掌之間，不禁又笑了起來！

他行事介于「正邪」之間，只要看不過眼的，那怕你是天王老子，也不稍假詞色，因此黑白兩道都有仇家，對付白道的怕死之輩，還可以使詐脫險，要對付精于此道的黑道高手便不這般容易了！

想到自己一出江湖便在別人監視之下，日後只怕更加寸步難行，心頭一沉，便再也笑不出來了。

月色朦朧，荒野一片迷濛，夏虫在草叢中發出啾啾的鳴叫聲。但除此之外，却聽不到絲毫人聲，荒野寂寂，也不見有別人，司空凌雲輕聲叫道：「業兒業兒！」

四周靜幽幽的，既沒有聲，亦不見彭承業的人影，司空凌雲暗吃一驚，心頭猛地一沉，忖道：「莫非業兒遇上危險？」他越想越覺有理，便在附近找尋起來。

×　　×　　×

彭承業出了客棧，一路望北而行。路上不時聽見風吹夜行人的衣袂聲，但並沒有人現身阻攔，是以很快便到了北郊。

夜風陣陣，星月暗淡，耳畔不時聽到樹木搖動的沙沙聲，配着單調難聞的虫鳴，氣氛有點嚇人，幸而彭承業胆子一向很大，毫不在意。

過了好一陣，仍不見司空凌雲的影子，心頭有點忐忑，生怕師父遇險，正在不耐間，忽然身後傳來一陣焦急的脚步聲，他心頭一跳，立即匿在一堆草叢中。

半晌，只見一個嬌小的黑影急促地奔來，背後還有一個漢子，那個漢子人未到聲音先至：「阮家妹子，你這次可跑不了

啦！」

彭承業頗覺有點耳熟，睜眼一瞧，心頭隨即砰砰地跳了起來。

原來來者這少女，正是上月他代父下鄉收租，在路上無意中見到這少女遭一個惡少欺侮，忍不住在那惡少的刀網中，施展師門絕藝「天魔舞步」，救出那少女！

再一看，如今直追這少女的漢子，也正是當日的那個惡少，他心頭一動，忖道：「師父在我家匿居了十年，平日寸步不出大門，爲何消息會洩露出去？看來必定是因自己那次施展『天魔舞步』而露了馬脚！」

想到此，他心頭又再一跳：「咦，莫非那登徒子是師父昔日仇家的後人？」

心念一落，立時跳了出來，喝道：「站住！」

那一男一女見到彭承業都是一怔。少女隨即笑道：「原來是你呀？小女子眞是命不該絕呀！」

那惡少眉頭一揚，道：「小子，你來得正好！省得少爺去溫州找你！」

彭承業喝道：「少爺正想找你！」

惡少哈哈大笑：「這倒省得廢話！」

言畢揮刀劈了過去。

那少女眼珠子一轉，嬌聲道：「小恩人，他們風家的閃電刀法，非同小可，你快用劍！」

一語旣畢，那姓風的青年已一口氣劈了七刀。彭承業惱其洩露師父的行踪，也立意讓他吃苦頭，立時抽出佩劍應戰。

不料風家的「閃電刀法」，果然名不虛傳，使將起來，快疾無比。那姓風的青年七刀過後，又再七刀，使到急處，但見刀光不見人影。

彭承業造詣本在其上，奈何初出茅廬，沒有實戰經驗，師門絕招都施展不出，二十一招之後，反而落在下風，忙道：「姑娘快跑，在下替你攔住他！」

那少女搖搖頭道：「姑娘怎能放下你一人不管？萬一有甚麽意外，敎我如何心安？」

那姓風的青年怒道：「小賤人你貪圖他甚麽？你不知道他師父是誰麽？你少對他送秋波！」

少女粉臉一紅，幸而月色朦朧，兩個青年又忙着搏鬥，也沒有人發覺。「眞是狗咀長不出象牙！風沐楊，你咀裏給姑娘乾凈一點！」

彭承業年少臉皮薄，聞聲也是一紅，罵道：「誰與你一般無恥！」長劍急忙一刺，沿着刀脊滑了下去，反削對方手背！

風姓青年名沐楊，當下微吃一驚，連忙翻腕振刀，把劍擋開，嘿嘿笑道：「呆小子，少爺跟阮家妹子，自小玩慣了，你來吃甚麽醋！」

彭承業一怔，手脚一慢，登時又被對方佔了上風，忙道：「胡說！」

「胡說？」風沐楊哈哈大笑，「不信你問問阮家妹子！」

彭承業更窘，他罵對方胡說，本是要表明自己不是吃醋，但聽在對方耳內却另有一番意思，細想之下，這話的確啓人疑竇，不由暗怪自己魯莽，急忙道：「少爺要殺你另有原因，與這姑娘完全無關！」

他說話分神，手脚較慢，被風沐楊尋得一個破綻，一刀往其手背砍下！

彭承業百忙中一閃，只聽「嘶」的一聲，衣袖已讓對方砍裂！

少女急道：「小恩公，你別聽他胡說，他分明不懷好意，難道你看不出來？」

彭承業精神一振，長劍攻勢之盛，五十招過後，已站穩陣脚，且攻勢隱隱然蓋過對方。那少女拋出一柄柳葉刀來，道：「小恩公，咱們聯手把這種害人不淺的畜生殺了吧！」

彭承業只覺香風一送，少女已與自己並肩而立，他眼不敢斜視，只顧揮劍。風沐楊怒道：「阮丫頭，你瘋了麽？怎地反帮起外人來了？」

「甚麽外人不外人的？你們風家表面跟咱們和好，誰不知道你們無日不想消滅了咱們！」少女一刀狠狠砍出。

風沐楊急道：「但我可不一樣！」

「姓風的有那一個是好人？」少女柳葉刀一圈，疾砍對方肩膊，看她出手，絕不像是朋友。

風姓青年大怒，連忙一閃，不料彭承業的長劍又到，登時在他臂上劃了一道血槽！

風姓靑年連忙退後，大聲叫道：「小魔頭，你小心一點，別得意太早，你們師徒兩人，終有一日要死無葬身之地！」

少女道：「他光明磊落，見義勇爲，是什麽小魔頭？簡直胡說八道！」

彭承業怒道：「原來我師父的行踪，果然你洩露出去的！這筆賬我還未跟你算呢！快說，你們爲什麽要陷害我師徒！」

風姓青年忽然仰天狂笑起來。彭承業怒道：「有什麽好笑，你若不說你淸楚，今日少爺便要叫你死無葬身之地了！」

風姓青年雙眼射出狠毒之色，又退了兩步，道：「實與你說了吧，你師父司空凌雲殺死義哥，又與義嫂暗道欵曲，最後還把侄兒偷走……嘿嘿，像他這種人留在世上，只是多個禍害而已……」

他未曾說罷，彭承業便巳忍不住大罵起來：「放屁！我師父氣節清高，豈會做出這種事來？」

風姓青年冷笑一聲：「這種醜事他敢告訴你麽？何况他還殺了武當的修玉道長，『斷金掌』何足道，少林俗家弟子『殺魔手』謝鐵拳，傷了『江南大俠』周天徹，欺騙華山『梅花女俠』裴紅梅……眞是罄竹難書！這些人那一個不是鐵錚錚的好漢！」

彭承業臉色一變，怒道：「胡說！」揮劍刺去。

風沐楊只得舉刀相迎，少女忽道：「依我看司空掌門傷殺這些人，一定有他的原因，也許大家有什麽誤會，咱們未曾調查清楚，不要信口開河！」她忽然舉刀挑開彭承業的長劍，道：「算了吧，冤家宜解不宜結！你今日若殺了他，只怕江湖上對你師徒誤會將更深了！」

彭承業心頭一震，惘然收劍。少女轉頭對風沐楊道：「你還不走！今天可得記住小恩公之情，日後可不得再胡言亂語了！嗯！大家平心靜氣一點，都有好處，何必怒氣冲天的！」

風沐楊咬牙道：「丫頭，風某記住了，你勿再撞在少爺手中，否則，哼……」

彭承業怒道：「我巳放你一條生路，你尚待怎地？」

風沐楊瞪了他一眼，怒哼一聲，轉身急馳而去。少女見他走後，向彭承業盈盈行了一禮，道：「多謝小恩公兩番相救！小妹感激不盡！」

彭承業未曾與女子打過交道，有點手足無措。「姑娘千萬不要這般多禮，拔刀相助，乃我帮中人應有之義！」

少女笑道：「我早知令師徒一定不是壞人，果然沒錯！怕錯的反是傷在令師劍下那些人！」

彭承業見她維護自己師徒，心頭大悅，說道：「多謝姑娘，可惜他們都不如姑娘！」

少女道：「旣然是誤會，便有解開之一日，小恩公不必掛懷！姑娘若有機會，一定把小恩公的俠義行爲廣爲宣傳！」

彭承業臉上一紅，忙道：「姑娘這樣可反要折殺在下了！」

少女嫣然一笑，如同百花盛開，說不出的嬌艷嫵媚，彭承業不敢正視，連忙低下頭。忽覺鼻端巳嗅到一陣醉人的香風，只見身前立着一對金蓮。

「對啦，小女子兩番得救，尚未請敎小恩公的姓名！」

彭承業忙道：「在下姓彭，雙名承業，姑娘千萬別叫在下恩公！」

「彭承業？好名字！那麽以後姑娘便尊你一聲彭兄啦！」料不到那少女極是大方。「小妹姓阮，小名小鳳。家住蘇州，彭兄若有機會路過，請到舍下喝杯水酒，讓小妹一盡地主之誼，以酬相救之情！」

「區區小事，請勿掛齒！」彭承業心神稍定，問道：「嗯，姑娘與剛才那人認識的？」

「他化了灰姑娘也認得！」阮小鳳咬牙道：「那小魔叫風沐楊，他家與我家是世仇！他恃着家內人多勢衆，一直欺侮我家，又對小妹不懷好意，幸好遇上彭兄你，否則眞是不堪設想！」

她眼角飄了彭承業一眼，續道：「小妹本來約了爺爺在前面坡上見面，不知道這小魔如何得知，竟先我爺爺到那裏，小妹不敵他，只好逃走……唉，不知我爺爺如今到了沒有！」

她忽然又大叫一聲：「哎呀不好！這小魔在那裏出現，莫非他家知道這個消息，伏在那裏等我爺爺？爺爺一人怎是他們的敵手……唉，該如何辦？」

「姑娘快去通知他離開！」

阮小鳳淚花在眼眶內亂轉，道：「但小妹又怕那小魔伏在半路等我，這……這如何是好！彭兄，你爲何深夜立在此處？莫非佳人有約？」

「不是不是……」彭承業滿面通紅，道：「在下在此等家師！」

「原來如此，小妹有一件事頗難啓齒，未知彭兄……」

彭承業見她滿臉憂愁，另有一番風味，忍不住道：「姑娘有話請說。」

「小妹斗胆想請彭兄送我到前面山坡，找我爺爺！」

「這個……在下現在……」

「那裏離此才五里，來回也化不了多少時間，彭兄劍胆琴心，換作別人，小妹也不敢求他！」

彭承業覺得她對自己師徒極是信任，心頭甚悅，便道：「好吧，在下便陪你去一趟！」

阮小鳳道：「你若担心令師找不到你會着急，便用劍在地上留個字吧！」

彭承業覺得此法甚好，忖道：「想不到這姑娘比我還聰明！」當下以劍代筆，在泥地上刻下一行字：師父，請稍候，業兒。

刻罷便與阮小鳳上道，兩[illegible]袂而行，彭承業頗有異樣，偏生阮小鳳又跟他靠得甚近，夜風吹來，秀髮拂在他的頭上，癢癢痲痲，說不出是什麽滋味，這刹那間，他頗有身不知在何處之感！

走了一陣，彭承業問道：「姑娘，到了沒有？」

「快啦，就在前面那座山坡上！」

彭承業走勢加速，道：「在下急着同去，請姑娘快一點！」

阮小鳳嗔道：「你呀，眞是個呆子，你道人家不急？小妹輕功不如你，要快也不行！」

彭承業赧然一笑，只得把脚程放慢，上得山坡，阮小鳳輕聲叫道：「爺爺，爺爺！」

空山寂靜，無人應她，阮小鳳叫了一陣，急得哭道：「爺爺不在這裏，一定是遭了風家的毒手了，彭兄這如何是好？」

彭承業也是六神無主，苦笑道：「在下也不知道該如何辦！」

阮小鳳收淚道：「咱們找一找！」

彭承業拋出劍來，走在前面，道：「請姑娘跟着在下，不要離開太遠！」

阮小鳳應了一聲，又道：「咱們到前面那座林子看看！」

兩人小心翼翼入林，才走了兩三丈，彭承業忽覺腰上痲穴一痲，接着阮小鳳嬌軀在他後背一伏，兩人登時一齊跌倒！

阮小鳳大叫一聲：「你是誰？可是風家的人？彭兄，你怎樣啦！」

彭承業羞愧地道：「在下被人點了痲穴！」

阮小鳳目光一閃，哭喪地道：「這次咱們眞的死無葬身之地了！却是小妹害了你……對不起，業哥！」

彭承業心頭一震，半晌才道：「這與姑娘無關……姑娘可知道他們是誰麽？」

忽聽背後的阮小鳳嗯了一聲，再無聲響，接着彭承業眼前一黑，昏死過去。

只見阮小鳳自他身上爬了起來，輕輕踢了他一脚，罵道：「白白讓你這小子佔了便宜！嘿嘿！像你這種呆頭小子，十個也逃不出姑娘的掌心！」

她整理一下秀髮，把彭承業抓了起來，扛在肩上，放足馳去，一瞬間便巳消失在黑暗中。

× × ×

司空凌雲找了一陣，便發覺彭承業留下的那行字了，他暗想彭承業也許是內急在附近解决，便用脚把字擦掉，飛身躍上附近的一棵大樹，匿藏起來。

過了一忽，只見惡道人、桂如龍和尤大通等六七個人，自城內馳了出來，又自他樹下馳過。

司空凌雲暗暗担憂，生怕彭承業會與

對方遭遇，不過他爲人頗爲鎭靜，否則當年也不會在重重圍困下，殺出一條血路，隱名換姓匿了十年。是以仍躲在樹上凝神靜聽。再過一陣，巳聽不到脚步聲，估計惡道人等人經巳去遠，又估計彭承業不會遠去，便放下了心。

可是過了一柱香，仍不見彭承業回來，憂心再起，便跳下樹來，在附近找尋起來，却又找不到彭承業。

不久，天巳朦朦亮，司空凌雲忖道：「莫非業兒讓另一撥人馬擄走了？」

目光無意中向地上一掠，見地上泥沙有異，心頭一跳：「這裏不久曾經有過一場爭鬥，業兒九成是落在人家手中了！」

他一顆心怦怦亂跳，連忙沿路追尋下去。可是地上泥土甚是堅實，又沒足跡留下，只得沿途走下去希望能有奇跡出現。

走了數里，路上兩旁的草叢，並無折斷的跡象，便拐上一座山坡。

那山坡綠草如茵，只有一叢樹林，司空凌雲入林查視，忽覺地上金光一閃，隨即不見。他心頭一動，走前一望，只見草地上有一件金光閃閃的東西，抓起細望，登時手脚冰冷。

原來他手上抓着的，是一件黃金打造的八卦，背後尙刻着長命百歲四個篆字。這是彭承業日夕掛在腰帶上的飾物。

如今這金八卦掉在草地上，不喩而明，彭承業必是遇了危險，敎司空凌雲怎能不吃驚？「業兒，業兒！」他放聲大叫，可惜無人應他，頹然一嘆，坐在草地上，忖道：「業兒若有什麽不測，敎我如何向他父親交待？」

× × ×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彭承業才悠悠醒來，神志恍惚間，覺得自己的身體竟會移動，心頭詭異，咬唇定一定神，這才知道自己躺在一輛馬車內。

車廂頗大，但遮得死死的，有點氣悶，頭上的汗珠一直往衣領淌下，他想站起來，可是四肢痲木，完全不聽使喚，輕嘆一聲，知道自己被人制住的痲穴尙未解開，只是暈穴先解，張口欲叫，又發不出聲來，這又才知道原來自己的啞穴也被人封住。馬蹄聲的的得得，甚是清脆悅耳，但聽在彭承業耳內，却極是難受，彷彿是在夢境中。

過了一忽，他發覺有八個輕重不同的馬蹄聲，證明這是一輛雙馬套車。

他心中忖道：「不知這馬車要去那裏？又是誰擄走我的！」

想到自己一出江湖，便不明不白地着了人家的道兒，那股萬丈雄心，登時一挫，幾乎想痛哭一頓。

過了一陣，他眼前忽然浮上阮小鳳的倩影來，他身子不能動，不知她是否還躺在自己的身邊。輕輕一嗅，聞不到她身上那股香風，知道她不在車上，又不由替她担心起來：「不知阮姑娘現在何處……哎呀，不好，莫非咱們着了風家的道兒？阮姑娘若落在風沐楊手中，那就不妙了……」

這剎那，眼前的倩影忽然一變，阮小鳳哭得似淚人兒般，說不出的可憐。他登時心如刀割，覺得自己未盡責任。

胡思亂想間，馬車速度忽然一慢，他才霍然一醒。

（未完・二）

現代遊俠傳奇故事

龍驥・文
可飛・圖

龍角驚魂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呂奇離開塞城，來到澳屬的龍門角，這是南洋的新興海濱都市，他在旅途上惹來不少痲煩，在塞城失去了剩餘的旅費，袋裏只有五元美鈔，眞是潦倒旅途如何是好？幸好天無絕人之路，柳暗花明，奇蹟出現了，被他發現市中心區一塊招牌赫然寫着：羅克偵探社。呂奇找到了老師羅克，說清楚窮途潦倒，希望找一份工作，羅克派他和兩個偵探去海潮旅館保護玫瑰黨總管夏一堂，第二天夏一堂被人暗殺，連偵探的雷軍也傷重死去，偵探社從未發生死亡事故，這次委任呂奇帶人出馬，就出師不利，羅克只責成追查兇手，呂奇只得答應……

將計就計　突失芳踪

呂奇和馬喬治回到龍門角時，巳是萬家燈火，奔跑一整天，雖然有了一點眉目，却依舊是毫無頭緒。

回到羅克偵探社，羅克指了指桌上的一個紙袋，說：「你要的東西來了，是無綫電傳眞拍發過來的，化錢事小，還托了不少人情，不知道你有何用處？」

呂奇拿起了紙袋，問道：「查過黃福順這幾天的行蹤嗎？」

「查過，十天前他就辭去了技工的職務，下落不明。」

呂奇面色立刻沉了下來，很快地拿出了紙袋中的資料。當資料呈現在他面前時，他面上不禁呈現了驚色。

「喬治！」他急急地招着手：「來看這一張照片。」

馬喬治走過去一看，不禁嚷叫了起來：「這不是夏一堂嗎？」

羅克皺起眉頭說：「這明明是從酒泉鎭警署傳過來的黃福順的全部資料，怎會是夏一堂呢？」

馬喬治一口咬定地說道：「是夏一堂，絕不會錯。」

呂奇一時之間，豁然貫通，將身體往沙發裏一躺，嘆了一口長氣：「唉！我們中了圈套。」

羅克還有點莫名所以，茫然地問道：「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昨天被殺的是黃福順，不是夏一堂，姓夏的沒有住到海潮旅館去，也許他根本就沒有到龍門角來。」

「你是說，夏一堂找黃福順做替身？」羅克似乎明白了呂奇的意思。

「不錯，黃福順夫妻雙雙離開了酒泉鎭，一定有他們的新計劃，那一萬五千元美金想必是夏一堂付出的酬金。」

「我明白了，」馬喬治插嘴說：「夏一堂恐怕被『玫瑰黨』的人追殺，所以找一個替身，他則躲在暗處。」

「不錯。」呂奇詭譎地點着頭：「你們猜猜看，兇手是誰派來的？」

馬喬治順口答道：「那自然是『玫瑰黨』的人了。」

「錯了！」呂奇大喊了一聲。

「怎麽錯了呢？」非但馬喬治有疑問，羅克也有疑問。

呂奇緩慢地說：「海潮旅館的地址除了夏一堂夫妻知道之外，別人並不知道，『玫瑰黨』的人不可能這樣快就找到。還有，兇手射殺雷軍時，是對準腹部開槍的，射殺黃福順時，却是對準他的頭部，目的是要他的面目不能辨認，因爲黃福順和夏一堂的相貌可能很似，却不是絕對相同，免得死後讓人辨認出來。」

羅克將信將疑地問道：「照你這樣說，兇手是夏一堂派來的了？」

「那是一定的。」呂奇說得似乎很肯定。「從方玉梅被殺就可以得到證明，如果『玫瑰黨』幹的事，只能追殺到夏一堂爲止，不可能再去殺那些和夏一堂有關的人。」

羅克沉吟了一陣，說：「呂奇，你的推斷可能是對的，但是，我要問你，夏一堂如此作的目的何在？」

「他要造成一種錯覺，使『玫瑰黨』的最高負責人以爲他已經被殺。」

「可是，他將來挺身爲陳九平先生作證，揭發法南度的罪狀時，他還不是會出現嗎？」

呂奇搖搖頭說：「也許根本就沒有這回事，即使眞有此事，他也毫無誠意，陳先生可能上了他的當。」

「你這些話有根據嗎？」羅克頗感訝然。

「自然有根據，」呂奇神彩飛揚地說：「試想：方玉梅身邊那一萬五千美金是何處來的？必然是夏一堂付出的酬金，請一個替身化去這樣大一筆數目，他得到的實際利益有多少呢？十倍，五十倍，一百倍，都有可能。」

羅克雙掌一擊，脫口說道：「我明白了，夏一堂在水島色情供應站是管賬的，他一定是趁機挾了一筆公欵潛逃，恐怕『玫瑰黨』追緝，所以想出這個移花接木的妙計，黃福順却作了替死鬼。」

呂奇欣然點頭說：「對了！黃福順爲什麽在聽說有人要上樓時偷偷地拉開門鍵呢？那必然是夏一堂要他這樣做的，黃福順根本就不知道會有人進來殺他。」

「走！我們找彭麗娜算賬去。」羅克氣咻咻地說道。

「羅克先生！」呂奇拉住他。「不管彭麗娜是否知情，現在都不該去找她。」

「爲什麽？」

「不能讓他們有所覺察。」

「呂奇！你有什麽妙計嗎？」

「夏一堂已然會想到讓黃福順替他死，他也很可能冒用黃福順的身份，還是注意一下出境申請的登記吧。」

「唔！還有麽？」

「水島方面有關係嗎？」

「我懂了。」羅克點一點頭，說：「你是想瞭解一下夏一堂究竟在色情的供應站帶錢走了沒有，對嗎？」

「是的，方才只是我的計劃，但不能肯定，需要證實一下。」

「好吧，」羅克重重地拍了呂奇的肩頭一下：「我連夜到水島去一下。你現在去看看莎琳，她已經打了好幾個電話過來了。」

× × ×

莎琳寓所的大門敞開着，這使得呂奇大吃一驚。因爲昨夜的事故，他曾特別交代莎琳要小心門戶。她會如此疏忽嗎？

呂奇是老手，並沒有立刻衝進去，他意識到這裏可能已經發生了變故。對街剛好有座公用電話亭，他走進去撥動莎琳家裏的電話號碼。電話接通，鈴聲足足響了三分鐘也沒有人接聽。呂奇的頭皮不禁發麻，莎琳很可能已被綁架了。

他將電話截斷，又撥到彭麗娜的家裏去。

「哈囉！……」一個男人的聲音。

「這裏是羅克。」呂奇低聲說。

「我是金東奎，有何吩咐？」那是偵探社一位偵探員。

「我是呂奇，夏夫人在家嗎？」

「整天都未出門。」

「有過不明的電話或不明身份的訪客嗎？」

「沒有。」

「嚴密監視。」

呂奇截斷綫，再度將電話撥到莎琳家裏去，然後將話筒擱在一邊。這是他有意的安排，如果莎琳家裏有埋伏的話。一定會被電話鈴聲分散不少注意力，使他便於衝進去。他走出電話亭，來到莎琳寓所的門邊。他現在可以聽見臥室內的電話鈴聲有規律地響着。他凝聽了一陣，將手槍從槍套中取出，出其不意地閃了進去。

一進門是一個小小的院落，由於路燈的投射，可以看見一無所有，只有他們租來的那輛小跑車停在那裏。屋門處是關着的，屋內一片漆黑。如果屋內是有埋伏的話，呂奇顯然是處於極不利的情況中。

他竭力思索客廳中的擺設：沙發、茶几、屏風、電視、酒櫃，以及電燈開關的位置。昨天他曾作竟夕流連，自然記得清楚每一件傢俱的位置。他所以要去思索這些東西，是爲了快速地衝進去以後找一個掩蔽身體的位置。突然，他一脚將大門踢開。門開得輕快已極，顯示並未落鎖，只是虛掩上的。

屋內並無反應，他傴僂着身子往屋內衝進去，就地一個急滾，人已到了長沙發的後面。

冰箱門上的指示燈發出橙色的光，呂奇定了定神，藉着指示燈微弱的光綫察看整個客廳，並沒有發覺一點異狀。於是，他開亮了頂燈，從沙發後面緩緩地站了起來。

臥室的門打開着的，呂奇可以看見床上是空的。他迅速地搜查了浴室，廚房，沒有發現莎琳的蹤跡。

當他進入莎琳的臥房開燈察着時，床頭的電話鈴聲突然停了。他並沒有在意，也許有人到公用電話亭裏去打電話，所以截斷了綫。可是，半分鐘，電話鈴聲重又響了起來。這分明是打給他的電話，他毫不考慮地拿起話筒。

「你是呂奇嗎？」話筒裏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說的是中國話。

「你是誰？」呂奇反問。

「不要問我是誰，莎琳小姐在我們手裏。不准報案，也不准找她，同時，停止你現在的偵察行動。三天以後，莎琳小姐可以安然歸來，並帶回二萬元美金的酬勞費。否則的話，你只能找到莎琳小姐的屍體。」

「我們談談好嗎？……」呂奇的話還沒有說完，對方就將電話掛斷了。但只思索了幾秒鐘，就放下話筒向門外跑去。

可是，他已經晚了一步。當他跑出大門時，對街電話亭旁邊一輛乳白色跑車正以全速開走。

呂奇連聲責駡自己是個笨蛋，早就該想到這個電話是從對面公用電話亭打來的。如果不去接電話就往外面跑，雖然不一定能抓住對方，憑他的槍法，也可以逼迫打電話的人一時不能離開電話亭。

夜風拂在他臉上，使他清醒不少，他仔細地思考：是否這樣聽任對方的擺佈而不予還手呢？自然，他絕不會就此罷手的。羅克去了水島，他也用不着向誰請示，就決心放手幹了。

他的駕駛執照已經過當地的公路警署簽證，可以合法駕車。於是，他就駕着那輛租來的小跑車，準備去見見彭麗娜。

他的車子一停下，立即有個高大的男人向他走過來。「呂奇嗎？你是不是要進去？」

「唔！」呂奇點頭。「誰在裏面？」

「金東奎。按門鈴的時候請按二長一短。」

呂奇依照暗號按了門鈴，金東奎很快地開了門，讓他進去。他輕聲地問道：「夏夫人現在在幹什麽？」

「正在用晚餐。」

「那倒不錯，我的肚子正餓了。」

呂奇穿過客廳，瞥見彭麗娜正在用飯，她的身後站着個霸王型的年輕女郎，大概是她的私人保鏢。

「呂先生！用過晚餐了嗎？」彭麗娜很客氣地問。

「如果有多餘的而又不太麻煩的話，我倒想叨擾妳一頓晚餐。」呂奇大模大樣地在餐桌上坐了下來。

彭麗娜召喚來一個中年女人，吩咐她爲呂奇送一份食物上來，想必是現成的，一分鐘後，裝得滿滿的食盤已經放在呂奇面前，他委實餓了，中午只是胡亂塞了幾個三文治，於是只吃東西不說話。

「呂先生！有什麽事嗎？」她却忍不住先發問了。

「我來報告妳一個好消息。」

「噢！」彭麗娜有些訝然的表情。

「能够請妳身後的侍者離開嗎？」

「那就等晚餐以後，換一個地方再談吧！」

「也好。」

呂奇猜想彭麗娜可能會請他到她臥室裏去，要想讓狐狸露出尾巴，總得要製造一點機會才行。也許她是毫無用心的。但是，呂奇已然將目標盯在她身上，也就對她的一言一行特別留意起來。

飯後，呂奇問道：「彭女士！我們到那裏去談談呢？」

「我想——請一個偵探先生到臥房中去談論案情，不會遭到非議吧？」

「當然，」呂奇一本正經地說，「這是極爲正當的事情，我贊成妳的提議，只是我一身灰塵，恐怕……」

她嫵媚地一笑，同時揮揮手，示意她不要再說下去。呂奇也以笑容相報，默默地隨着她走入了臥室。

她的臥室陳設得非常豪華，完全歐化。可是，有點俗氣。這證明她的智識水準不高，而且有濃厚的暴發戶闊綽的氣息存在。

因此，呂奇作了一個假設——也許彭麗娜只是一個淪落風塵的女郎，被夏一堂賞識，才由烏鴉突然變作鳳凰的。他並不是存心去探討彭麗娜的性格及出身，而是她的一切都對案情的發展有莫大的關係。

彭麗娜自然捉摸不透呂奇的心思，她的神態悠閑地拿出香烟待客，請他入座。

「彭女士！」呂奇緩緩地說：「我有點奇怪，當我說出有好消息報告妳時，妳並沒有迫不及待想要知道的樣子。」

「我對任何消息都不關心。」

「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任何好消息也不能使我的丈夫復活，充其量不過是抓到殺人的兇手而已。」

呂奇一個字一個字鏘鏘有力地說：「夏先生並沒有死。」

「呂先生！」她盯着她，慢吞吞地說：「我應當感謝你的好心。可是，你用這種方法來安慰我未免太殘忍了一點。」

「妳不相信我的話。」

「子彈轟去了半邊頭顱是絕對活不成的，我已經和警署連絡過，明天就準備辦喪事了。」

「彭女士！我今天有很重要的事情到來和妳商談。昨天被殺的，不是妳的丈夫，他是妳丈夫的替身而已。」

「我不懂你在說些什麽？」她的神情顯得很茫然。

「請問妳：最後一次見到妳丈夫，是在什麽時候？」

「十天以前。」

「談了些什麽？」

「他告訴我陳九平先生和他連絡的事情。」

「沒有談別的嗎？」

「呂先生！我沒有必要隱瞞什麽。」

「唔！委托我們去保護他，是誰的主意。」

「是我的意思。當夏一堂到達海潮旅館時候，我才打電話告訴他這件事情。」

本來，呂奇是不打算和彭麗娜談論這件事的。可是，由於莎琳的被綁架，情勢變成急轉直下，他已經無法顧慮打草驚蛇了。他決心和她攤牌，如果她完全被蒙在鼓裏，則對他有帮助，如果她是和夏一堂同一聲氣的，她必然會將目前的情況告訴夏一堂。不管她用什麽方法，呂奇都有把握逃不過他的眼睛。那麽，他就有辦法找到隱瞞在暗中的夏一堂了。

「彭女士！」呂奇說：「我相信妳沒有隱瞞我們什麽，可是，夏先生却瞞騙了妳。」

「難道——你查到一些什麽了嗎？」

呂奇自衣袋中拿出黃福順的照片給彭麗娜看。「這是夏先生的照片嗎？」

「他的人要稍微胖一點，也許，這是以前的照片。」

呂奇將整張資料展開，指着黃福順的名字說：「妳看！這個人名叫黃福順，酒泉鎮人。昨天被殺的是他，而不是妳的丈夫。」

「眞的？」彭麗娜驚喜參半的問道。

「這算是好消息嗎？」

「這……」彭麗娜語氣遲疑地說：「如果我的丈夫還活着，自然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

「對我們却是一個非常壞的消息。」

「怎麽呢？」

「因爲殺人兇手是夏先生派去的。」

「那怎麽可能？」彭麗娜吃驚地吼了起來，「一定是『玫瑰黨』的人幹的。」

「請問：『玫瑰黨』的人怎會知道妳丈夫要住到海潮旅館去等候陳九平先生的約會？」

「這……？」她感到語塞。

「當然，『玫瑰黨』的實力雄厚，爪牙遍佈全埠。很可能在他們的嚴密搜索下發現了。」

「對的……」

「彭女士！我却說錯了。絕不是『玫瑰黨』的人幹的。」

「你怎麽說得這樣肯定？」

「我有絕對的根據——」呂奇聲調緩緩地說：「黃福順的妻子在蒲城一家旅店中被勒斃，這和她丈夫在龍門角被殺有連帶關係。若說也是『玫瑰黨』人幹的，那就想不通了。因爲『玫瑰黨』所要殺的人是夏一堂，在龍門角得手後，不必要再去殺一個毫無相關的人的妻子。反過來，如果『玫瑰黨』瞭解方玉梅和黃福順的眞實關係，他們就會知道海潮旅館三一三室所住的人並不是他們所要殺的夏一堂，他們就不會爲一個毫無關係的人去揹上兩條命案。從方玉梅在蒲城被殺可以證明兩案都是夏一堂所爲。殺方玉梅是爲了冒名的秘密永不被人覺察，但是却犯下了絕大的錯誤。」

「他爲什麽要這樣呢？要別人冒名住到海潮旅館去是說得通的，因爲他害怕『玫瑰黨』的追擊，他却又派出兇手去殺死冒名的人，這就教人想不通是爲什麽原因了。」

「很簡單，他的目的就是要『玫瑰黨』誤認他已經被殺，那就不會派人去追擊他了。」

「不會吧！他曾經答應陳九平先生到諮詢院會場公佈法南度罪狀的，到時豈不是……？」

「彭女士！妳很聰明。可是有一點妳沒有想到，夏一堂根本就沒有打算爲陳九平先生作證。」

「你這樣說太武斷了吧？」

「我還可以說得更武斷一點。妳不是說夏一堂已經厭倦黑社會生涯了麽？因此，陳九平先生的建議觸動了他的靈機。同樣是背叛『玫瑰黨』，不如做一點對自己有實利的事情。所以他挾帶『玫瑰黨』的公欵潛逃。他是管理金錢、賬目的，這應該是輕而易擧的事情。」

「你完全是憑猜想吧？」她半信半疑地問。

「有根據，」呂奇語氣肯定地說。隨後又問道：「請問夏先生每月寄同來的家用是多少？請以美金計算。」

「大約一千五百元。」

「他每月的收入呢？」

「有三千美金左右。」

「那麽，讓我說出我的根據來。黃福順是個技工，每月收入約美金一百五十元到二百元。可是他妻子身邊却携帶着一萬五千元美金的鉅欵。請問這筆錢是何處來的？當然是夏一堂給他們的酬勞。夏先生本身有這筆錢嗎？那必然是『玫瑰黨』所經營的色情供應站公欵其中一部份。黃福順住在酒泉鎮，夏一堂竟然知道兩人面貌相似，可見他這個計劃預謀有多久了。」

「啊——」彭麗娜長長地吁了口氣。

「彭女士！夏一堂曾經和妳談到過將來若有機會，打算離開龍門角的事嗎？」

「沒有談過。」

「那麽，他連妳也準備丟下了。」

「你是說——他將遠離本埠？」

「不錯。他要黃福順冒他的名而死，而他却冒充黃福順的名字申請出境。」

「現在他的計劃破壞了，因爲你們一定會阻止他。」

「即使我們沒有發覺他的狡計，他也無法離開本埠。」

「爲什麽呢？」

「方玉梅被殺，她的丈夫下落不明，自然黃福順也是受嫌疑犯之一，警方怎會讓他出境呢？」

「是啊！」彭麗娜茫然地點着頭。

「以夏一堂的設計來說，他顯然具有高度的智慧，整個的過程都是天衣無縫的。但是，殺死方玉梅却是最大的錯誤。以他的聰敏，怎會犯這種錯誤呢？這是最使我想不透的一點。」

彭麗娜沒有再接下去，掉轉話題問道：「呂奇先生！你現在打算怎麽樣？」

「我的答覆不會使妳滿意。」

「那麽，你就不要答覆吧！不過，我要聲明一句話，如果你要對付夏一堂的話，我是不會幫忙你的。」

呂奇到此已經完全失敗，彭麗娜可能對夏一堂的陰謀毫無所悉。而且，她選擇在臥室和他詳談，也沒有別的企圖。他想抓住狐狸尾巴，而他却連一根毛都沒有抓到，因此，他也不準備說出莎琳被綁架的事了。

「彭小姐！」呂奇作最後的試探，「妳已然已知道兇手不是『玫瑰黨』的人，這裏就不要派人保護了。」

「不！不！請不要讓他們走。」她連連搖着頭。

呂奇不禁大感氣餒。有人守在這裏，對彭麗娜的行動不便。如果她要和夏一堂連繫，她一定會贊同呂奇的意見，而她却堅持要派人守護她，這證明她並不在乎有人監視她。

呂奇站起來向她告辭，而她的眼光却在這時候變得溫暖起來。那種目光使呂奇停住脚步，因爲他意識到情況有了變化。

「能陪我喝一杯嗎？」她笑着說。

其實，爲了莎琳被綁架的事，他簡直歸心似箭。不過此時此境，他却願意和彭麗娜泡下去。因爲他指望找到一點頭緒。

她倒來兩杯酒，遞給呂奇的是滿滿一大杯。酒遞給他以後，她就在他身旁坐了下來。

「夏一堂這樣做使我很傷心。」她幽幽地說。

「如果是我，我也有同樣的感覺。」呂奇附合她的意思。接着又問道：「今後有何打算？」

「做偵探一個月的收入多少？」她突然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一千元美金左右。」呂奇還沒有拿過薪水，可是他瞭解這裏的行情。

「如果有人願出更高的薪津，你願意換個工作嗎？」

「那得要看是什麽工作？誰請？」

「我請你。」

「甚麽工作呢？」

「你的老本行！——保鑣。」

「妳有請保鑣的必要嗎？」

彭麗娜一口氣喝乾了杯中的酒，也許酒的力量會增加她說話的勇氣，身子也逐漸依到呂奇的身上。喟嘆着說：「說穿了不過是希望你陪我過幾天多采多姿的生活，這一次，夏一堂的行爲眞是傷透了我的心。」

呂奇的左手順着她的背脊滑到她的腰肢，佻巧地說道：「那眞是一件香艷的工作。」

她沒有說話，那殷紅的嘴唇却已經在呂奇的頸項間摩挲起來，看來她是個調情老手。

呂奇有些迷醉的神色，漫不經心地問道：「妳爲什麽要這樣做？」

「大概是爲了報復夏一堂吧！」

「我有些動心了，甚麽代價呢？」

「月薪美金五千元。」

呂奇放下了酒杯，開始摸索她衣服上的拉鍊。同時輕輕地說：「這眞是誘人的條件，只是，我懷疑妳到時付不出月薪。一千五百美金一個月的家用，妳不可能存下多少錢。」

「放心！五千美元我絕對付得出，因爲我只打算請你一個月。」

呂奇不禁又有點兒失望，如果對方是別具用心的話，那眞是一個難纒的人物，休想找得到一絲破綻。

「不打算接受嗎？」她嬌笑着問。

「妳是多此一問的，從我現在的動作中，妳應該看得出，我已經是有一半接受了。」

「是麽？」她帮助他的手找到拉鍊。

呂奇似乎在一家服裝公司的女裝部門中侍候女顧客試裝，不到一分鐘，他就使彭麗娜女士腰肢以上的部份都裸露了。

「妳有一副讓人迷醉的好身裁。」他色迷迷地說。

「你只用眼睛欣賞嗎？」

「當然也用手。」

「不用別的了嗎？」

呂奇用狂吻去代替了同答，十個手指頭也開始施展威力。他感覺到彭麗娜的軀體在微微顫抖，以她那種年齡，自然應該有旺盛的情慾。可是，在目前這種情況下，她的作爲却是反常的。

她有些嫌那些退到腰肢的衣衫太累贅，自己動手除去了，而且很徹底，不使身上留着一根紗。她扭着腰肢，不停地踢動雙脚，口裏咿咿地發出一連串的浪語。呂奇不禁感到一陣噁心，她的擧動完全是下等娼妓爲了迎合狎客心理所裝出來的一種饑渴之態。也許她心中根本毫無所求。

呂奇突然端正了她的面孔，冷冷地說：「彭女士！有件事情忘記告訴你，莎琳小姐被綁架了。」

她似乎沒有去注意呂奇的臉色，仍然嬌媚地說：「抱着我的時候，不應該去想別的女人。」

呂奇推開她站了起來，吸燃了一支香烟。

「彭女士！」他的目光盯着她，並非注視她那隆胸肥臀，而是留意她的神情反應。「莎琳小姐是本社的一員，綁走了她，無異是向『羅克偵探社』公然挑戰，這不是一件尋常的事情。」

「你說什麽？」她瞪大了眼睛。

「莎琳被綁架了。」

「是誰幹的？」

「我正想問妳。」

「我不知道啊！」

「彭女士！妳應當向我提供一點資料。比如說，夏一堂有那些要好的朋友，不管是殺死黃福順或者方玉梅，以及綁架莎琳，他都需要人帮助。而且絕對不會去找『玫瑰黨』的幹部。」

「我方才已經聲明過，我不會帮你去對付夏一堂的。」

「我並沒有去對付夏一堂。他可以說是一直站在主動攻擊的地位，我只不過是爲了找同莎琳小姐而自衛罷了。」

彭麗娜道：「可是，我却並不知道他有什麽要好的朋友。」

呂奇拾起地上的衣服，抛到她的身上，冷冷地說：「我對妳的裸體抱歉！因爲妳沒有誠意，所以我不願意接受妳的邀請，妳要找保鑣，只好另請高明了。」

彭麗娜瞪大了眼睛，也許不太相信自己的美色對這個年輕人竟然不發生誘惑的力量。良久，才忿然地說：「既然不接受邀請，爲什麽要脫去我的衣服？」

呂奇冷冷地道：「我以爲妳的乳房上寫着我想知道的秘密。」

「可能是夏一堂的計劃使你太傷腦筋，所以你以侮辱他妻子的手段來達到你洩憤的目的。」

「隨妳怎樣說，如果你有機會和夏一堂見面的話，請轉告他，我無論如何要送他上法庭。」

「我希望你們兩人都死掉。」她咬牙切齒地說。

呂奇突然邪裏邪氣地笑着問道：「夫人！妳很需要嗎？」

「我不需要你的侮辱。」

「溫存呢？」他突然坐到她的身邊，手指在她身上撫摸起來。「我相信妳是需要的。」

「呂奇！你是個很能够使女人動心的男人。可是，希望你不要戲弄我。」

「不會，我絕不會戲弄妳。」

「眞的嗎？」她的雙臂纒上了他的頸項。

「眞的。不過有一個條件。」

「說吧！任何條件都答應你。」

「說出夏一堂藏在何處，或者說出莎琳在什麽地方，兩樣只要妳說出一樣。」

「你以爲我和夏一堂有連絡嗎？」

「是的。妳是很誘人的女人，夏一堂絕對捨不得遺棄妳而去。」

「你錯了。」

「夫人！我會記住妳堅挺的乳房及每一寸誘人的肉體，當這件案情眞象大白後，我一定免費來充任妳的保鑣。」呂奇說完，掉頭離開了彭麗娜的臥室。

當他走到房外時，身後傳出她的咒罵聲：「但願你在案情已白之前死掉。」

呂奇看看錶已經快到十點，他感到這幾個小時太浪費。他幾乎已用盡了所有的方法，但是他却一無所獲。但願彭麗娜是一個無辜的女人，這是他目前安慰自己唯一的說法。

他離開了彭麗娜的家，開車囘到莎琳的住處，和衣躺上了她的床，但他並不是爲了要重溫昨夜的舊夢。

× ×

一陣响動使呂奇自夢中醒來。當他下意識地想抬手摸槍時，驀然傳來一聲低沉的叱喝：「不要動槍。」

呂奇支起了身子，他發現了五個彪形大漢圍在他的床邊。在睡覺前他鎖好了每一道門，除非這些人已得了莎琳手中的鑰匙，不然絕對不會如此順利地打開每一道鎖。

面對着他一個結白色領帶穿黑白襯衫的小伙子，從他的神氣上看去，他應是個領導人物。

「呂先生！」那小伙子說：「雖然我們的出現有些使你吃驚，但是，我可以保證是一次禮貌的拜訪。」

「是嗎？」呂奇漫應着。

「呂先生！我想向你打聽一件事。夏一堂被殺後，你們在他的遺物中發現一些什麽？」

呂奇立刻想到這些人必然是「玫瑰黨」派來的，是否確實，他要詢探一下。

「可以告訴你們。」呂奇說，「不過，要有條件交換，請告訴我莎琳小姐的下落。」

「莎琳？」那小伙子皺了眉頭。：「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是被綁架了嗎？」

「不錯，這就是她的家。我相信你們已得到她身邊的鑰匙，不然你們如何能夠順利進來。」

「呂先生！你錯了，我們可以打開任何一把構造複雜的鎖。但是我們却沒有綁架莎琳小姐。」

「夏一堂是你們殺的嗎？」

「不是。我們正想瞭解，他因何被殺？是誰殺了他？」

「你們是那一方面的人呢？」

「我不想告訴你，我相信你心裏也明白。」

「是『玫瑰黨』的嗎？」

「請不要問。」

「那麽，我也不會囘答你的問題。」

「呂先生！你應該看出我的友善。和我們做朋友比做商人好。如果我們存心帮忙，也許可以找到莎琳小姐。」

「這倒使我動心了。不過，你得在可能範圍內囘答我幾個問題。那麽，我也可以供給你們一點你們所不知道的資料。」

「可以的。」

「夏一堂離開水島的時候帶走了什麽嗎？」

「帶走一筆別人托他代管的現欵。」

「多少數目呢？」

「五十萬元美金。」

「噢！這眞是一筆大數目。還有別的嗎？」

「沒有了。」

「也許他還帶了一些可能影响到另外一個人的名譽，前途之類的東西吧？」

「你雖然問得很含蓄，我却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他並沒有帶走這些東西。」

「那麽，讓我告訴你。昨天被殺的，不是夏一堂。」

「甚麽！」那小伙子顯然非常吃驚。

「那怎麽可能？連警署宣佈的消息，都說死者是夏一堂。」

「那正是夏一堂本人的目的，瞞騙警方，瞞騙你們，他做得非常成功，可惜瞞不了我們。」

「你這樣說，有根據嗎？」

「當然有的。」呂奇取出黃福順的資料遞給對方。「看吧！死的是這個人。」

「兩人長得眞像！」小伙子顯然十分驚訝。

呂奇將資料收囘：「夏一堂本人並沒有死，死的只是黃福順。」

「唔！他希望我們以爲他死了而放棄追緝，好聰明的辦法。」

「你和夏一堂是朋友嗎？」

「過去是。」

「那麽，你應該對他有所瞭解了。」

呂奇不露痕跡地問道：「知道他結婚多久了嗎？」

「三年多。」

「知道他太太的出身嗎？」

「當然知道。她本來是生長在酒泉鎮的鄉下姑娘，後來到水島去淘金，才被夏一堂搭上的。」

呂奇不禁心頭一動，因爲黃福順也是酒泉鎮人，這條妙計很可能是彭麗娜爲夏一堂設計的。他心中如此想，嘴裏却沒有說出來。

「五十萬美金的鉅欵，即使全部是百元大票，也有一箱子。」呂奇將目光盯在對方臉上。「你們應該去問夏一堂的太太，這筆錢，很可能在她手裏。」

「那是不可能的。夏一堂在去年已經另結新歡，爲了這件事情他們夫妻曾經鬧了不少次，他絕不可能將這筆錢交到他太太手裏去。」

呂奇的腦海裏突然有了新的構想，因爲現在所得到的資料已扭轉了整個情勢。他又問道：「你知道夏一堂離開水島的正確時間嗎？」

「星期三的深夜。」

呂奇不禁心頭大怔，因爲彭麗娜說她的丈夫是星期六清晨四點打電話給她，說他要到龍門角來的。她什麽要說謊呢？

方玉梅是星期四到蒲城旅館中去的，女待曾說她三天來足不出戶。那麽，那一萬五千元美金的鉅欵必定是一進旅館的時候就帶在身邊了。這一點和夏一堂星期三挾欵潛逃是脗合的。

夏一堂星期三就已挾欵潛逃，彭麗娜到了星期六才向「羅克偵探社」請求派人保護她的丈夫。到底是她說謊？還是夏一堂隱瞞了三天的行蹤呢？這是一個關鍵，呂奇决心要弄清楚。否則他的行動必然會誤入歧途。

「呂先生！」對方向他告辭了。「謝謝你告訴我們最關重要的消息。我會守住諾言，一有莎琳小姐的消息，我就會儘快通知你。」

「我也是一樣，有了那筆欵子的下落，也會儘快通知你。不過，我不知道如何和你們連絡。」

「放心！我們會和你保持聯繫的。」

那一羣人走了，呂奇却再也睡不着。

× × ×

星期一上午九時，羅克從水島囘來了。當呂奇一口說出夏一堂攜帶欵項的數目時，他不禁吃了一驚，當他知道莎琳被綁架失蹤時，他更是吃了一驚。

「那怎麽辦？我們不能眼看着她落在那些人手裏啊！」羅克焦急地搓着手。

「事情好像有點眉目了。」呂奇倒很樂觀。「現在麻煩你一件事，查一下上星期六清晨四時水島是否有長途電話打給彭麗娜。」

「呂奇！你在懷疑她嗎？」

「每一個人都該懷疑才對。」呂奇說得輕描淡寫。

羅克沒有再說什麽，立刻撥電話到電訊署長途電話台去查詢這件事情。當他放下電話時，面上的神色突然凝重起來。

「呂奇！」也許因爲整夜奔波於龍門角與水島之間的關係，羅克的聲音顯得低沉而沙啞。「你的懷疑證實了。長途電話是有的，不是星期六早上而是星期四早上。彭麗娜在說謊。」

「羅克先生！知道她爲什麽說謊？」

「我不是你屬下的偵探，用不着測驗我。」羅克有些不耐煩地說，「快說出你的發現吧！」

「從頭到尾都是彭麗娜的傑作。」

「是她？」羅克瞪大了眼睛，驚詫地道：「那怎麽可能？」

「只怕夏一堂確已被殺了。」

「你昨天說他沒有死，今天又說他已死了？」

「任何一個傑出的偵探，都會誤入歧途，我當然也難免。不過，我是一個見機的人，有了新的資料我立刻會改變我的看法。夏一堂現已另結新歡，爲此彭麗娜曾和他吵鬧，這條毒計，很可能是她設計出來的。」

「我不懂你的意思。」

「如果夏一堂殺黃福順的目的，是想讓『玫瑰黨』誤以爲他已死，他則可以冒用黃福順的名字申請出境，那麽，他就不該殺死黃福順的妻子。因爲黃妻死後，她的丈夫下落不明，警方一定會將黃福順列爲嫌疑犯之一。夏一堂絕不會做這種傻事，我昨天一直想不通這個道理。但是，現在我想通了，黃福順可能是夏一堂派人殺死的，而黃妻却是彭麗娜買通職業兇手殺死的。」

「她爲什麽要殺死黃妻？」

「現在，讓我來作一個假設。也許夏一堂眞有心脫離黑社會，但是彭麗娜却鼓勵他來一次挾欵潛逃。當然夏一堂有所顧忌，於是彭麗娜獻出這條妙計。她是酒泉鎮人，過去和黃福順夫妻必然熟悉。這條妙計是可以行得通的，於是夏一堂動心了。殊不知彭麗娜早因他的另結新歡而恨之入骨，她不過是利用夏一堂爲她弄一筆錢。當夏一堂將錢弄到手的時候，彭麗娜就動手殺了他。」

「你這種假設太牽強了。」羅克顯然不同意呂奇的看法。

「絕不。黃妻是彭麗娜派人殺的，因爲請黃福順冒充夏一堂是她搭的綫。當然，黃福順事先並不知道他將要被殺。彭麗娜所以要殺黃妻是爲了要滅口不讓她說出來。」

「道理似乎還欠通達。」

「再往下聽，前面已經說過，黃妻一死，夏一堂利用黃福順身份出國的計劃就完全破壞了。彭麗娜意在堵絕夏一堂的生路，他不離開此地遲早會被『玫瑰黨』的人找到。如果夏一堂活着，他絕不會讓彭麗娜去殺黃妻。即使她偷偷地去幹，夏一堂也饒不了她。」

「看起來像是這樣一個情況。」羅克有些被說服了。「如果你的判斷不錯，彭麗娜眞是一個可怕的女人。」

「她曾經是一個風塵女郎，在風塵中打過滾的女人只有兩種，一種可憐得像綿羊，一種兇惡得像魔鬼。」

「那麽，綁架莎琳是她幹的？」

「那是一定的。因爲她發覺我已經深入到問題的中心，所以用這種方法來威脅我。不過，她所說的三天就放囘莎琳，却又敎人猜疑，難道三天以後她就能夠遠走高飛了嗎？」

「有人看着她，如何走得了？」

「是呀！我昨晚曾試探性地問她，要不要撤囘我們的人，她却堅持要我們的人繼續保護着，這豈不是怪事？」

「呂奇！我相信你的推理，但是，你如何去找囘莎琳呢？」

「和彭麗娜攤牌。」

「她不承認呢？」

「用強硬的手段。」

「呂奇！我提醒你。龍門角是個有法治的地方，一切都要講究證據。你如果胡來，你就會先成爲罪犯。」

「星期四早晨的長途電話，她却說是星期六打來的。這還不是證據嗎？」

「這不算證據：因爲每個人都有保存個人秘密的權利。而且她說謊並不就證明她是殺人案和綁架案的主謀。」

「羅克先生！那你說該怎麽辦呢？」呂奇反問着。

「發動我們所有的人，透過我們所有的黑社會關係，去查尋莎琳的下落。」

「太消極了。」

「從整個佈局來說，彭麗娜這個女人極富心機，從手段方面來說，她也相當毒辣。和她正面衝突，吃虧的是我們。」羅克似乎有所顧忌。

「羅克先生！信任我一次如何？」

「可以，不過，你要先說出你的辦法來。」

呂奇明知一旦說出自己的計劃，羅克

絕不會同意，於是故意說：「我並沒有什麼好辦法，一切都要看臨時的情況去隨機應變。」

羅克考慮了許久，終於點點頭說：「好吧！不過你絕對不能胡作非爲。」

「我保證不用拳頭和槍。」他說的是眞心話，他根本就沒有再打算用那兩件東西。

× × ×

半個小時後呂奇來到了彭麗娜的家。他連門都沒有敲就推門進入彭麗娜的臥室。也許因爲他昨夜曾在她臥室裏躭擱了許久，那兩個霸王型的女郎並沒有攔阻他。

彭麗娜睡得很甜，長長的秀髮披洒在枕頭上，是很誘人。被單只蓋到胸際，露出了光潔的背部。褻衣散亂地置放在沙發上，包裹在被單裏的胴體必然是裸露而無寸絲半縷的。

呂奇迅速而無聲地解脫了身上的外衣，滑進了被單，將那個滑膩而軟綿綿的胴體擁抱住了。

彭麗娜醒了過來，目光中透出一絲驚異之色。但是很快地又閉上了眼睛，開始扭動她的軀體。

「意外嗎？」他的嘴唇在她的項間散步。

「我想你一定有某種目的。」

「妳猜對了。」

「甚麼目的呢？」

「享受妳豐滿的胴體。」

「眞的嗎？」她睜開了眼睛打量了她一陣，然後改變了她的睡姿，媚笑着說：「來吧！」

「那麼迫不及待嗎？」

「我要及早知道你說的話是眞話或假話。」

「用妳的手就可以試探出來了。」

「那是一種生理現象，並不能證明你是爲需要而來。」

「妳不會相信，妳的裸影，整晚在我腦海裏跳舞。」

「所以你傻。」彭麗娜發出一聲浪笑。「如果你昨晚不走，我的裸體就會在你身旁跳舞。」

「妳一定舞得很好，想必妳受過嚴格訓練。」

「只有妓女才受訓練，你將我看成妓女嗎？」

「有妳這樣漂亮的妓女，頭一個看上妳的必是妳的老闆。」

「你也許說對了。」

呂奇的話是有含蓄的，因爲她曾經是色情供應站的應召女郎，夏一堂是管理人，正因爲如此她才成爲夏夫人的。彭麗娜也許認爲她說的話只是一種巧合，絕對想不到呂奇已在無意中將她的底摸清楚了。

她的確舞得很好，呂奇差一點忘記了來這裏是幹什麼的了。

「麗娜！」他出其不意地問了一句，「妳是酒泉鎭人嗎？」

「你怎麼知道？」她顯得非常吃驚，連「舞步」都停住了。

「猜的，有人說，酒泉鎭是出美女的地方。」

「胡扯！」她放了心，但是她現在的舞已經沒有方才那樣有勁了。

「麗娜！認識方玉梅嗎？」

「嗳！」她狠狠地掐了他一把，「現在不是說話的時候。」

「現在是最適宜說話的時候，因爲大家情緒都很好不至於一言不合而翻臉。」

「那可不一定。」

「眞的，你應該認識她的，她也是酒泉鎭人。」呂奇道。

「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名字，而且你怎麼能夠肯定我是酒泉鎭的人呢？」

「我不但肯定你是酒泉鎭人，還肯定妳認識方玉梅的，不會錯吧？」

彭麗娜道：「你怎麼盡說這些廢話呢？眞是太掃興了呢！」

「非常非常地抱歉，不過，我要坦白說一句，不是爲了享受妳的肉體而來。」

「那麼，爲生麼要上我的床，現在又……」彭麗娜嗔怒地說。

「如果我不碰碰妳，那麼，妳可能會猜想我不懷好意。」

「你的確不懷好意。」

「妳錯了，今天來完全是善意。」

「善意！那爲什麼到了最要緊的時候却又停下來。」

「因爲突然想到一件重要的事件。」

「要說話就請躺到一邊去，別這樣讓我喘不過氣來。」

「好的，」他離開了她，側臥着望向她，「聽說夏一堂去年另結新歡使妳非常氣惱，曾和他吵過，對嗎？」

「你那裏來的這些鬼消息？」

「別瞞我，到底有沒有這回事？」

「的確有這回事，不過吵吵就算了，他處在那種環境裏，拈花惹草總是難免的，他已經向我賠罪了。」

「哼，妳眞是太天眞了，他處心積慮地害你，你知道嗎？」

「你爲什麼要說夏一堂的壞話？」

「我說的都是實話，今天早上，我得到了最可靠的消息，現在你有了兩件麻煩事，妳應該早加提防了。」

「噢，」她抬起頭來，目光中透露出驚詫之色，「眞的麼？妳不是故意在嚇唬我吧？」

「我昨晚反覆思考之後，認爲妳是無辜的，所以才決定將我所知道的消息告訴你，使妳能夠早些應變。」

「甚麼事？快說呀！」

「第一，傳說夏一堂拐帶了五十萬美金的欵子，那筆欵子，到了妳的手裏，『玫瑰黨』準備要找妳。」

「嗯，第二呢？」

「在方玉梅的遺物中查出一張紙條，上面寫着妳的名字，警方已經暗中對妳展開調查。」

「眞的嗎？」彭麗娜倏地坐了起來，兩顆碩大的乳房垂吊着，呂奇現在看起來，却像兩隻搖擺的喪鐘。

「信不信由你了。」

「我根本不認識方玉梅這個女人。」

「我知道，這分明是夏一堂的毒計，可是警方却不這樣想，他們還以爲夏一堂已經死了呢。」

「你眞的是一番好意嗎？」她有些猜疑地望着呂奇。

「麗娜，我這個人不喜歡說冠冕堂皇

的話，與其說我是一番好意，不如說是妳的美色誘惑了我。」呂奇說。

「想永遠佔有嗎？」

「任何男人都會這樣想。」

「那麼，我們遠走高飛吧！」

「麗娜，千萬別打這種主意，方玉梅那裏有妳的名字並不能證明她是妳殺的，妳如果此時打算離開龍門角，那就會使妳的嫌疑加重了。」

「偷渡，」她湊在他的耳邊輕聲說，「我有路子的。」

「目的地呢？」

「香港，馬來西亞，星加坡都得。」

呂奇道：「麗娜！我應該提醒妳，我是一個窮光蛋呢。」

「放心，我還有錢。」

「多少呢？」

「你不用管，目前够用就行了。」

「妳既然有路子偷渡，根本就沒有必要告訴我，我不瞭解妳是爲了甚麼？」

「眞傻，我昨夜就說過了，妳是一個令女人動心的男人。」

「甚麼時候呢？」呂奇很認眞地問。

「今晚。」

「不能再等幾天嗎？」

「再等幾天，也許『玫瑰黨』的人已經殺死我了。」

「我總想將莎琳找到之後才離開。」

「你這個人最不公平了，抱着我的身體，却想着另一個女人。」

「好，好！」呂奇裝着屈服的樣子，「今晚什麼時候？」

「我告訴你，晚上九點鐘你來，然後我再換穿你們同伴的衣服裝成男人和你一起出去。也許我家附近已有『玫瑰黨』的爪牙埋伏，這樣他們就認不出來了。」

呂奇恍然大悟，她將呂奇的話信以爲眞，所以大灌迷湯，目的是要他做護身符。其實呂奇是另有計劃，就將計就計地說：「好吧，我準時到，現在我走了。」

「不！」她一把抱住了他，「你還沒有好好享受，在這一方面我有獨到的功夫哩。」

呂奇雖然沒有興緻，也只得聽其擺佈，彭麗娜沒有吹牛，呂奇有意外的滿足。

× × ×

一直泡到下午一時，呂奇才回到了「羅克偵探社」。

「呂奇！有眉目嗎？」一見面，羅克就迫不及待地問。

「計劃的前半段已經順利展開，現在只剩下後半段，羅克先生，你能到別的地方調幾個同行來嗎？」

「怎麼，我的人還不够用嗎？」

「我們的人不要，我要生面孔。」

「你在動什麼歪腦筋。」

「你別問，到時你自然知道。」

「呂奇，怎麼可以向我賣關子？」

呂奇知道無法瞞住羅克，於是就一五一十地將自己的計劃說了一遍。

羅克聽得兩隻眼睛瞇成一綫，連連點頭說：「眞有你一套！」

「這個計劃也許一無所得，但是却可以使找到正確的途徑，說不定在今天晚上，就可以眞相大白。」

「呂奇，」羅克再三叮嚀：「我要糾正你，眞象大白在其次，最主要的是救回莎琳小姐。」

「是！」呂奇用力地靠緊了脚後跟。

× × ×

晚上九點，呂奇依約來到了彭麗娜的住處，他敎馬喬治脫下了他身上的衣服，讓她換穿，當她換穿男人的服裝時，呂奇一直在她的旁邊，因爲他關心那筆鉅欵，她已然決心偷渡離境，就一定會將錢帶在身邊，可是，呂奇就沒有看見她拿出一張鈔票放進衣袋裏去。

女人出門，還要提一個手袋，彭麗娜一旦換成了男人的裝束，連手袋都免了，那筆錢，又放在何處呢？

她將衣服換穿妥當後，又找出一頂鴨舌帽蓋住了頭髮，向呂奇揮揮手說：「走吧！上車後直開水島。」

呂奇再也沉不住氣了，悄聲問道：「妳一分錢都不帶嗎？」

「你怕餓死嗎？放心，我早就準備好了。」

「妳眞有點使人高深莫測，到底是怎麼回事，妳先透露一下我也好放心呀！」

「到時候你就知道了，走吧！」

呂奇眞是納罕不已，她甚至連槍都沒有帶一支，如果自己的判斷不完全正確，她可以說是一個歹毒無比的女人，她會如此疏於防範嗎？除非她已預知道呂奇的計劃，如果眞是那樣呂奇的心思就白廢了。

情勢已如引發的手榴彈，不扔出去就要炸死自己，呂奇只得和彭麗娜雙雙走了出來坐上他的車。

當呂奇掏出鑰匙正要打開引擎的時候，驀然由暗處湧出來幾個大漢將車子圍住，好幾支槍瞄準了他們。

「不要妄動，乖乖地走下車來。」

呂奇瞄了對方一眼，冷冷地說：「朋友！我不相信你們敢在市區內殺人。」

「乖點！別以爲你是私家偵探就神氣，殺死你們兩個算不了一回事。老實一點下車吧！」

呂奇似乎還不想就範，彭麗娜暗暗地碰了他一下，兩人很順服地下了車。立刻，一輛大型旅行車開到面前。呂奇和彭麗娜被幾個大漢簇湧着上了車，然後風馳電閃般駛去。同時，兩個黑布口罩套上了他們的腦袋。

「朋友！」呂奇倔強地問道：「你們到底想幹什麼？」

「談談！絕不會爲難你們。」

「用這種方法就算綁架，可以判你們十五年監禁的。」

「哈哈！」有人在狂笑。「別說得這樣嚴重，好嗎？」

彭麗娜又碰了呂奇一下，彷彿是示意他不要多說話，他也就不再開口了。

車行十五分鐘後停住，他們被挾持着下了車。當他們頭上的黑套子除去時，面前一盞刺眼的強烈燈光。彭麗娜被除去黑布套子時，連她頭上的鴨舌帽子也除掉了，一頭烏黑的長髮立刻披洒下來。

「咦！是個女的？」

「哈哈！」在燈光背後發出一聲爆笑。

「原來是夏夫人，眞是巧得很哩！」

「你是誰？」彭麗娜吃驚地問道。

「嘿嘿！」陰沉沉的笑聲使人有點發

寒。「原想將守護妳的偵探先生請來以後再去拜訪妳的，想不到無意中却將妳請了來，眞是湊巧。……將那個姓呂的帶到另一間屋子去，再搜搜這個女人的身上。」

呂奇被帶走了，彭麗娜被七手八脚地摸了一個够。但她却莫可奈何。

「彭麗娜！妳曾經是黨內的一份子，想必巳懂得規矩。夏一堂帶走公欵五十萬美金潛逃，妳說這件事該怎麼辦？」

彭麗娜鎭定地說：「那是他的事，於我又有什麼相干呢？」

「可是，那五十萬美金呢？想是放在妳那裏了吧？」

「我身上一分錢也沒有。」

「妳當然不會放在身上，是放在家裏嗎？」

「我根本就沒有見過夏一堂。」

「夏一堂在海潮旅館被殺後，只剩下極少數的現鈔。請問：他捲走的那筆公欵到那裏去了呢？」

彭麗娜心中一動，原來她還疑心是呂奇做的圈套，現在問話的人既然不知死者是黃福順，那必是『玫瑰黨』的人無疑。於是她頗為技巧地說：「夏一堂被殺後，最先趕到現場的，是他們那些偵探，如果夏一堂將錢帶在身邊的，一定是被他們拿走了。」

「嘿嘿！妳倒挺會推的。不過，這未嘗沒有可能。即使他們眞拿了那筆錢，他們會承認嗎？」

「請問你是那一位？」

「不用問。我只追欵子，而不追人，更不會難為妳，如果錢在妳處，希望妳交出來，老闆會有獎賞。」

「我的確不知道夏一堂挾逃公欵的事，我根本就沒有和他見過面。你可以在偵探們的身上追問一下。」

「他們會承認嗎？」

「我有辦法使他們就範。」

「甚麼辦法？」

「他們有個女的名叫莎琳的，在我手裏。如果你以這個女人的生命作威脅，逼他們交出欵子，他們一定就範。」

「唔！那女人是妳派人綁去的嗎？」

「是的。」

「妳既然不和夏一堂同謀，而那個名叫莎琳的女人又和妳無冤無仇，妳為什麼要綁架她？」

這話差一點將彭麗娜問住了。半晌之後，她才回答說：「說起來有點難為情，我愛上了和我一起來的那個男人，偏偏莎琳又整天纏着他而使我沒有機會。我在一氣之下，就化錢請了兩個流氓架走了她，無非是想給她一點顏色看看。」這番道理說起來還是勉強通達的。

「唔！剛死丈夫就愛上另一個男人，竟然還爭風吃醋，是件非常可恥的事情。如果情非得已，妳一定說不出口的。因此，我相信妳的話。我問妳，那個名叫莎琳的女人現在何處？」

「在遊樂場後面那家『泡泡土耳其』浴室的閣樓上。」

「我派人去帶，可以帶來嗎？」

「可以的，浴室老闆娘曼妮，是我的結拜義姊妹。」

「好！我立刻派人去帶！另外再問妳一件事情，妳為何要穿男人衣服！」

「我喜歡說老實話，實在是為了怕你們發現了我。」

「為什麼要怕我們呢？」

「因為你們很可能為那筆欵子在我手裏，來向我逼取。」

「妳休要花言巧語，妳假扮男人，分明想逃逸，沒有做虧心事，妳不必逃走。那筆欵子一定在妳身上。」

彭麗娜很乾脆地脫去外面的西裝西褲，身上只剩下一副窄窄的胸罩和一條又薄又小的黑短褲，然後兩手一伸說：「看吧！五十萬美金不是一個小數目，甚麼地方可以放得下！」

「嘿嘿！如果妳拿去換成外幣支票，摺疊起來不會有一根香烟大，在妳們女人身上藏起來實在太方便了。」

「你說這種話眞是太下流了！」彭麗娜有些光火。

「我知道這種話下流一點，可是五十萬美金不是一個小數目，老闆下令務必全力追回。夏夫人！只得委屈妳一點了。」

彭麗娜自然聽懂了對方的話中的含意，怒不可遏地說道：「教我一個女人脫得只剩下褻衣，站在你們這樣多男人面前，已經嫌太過份了。你還要想怎麼樣？」

「很抱歉，我們要檢查妳的軀體。」

「是什麼話？你們存心侮辱人嗎？」

「放心！我們不會那樣無聊，自然有女性人員來進行檢查。」

話聲一落，所有在場的人員都紛紛退了出去。兩個女護士，推着一架手術枱進來，而且關上了房門。

彭麗娜沒有說話了，只得脫去黑短褲仰躺在手術枱上。不過她心裏却安靜得很，因為她並沒有夾帶什麼外國支票。

這正是呂奇所導演的一幕戲，他在隔壁房中靜待佳音。三分鐘後，兩名女護士走了出來，告訴呂奇，她們甚麼也沒有檢查出來。

「呂奇！難道那筆錢不在她那裏？」羅克也在場，他首先發出疑問。

呂奇語氣肯定地說：「一定在她那裏，也許她已藏到別處，從她自承是綁架莎琳的主謀人，就證明我們推斷不會錯。」

「現在如何處理彭麗娜？」羅克說。

呂奇想了一想，才說：「暫時不讓她離開，她所說的莎琳藏身之所未必可靠，我現在帶人去，等到莎琳安然歸來後再作決定好了。」

「好！」羅克揮揮手說：「你去吧！這裏交給我。」

× × ×

「泡泡土耳其浴室」位於遊樂場的左後側，呂奇並沒有多帶人，只帶了馬喬治和金東奎二人。他唯恐有詐，特地吩咐馬喬治把守前門，金東奎把守後門，他自己大搖大擺地往浴室走去。

「請問！」他向櫃枱裏一個男人問道：「老闆娘在嗎？」

那個男人向裏面叫了一聲，立即有一個年約四十的中年婦人應聲而出。

「妳是曼妮女士嗎？」呂奇很有禮貌地問。

那婦人立刻呈現了迷惑的神色，連連搖頭說：「不是！不是！我名叫阿粉，請問……？」

呂奇以為對方是搪塞之詞，連忙開門見山地說出來意：「是彭麗娜女士教我來的，她要我接一位莎琳小姐回去。」

那女人的腦袋搖得更厲害了。「先生！你找錯地方了吧？我根本不認識甚麼彭麗娜，更沒有什麼莎琳小姐住在此地。」

「她說那位莎琳小姐住在閣樓上。」

呂奇一面說，一面抬頭向屋頂望去。他並沒有看見閣樓。

「先生！你一定找錯地方了，我們這裏是平房，根本就沒有閣樓呀。」

呂奇發覺上了彭麗娜的大當，連忙退出了「泡泡土耳其浴室」。不過，他不瞭解彭麗娜此舉有何意義。

馬喬治見他出來，連忙走過來問道：「莎琳的人呢？」

「混蛋。」呂奇罵了一句。「根本就沒有這回事。彭麗娜簡直在胡說八道。」

「那個臭女人！」馬喬治也跟着罵。

「幸好還沒有放她走！回去找她算賬。」

「到後門去將金東奎叫回來。」

三個人乘興而來，敗興而回。

他們佈置的那個偵詢所位於車站右側一家倉庫旁邊。那本來是一間過磅室，為了進行這個計劃，羅克還托了不少人情，才將這個地方借來暫時用一用，三個人一下車就湧了進去，似乎都迫不及待地要去追問彭麗娜，莎琳究竟被囚禁在何處。

羅克最是關心莎琳的安危，一見他們空手回來，不禁緊張地問道：「怎麼樣？他們不肯交出莎琳嗎？」

呂奇垂頭喪氣地說：「根本就沒有這回事，那間土耳其浴室既沒有閣樓老闆娘也不叫曼妮，彭麗娜完全在胡說八道。」

羅克忿忿然說：「去問問她，如果她不說出莎琳的下落，就對她不客氣。」

突然，他們身後傳來一聲大吼：「不許動！」七八個大漢蜂湧而進，不但每個人手裏都有槍，而且還有兩支手提輕機槍，聲勢嚇人。

呂奇察看情勢知道妄動無益，只得乖乖地舉起了雙手，他仔細察看那些人，並未發現曾經到海潮旅館去行兇的那兩個兇手在內。「朋友！」呂奇想挖出對方的來路，試探性地說：「有話好商量，何必動用傢伙呢？」

其中一個身裁特別魁偉的人冷冷地叱道：「少套交情，將彭麗娜交出來。」

「哦！」呂奇輕鬆地說：「原來你們是為了救彭麗娜來的。我們本來就要放她走了。朋友們！放下槍吧！」

「哼！」大個子冷笑一聲。「彭麗娜價值五十萬美金，你們會放嗎？少說漂亮話了。」

呂奇故意不解地說：「彭女士雖然很美，也不過是一個女人。若說她價值五十萬元，老兄估價未免太高了。」

「你少裝蒜，放人吧！」

呂奇知道沒法子磨下去了，只得向羅克打了個眼色。羅克默察情勢，也知沒有反抗的餘地，只得示意手下的人打開內間那扇門。那扇門一打開立即就有兩個大漢衝進去，一左一右地將彭麗娜挾了出來。

彭麗娜一面掙扎，一面叫嚷：「你們要幹什麼？你們……？」

那個大個子男人沉叱道：「夫人！希望妳放乖一點！否則妳是自討苦吃。」

彭麗娜滿面惶然地向呂奇叫着說：「呂奇！你也不救救我？」

呂奇苦笑道：「麗娜！妳沒有看見我高舉雙手嗎？我和妳一樣也是俘虜啊！」

彭麗娜終於被掩着嘴拖了出去，那夥人也相繼撤退了。臨行時那個大個子男人命令他們一一面牆站好，誰要敢回過頭來看一下，就開槍殺死誰。

三分鐘後，那夥人走得乾乾淨淨，他們才一個個地放手轉身。

「羅克先生！」馬喬治說：「我們去追。」

羅克搖搖頭說：「還有什麼好追的？人員相當，火力比較起來我們却軟弱得多，而且我們也不能毫無顧忌地亂開槍。」

衆人七嘴八舌，紛紛在猜測這夥不速之客是什麼來路，唯獨呂奇沉吟不語。

「呂奇！」羅克說：「我們是冒牌的，這批人才眞是『玫瑰黨』的。」

「我看不是的。」呂奇搖搖頭。

「難道又出了第三者嗎？」

「也不是。」呂奇又搖了搖頭，「我看是彭麗娜的人馬，她掙扎喊叫全是故意作姿態。」

「你有什麼根據？」

「方才彭麗娜和我在汽車中被制住時，她出奇地鎮靜，這顯示她事先已有了萬全的部署。」

「怎麼部署的呢？」

「很簡單。」呂奇加以分析：「她要我們到『泡泡土耳其浴室』去帶回莎琳是一着很厲害的棋。我們沒有帶回莎琳，却帶回了她的部下。」

羅克沉吟一陣說道：「如此說來，那間浴室是他們的連絡站了？」

呂奇說：「那倒不一定。也許那間浴室與彭麗娜毫無關係，她不過是在那個地方埋下了伏兵。她顯然在事先已對我有了懷疑，所以預留後步。這是個很明顯的問題，我們找不到莎琳，就絕對不會放她走，她說假話是毫無意義的。在浴室門口我如果多思想一分鐘就不會上她的當了。」

「唉！」羅克嘆着氣，「現在我要找莎琳的下落恐怕更難了。」

「羅克先生！」呂奇說：「困難的倒不是莎琳個人安危問題，整個局面都已陷入艱難的境地，我們已經向彭麗娜表明態度，而她却仍然處在暗中。明明是她的部下救走了她，却可以推說是被刦走的。」

「這的確是件痲煩事。」羅克愁眉苦臉地說：「呂奇你現在打算怎麼辦？」

呂奇緊蹙着眉頭，搖頭說：「現在所有綫索都斷了，簡直不知從何處着手。」

「我看——」羅克壓低聲音，「還是到彭麗娜家裏去搜索一下，也許會得到點什麼蛛絲馬跡。」

「這也許是唯一的途徑了，還有，明天陳九平先生該回來了，看他能否給我們一點資料。」

「混帳！」羅克咆哮着說：「今天的工夫完全白費了。」

「羅克先生！」呂奇却笑得非常輕鬆。「彭麗娜的確是個厲害的對手，白費一點工夫是算不了什麼的。」（未完・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五毒天羅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黑袍人那一夥到底是那一門派，因爲他們都幪了面、穿黑衣，無法辨認，他們所放出的彩烟毒霧，天武牧場、排教派出龍山、張傑，二人都遭到殺害，而排教亦捉了一個黑衣人叫江成，根據他的口供亦只知道他們來自深山窮谷中的一個秘密巢穴，排教教主木天行聯合雙獅堂金銀雙獅，由江成引路來到山谷，派人到谷內搜索，谷底彩烟暴起，排敎、雙獅堂的弟子雖然退得快，進入山谷的三、四十個弟子則無一倖免。排敎、雙獅堂商量想和天武牧場合作，而天武牧場場主樓天豪收回龍山的屍體後，亦商議對付之策……

毒烟如匹練　牧場主遭厄

秦玉驄奇怪的看了她一眼，道：「要進去跟師父談談。」

「我看你還是不要進去了。」

「有什麽不對？」秦玉驄反問。

「我方才進去，說不了三句話，便給趕出來，」樓月香加重語氣的接一句：「是眞的。」

「難道我還會懷疑你的話？」秦玉驄笑了。

「跟我來。」樓月香牽着秦玉驄的袖子便走。

「去那兒？」秦玉驄追問。

月香笑應道：「那兒還不是一樣，你離開牧場有三個月了，難道一些有趣的事也沒有。」

秦玉驄道：「改天才跟你說。」

「我要現在。」月香頓足。「你現在不說，以後就是說，我也不要聽的了。」

秦玉驄苦笑，月香是怎樣的脾氣他當然清楚，只有點頭，月香才又有了笑容，雀躍着往外走。

值夜的弟子看在眼內都笑了，在他們，在整個牧場的人眼中，秦玉驄月香都是珠聯璧合，天生地設的一對。

這也是他們最後的笑容。

在秦玉驄月香離開不到一盞茶的時間，那種彩烟便來了，也不知來自何方，那些弟子發覺的時候，彩烟已一疋彩布也似捲來。

他們都沒有在意，其中一個突然在意，發出了一聲驚呼。「看——」

另一個接道：「看什麽？」

「那種彩烟。」那個弟子伸手指去，彩烟迎指一分一聚，竟彷彿裹上他的手指，沿着他的手臂再裹上去。

不用他再說，其他的弟子也在意了，驚呼之聲，此起彼落，一個脫口大叫：「毒烟——」

這一聲出口，他立即閉住呼吸，退到牆角下，運功要將吸入的毒烟迫出來。

在月洞門外逡巡的弟子聽得呼叫聲，便要立即衝進來，立即給其中一個弟子喝住：「是那種毒烟，別進來！」

語聲甫落，那個退到牆角運功迫毒的弟子，突然狂叫一聲，雙手虛空亂抓着撲出。

眼看着，他的一雙眼珠子突然爆裂，血珠激濺，狂叫着倒下。

另一個弟子相繼亦倒下去，沒有作聲，他的咽喉已經被自己的一雙手不自覺的扼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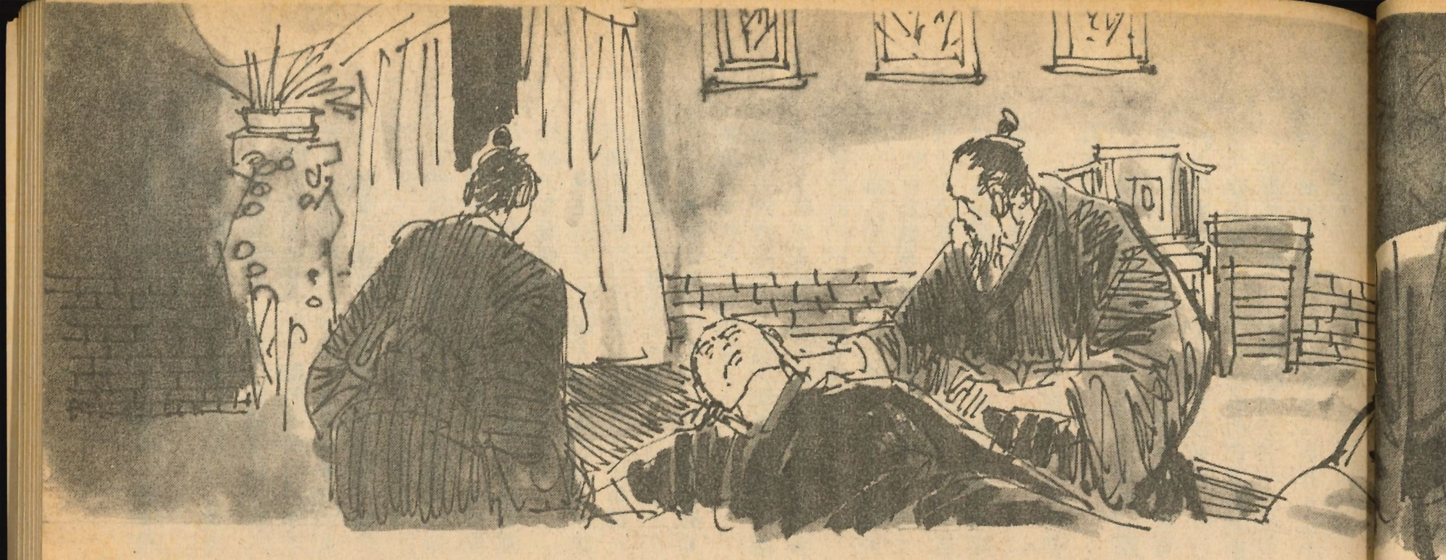
在月洞門外的弟子只看得魄動驚心，一件更令他們動魄驚心的事也就在這個時候發生。

那來得非常突然，書齋的門戶霹靂聲中片片碎裂，一條人影帶着一聲長嘯從中飛出，天馬行空般越過長空，落在月洞門的飛簷上。

只聽這嘯聲那些弟子便知道是樓天豪，齊皆色變，齊呼一聲：「師父——」

樓天豪在飛簷上揮手道：「都給我滾開去。」

那些弟子一怔，樓天豪又呼道：「快滾！」



他的語聲已嘶啞，反手封了三處穴道，那些弟子不敢違命，慌忙退出，樓天豪接又道：「趙奇，封鎖這座院落周圍，不要讓別人……任何人接近。」

一個中年漢子應聲急掠而出，他就是趙奇，也是負責這座莊院安全的人。

樓天豪這才從飛簷上翻下來，跌坐在地上，雙掌「童子拜觀音」，才一合，一縷縷白烟便從身上冒起來。

他的內功已臻化境，這下運起來，立即便看見威力，顯然他是要將呼吸入的毒氣迫出來。

那些中毒的弟子內功造詣尚淺，中毒之下，一運起內功，非獨不能夠將吸入的毒氣迫出，反而將體內奔騰的血液催激出體外。

樓天豪的情形顯然與他們不同，但那種毒烟對他這種內力深厚的人到底有什麽影响，却是誰也不能夠肯定。

柳東湖黑虎雖然是高手，到底是兵器方面的成就，若說到內功，與樓天豪仍然有一段距離。

不過看情形，樓天豪並不怎樣舒服。

今夜無風，瀰漫在書院子那些毒烟沒有多久便沉下來，彷彿沉進了泥土裏。

牧場到處這時候都已在竹哨報警聲中亮起了無數燈火，那些弟子穿梭的來回走動，迅速堵住了所有的通道，無論什麽人，要離開牧場，相信都是很難逃過他們的耳目。

他們却並無發現。

秦玉驄月香這時候已聽得竹哨聲折回來，却被趙奇在外面截下，月香那肯依。

「師父吩咐過，不要走近去。」趙奇着了急，嘶聲叫起來。

秦玉驄這時候亦已從其他弟子口中知道出了什麽事，追問趙奇：「眞的是那種毒烟？」

「不會錯的了。」趙奇才應這一聲，月香已推開了旁邊兩個弟子，闖了過去。

趙奇一聲師妹出口，秦玉驄已然將月香截下來。

「大師兄。」月香伸手推不開，頓足道：「我要看爹他到底怎樣？」

秦玉驄冷靜的道：「看不看師父也都是那樣的了，在未能夠肯定是否安全之前，我們不能夠闖進去，以免再有其他的傷亡。」

「中毒的是我爹爹……」

「也是我們的師父，你若是因此而中毒，你以爲他會怎樣？難道就因爲你中毒他反而會痊癒過來？」

月香怔住在那裏，秦玉驄目光一轉。

「有沒有什麽發現？」

趙奇搖頭。「什麽消息也沒有，也不知道那些毒烟是怎樣來的。」

秦玉驄道：「若不是有敵人潛進來，那就是敵人早已潛伏在我們當中。」一頓轉頭吩咐。「傳話下去，未得許可，任何人不得擅自離開牧場。」

八個弟子立即兩人一組的奔了出去，也就在這個時候，跌坐在那邊的樓天豪突然招手，秦玉驄目光銳利，一眼瞥見，立即動身，月香隨即舉步，趙奇亦看見，忙跟了上去。

樓天豪的面色，這時候就像是醉酒一樣，一片嫣紅，招手便放下顯得很吃力。

距離他還有半丈遠，他便已叫道：「停——」

月香立即給秦玉驄一把拉住，脫口道：「爹——你怎了？」

樓天豪居然還笑得出來。「發覺得早，還不致太麻煩。」語聲異常之微弱。

趙奇急問道：「是那兒來的？」

樓天豪道：「不清楚，但敵人必然已混進我們的人內，對周圍的環境，非常熟悉。」

趙奇立即嚷道：「弟子這就去將人找出來，狠狠的揍一頓。」

樓天豪只是問：「如何找——」

趙奇一怔道：「這附近值夜的都有嫌疑，我一個個的追問，總會有一個水落石出。」

樓天豪搖頭。「你就是魯莽，這樣做，敵人還未找到，牧場弟子便已給你嚇呆了。」

秦玉驄插口說道：「師父要我們怎樣做？」

樓天豪道：「準備轎子，在確定毒烟已完全消散後，將我抬進密室去。」

秦玉驄接問：「師父的情形……」

「暫時還不會有生命危險，但也會很麻煩。」樓天豪搖頭。「那些毒烟實在厲害，無孔不入，以我的內功造詣，雖然知道它們的存在，却不能夠將它們完全由體內迫出來。」

秦玉驄道：「那會怎樣？」

樓天豪道：「當我的內力衰竭的時候

，毒力便會繼續深入，一入內臟，便是大羅神仙，也無計可施。」

月香驚問：「那怎麽是好？」

樓天豪道：「只有借助錢張孫三位大夫的本領，金針度穴，使眞氣運行不休，先阻止毒力再深入，然後再想辦法。」

趙奇一彈而起，道：「我這就去找他們到來，大師兄小心師父。」語聲甫落，身子一轉，一溜烟也似疾奔了出去。

樓天豪目光落在秦玉驄面上，金針度穴期間，我只怕完全不能夠動彈，牧場裏的事，要看你的了。」

秦玉驄無言點頭，樓天豪接道：「敵人敢在牧場採取行動，必然已作好準備，萬事小心，不可大意。」

秦玉驄道：「只要他們不施放毒烟，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我中毒的消息絕不能放出去。」樓天豪沉聲道：「毒烟的數量我看不會太多，否則他們用不着冒險混進來。」

秦玉驄道：「我已經吩咐了未得許可，任何人也不能夠擅自離開牧場。」

「做得好。」樓天豪這句話出口，面部的肌肉突然一下抽搐，白豆也似的汗珠自額上滾滾而下。

秦玉驄忙道：「師父不用多說，我們知道怎樣做的了。」

樓天豪却又道：「吩咐他們，毒烟隨風而至，很容易墮下來，注意風向，牧場附近的高處都加派人手，日夜戒備。」

秦玉驄道：「我有意將他們重新調動，四個人一組，互相監視。」

樓天豪目光一閃，道：「很好，但小心安排，大家都是一家人，不要讓他們太難堪。」

「我知道怎樣做的了。」

樓天豪隨即站起身來，那邊一頂轎子已抬至，秦玉驄月香左右已要上前，樓天豪已道：「不要接近我，一切都裝作若無其事。」

秦玉驄月香都明白，樓天豪也等到轎子抬到面前，才舉步走進去，脚步緩慢而從容，眞的好像沒有事發生過的。

他身上的衣衫却已然濕透，衫緣不住的滴水，就像是方從水池中爬出來。

一縷縷的白烟同時從他後背的衣衫上飄飛，那是他體內的眞氣循環不息，不住的將毒烟迫出來，份量當然並不多，只是他的肌膚在眞氣運行下，與燒紅的鐵板並無分別，汗水立即化爲氣體。

秦玉驄月香只看得魄動心驚，趙奇却沒有在意，急將轎簾子掀開。

樓天豪才坐好，一條黑色的人影已掠至，正是他的第二個弟子成剛，才掠至便問：「師父怎樣了。」

秦玉驄一面示意抬起轎子，一面道：「有人混進來，施放那種毒烟。」

成剛叫起來：「那一個吃了豹子胆，老虎心，竟然敢在牧場裏鬧事？」

秦玉驄道：「到現在還沒有發覺可疑的人。」

成剛再問：「師父怎樣了？」他的嗓門大，傳出老遠。

秦玉驄振吭道：「沒事，已然將毒氣迫出來，稍作休息便成。」

成剛怔了怔，大笑。「那些毒烟原來也沒有多大厲害。」

說話間轎子已起行，秦玉驄一面跟前去一面道：「可是內功不好便成問題。」

成剛道：「我們方面——」

「有幾個師弟不幸吸入毒烟。」

成剛握拳道：「這賬一定要算的。」

「當然要。」秦玉驄目光一轉，伸手按住了月香，他是看見月香彷彿忍不住要說什麽。」

月香黛眉輕揚，道：「大師兄……」

秦玉驄壓着嗓子道：「有什麽下去密室再說。」

月香會意點頭，成剛聽着奇怪，好像要說什麽，亦被秦玉驄伸手按住，他到底不是太笨的人，立即知道事情有變化，笑容也隨即僵硬。

× × ×

那明符其實是一個密室，築在天武牧場的內堂下，內堂防衛森嚴，由外而內，需要經過多重盤查，暗門前面的五重守衛，更是由牧場的貞忠份子來担任。

由暗門開始，又必須經過三重險阻才能夠到達密室，就是這三重險阻，已足以使這座密室固若金湯。

密室本來是用作存放牧場的貴重東西，但由於樓天豪有時亦喜歡在這個地方盤旋靜思，床几等物亦齊備。

樓天豪才進去，更多的東西便給送進來，包括足够的食物用水，那都是依照樓天豪的吩咐，成剛到這個地步那還不清楚。秦玉驄月香一顆心更不由沉下去，樓天豪的情況顯然比他們想像的要惡劣，需要一段頗長時間的休養。

然後錢孫張三個大夫到了，輪流檢視了一遍，都非常仔細。

錢大夫看罷隨即開口：「的確是那種毒，幸好場主內功深厚，又發覺得早，中的毒還不算太深。」

孫大夫接道：「雖然不算太深，却也不是一般毒可比，要治療也頗麻煩。」

錢大夫轉問道：「不知道孫兄有何妙方？」

孫大夫搖頭，道：「沒有，這種毒小弟到底還是完全陌生。」

錢大夫道：「小弟也是，要將毒性完全試出來，只怕要一段頗長的時間。」

張大夫這才道：「場主的情形却是急不容緩，小弟若是沒有看錯，毒性正在滋長，一個眞氣接續不上便會乘虛而入。」

錢大夫點頭。「正是如此。」

孫大夫接道：「若是不住要運轉眞氣與毒性對抗，總有衰竭的時候。」

樓天豪插口道：「我看我不能支持得多久，未知道三位大夫可……」

他的語聲更沙啞，話多了，竟然接續不上，張大夫忙道：「看來我們得立即以金針度穴，讓場主的眞氣自行遊走，阻止毒性再滋長入侵。」

秦玉驄脫口道：「金針度穴？」

張大夫道：「那是以一百另八支金針插遍場主身上主要的穴道。」

月香驚問道：「那會有什麽結果？」

張大夫道：「場主的身子將會完全麻木，任何傷害都足以致命，所以必須要一個安全的地方……」

秦玉驄道：「沒有比這個地方更安全

的了！」

月香接問：「那要到什麽時候才能夠完全康復。」

張大夫道：「找到解藥。」

「解藥？」月香怔住。

秦玉驄詫異地問道：「那種毒烟的解藥？」

張大夫道：「或者有相當功效的解毒藥。」

秦玉驄追問道：「那麽金針度穴的功用……」

「只是阻止毒性再滋長入侵，」張大夫一頓一歎。「三十天之內大概是不成問題。」

孫大夫接道：「過了三十天仍然找不到適當的解毒藥，就是大羅神仙只怕也沒救的了。」

錢大夫搖頭，道：「三十天其實是很危險的了，最安全還是在二十五天之內找到解毒藥。」

月香道：「可是我們現在連毒烟的來源也未能够確定，在這麽短的時間……」

樓天豪突然道：「有一個人也許能够帮忙。」

錢大夫說道：「我們不能够解決的事情……」

樓天豪截道：「那是三絕書生。」

錢大夫一怔，道：「若是能够請到這個人，大致上應該沒有問題。」

樓天豪道：「他欠我一條命。」

錢大夫「啊」的一聲。「事情這就簡單了。」

樓天豪道：「他人現在蘇州，若無意外，十五天之內應可請到來。」

秦玉驄道：「我立即去！」

成剛接道：「還有我……」

樓天豪道：「玉驄一個便可以了，人去多了，反而不妙，敵人必定會一旁窺伺，若是給發現，難免會遭遇種種阻截。」

成剛道：「多一個人也有個照應。」

「此去二十里的高鎭有高雷五個人可以用，他們的身份到現在仍然是秘密，當然，能够不用就是最好。」樓天豪的語聲斷斷續續，很辛苦才將話說完，身子突然一弓，道：「下針。」

錢大夫立即打開藥匣中的一個銀盒子，那之內放着一排排的金針，他拈起一支道：「孫兄，張兄——」

孫大夫，張大夫左右齊上，一齊伸手，移向樓天豪後背的一點，錢大夫手中金針隨即向那一點落下。

孫大夫張大夫的手指緊接移動，他們在認穴方面都非常準確，錢大夫當然也一樣，但爲了避免意外出錯，仍然在三個人肯定之後才落金針。

連下了三十六枚金針，錢大夫才問：「場主還有什麽要吩咐？」

他已經滿額汗落淋漓，這樣問，意思也就是說再下金針，樓天豪便連話也不能說的了。

樓天豪稍爲考慮，說道：「月香與成剛負責密室外的安全，三位大夫就留在這裏。」

錢大夫道：「我們絕沒有問題。」

張大夫却道：「我那兒有一個病人需要作最後一次針療。」

錢大夫「哦」的一聲，道：「不可以暫時放下？」

張大夫道：「若是可以，小弟也不會提出來。」

秦玉驄道：「我們將人接進牧場。」

成剛道：「是你的什麽人。」

秦玉驄接問：「那需要多少時間？」

張大夫看看成剛，道：「是我的小舅子。」一頓接道：「那一盞茶的時間便足够的了。」

樓天豪接道：「不要緊。」吩咐：「可以了。」

張大夫孫大夫雙手齊動，錢大夫緊接一針插下去……

到最後一枚金針插下，樓天豪的面色終於回復正常，一個身子却完全僵硬，倒在一塊木板上，那塊木板開了無數小洞，都是在穴道的位置。

燈光下金針閃亮，遍插金針的樓天豪看來是那麽詭異。

張大夫孫大夫錢大夫，全部汗流披面，後背衣衫濕透，他們雖然都是高手，但要他們這麽短時間認出百另八處穴道，完全正確無誤，也不是一件太舒服的事情。

對像是天武牧場的主人，給他們的心理壓力當然也不輕，尤其是負責用針的錢大夫。

休息了好一會，張大夫才離開，牧場的弟子來報，他那個小舅子已給送到，在牧場的藥堂內等候。

藥堂也就是錢孫張三個大夫平日替牧場弟子看病處方的地方，藥物都齊全，錢孫兩個大夫一直長駐在這裏，張大夫也時常給請到來。

這個人宅心仁厚，濟世爲懷，在牧場附近的市鎭贈醫施藥，是一個好大夫，也所以環境並不太好。

樓天豪就是喜歡他這一點，雖然他不願意受聘進牧場，仍然以顧問的方式聘用，只要他有空便進來牧場看看，在藥物方面無限量支持，這使到他在外面贈醫施藥更加順利，他當然大爲感動，也所以在外面一向都自稱是天武牧場的人。

也所以牧場有事，立即應召趕到來，這也是他的第一次被召。

那種毒藥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他完全不知道要如何化解，所以他的心情難免就有些難過，牧場支持了他這麽多年，到需要他帮忙的時候他幾乎完全帮不上忙，這個老好人，當然很過意不去。

所以出了密室，他仍然在想着那種毒藥，搜遍枯腸，也想不出那到底是什麽毒藥，如何救治。

到了藥室，他仍然有些精神恍惚，一直到他的手指落在他那個小舅子手腕的脈門上。

他那個小舅子患的也不是什麽大病，只是他放棄傳統的藥物，要在針療上再作一大突破，才用到針療，那若是由其他的大夫接手，不知來龍去脈，亂投藥石，難保會輕病變重病，弄出人命來。

即使知道了來龍去脈，他也是不放心由其他大夫接手，這附近除了孫錢兩個大夫，他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麽大夫精通針療，而孫錢兩個大夫都在牧場內。

最後一次針療在他來說當然輕而易舉

的事，到他的手指按下去，他却不由瞪目結舌。

也是到現在他才省起到他那個小舅子由他進入藥堂，一直都臥在榻上，一動也都不一動。

他不由抬手看看自己的手指，經驗告訴他，他接觸的是一個死人，脈搏巳完全停頓。

一個聲音即時道：「張大夫，人巳經死了。」

張大夫脫口說道：「這是什麽時候的事。」

「你進來之前，」說話的是侍候在藥堂內的一個天武牧場的弟子，中年人，貌相忠厚，現在一雙眼睛却變得有如毒蛇一樣。

「他怎會死的？」張大夫終於轉身望去，也終於看到陰險惡毒的眼睛。

中年人悠然應道：「因為我封了他的死穴。」

張大夫一怔。「你——」

中年人接道：「我認穴也許沒有大夫的準確，但一掌拍下，應該不會有偏差的了。」

張大夫道：「他與你有何仇怨？」

中年人道：「我只是希望藉此讓大夫知道，不肯合作會有什麽結果。」

張大夫又是一怔。「合作？」突然有所領悟的，張口便要叫，中年人的左手立即掩上去，右手同時扣住了張大夫的兩處穴道。

張大夫完全明白這兩處穴道被扣住有什麽結果，也一如所料，他整個身子都癱軟。

中年人隨即將張大夫推到一旁，正要問什麽，一道匹練也似的刀光巳然割進了他的咽喉。

「你——」中年人一個字說出口便氣絕。

「你巳經沒有用了。」一個近乎耳語的聲音在幔幕後傳出來，一頓接又道：「你也是！」匹練的刀光再起，張大夫的咽喉隨即被割斷。

這個人當然是一個好手，對牧場的情形也絕無疑問瞭如指掌，對中年人的武功也是，也所以，只一刀便割斷了中年人的咽喉。

刀隨即棄在地上，那只是一柄極普通的刀，要從刀上找到對方的來歷是絕沒有可能的事。

× × ×

秦玉驄執拾了簡便的行裝，立即離開房間，月香竟然巳等在房門外，揹着一個小包袱，一見秦玉驄便道：「看你啊，執拾幾件衣服也要這麽久。」

秦玉驄上下打量了她一遍，詫異道：「你這是幹什麽？要到那兒去？」

「三絕書生那兒。」月香若無其事的回答。

秦玉驄更加詫異，說道：「你要到那兒去……」

「請他到這裏來替我爹爹療傷。」

「師父他不是說……」

月香截道：「不管怎樣，我是跟定你的了。」

「什麽？」秦玉驄怔住。

「受傷的是我爹爹，我這個做女兒的總不能袖手旁觀，而且，你路上也需要人使用。」

秦玉驄說道：「有高雷五人巳經足夠了。」

「他們的武功難道在我之上？」月香不服氣的問。

秦玉驄想想，道：「江湖經驗可以肯定是足夠的。」

月香立即道：「既然我的江湖經驗不足，那更該到江湖上走走。」

「要闖蕩江湖，吸收經驗也不是這個時候，收場危機四伏，此去又關係師父的生死，途中萬一你出了什麽事，那要我如何是好。」秦玉驄大搖其頭。

月香道：「怎會出事的？我又不是小孩子，武功也不比你壞到那兒去。」

秦玉驄道：「江湖上的事情有時未必是武功能夠解決得來。」

月香道：「我跟着你一定會變成累贅，拖累你的了。」

這說話大成問題，秦玉驄一聽不由傻了臉，月香一頓接道：「你說！」

秦玉驄長歎了一口氣。「師父的生死就繫在這一次的行動，這個時候……」

月香道：「不要說了，我只要你答覆一句，讓我跟着去還是不讓？」

秦玉驄一咬牙，道：「不讓。」

月香雙頰陡然紅起來，瞪着秦玉驄，霍地一頓足，轉身疾奔了出去。

成剛也就在這時候奔來，一面大呼道：「大師兄，出事了。」

月香一聽不由自主停下，脫口問道：「出了什麽事？」

秦玉驄亦問：「是不是師父……」

成剛搖頭：「那個張大夫還有他的小舅子都在藥堂給殺了。」

秦玉驄道：「殺他們的……」

「不知道，江文為了讓張大夫能夠安心在藥堂內迅速給他的小舅子針療，將其他師弟留在堂外。」

「那現在江文……」

「也倒在藥堂內，跟張大夫一樣，都是給一刀割斷咽喉。」成剛接道：「那柄刀留在地上，只是一柄普通的刀，並沒有任何記認。」

「只留下那柄刀？」

「他們正在附近搜索，希望能夠找到其他的證據。」成剛搖頭。「我看這個機會並不大。」

秦玉驄接問：「張大夫他們倒下的時候堂外的弟子有沒有發覺什麽？」

「沒有，他們是在一盞茶的時間過後，堂內仍然毫無聲息，進去一看，才發覺的。」

「為什麽要殺張大夫？」秦玉驄心念一轉，面色突然大變。

成剛接問道：「大師兄你以為是為什麽？」

秦玉驄道：「那些人要從張大夫的口中知道師父現在的情形。」一頓一歎。「張大夫他們的趕赴密室，是必巳引起那些人的注意。」

成剛道：「張大夫他們可是一直都留在牧場內。」

秦玉驄道：「那些人也是。」

成剛一怔，秦玉驄接道：「那也許就是施放毒烟的，也許是別的，他們到底有多少人混進了牧場，目前仍是一個謎。」

成剛說道：「我這就去將他們找尋出來。」

「如何找？」秦玉驄反問。

成剛不假思索道：「外人我們總會知道的。」

秦玉驄搖頭道：「那相信早巳潛伏在牧場內，一定不會是外人。」

成剛又是一怔，秦玉驄接道：「你想想，若不是自己人，怎會這樣清楚牧場的環境？又怎能騙過這樣多弟子的眼睛？還有，江文也有幾下子，殺他的人竟然能够不動聲息的將他殺掉，從容離開，大概只有他認識的人才能出其不意，做得這樣乾凈俐落。」

「你說得也有道理！」

秦玉驄接道：「那柄刀也是，殺人之後棄置現場當然不會是他用的兵器，若是外人，又怎會這樣？看來他甚至巳考慮到事發之後，牧場的弟子會為示清白，接受檢查的了。」

成剛急問道：「那我們應該怎樣？」

秦玉驄道：「由現在開始，牧場要進入全面備戰狀態，所有人未經許可，不得擅自進入或離開，密室的方面……」

成剛接道：「更加小心，同時我們要挑選一些心腹弟子，暗中監視，看能否將叛徒找出來。」

秦玉驄道：「這件事交給你了，還有師妹……」

月香道：「我又怎樣了——」

秦玉驄道：「你最好還是留在師父身旁，小心保護……」

月香別過頭去，秦玉驄自顧道：「我也要改變路綫的了。」

成剛道：「又是為什麽？」

這個人絕無疑問是一個莽漢，粗心大意，秦玉驄輕歎一聲。「我此去的目的那些人是必巳知道，說不定會阻止我與三絕書生接觸。」

月香道：「那是說，你更加需要一個來帮忙。」

秦玉驄道：「我們行踪更加要秘密，不要讓別人知道從那一個方向離開。」

月香再問：「你真的不要我跟着。」

成剛驚訝道：「師妹你……」

月香冷冷道：「你別管，要不我連你也生氣了。」

成剛傻了臉，秦玉驄面色陡沉，道：「二師弟看着師妹，別讓她再到處跑。」

月香冷笑：「他敢？」

成剛沒有作聲，秦玉驄目光突然一閃接道：「他不敢只好請你三阿姨來了。」

月香一呆，冷笑道：「你敢——」後面巳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月香又怎樣了？」

月香又是一呆，回過頭去，一個中年婦人正向她走過來，策着一條青玉杖，慈祥中見威嚴。

「三阿姨。」月香不由叫一聲，垂下頭，在天武牧場中，也唯一害怕的就是這個人。

自幼她便沒有了母親，是這個三阿姨照顧她，連樓天豪對這個三阿姨也敬讓三分，她這個做女兒的更就不用說了。

三阿姨走到月香身旁才停下，搖頭道：「這個時候你怎麽還使小性子，難道不怕躭誤了正事？」

月香訥訥地道：「可是……」

三阿姨截道：「玉驄有要事在身，路上如何照顧你，萬一因為你而躭誤了取藥，又如何是好？」

月香垂下頭，三阿姨青玉杖接指秦玉驄。「你也不要再浪費時間了。」

秦玉驄應聲身形一動，掠了出去，月香看似要追前，但偷望三阿姨一眼，還是停下。

眼看着秦玉驄一溜輕烟也似消失在黑暗中。

「這個孩子！——」三阿姨看着忽然歎了一口氣，策杖轉身，往來路走回。

月香不由自主的跟在後面。「三阿姨怎麽歎氣？」

「玉驄實在是一個很不錯的孩子。」三阿姨只是這樣回答。

月香再問：「三阿姨是為大師兄的安全担憂，那何不讓我也走一趟，也算有個照應。」

三阿姨搖了搖頭，說道：「你若是跟去，照顧你也來不及，那裏還有精神去做正事？」

「三阿姨——」月香還要說什麽，三阿姨巳接道：「可以讓你在江湖上行走的時候，我會告訴你，讓你到江湖上跑一跑的。」

「沒有事到江湖上跑，也沒有什麽意思。」

「江湖上又怎會沒有事？」三阿姨有些感慨。「這麽多年來，我就是沒有見過江湖上有平靜的日子。」

「好像這一次，好好的，排敎雙獅堂又弄些什麽毒烟來。」月香看看三阿姨。

「我就是担心……」

三阿姨淡然一笑。「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沒有什麽好担心的。」

「我不明白。」月香直眨眼睛。

三阿姨道：「你只需明白留在牧場裏比較安全，你爹爹現在經不起太大的刺激就是了。」

月香道：「爹爹現在既不能移動，也不能說話。」

三阿姨脚步一頓，回首道：「你若是不聽吩咐，我便將你關起來。」

月香急忙的說道：「誰說我不聽吩咐了。」

三阿姨道：「由現在開始，你留在我身旁好了。」

月香咬了咬嘴唇，點頭。「三阿姨怎樣吩咐便怎樣。」

這句話口不對心，而她雖然留在三阿姨身旁，總有許多藉口要往外一轉。

第一第二轉她都是老老實實，到了第三轉，便不見再回去，到三阿姨懷疑，出外一問，月香早巳經上了坐騎，離開了牧場。

她是場主的女兒，那些牧場弟子又有那一個能够阻止。

坐騎也是萬中選一的駿驥，一騎絕塵，要追的時候那裏還追得及。

（未完・三）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劍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丁劍南、方如蘋藉故和白衣教門下兩個女弟子薛慕蘭、卓雲和交談，彼此認識，她們都是女扮男裝，有事到安慶府，丁劍南、方如蘋也謊說去探望一家鏢局的鏢頭，其實是想知道她們的行踪，於是四人一同上路，來到秋浦黃木店打尖，在一家酒樓晚膳，又見到那瘦小老頭和一個青衫少年坐在一起喝酒，丁劍南都認識，但不便打招呼，那少年便是柳飛燕，原來被無形毒手閻老九找上了，幸好瘦小老頭解了圍，硬把閻老九灌醉，放走了那少年，自己也乘機溜走，豈料寃家路窄，瘦小老頭在大渡口渡船上被閻老九追捕，二人像捉迷藏走來走去……

同往迷仙岩　相偕拜師傅

敢情瘦小老頭一開始就跟住了閻老九，當然，你一直跟在他身後，他就是找上十年也是找不到的。

卓雲和這一發現，不覺抿抿嘴笑了。這回連薛慕蘭，方如蘋也忍俊不禁，臉上有了笑容。

閻老九兩道凌厲目光何等敏銳，忽然像電一般朝四人掃來，身形一幌，已經到了四人面前，冷聲道：「小子，你們笑什麽？」

瘦小老頭從他身後探出半個頭來，直是搖手。

丁劍南道：「老丈這話問得奇怪，咱們兄弟在談笑，關老丈何事？難道連咱們笑你也管得着嗎？」

無形毒手閻老九找不到瘦小老頭，正在怒火迸頂之際，聞言突然怪笑一聲：「小子你是找死！」

大袖一振，伸出一隻手來，他只伸出一根烏黑有光的食指朝丁劍南眉心點來。

丁劍南着得大怒，劍眉一豎，正待開口，陡聽耳邊響起瘦小老頭極細的聲音：「不可炫露武功。」

方如蘋眼看他向大哥驟下毒手，心頭方自一驚！薛慕蘭、卓雲和兩人已經搶先出手了。

卓雲和及時一下把丁劍南拉了過去。

薛慕蘭左手衣袖倏地朝前飛起，一點袖角迎着對方點來的食指捲去，口中喝道：「閻老九，你敢出手傷人？」

丁劍南聽瘦小老頭一言提醒，人已被卓雲和一把拉了過去，差點跌入她的懷裏，口中不覺啊了一聲，慌忙站住。

卓雲和看他朝自己懷中跌來，慌忙伸手把他扶住，也鬧了個臉紅耳赤。

這時薛慕蘭的一點衣袖也和閻老九點來的手指乍然一接，閻老九身軀一震，禁不住後退了一步。

丁劍南自然看到了，心中暗暗一動，忖道：「這薛慕蘭一身所學果然絕高！」

這下直把無形毒手閻老九給震住了，雙目兇光暴射，冷厲的道：「小娃兒，看來果然有點門道，爾是何人門下？」

薛慕蘭既然出手，不覺臉色一寒，冷聲道：「閻老九，咱們兄弟說笑，關你何事？你竟然向丁兄驟下毒手，我何人門下，你還不配問！」

船上乘客眼看兩人發生了爭執，尤其閻老九一根食指烏黑有光，已足令人看得心驚，這少年書生却只揮起一點袖角，就把閻老九震退了一步，自然武功更高，大家雖然不敢走近，却遠遠的圍成了一圈。

當着這許多人，閻老九這臉可丟不起，聞言發出一陣桀桀怪笑，目注薛慕蘭陰森的道：「閻老九在江湖上還沒有什麽不配問的，小娃兒……」

瘦小老頭忽然伸手拍拍他的肩頭，說道：「這位小兄弟說得沒錯，人家兄弟們在一起說笑，本來就不關你的事，你手上練了毒功，怎麽好隨便出手傷人，若非這位小兄弟攔你一下，那位小兄弟不是……」

閻老九驀地回過頭去，看到說話的正是瘦小老頭，不覺大喝一聲：「原來是你！」人隨聲轉，反手閃電一掌朝瘦小老頭劈了過去。

大家都看到他一隻右手烏黑如墨，比平常幾乎脹大了一倍。

這時渡船已經快要到達安慶埠頭，相去不遠。

瘦小老頭看他發掌朝自己劈來，口中大叫一聲：「我的媽呀，這回完了。」雙手捧頭，轉身梯梯他的跑了出去。

閻老九那裏肯捨，飛身追撲。

瘦小老頭心裏一急，雙脚一跳，就往船外跳了下去。

原來這時渡船正在漸漸靠近埠頭，左右兩邊停泊着不少船隻，瘦小老頭正好一下跳落在一隻停泊的船上。

閻老九也是被他逗得氣瘋了心，雙脚一點，身子凌空飛撲而下。

瘦小老頭回頭看到閻老九緊追不捨，他急急如喪家之犬，從這條船，連跑帶跳，跨到了那條船，又從那條船跨到另一條船上，這樣一路奔逃。

閻老九有時眼看就要追上，只差了一點沒把他抓到，又被他滑了出去，自然也一條又一條的縱撲如飛，一路緊追。

瘦小老頭脚下滑溜，東鑽西奔，一下給他跳上了岸，沒命的飛跑，兩條人影漸漸去遠。

丁劍南才吁了口氣，朝薛慕蘭作了個長揖，說道：「小弟眞沒想到閻老九一身毒功，竟有這麽厲害，若非薛兄及時出手，差點就傷在他毒指之下，薛兄這份大德，兄弟不敢言謝，只有永銘諸心而已！」

這句「永銘諸心」，聽得薛慕蘭臉上驀地一紅，忙道：「丁兄這麽說，不是見外了嗎，這閻老九仗着區區毒功，竟敢出手傷人，眞是欺人太甚了。」

卓雲和輕笑道：「二師兄方才還責備小弟不准招惹是非，結果二師兄却先出手了。」

薛慕蘭道：「這可不是我們招惹他，是他先招惹了我們。」

這時大家已在紛紛上岸，薛慕蘭抬抬手道：「丁兄，我們上去了。」

四人相偕上岸，到了城中，差不多已是申牌時光，薛慕蘭提議先找一家客店落

脚。當下就在大街的一條橫街上，找到一家叫做安慶招商賓棧的客店。

跨進店堂，伙計看到進來的是四位少年公子，慌忙陪着笑躬身道：「四位公子要住店？」

薛慕蘭說道：「我們要兩間最好的上房。」

店伙連聲接道：「有，有，小店是安慶府首屈一指的大客棧，上房最是幽靜，凡是過路的達官貴人，一到安慶，都要到小店來落脚……」

卓雲和道：「不用說了，快帶路。」

「是，是！」店伙連聲應着，說道：「四位公子請隨小的來。」

兩間上房，果然很清靜，而且每間都有兩張床。

薛慕蘭滿意的點點頭道：「好，就這兩間吧！」

店伙連聲應是，退了出去，一回工夫，送水送茶，甚是忙碌。

丁劍南，方如蘋當然還是住了一間，進入房中，方如蘋看了丁劍南一眼，不覺低頭一笑。

丁劍南湊過身去，低低的道：「妳笑什麽，今晚我們還是睡一在起的好。」

方如蘋嗔道：「你想得好。」

丁劍南忽然目光一瞥，發現薛慕蘭的人影一閃，迅速的往外行去。

兩人洗了把臉，過沒多久，卓雲和在門口叫道：「丁兄，方兄，咱們該出去吃飯了。」

四人在酒樓上用過晚餐，回轉客店，就各自回房。

丁劍南就隨手門上了房門。

方如蘋白了他一眼道：「今晚各睡各的，你不許再胡來了。」

丁劍南把她摟入懷中，低下頭去吻住了她的香唇。

過了好長一回，方如蘋才飛紅着臉，把他輕輕推開，低聲道：「好了，可以去睡了。」

丁劍南脫下長衫，忽然發現懷中有一個小小的紙團，急忙打了開來，只見上面寫着一行歪歪斜斜的字：「西横街有一家永慶鏢局總鏢頭是張文海那小子。」

方如蘋問道：「你看什麽？」

丁劍南奇道：「這是我從懷中取出來的紙團。」

方如蘋低頭看了一眼，說道：「這是什麽意思？」

丁劍南道：「誰知道？」

方如蘋道：「你連什麽人塞在你懷中的都不知？」

丁劍南突然心中一動，說道：「會不會是瘦小老丈？他塞給我這個紙團，不知是什麽意思？」

方如蘋忽然輕哦一聲，說道：「我在車上告訴過她們，說咱們剛從龍虎山遊罷歸來，安慶有一家鏢局從前保過我們的鏢，和總鏢頭認識，想去看看他，其實我們那認識什麽鏢局？大概這話給他老人家聽到了，所以指點我們到永慶鏢局去。」

丁劍南道：「我們眞要去找鏢局？」

方如蘋低聲道：「我看她們兩人好像對我們很注意，我們說過到安慶是要來找鏢局的，不去找豈非留下破綻？我們既然要打進他們裏面去，明天就得去虛幌一下了。」

丁劍南笑道：「這位老人家倒是熱心得很。」

方如蘋微微搖頭道：「他引你去小山，又塞給你這個紙團，必有深意！」

丁劍南附着她耳朵悄聲道：「賢妻說得有理。」

方如蘋嬌羞的嗔道：「你再這樣我不理你了。」

丁劍南道：「小生不敢了。」

方如蘋道：「那就去睡吧，明天還有事呢！」

丁劍南又捧着她粉臉吻了一下，才走到右首一張床上，盤膝坐定。方如蘋也脫下長衫，一手搧熄燈火，在左首床上坐下，各自調息運功。

丁劍南這張床，正好和隔壁薛慕蘭兩人的房間，只有一板之隔。客店的上房，間隔雖是木板，但用的是上等木材，髹漆光亮，而且木板極厚，也不至於有什麽裂縫，是以房與房之間，不會聽到什麽聲音，就是大聲說話，也不至妨碍了別人。

但丁劍南練的達摩洗髓經，這一運功，十丈之內，飛花落葉和人的呼吸之聲，都可以聽得清清楚楚，何況木板再厚，也只是隔了一層木板而已，隔壁房中兩人話聲雖然說得極輕，但却依然清晰入耳。

向聽卓雲和的聲音道：「他對什麽人都自稱老哥哥，又不是只對我一人說，有什麽可疑的。」

薛慕蘭道：「此人武功奇高，不去說他，這一路上，咱們坐的是車，他又沒坐車，遇上一次是偶然，但他和咱們在祁門住同一客店，在東流，咱們上酒樓，他也來了，今天渡江，又同一條渡船，天下那有如此巧合之事？」

丁劍南心中暗道：「她們說的是瘦小老人家了。」

卓雲和道：「依二師兄之見呢？他是衝着咱們來的了？」

薛慕蘭道：「他不是衝着咱們來的，就是衝着丁兄他們來的了。」

丁劍南暗道：「此女可厲害得很！」

卓雲和道：「我看丁兄他們也和我們一樣，和他也是初次見面，並不相識。」

薛慕蘭道：「妳說的也是，那就是他有意跟踪咱們的了，哼，就算他武功通天，眞敢跟踪，只要進入迷仙岩，也不怕他飛上天去。」

丁劍南心中暗道：「聽她口氣，好像迷仙岩十分厲害！」

只聽卓雲和又道：「二師兄，丁兄他們，妳說如何呢？」

丁劍南聽她們話題轉到了自己兩人頭上，自然更要凝神諦聽。

薛慕蘭道：「妳怎麽啦，丁兄、丁兄的，從昨天到現在，已經跟我提過三次了，這件事，我們總得向師傅老人家請示才行，昨天一天都在趕路，又沒有人可以把信遞出去。」

卓雲和道：「這裏不是……」

薛慕蘭道：「妳就是急性子，我話還沒說完呢，丁兄二位，確是合乎師傅標準的人才，所以下店之後，我就要他們把稟帖用飛鴿傳書送出去了，最快也要明天才有回音。」

卓雲和道：「二師兄方才怎麽沒和我說？」

薛慕蘭道：「隔牆有耳，方才他們還沒睡哩，現在我不是告訴妳了？」

卓雲和忽然嗤的輕笑道：「我和妳提起丁兄，就是爲了稟帖的事，方才妳還笑我，原來妳也挺關心丁兄的。」

丁劍南不覺臉上一紅。

只聽薛慕蘭道：「妳說到那去了？」

卓雲和道：「方才渡船上，不是爲了丁兄，妳會出手麽？」

薛慕蘭敢情被她說中了心事，低叱道：「妳不許胡說。」

「好！」卓雲和道：「我們說正經的，妳說師傅指示最快要明天才能下來，他們已經到了地頭，萬一……」

薛慕蘭道：「這不要緊，他們不是要去找鏢局的總鏢頭嗎？這就是他們初涉江湖之處，鏢局保過他們的鏢，事隔數年人家那裏還會記得？他們明天去了，不碰一鼻子灰才怪，所以明天他們還不會走，就是要走，我們不會再挽留他們一天嗎？」

卓雲和說道：「要挽留，妳去挽留他吧」。

薛慕蘭道：「師傅指示沒來以前，自然要挽留他們的了。」

聽到這裏，她們談話似已告一段落。

丁劍南心中暗道：「幸虧瘦小老人家塞這個紙團給自己，否則自己兩人要上什麽鏢局去找人家呢？」

心中想着，悄悄下床，輕脚輕手的朝方如蘋床前走去。

方如蘋倏地睜開眼來，低聲道：「你……你做……」

丁劍南用手中豎在口中，連噓都不敢出聲，只好以「傳音入密」說道：「我剛才聽到她們的談話，來和妳說的。」

方如蘋看他神情不像有假，也以「傳音入密」問道：「她們說了些什麽？」

丁劍南在她床上坐下，就把剛才聽到的話，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其中只把她們師姐妹戲謔的話刪去不提。

方如蘋點頭道：「這麽看來，她們迷仙岩一定是個神秘所在，也極爲厲害了，師傅要我們在江南走動，很可能和她們有關了。」

說到這裏，忽然沉吟道：「她們的稟帖以飛鴿傳書送出，薛慕蘭落店之後，並未走出客店去，那麽這家客店莫非和他們有關……」

丁劍南道：「對了，我想起來了，我們剛進房來之後，我就看到薛慕蘭的人影在門口閃過。」

方如蘋道：「她可能就是找人去的，哦，明天，那我們就非去永慶鏢局不可，如果這客店和他們有關，說不定永慶鏢局中也有他們的人，我們說話就得小心，要裝出一副初走江湖的模樣，去拜訪總鏢頭，也要表示對他十分仰慕……」

丁劍南點頭道：「這我會說。」

方如蘋道：「還有，我們這樣去拜訪人家，仍如薛慕蘭所說，一定會碰一鼻子灰回來，回來的時候，還得裝出十分氣憤的樣子，用以表示我們行走江湖，尋師訪友，却想不到江湖人竟然如此庸俗。」

丁劍南笑道：「妳想得眞周到……」

方如蘋看他笑嘻嘻的模樣，已經知道他又要不老實了，就正容道：「好了，事情都說完了，我也要睡了，快去睡吧！」

他們這番話，爲了防隔壁聽到，自然以「傳音入密」交談的。

丁劍南朝她伸伸舌頭，只好回到自己床上去。

一宵過去，翌日一早，兩人很早起來，盥洗完畢，隔壁薛慕蘭、卓雲和也起來了，四人一同用過早點。

丁劍南起身道：「二位兄台，兄弟和表弟今天要去看一個朋友。」

卓雲和道：「對了，我聽方兄說過，二位認識這裏一個鏢局的總鏢頭。」

丁劍南臉上一紅，說道：「其實我們和他也不算很熟，這裏西橫街的永慶鏢局，從前先父上任去，是他們保的鏢，和總鏢頭張文海見過幾面，在下兄弟出外訪友，既然從前認識，所以想去看看他。」

他在說話之中，把鏢局和總鏢頭姓名都說出來了。

方如蘋興高采烈的催道：「表哥，我們要早些去，人家總鏢頭事忙，萬一一早就要出門，我們就碰不上了。」

卓雲和笑着似要說話。

薛慕蘭攔着道：「方兄說得是，既然來了，自該早些去，萬一碰不上，豈非白來了？」

方如蘋道：「表哥，我們走吧，薛兄、卓克回頭見。」

她裝作得很像，急看要去看人家總鏢頭。

西橫街永慶鏢局大門前飄揚着杏黃「永」字鏢旗，門旁一塊長方形的白銅招牌，「永慶鏢局」四個字也擦得雪亮。從街梢路旁停放的鏢車，一直排到門口，少說也有十數輛之多。不少趟子手正在進進出出的忙着。

丁劍南、方如蘋走近門口，就有一名趟子手朝兩人招呼着問道：「請問二位公子找誰？」

丁劍南連忙抱拳道：「在下兄弟是找貴局張總鏢頭來的。」

趟子手忙道：「二位公子請先到廳上坐。」

他領着兩人進入大天井，只見大天井上也停着七八輛鏢車，車上都插着三角杏黃「永」字旗，也有十來個人站在車旁，看情形鏢車正待出發。

大家看到進來的是二位少年公子，自然十分注目。

那趟子手把兩人一直領到中間大廳，就抬着手道：「二位公子請坐，在下這就去請總鏢頭出來。」

丁劍南道：「有勞了。」

趟子手匆匆朝右首廂房進去，兩人就在椅上坐下。

大廳上陳設古雅，正中間一方横匾，寫着「我武維揚」四個金字，但在四字中間，却有一個金色圓形的太極圖。

方如蘋低聲道：「這家鏢局原來是武當派的人開的。」

一名打雜的給兩人送上茶來。

丁劍南道了聲：「謝謝。」

這時那趟子手已從右廂退出，朝兩人

道：「二位公子請稍坐，總鏢頭就出來了。」說完，自行退出。

又過了一回，才見從右廂走出一個身穿藍布長衫，中等身材，面色微黑，濃眉大眼的漢子來。

這人看去約莫三十出頭，却極爲幹練，目光一抬，朝兩人拱着手道：「有勞二位公子久候了，在下張少海，不知二位公子寵臨，有何見教？」

他叫張少海，瘦小老頭的字條上的却是張文海，那麽此人不是總鏢頭了。

丁、方二人趕緊站起，同樣抱了抱拳，由丁劍南道：「在下兄弟是專程拜訪張文海張總鏢頭來的。」

張少海抬手道：「二位公子請坐。」

兩人落坐之後，張少海也陪着坐下，說道：「二位公子說的乃是家父，他老人家因年屆花甲，是以把鏢局交給了在下，二位公子有何見教，和在下說好了。」

丁劍南道：「在下丁南強，他是我表弟方仲平，數年前先父上任，曾委請貴局保過一趟鏢，曾和老總鏢頭有過數面之緣，對老總鏢頭極爲景仰，此次路過這裏，特來拜訪。」

張少海連說「不敢」，一面說道：「敝局保的大都是官家的鏢居多，承蒙兩位公子瞧得起，在下無任感激，家父因年紀大了，已回故里去了，二位公子寵臨，他老人家如果在這裏，不知有多高興呢？二位公子落脚何處，如不嫌棄，中午讓在下稍盡地主之誼。」

他話說得很客氣，但也有官場「端茶送客」之意了。

丁劍南站起身抱拳道：「總鏢頭不可客氣，在下兄弟只是景仰老總鏢頭，特來拜訪的，總鏢頭如同府，就請代在下兄弟致意就好，在下兄弟那就不打擾了。」

「謝謝二位的厚愛，」張少海連連拱手道：「二位到了安慶，在下自該稍盡地主之誼，怎好如此客氣……」

丁劍南道：「在下兄弟告辭了。」

兩人舉步走出，張少海一直送到門口，還連聲說着：「簡慢。」

路上，方如蘋四顧無人，不覺笑道：「大哥，你道瘦小老人家爲什麽要我們來看張文海的？」

丁劍南笑道：「因爲他已經不幹總鏢頭，就是有人查我們，也查不出來了。」

方如蘋笑道：「看來大哥江湖閱歷也增長了許多，瘦小老人家不但正是此意，而且方才聽張少海的口氣，這家鏢局是專保官家的鏢的，與我們說的話，也完全符合了。」

丁劍南道：「看來瘦小老人家好像早已知道我們來意，也由此可見想要進入迷仙岩，對方對每個人的來歷都可能調查得十分仔細，也由此可見他們的神秘了。」

方如蘋點着頭道：「正是如此。」

兩人轉入大街，因時間還早，前面不遠就有一家叫一樂也的茶館，方如蘋道：「大哥，我們到茶館喝茶去。」

丁劍南道：「妳想喝茶？」

方如蘋低聲道：「你這人……行走江湖，茶館酒樓三教九流的人都有，消息最靈通，我們沒事，自然要進去坐坐了。」

丁劍南含笑道：「賢妻說得極是。」

方如蘋臉上一紅，嗔道：「你在大街上也這樣亂叫。」

丁劍南含笑道：「愚兄叫妳賢弟，又是那裏不對了？」

賢妻和賢弟聲音果然差不多。

方如蘋抿唇道：「你當我沒聽見？」

丁劍南道：「聽見就好了。」

跨進茶館，一名茶博士立即迎上來陪看笑道：「二位公子爺，請登樓雅座。」

入門迎面就是一道樓梯，兩人舉步上樓，打通的三開間屋子，極爲寬敞，放着二十幾張八仙桌，都是雕花椅子，喝茶的客人，倒也有六七成座頭。

雅座自然比樓下的普通座高雅得多了，不似樓下亂哄哄的嘈雜。

茶館也比酒樓清靜，酒樓有人鬧酒，茶館不會有人鬧茶。

兩人找了一張空桌坐下，茶博士過來問道：「二位公子要喝什麽茶？」

丁劍南道：「清茶。」

茶博士退去之後，丁劍南、方如蘋兩人同時掄目四顧，這一瞧，兩人心頭不由得同時一怔！

丁劍南看到離自己不遠臨窗一張桌上，對面坐着的兩人，正是那天在酒樓上看到的青衫少年，他，應該是柳飛燕，現在已可證實是她了，因爲她對面坐着的一個紫臉濃眉中年人，正是化名蓋大鵬的崆峒飛龍霍從雲。

霍從雲的目光何等銳利，丁劍南、方如蘋兩人雖然易了容，但兩個風度翩翩的少年，身上又各自佩了古劍，自然會多看上一眼，這時目光正好朝丁劍南投來，丁劍南因自己有師叔交代的任務，自然不好和霍從雲打招呼，但目光是友善的。

這時柳飛燕也正好轉過臉來，她只朝丁劍南瞥了一眼，就迅快的轉過臉去，不知她和霍從雲說了句什麽話，霍從雲就臉露不屑，別過頭去。

丁劍南看得暗暗奇怪，霍老哥兄妹目前並不認識自己，何以對自己會有這般臉色？莫非認錯人了？

就在此時，只聽耳邊響起方如蘋以「傳音入密」的聲音說道：「大哥，莫要轉過頭去，坐在咱們右首第三桌上，有五個人，其中一人，正是從前江南分壇的左領隊孫必顯，他好像是這五人的領頭，奇怪，他們怎麽會到這裏來了？」

正好茶博士送上一壺茶來，丁劍南一手取過茶壺，裝作替她倒茶，一面也以「傳音入密」說道：「那靠窗口一張桌上，坐着一個紫臉中年人，另一個是我們在東流酒樓上遇見的青衫少年，這兩人我都認識，一個是崆峒飛龍霍從雲。另一個可能是他師妹柳飛燕喬裝的。」

方如蘋聽說那青衫少年是個女的，自然特別注意，問道：「你是怎麽認識他們的？」

丁劍南道：「此事說來話長，等晚上再告訴妳。」

「晚上」二字，聽得方如蘋臉上不禁微微一紅。

就在此時，又上來了一個人，看來江湖道上也眞是狹窄，又會在這裏遇上他，此人正是在渡船上追着瘦小老頭去的無形毒手閻老九。

他目光一掄，看到窗口的崆峒飛龍和青衫少年，也看到了另一張桌上的孫必顯等五人，不覺怪笑一聲道：「哈哈，你們居然都在那裏！」

樓上本來極爲寧靜，除了幾張桌上有人在下棋，落子子丁丁之外，大家說話的聲音不算很大，他這聲怪笑，却引得在座的人目光不期而然都向他投去。

孫必顯臉上變了顏色，慌忙站起身，抱抱拳道：「屬下不知閻老護法駡到，快快請坐。」

說着朝幾人使了個眼色。

於是和他同一桌上的人都站了起來，抱着拳道：「閻老護法請坐。」

和孫必顯同一桌的，正是任東平、年其武，聞柏年，陸承遜四人。

大家神色恭敬的起立，這對閻老九來說，臉上有了極大光采，因爲這樣就顯示了他崇高的身份，他口中嘿了一聲，摸着長髯點點頭道：「老夫如果記憶不錯，你是江南分壇的孫領隊，對不？」

孫必顯恭敬的應了聲「是」，陪着笑臉道：「你老還記得屬下，這是屬下的光榮。」

其實他早已不是江南分壇的領隊了。

閻老九這句「江南分壇的孫領隊」鑽到其他茶客的耳中，就有人注視了孫必顯等人一眼，但這時茶客們都在看着閻老九，自然不會有人注意。

閻老九其實只接了孫必顯本該送給仲孫萱的一張聘書，根本沒和五雲門搭上綫，但他却居然以老護法自居，嘿然笑道：「很好，大家請坐。」

他沒有坐下，目光又轉向了霍從雲和柳飛燕兩人身上，緩緩走了過去，說道：「你們兩人，老夫好像在那裏見過？」

霍從雲站起身，抱拳含笑道：「在下蓋大鵬是賣解的，行走江湖，你老也許見過。」

他一指柳飛燕道：「他是在下小師弟葉青雲，小師弟，快見過這位老爺子。」

柳飛燕也抱抱拳，說道：「在下見過老爺子。」

閻老九看他們只是江湖賣解之流，覺得自己以五雲門堂主老護法，和這兩人說話，豈不辱沒了身份，口中嘿了一聲道：「老夫那是看錯了。」

同身走到孫必顯五人坐的桌上，在上首位子大馬金刀的坐下，說道：「孫領隊，你們幾個那就跟着老夫好了。」

孫提顯惶恐的道：「同你老的話，屬下幾人另有一件事要辦，只怕暫時無法追隨老護法了，老護法如有什麽差遣，只要你老說個地點，屬下等人等辦完了事，自會遄示趕去，聽候你老差遣。」

閻老九好不容易找到五個對自己如此恭敬的手下，一個人在江湖上出了名，如果沒有幾個手下跟隨着他，總是美中不足之事，這就沉聲道：「不行，老夫是你們總壇的老護法，就是你們壇主，也要聽老夫的，你們只管跟着老夫，你們壇主如果責怪下來，老夫自會跟他說的。」

孫必顯還待開口，只聽耳邊響起霍從雲「傳音入密」的聲音說道：「孫老弟快答應他，你只要如此如此，豈不正好？」

孫必顯聽得臉有喜色，連忙說道：「你老這樣說了，屬下豈敢不遵，有你老跟壇主面前說一聲，以後屬下幾人就可永遠追隨你老了。」

閻老九一手拂鬚，呵呵笑道：「這個容易，老夫見到你們壇主，自會當面和他說，你們幾個就只管跟隨老夫就是了。」

孫必顯喜形於色，巴結的道：「你老是總壇的老護法，連壇主算起來還是你老的屬下呢，屬下幾人能夠追隨你老，那是等於連升了三級。」

閻老九聽得心花怒放，呵呵笑道：「這個自然，等老夫同轉總壇，見到門主，再給你一個名義，自然比在分壇當差好得多了，哈哈，豈止三級，簡直是連升五級才差不多。」

孫必顯雙手捧着茶壺，替他斟了一杯茶，說道：「承蒙你老栽培。」

方如蘋聽得暗暗奇怪，心想：「五雲門那來什麽老護法，孫必顯在自己手下担任過領隊，而且爲時也有數年之久，他不會不清楚，如果眞有任務在身，絕不會憑閻老九自吹自擂的幾句話，就放下正事不辦，去跟隨閻老九了，何況江南分壇現由總監逢姑婆負責，並未再派壇主，閻老九一派胡說，孫必顯怎會相信不疑，只怕其中必有緣故。」

正想之間，霍從雲、柳飛燕兩人已經起身會帳，下樓而去。

丁劍南目送兩人後形，心中有着說不出的歉意，人家師兄妹爲了救自己，不惜跋涉千里，去求取解藥，自己和他們當了面，還視若陌路。

方如蘋低聲道：「大哥你怎麽了？」

丁劍南道：「我……沒有什麽。」

方如蘋朝他笑了笑，低聲道：「我看得出來，你對那位柳姑娘有着極深的感情，對不？」

丁劍南臉上微微一熱，差幸易了容，一面說道：「誰說的？」

方如蘋俏皮的輕笑道：「是你眼睛說的，你眼中流露出來的是一種對她有着歉疚的神色，我這話沒說錯吧？」

丁劍南點點頭，含笑道：「表弟，妳眼睛眞厲害，連我心裏的事都被妳看出來了。」

方如蘋道：「我沒說錯吧？現在你自己承認了。」

丁劍南笑道：「但妳只說對一半。」

方如蘋道：「怎麽只說對一半呢？」

丁劍南道：「方才我內心確實有一份很深刻的歉意，但我是對霍老哥，並不是對柳姑娘的。」

方如蘋眨眨眼睛，問道：「這話怎麽說呢？」

丁劍南就把當日自己身中「般若禪掌」，只有少林「大檀旃丸」可救，霍從雲從揚州趕上少林寺，盜取「大檀旃丸」，而他只和自己有過一面之緣。那是他們在大街上賣解，有一個地痞叫做錦衣二郎的擲出三枚金錢，出手下流，是自己暗中以「五行指」把他金錢擊落，後來擲了十兩銀子，霍從雲可能看出是自己出的手，過來和自己攀談了幾句。一字不漏的說了一遍，人家曾救過自己，今天見了面，自己沒和他打個招呼，總覺得有一份歉意。

方如蘋笑道：「原來如此，崆峒飛龍

名滿天下，你們可以說是道義之交了。」

接着以「傳音入密」說道：「江南分壇，也可以說是砸在他手裏的，不是有他相助，我也不會在萬松山莊一敗塗地，身負重傷了，既然他對你有過救命之恩，我這筆帳也不用再跟他算了。」

丁劍南道：「謝謝妳。」

方如蘋白了他一眼，說道：「我們還用說謝嗎？」

兩人坐了一回，才會帳下樓，這時巳快近中午，就在大街上隨便找了一家飯館，吃過午餐，才行回轉客店。

卓雲和聽到兩人回來，就很快的迎了出來，說道：「丁兄，方兄怎麽這時候才回來呢？我們等着你們吃午飯，後來看你們不會回來吃午飯了，我們到剛才才吃過的。」

丁劍南歉然道：「眞對不起，叫二位久等了，我們是在街上隨便吃的。」

卓雲和看了他一眼，問道：「二位去了永慶鏢局，可曾看到總鏢頭嗎？」

薛慕蘭聽到他們在門口說話，就在房中說道：「四師弟，你也眞是的，丁兄他們才回來，就在走廊裏說個沒完，丁兄，到裏面來坐吧」

丁劍南、方如蘋只得走了進去。

薛慕蘭拿起茶壺，倒了兩盅茶，說道：「丁兄、方兄請用茶。」

丁劍南忙道：「多謝薛兄，這個如何敢當？」

薛慕蘭笑道：「我們自己兄弟一樣，丁兄何用客氣？」

四人在椅上坐下。

卓雲和又問道：「丁兄，你還沒說去永慶鏢局的事呢？」

丁劍南臉上微微一紅，說道：「在下兄弟去找總鏢頭，但是見了面，卻不認識了。」

卓雲和道：「那怎麽會呢？」

丁劍南道：「因爲現在的總鏢頭，是老總鏢頭的兒子，老總鏢頭巳經回家鄉納福去了，所以我們和他說了沒有幾句，就辭出來了。」

卓雲和道：「那麽你們到那裏去了呢？到這時候才回來？」

她這句話，又是埋怨口氣，又有關切之情。

方如蘋道：「我們因時間還早，上茶館喝茶去了。」

薛慕蘭目光瞟着丁劍南，偏頭問道：「丁兄行止如何呢？」

丁劍南心中暗道：「來了。」這就抬目望着她，說道：「在下兄弟，和二位萍水論交，這些日子以來，可說情投意合，但明日一早，我們就要分手了。」

他一雙俊目望着薛慕蘭，說出「情投意合」四字，薛慕蘭平日爲人雖然較爲冷靜，但像丁劍南這樣翩翩美少年，那個姑娘不會動情，眞要是不動情的話，渡船上丁劍南遇險，她也不會貿然出手了，何況這時他那雙又明亮又多情的眼睛盯着她，說出這四個字來，她心頭覺得一陣跳動，臉上驟然熱了起來。

卓雲和急急問道：「丁兄二位要到那裏去呢？」

丁劍南道：「那天卓兄問我要去那裏，兄弟說出安慶，二位也說要來安慶，其實兄弟心裏還想去九華、黃山一遊，但因二位正好同路，兄弟又心儀二位丰采，作伴同來安慶，路上也多了兩個同伴，現在既沒有遇上老鏢頭，明天就想去九華一遊，黃山萬松山莊，名動天下，萬盟主是武林老大，在下兄弟末學後進，既然來了，也想去拜訪他一次，只不知萬盟主肯不肯接見？」

方如蘋道：「我們以江湖後學去拜訪他，他怎麽會不肯接見的？」

丁劍南笑道：「因爲我們在江湖上只是藉藉無名的後生小子，萬盟主是江湖武林盟主，所以不一定會見我們……」

方如蘋氣憤的道：「我們只是慕名去拜訪他，又無求於他。」

丁劍南道：「慕名去拜訪他的人，平日一定很多，如果一一由他親自接見，只怕萬盟主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了呢？」

卓雲和望望薛慕蘭希望她開口說話。

薛慕蘭道：「我們和丁兄二位，說得極爲投機，如果從此一別，各自天涯，不知何年何月再得把晤，因此兄弟有一個不情之請，不知丁兄二位肯不肯答應？」

丁劍南道：「薛兄怎麽又和兄弟說起客氣話來？薛兄吩咐，兄弟無不從命。」

薛慕蘭臉上又是一紅，說道：「兄弟之意，是想丁兄二位再屈留一天，咱們也可以多盤桓一天，丁兄二位後天再動身好嗎？」

她還沒有得到師傅的指示，自然要挽留丁劍南二人多住一天，但說到最後一句，她眼中神情已是眞情畢露，顯示她內心也希望和丁劍南多聚一天了。

卓雲和沒待丁劍南開口，接着道：「是啊，丁兄二位要去九華，也不是急事，就多留一天不好嗎？」

丁劍南抱抱拳道：「多蒙二位兄台厚愛，在下兄弟只是想到九華、黃山去一遊而巳，別說我們一見如故，結爲知己，會短離長，不知相見何日？只要薛兄二位明天不走，在下兄弟自然也希望留下來，大家可以多聚一天呢！」

卓雲和喜道：「這樣就好。」

薛慕蘭臉上也喜形於色，道：「多謝丁兄，肯爲兄弟多留一天，足見盛情。」

方如蘋道：「方才表哥在茶館裏就和小弟說起明天就要和薛兄、卓兄分手了，心裏還悶悶不樂呢！」

薛慕蘭臉上不禁又是一紅。

方如蘋又道：「表兄還長吁短歎的說了好些話，什麽人生知己難求，別情離緒，誰能遣此？」

丁劍南被她說得不禁臉上一紅，說道：「你不許亂說。」

方如蘋道：「那你說過這話沒有？」

薛慕蘭心中暗道：「原來丁兄果然是個多情的人。」

一天很快的過去，晚飯之後，丁劍南、方如蘋回到房中。

方如蘋嗤的笑道：「大哥，你眞會說話，兩個姑娘都被你說動了芳心呢！」

丁劍南道：「妳又多心了。」

方如蘋道：「話是你說的，言爲心聲，什麽情投意合呀，厚愛呀，結爲知己呀，如果你心裏不怎麽想，怎會說出來？」

丁劍南一把抱住了她，低低的道：「好妹子，我心裏永遠只有妳一個人。」

方如蘋披披咀道：「誰知道……」

丁劍南不讓她再說下去，低下頭，一下就吻住了她芳唇。

又是一宵過去了。早晨，晨曦初升，剛照上窗櫺，花格子窗上，就有人用手指叩着叫道：「丁兄、方兄，起來了嗎？」

丁劍南及時醒來，方如蘋也驀地驚醒過來，急急坐起。

丁劍南應道：「兄弟剛起來。」

兩人同時迅快的披起衣衫，穿上薄底粉靴。丁劍南開出門去，說道：「卓兄早啊！」

卓雲和一雙盈盈秋水盯着他，笑着道：「也不早啦，你看，太陽都照到窗上了呢！」

店伙送來洗臉水，兩人盥洗完畢。

卓雲和又來了，在門口招招手道：「丁兄、方兄，二師兄請二位到我們房裏去呢！」

丁劍南心中一動，暗道：「大概是她們師傅的指示已經來了。」一面問道：「薛兄有什麽事嗎？」

卓雲和道：「等你吃早餐呀！」說完回身就走。

丁劍南朝方如蘋看了一眼，兩人就朝隔壁房中走去。

房中一張小圓桌上，早巳擺好了四份早餐，薛慕蘭站起身道：「丁兄、方兄，快來用早點了。」

大家圍着小圓桌，用過早餐。

卓雲和過去掩上了房門，薛慕蘭一手取起茶壺，替大家倒了四盅茶。

丁劍南道：「謝謝薛兄，我們自己來好了。」

薛慕蘭笑吟吟的道：「丁兄不用客氣了，這是兄弟要店伙買來的，這裏最出名的六安茶，大家一面喝茶，一面可以聊天，兄弟也有話要和二位說呢！」

丁劍南捧着茶盅，喝了一口，說道：「這茶葉果然不錯，入口就有一股清香，哦，薛兄有什麽話，只管請說。」

薛慕蘭抬眼看了兩人一眼，才道：「我聽丁兄說過，二位練過武功，這次是出外尋師訪友來的，對不？」

丁劍南道：「兄弟說過，那是聽人說的，練武的人要在江湖走動，尋師訪友，兄弟和表弟商量好了才出來的，主要還是遊歷名山大川，訪求名師，縱然名師難求，也可以增長見聞，我們這次得能遇上二位，大家志同道合，可以說巳是不虛此行了。」

薛慕蘭笑了笑道：「以兄弟看來，丁兄二位一身所學在一般江湖人中，身手大概巳是不弱了。」

丁劍南大笑道：「薛兄這是過獎了，在下兄弟只會一套掌劍，怎能和江湖上的人比呢？」

薛慕蘭道：「二位沒和人動過手？」

方如蘋搶着道：「我們連自己到底有多少本領都不知道，如何和人家動手？再說也沒有人和我們動手呀，我們倒眞想和人家動手試試呢！」

薛慕蘭笑道：「方兄想不想和卓兄弟走幾招試試？」

方如蘋連連搖手道：「不成，我除了練掌練劍的時候，和表哥對練喂過招，從沒有和人家過過招，怎麽會是卓兄的對手？我不想試。」

薛慕蘭說道：「武功一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強中更有強中手，二位出外訪求名師，如果有機會，想不想投師學藝呢？」

丁劍南道：「在下兄弟出門來的目的，就是訪求名師，也曾去看過許多武館和練武場子，總覺得那些敎師教的都是花拳綉腿，並非眞實功夫，可見江湖上也不過儘是些欺世盜名之輩，眞正有本領的人，大都息隱林泉，不容易找得到……」

薛慕蘭偏頭問道：「如果有呢？」

丁劍南道：「就算有，彼此素不相識，他也不肯貿然收徒。」

薛慕蘭道：「那自然要有人引進才行了。」

方如蘋道：「我們當時想到安慶來，因爲張總鏢頭是武當派的人，我們曾和他相識，找他就希望能給我們介紹到武當派去的……」

卓雲和眼看二師姐說話，老是兜着圈子，不覺搶着道：「二師兄也眞是的，有話不直截了着當的說，丁兄、方兄，二師兄的意思，覺得和二位極爲談得來，所以想把二位引進到師傅門下，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丁劍南、方如蘋異口同聲欣然的道：「好啊，和二位做了同門師兄弟，我們就可以朝夕相聚了。」

說到這裏，丁劍南不覺微微搖頭道：「只不知令師是不是肯收我們呢？」

卓雲和道：「丁兄不用過慮，有我二師兄和我兩人向師傅推薦，師傅她老人家一定會答應的。」

薛慕蘭也點着頭道：「是的，家師擇徒極嚴，但像丁兄、方兄這樣的人品資質，家師見了，定會首肯。」

丁劍南喜形於色，拱手道：「薛兄、卓兄如此厚愛，在下兄弟眞感激不盡。」

卓雲和得意的笑道：「以後我們就是同門師兄弟了，丁兄還說什麽感激不感激的話？」

薛慕蘭說道：「丁兄二位既然同意了，兄弟還要告訴你們一件事，家師門規極嚴，門下弟子在她老人家面前，是不准多問……」

丁劍南道：「拜了師傅，一切自然都聽師傅的，門規極嚴，我們只要不觸犯門規就好了。」

薛慕蘭道：「你們初入門，不論什麽事，只要不問就是了，有我和四師弟隨時提醒你們的。」

卓雲和道：「二師兄，現在巳經說好了，我們吃過中午飯就可以動身了。」

丁劍南道：「我們要去那裏？」

薛慕蘭笑道：「丁兄，剛說過你就忘記了，進了迷仙岩，你就什麽都不能多問了。」

丁劍南抱抱拳道：「兄弟記下了，以後一切都聽薛兄的就是了。」

薛慕蘭看了他一眼，又說道：「師傅喜歡咀甜的人，但可不是當面奉承和拍馬屁。」

奇女子傳奇軼事

織女

文風

牛郎織女的故事中國民間流傳至少有二千餘年的歷史。詩經小雅說過：「跂彼織女，終日七襄」，又說：「睆彼牽牛，不以服箱」。古人把這兩顆明亮亮的星當做兩性戀愛的最高象徵，把人性仙化，衍變成為一個最倭艷動人的故事。於是天上的仙女，也可以下凡；地下凡夫也可以上天。

織女和牛郎結為夫婦，從晉代起就已經開始傳說了。宗懍的「荊楚歲時記」，說織女是天帝的外孫，七月七日，她和牽牛會於天河，已經畫出這個美麗故事的輪廓。到任昉所撰的「述異記」，則說得更具體化了：「大河之東，有美女麗人，乃天帝之子，機杼女工，年年勞役，織成雲霧綃縑之衣，辛苦殊無懽悅，容貌不暇整理，天帝憐其獨處，嫁與河西牽牛之夫婿，自後竟廢織絍之功，貪懽不歸。帝怒，責歸河東，一年一度相會。」但一般書籍則多認為織女是天帝之孫女，她們有七姊妹，織女最年少，也最美麗。史記天宮書和漢書天文志，都說織女是天帝之孫，惟荊楚歲時記則說是天帝的外孫女。總之，一般稱織女都為「天孫」。

六朝的任昉在前書中雖說織女一年一度相會，但沒有說到是那一天相會，而世俗一致相傳為七月七日，這在六朝時顯然已經流傳了。吳均的「續齊諧記」上就說過：「桂陽成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日織女當渡河。弟問曰：何事渡河？答曰：暫詣牽牛。至今云：織女嫁牛郎也。」

漢唐以來，這個故事的流傳更加普遍。雙星相會的概略，大約如前人所傳，但以王母娘娘代替了天帝。唐以後的詩人文人，把織女更人性化，描寫而成為一個最美麗的姑娘和最賢慧的主婦。這不但是文藝的氣氛極為濃厚，故事的背景還可以看得出是擁有若干社會經濟和倫理道德的色彩，即是男耕女織為中國人民傳統的生活體系，以此反映在一串人天揉合的傳奇故 上面，就分外覺得既馥郁又清澹，既幻想又眞實。

香港上演的黃梅腔戲劇的「天仙配」電影。這個影劇可以說，完全就是牛郎織女的故事。女主角仍然是天孫姑娘，不過把牛郎改成董允罷了。此外，情節方面，有些參差，刪改了鵲橋那一段。無論這故事的編寫或上演有任何不一致的姿態，但女主角之必為織女以及織女之無比的美麗，這是千萬人千百世一致公認的。然則從民間信仰的立場上，把織女看成中國一位活生生的美人，自無不可。

丁劍南道：「這有什麼分別？」

薛慕蘭道：「自然有分別，我說的咀甜，就是生性聰明的人，善解人意，一點即透，師傅最討厭就是當面阿諛，拍馬吹牛的人，你說這兩種人是不是一樣？」

方如蘋笑道：「幸虧我和表哥都不是當面阿諛、吹牛拍馬屁的這種人，否則就不用去了。」

薛慕蘭又道：「師傅雖然不喜歡吹牛拍馬屁的人，但在她老人家面前，只可應是，不可違反。」

丁劍南笑道：「薛兄放心，徒弟在師傅面前，自然只有應是的份兒，那會有半點違抗？」

「這樣就好。」薛慕蘭道：「我這樣叮嚀你們，也是為你們好，反正見了師傅，她老人家問你們什麼，你們就答什麼，師傅不問你們，你們就不用說話。」

事情就這樣決定，午飯之後，薛慕蘭等四人走出客店，早已由小廝牽着四匹馬在門口伺候，薛慕蘭要大家上馬，就一路出城而去。

一行四騎由安慶一路往西。現在大家已是自己人了，丁劍南、方如蘋只差沒有入門而已。

卓雲和是性子爽直的人，因為她穿着男裝，還以為別人不知道，是以和丁劍南用不着避嫌，不時找丁兄作伴，一路上簡直寸步不離。

薛慕蘭原本很少說話的人，因為她是迷仙岩女弟子之首，平日要為衆師妹的表率，不得不沉默寡言，但這種沉默寡言是在師傅面前硬學出來的，少女們那一個不青春活潑？

這幾天薛慕蘭似乎也活潑起來了，只要沒看到丁劍南，就會主動的來找他了。

方如蘋看得暗暗好笑：「這兩個妮子是着了大哥的迷了！」

這天下午由霍山渡河，有一個小村落，叫做黑石渡。

薛慕蘭在馬上回頭道：「丁兄、方兄，我們要在這裏停留一晚，明天再走。」

丁劍南道：「兄弟說過，以後都聽薛兄的，這一路行止，都由薛兄來作主就是了。」

薛慕蘭眼波瞟動，露出一排雪白的貝齒，笑道：「我總要和你說一聲才是。」

她舉鞭朝南首一條石子路一指，說道：「從這裏去沒多遠，有一座太子廟，我們就到那裏借宿一宵，明天一早上路，要到傍晚才能到達迷仙岩。」說着，一抖韁繩，領先潑刺刺朝南首一條小徑馳去。

這條石子路，只能容得兩匹馬並轡而行。

方如蘋在馬上以「傳音入密」朝丁劍南道：「快追上去呀，我看薛慕蘭在他們之間很有點份量，你要盯住她，對我們就會方便得多，要自然些，別落了痕跡。」

丁劍南聽她這麼說了，依言策馬跟了上去，和她並轡而行，回頭笑道：「這一帶山重水複，如入山陰道上了。」

薛慕蘭對他和她的並轡而行，心頭感到為極高興，眼珠轉動，側臉問道：「你到過山陰道上嗎？」

丁劍南朝她笑道：「沒有，在下是從書本上看來的。」（未完·十四）

司馬洛傳奇故事

血蝶恩仇

馮嘉·文　可飛·圖

依約赴會

司馬洛是一個經常冒險，出生入死的人，可以說他是以此為業，亦可以說他是以此為興趣。這個人，沒有這種事情給他一攪，就像是混身不舒服的。

因此，那個當地人警告他不要繼續前進的時候，他不但沒有接受勸告，而且還更感興趣了。

他的車子在那路邊餐廳停一停，到裏面去吃點東西，那小餐廳的主人，一個相信年紀已近七十歲，皮膚已經皺得很，然而精神却還是很壯健的老人，問他到什麼地方去，他說是去永榮鎮那邊的時候，那老人就說：「你最好等白天才經過，現在已經是黃昏了，你去是不大安全的。」

人杳樓燬

「為什麼呢？」司馬洛問。

「治安不大好，」那老人說，「晚上行車不大安全。」

「但我不是經過，」司馬洛說道，「我是到永榮鎮去，那裏有地方住，就不怕了。」

「你到那裏去？」老人問，「去幹什麼？」

「我許久以前到過這裏，」司馬洛說，「我剛好經過這附近，順便探探朋友吧了。」

「假如你祇是這樣，」老人說，「那是回頭好些了。沒有什麼重要事情，還是不要到那裏去為妙！」

「究竟發生了什麼呢？」司馬洛問。

「有一個狂人亂殺人，」老人說，「已經死了四個人。」

「在鎮上住會安全吧？」司馬洛說。

「就是鎮上不安全，」老人說，「死了四個人都是鎮上死的。這個狂人潛進鎮上殺人，然後又逃出去。」

「怎麼了？」司馬洛說，「難道這鎮上已經沒有警察了嗎？」

「他偷偷摸摸，」老人說，「防不勝防，潛出潛入，警察也無奈他何！」

「難道警察去找他嗎？」司馬洛問。

老人扭頭望望外面那連綿而崎嶇的羣山，說：「這樣的荒野，哪裏去找呢？」

司馬洛微笑：「你這裏也是一個很荒涼的地方，你就不怕嗎？」

老人聳聳肩：「我已經這把年紀了，人家不殺我，我是一樣很快就會死的，而且，我在這裏生活了一輩子，難道要搬家嗎？」

「哦，」司馬洛微笑，「原來是如此。這也算是年紀大的好處了吧？」

「是的，」老人說，「而且，我在這裏生活了那麼久，差不多人人都認識我的，而我亦沒有做過什麼對不起人家的事情，即使是一個狂人，也是沒有理由要殺死我的！」

司馬洛慢慢地呷着他的咖啡：「我叫司馬洛，你貴姓名呢？」

「人人都叫我秀叔。」那老人說。

司馬洛雖然是在跟秀叔講話，他却是並沒有放棄他那敏銳的注意力。他在注意着每一角落裏也正在喝着咖啡的一個年輕女郎。這個女郎身上穿着一條緊窄的牛仔褲，上身則是一件露出肚臍的襯衣。她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而這樣的打扮，更加可以顯出她的身裁是很好的，因為沒有很多可以藏拙的東西。她的美麗，也祇是引起司馬洛注意的原因之一而已，另一個原因乃是她是在這小餐廳裏的唯一另外一個客人。第三個理由就是她也是正在注意司馬洛。當然，司馬洛是這裏唯一的另外一位客人，而且秀叔又是正在對司馬洛講着如此驚人的事情，她是理應注意的。但是司馬洛却認為不祇如此。他的犀利的判斷力告訴他，她是另外有一個特別的原因注意他的。

司馬洛向她指一指說：「那位小姐又如何呢？一個單身女人，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不是更危險了嗎？」

「是的，」秀叔聳聳肩，「這個我已經對她講過了。」

那個女郎站起來：「我知道了，我現在就走。我還是出去截車，離開這裏吧！」她拿起了一隻帆布的大手袋，向門口走去。

司馬洛與秀叔看着她出了門口。秀叔聳聳肩：「這個時代，女孩子也有胆量這樣跑來跑去，截搭陌生人的車子！」

「是這樣的了，」司馬洛說，「時代不同了嘛！但是，關於這個狂人殺人的事情，這究竟怎麽回事呢？」

「誰知道？」秀叔聳聳肩。他走開了，似乎不願意再提這件事情。

司馬洛在那裏再逗留了十分鐘，天色已經昏暗下來了，他才起身離開。秀叔問：「你到那裏去？」

「還是到鎮上去。」司馬洛說。

秀叔聳聳肩，沒有做聲。司馬洛出去，已不見那個女郎，也許是截搭別人的車子走了。不過當他開動自己的車子，就覺得情形不對。

他駛了一段路之後，忽然劇烈咳嗽起來，不得不停車在路邊，打開車門下車。但他這咳嗽祇是假裝的，是作爲停車下車的一個藉口。

他走近車尾，身子貼着車身，伸手輕敲一下車尾的行李箱，說：「好了，你聽着，我手上有一把槍，可以射穿這蓋子的，你在裏面沒有空位躲避，所以還是乖乖地出來吧！」

「不要開槍！」那個女郎的聲音從行李箱中叫道，「我出來了！」

那行李箱的蓋子慢慢托起了，她把上半身鑽出來，果然就是剛才餐廳中的那個女郎。她看着司馬洛，說道：「唏，你的槍呢？」因爲，司馬洛的手中並沒有槍。

「假如我不是這樣說，你不會出來的，」司馬洛說，「但是，你在這裏要幹什麽？」

「我祇是要搭順風車！」那女郎說。

「你祇要開口就行了，」司馬洛說，「何必要這樣偷偷摸摸呢？」

「你聽那位秀叔講過了之後，」她說，「我怕你不肯載我了。」

「你也是要到鎮上去？」司馬洛問。

「是的。」她楚楚可憐地點着頭。

「你要到那裏幹什麽？」司馬洛問。

她沒有回答，而且還緊合着咀唇，明顯地表示她是不願意回答這個問題的。司馬洛嘆一口氣，聳聳肩道：「好吧，現在你已經得我的同意了，坐到前面去吧。」

「讓我留在這裏就行了。」她說。

「你的意思是你在那裏會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物嗎？」司馬洛問，「所以你要潛進去？」

她沒有做聲。既然不否認，她也等於承認這是事實了。

司馬洛沒好氣地說：「你這樣是會給我惹來麻煩的！」

「你不知道我躲在這裏，」她說，「你停車之後我自己下車好了。你不必負這個責任。」

司馬洛一手按着車身看着她，另一隻手則在後腦搔抓起來。她說：「我可以給你任何代價——我沒有錢！」

「你祇有一具美麗的身體是嗎？」司馬洛說，「唔，那邊有相當平坦的草地，我們就到那邊去如何？」

「既然你要，」她說，「那很好。」她說着就動身從裏面爬出來。

「算了，」司馬洛揮揮手，「我偏偏是對這種玩意沒有興趣的！」

「你不是一個男人？」她問。

「我是一個男人，」司馬洛說，「我祇是不喜歡收受這樣的代價吧了！」

她聳聳肩：「我還是可以步行進去的，祇是時間要花得長一些吧了。」

「既然你這樣有誠意，」司馬洛聳聳肩說，「那我就載你一程好了。不過，你叫什麽名字？」

「你不認識我，」她說，「你根本不知道我躲在這裏，所以你也不應該知道我的名字了。」

「講得很好！」司馬洛微笑。

「你眞的有一把手槍嗎？」女郎問。

「沒有，」司馬洛說，「假如我眞是有的話，我已經拿在手中了！」

「你究竟又是到鎮上幹什麽呢？」那女郎問。

我們不是應該不認識的嗎？」司馬洛說。

「我偷進你的車子，你不能認識我，」那女郎說，「但是，我却是可以對你知道得多些的，不然我怎麽敢偷進你的車子呢？」

「有道理，」司馬洛又說，「我是到那裏去探朋友。」

「秀叔不是對你講過，這不是探朋友的時候嗎？」那個女郎說。

「這更不是適宜躲在人家的車尾，偷偷進鎮上的時候。」司馬洛說。

「那是我的事情！」她說。

「那麽你管你自己的事情，我管我自己的事情好了。」司馬洛說。他回到車子上，開動車子，那個女郎在後面把行李箱關回了。

他的車子沿着公路前行，這裏一路上，風景本來是很好的，不過因爲有了秀叔的那一番警告，就難免令人有一種陰森的感覺。這裏太遙遠了，離開城市和文明地區太遠，假如眞是有一個狂人在這裏出沒殺人，那的確是鎮上的警察也毫無辦法的，因爲那是一座小鎮，警察也不過祇有兩個，而且一向都是平安無事的，警察也養懶了身子，應付不了重大事件。一個人是要自己保護自己了。

看到鎮上的燈光時，情形又更進一步不對。

他看見前頭設了一座路障，有幾個人揮動着電筒，示意他停車。這些人還是拿着長短槍的。司馬洛就是想不停車亦不行，因爲此時後面的路邊的黑暗中亦駛出來了一部車子，押在他的後面。

這些人之中沒有一個是穿着警察的制服的，不過司馬洛相信他們亦無論如何不會是殺人的狂人，因爲狂人不會這樣多。秀叔說是祇有一個的。

司馬洛在路障的前頭停了車子，馬上就有一把雙管的鳥槍一遞遞到他的臉前。

「唏！小心點！」司馬洛叫道。假如一扳動槍機，那他的頭就會不見了。

「下車！」那人的臉上毫無笑容地命令。

「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司馬洛問。

「我說下車！」那人還是粗暴地命令道，「我們要搜查！」

「你們不是警察！」司馬洛說。

「我們是民衆自衞隊！」那人說，「你下不下來？」

「好——好吧！」司馬洛祇好小心地下車，那鳥槍的槍咀一直離開他不超過一呎。

這個人用槍威脅着司馬洛的時候，那些其他的人就動手搜司馬洛的車子。當然最快搜出來的就是躲在車尾行李箱中的那個女郎。

「哈！」其中一人說，「你看她這裏藏着什麽？」

「這——我也不明白，」司馬洛說，「爲什麽會有一個人？」

「這正是我們想問你的！」其中一人說。

「也許她是偷偷爬進去要搭順風車吧，」司馬洛說，「這件事，我眞的並不知情！」

「她搭順風車都會自己把自己打暈了嗎？」

「她不是暈去了嗎！」司馬洛說。

但是那個女郎却是一動也不動，眼睛是閉上了，而她給抬出來的時候也是放軟了身子。司馬洛目瞪口呆，開始明白情形是越來越不妙了。

「你把她怎麽弄了？」其中一人問。

「我根本不知道有這件事情！」司馬洛說。

一把長槍的槍柄在司馬洛的肚子上一擊，他的肚子就像爆炸了似的，軟軟地在地上倒了下來。有兩隻脚踢在他的肋骨上，跟着就是一副手銬鎖住了他的雙手。

「唏，」司馬洛說，「我知道你們是在找尋一個殺人的狂人，但我不是這個人，我不過是剛剛來的吧了，我有旅行證件可以證明——」

一隻皮鞋向他的咀巴踢過來，司馬洛忙把頭一側，這隻皮鞋尖踢中了他的額，使他滿天星斗，陷於半暈狀態。

他沒有暈過去，不過他覺得，爲了某種理由，他還是不要出聲爲妙，因此他就索性讓自己「暈」過去。

他果然沒有再受到毆打，因爲打一個沒有知覺的人毫無反應，是沒有樂趣的。那些無故打人的人都是有些心理變態的人，他們要人叫痛，看見人受苦才滿足。

司馬洛給抬上了一部車子，運入了鎮上。

當他「醒」過來的時候，他是在監獄裏，這一個小地方，警局與監獄也是相連的，而監獄的主要作用不過是作爲拘留所吧了。需要長期監禁的人，會給轉送到大城市的監獄裏，而這種事情，可能不大有機會發生。

他的手仍是給手銬鎖着，而且手銬又是扣在那張床的柱子上的，因此他連下床也不能夠的，祇好就躺在那裏。通過那柵門，他可以看到一度門，門外應該是此地的警長的辦公室之類，他聽到有人在那外面走動。

不久，門打開了，一個瘦長而有着殭屍似的深陷眼睛的中年男人出現在門口。

他看看司馬洛，對外面說：「他已經醒了，用不着潑冷水！把他弄進來吧！」

這個人出去了，另一個人進來，就是用槍指着司馬洛的人。這兩個人的模樣司馬洛都不大高興，因爲他們都不像本地人，而是像城市中人。事實上他們是像城市中的職業打手。這種人，司馬洛是最看得出的了。

這個人用鎖匙開了柵門，進來開了司馬洛的手銬，使他能離開床上，隨即又再把手銬鎖好了，領着司馬洛出去。外面果然就是警長的辦公室。司馬洛知道這裏有一個警長，一個副警長，而他們也祇是此地的全部警力了。警察是他們，警長也是他們。

現在坐在警長的位子上的却是那個瘦長的人。他看不見警長，也看不見副警長，司馬洛身上的東西都已給搜出來，在桌上堆作一團。那人看着他，說：「唔，你就是叫司馬洛，是嗎？」

「是的。」司馬洛說。

「你把這個女孩子擊暈了，放在車子的行李箱中——」

「警長在這裏嗎？」司馬洛問。

「不在。」那人說。

旁邊的另一人哈哈笑起來，此時他的手中又已有了一把手槍，指着司馬洛，使司馬洛很難做任何反抗動作。

「我可以見見警長嗎？」司馬洛問。

旁邊那人又哈哈笑起來。那瘦長的人說：「不行！」

司馬洛說：「那麽副警長呢？」

「也是不行！」那瘦長的人說。旁邊那人又笑。

「這種事情，」司馬洛說，「對警長解釋不是比較好些嗎？」

「我看沒有什麽用，」那瘦長的人說，「他們是不會聽到的。」

「可以帶他們到墳場去呀！」旁邊那人說。

「什麽？」司馬洛訝異地扭頭看他。

「兩位警長都已經死掉了，」那瘦長的人說，「你既然知道我們這裏有這個狂人——他們就是給這個狂人殺掉的！」

「老天！」司馬洛更加感到毛骨悚然，「那你是誰？」

「我們不是對你講過了嗎？」那瘦長的人說，「我們是民衆自衞隊。警長不在，他們的工作還是要有人做的！現在，我有資格盤問你了嗎？」

「爲什麽你們不通知城中的警方派人來增援呢？」司馬洛問。

「我們這裏的事情我們自己管，」那瘦長的人說，「反正去世了的警長亦是由本地人應聘的。」

「你却不像是本地人！」司馬洛說。

「你的嘴巴太刁了！」那瘦長的人揮揮手，另一人，就在司馬洛的腰上擊了一拳。

司馬洛馬上又倒在地上了。不過他實在不是那麽痛，他已料到會有這一拳，所以早已彎了肌肉去捱了。他知道假如他不倒下，拳頭是會再來的，所以他倒下來。

「讓他坐着！」那瘦長的人揮揮手。

那另一人把司馬洛拉起來，塞到一張椅子上。

「現在，」那人說，「我們可以規規矩矩地說了。你綁架了這位小姐——」

「你弄錯了，我眞的不知道。」司馬洛說。

「是她指證你的！」那人說。

「她？」司馬洛情急地說，「我不相信！」

那人陰險地微笑：「你即是說我是在說謊了？」

「不，不，」司馬洛說，「不過，那是她的一面之辭，我倒是希望能見到她，與她互相頂證一下！」

「她的確是在你的車子裏發現的！」那人說，「又不是我們把她放在那裏。不，不，我不能讓她見你，我不想你恐嚇證人。將來在法庭上見好了！」

「什麼法庭？」司馬洛問。

「我們現在還沒有空處理這件案子，」那人說，「不過將來則是總會弄得一清二楚的。」

「我暫時可以出去嗎？」司馬洛問。

「不！」那人搖頭。

「我現在還未證實有罪，」司馬洛說，「難道不可以担保出外嗎？」

「這裏的規矩是單單用錢担保是不行的，」那人說，「這對窮人太不公平了，一定要有人担保。你在這裏卻不認識什麼人！」

「我在這裡認識人，」司馬洛說，「事實上，我是到這裏來探朋友的！」

「哦？」那人說，「誰？」

「尹志堅，」司馬洛說道，「他是住在——」

「沒聽過此地有這個人。」那人說。

「我收到他在兩個月前的一封電報，」司馬洛說，「是他請我來的！」

「兩個月前一封電報，你現在才到？你是從北極來的嗎？」那人問道。

「我出外旅行，」司馬洛說，「回來時才看到。」

「哦，」那人說，「那封電報呢？」

「在我的衣袋裏——」司馬洛用給手銬鎖着的雙手指指桌上堆着的那堆東西，因爲他的衣袋裏的東西是都已取了出來，堆在那桌面上了。

「我已經檢查過你這些東西了！」那瘦長的人說，「我沒有看到有什麼電報。你自己找找看！」

司馬洛連忙伸手去翻動桌子上的那堆東西，他發覺他的東西是全部都在的，就是沒有他所講的那封電報，他又伸手去摸自己的衣袋，由於兩手是給手銬鎖在一起的，這樣做當然是比較困難一些了。他的手伸不進衣袋內，不過他知道電報是放在哪一隻衣袋的，因此他的手祇要摸摸那個衣袋就可以了。即使手伸了進衣袋裏，他亦可以摸到，那衣袋的裏面的確是沒有什麼的。

「沒有理由呀！」司馬洛說，「明明在身上的！」

「那你即是說我說謊了？」那人說。

旁邊的另一人說：「這些東西是許多人看着搜出來的，而且也列了清單。我們做事情是很公正的，你看，你這些錢，還有這隻名貴手錶，打火機都沒有人拿。」

那瘦長的人在桌子後面凝視着他：「你是說我對你說謊嗎？」

「呃——不是，」司馬洛說，「我看大概是什麼時候丟失了吧！」他知道假如在口頭上再與這些人頂撞，那是祇會帶來拳脚交加吧了。他也明知道這封電報是給這些人沒收了，但是沒有辦法，他不能够指出來，他又說：「那封電報也不要緊了，你們可以不可以替我聯絡一下尹志堅呢？他就住在——」

旁邊那人說：「你沒有聽到嗎？我們已經講過了，這裏沒有這個人，這裏人不多，每一個人的名字，我們一聽就知道有沒有這個人了！」

那個瘦長的人又似乎比較願意講道理了，他說：「你說這個尹志堅是住在什麼地方？」

「就是住在楓葉路二十五號。」司馬洛說。

「你又在開玩笑了，」那瘦長的人說，「楓葉路？楓葉路根本沒有二十五號，祇有二十四號！」

司馬洛呆在那裏。

「怎麼了？」那瘦長的人說，「你又是想說我是在說謊嗎？」

「不是，」司馬洛祇好搖搖頭，「也許我是弄錯了。」現在他是什麼都不敢堅持的，重要的是如何離開這個地方。他又說：「這裏有律師嗎？」

「律師？」那瘦長的人又笑起來，「你在開玩笑！」

「那我沒有辦法離開這裏嗎？」司馬洛問。

「可不是沒有辦法離開，」那人說，「祇是需要等。等到我們提控了之後你會給送到城裏去受審，那時你就可以出去了——假如你無罪的話。有什麼異議嗎？」

司馬洛聳聳肩。「沒有什麼，既然情形是發展成這樣，我也沒什麼辦法了。」

「很好，在這裏，你也不會餓死的，」那瘦長的人揮揮手，「把他押回監房裏去吧！」

「走！」旁邊那人一執執住司馬洛的衣領，就把他拉起來，拉進裏面，又推回裏面的監房裏。

剛剛一入門，那人就用槍柄向司馬洛的後腦上一擊。這一下，倒是司馬洛所料不到的，因此司馬洛也沒法提防，眼前一黑，便暈了過去。

當他醒過來的時候，他仍然是躺在那監房裏，還是像他第一次醒過來的時候一樣，但是這一次他倒是眞的醒過來了。他的手還是給用手銬鎖在那床柱上，不能够離開，而他的頭痛得就像要裂開來似的。

因此，牆壁上那輕輕的敲聲，亦有很大的影响，使他的頭一跳一跳地在痛着。他希望這敲聲快些停止。

他的記憶終於回來了。跟着，他也聽到除了敲聲之外，還有人在低聲說：「喂，喂？」

那是一個女人的聲音，原來是那個女人正在敲牆壁，要與他聯絡。而司馬洛因爲是曾經在這裏一進一出的，所以他知道隔壁也是另一間監房。

他說：「什麼事？」

「你醒過來了嗎？」她問。

這一間是多餘的，因此司馬洛亦不回答，祇是問道：「你是誰？」

「我是比提。」她說。

「誰是比提？」司馬洛問。

「怎麼了？」她說，「連我也不認得？」司馬洛忽然醒起，她就是躲在他的車中那女郎。

「你！」司馬洛咬牙切齒地道：「你眞美妙，是你說我把你擊暈，收藏在車子裏的嗎？」

「是的！」比提說：「這樣，才可以給他們一個很好的藉口，把你關在這裏的呀！」

「你不能够找一個更好些的藉口，使他們不把我關在這裏嗎？」司馬洛沒好氣地說。

「他們反正是要設法把你關起來的了，」比提說：「假如他們給你一個其他的罪名，那可能更糟！」

司馬洛不知道她這個講法應該當是有道理還是沒有道理。他說：「眞多謝你的帮忙了！下一步，你又能够帮我什麼好忙呢？」

「我們得想辦法逃出去！」比提說。

「我們？」司馬洛又詫異地問。

「是的，」比提說：「你以爲我很舒服嗎？我也是給關在這裏的！」

「你？」司馬洛說，「你是原告人，你也要關起來？」

「我的罪名是娼妓。」比提說。

「你是嗎？」司馬洛問。

「當然不是，」她說：「但是他們是要找一個藉口把我關起來的，他們說知道我是妓女，這有什麼辦法證明不是？」

「他們爲什麼又要找個藉口把你關起來呢？」司馬洛問。他倒是給弄得越來越糊塗了。

「因爲他們實在是比較相信你的所講！」比提說：「他們認爲我偷進這裏來，會對他們不利。所以他們就要把我關起來，以策安全了！」

「你究竟又是偷進來幹什麼的呢？」司馬洛問。

「我們沒有時間仔細談了，」比提說：「我們得先想辦法逃出這裏。你有辦法嗎？」

「恐怕沒有了，」司馬洛說，「假如不是我的雙手給手銬鎖在床柱上，我也許可以想想辦法，但是現在我却是連動也不能動，我連伸手進衣袋裏也不能！」

「那就讓我來想辦法吧！」她說。

「你最好不要亂來，」司馬洛說，「他們是有槍的！」

「我們不走，」比提說，「他們很快就會把我們殺掉！就是冒險一下也要。」

這個時候，有人打開那度與外面間開的門踏進來了。

就是那個屢次虐打司馬洛的人。

那人走到司馬洛這邊的監房門口，看一看。司馬洛已經閉上了眼睛，佯裝睡着。他便再走到比提那邊，哈哈笑着低聲說：「喂，甜姐兒，做不做我的生意？」

「我看你也不見得眞會付錢給我吧？」比提說。

「對了，」那人說，「我是不會付錢給你的，不過對你有好處，你可以得到很好的待遇。」

「怎樣的好待遇？」比提問：「放我出去嗎？」

「這個辦不到了，」那人說，「不過總之我會保護你！」

「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騙我的？」比提說。

「你聽我講吧，」那人說，「你不答應，我也一樣可以要你的！」

「難道這裏沒有法律嗎？」比提問。

「我們就是法律！」那人哈哈笑着。

「那你又何必問我呢？」比提說。

「女人嘛，」那人又哈哈笑着說，「自願的時候與不願的時候味道是不同的。我不是虐待狂，我喜歡一個女人合作，好好地服侍，你把我服侍得好，我們是情人，我當然是會爲你的福利着想的！」

「我——」比提遲疑着說：「我不能够在這裏——隔壁有人！」

「我們到外面的辦公室去好了！」那人說。

「你在開玩笑！」比提說，「我不能讓人家看着我做！」

「我也一樣是不能的，」那人說，「你以爲我是做表演的嗎？他們都出去了，外面沒有人在！」

「這個——」比提遲疑着。

「我們得爭取時間，」那人說，「你也得爭取機會！」

「你最好不要騙我！」比提說。

「你服侍得好，我喜歡你是自然的事，」那人說，「這要看你自己的做法是如何了！」

比提沒有做聲，而那人顯然亦明白女人不做聲就是起碼不大反對的表示，而且女人是需要一些鼓勵和督促的，於是他就取出鎖匙把柵門打開了。司馬洛聽不到比提抗議，而他張開一綫的眼睛看着那人攬着比提的腰出去了。

司馬洛咬緊牙齒，比提眞是很傻，她眞以爲她這樣能換到什麼嗎？不過，亦正如那人所講，他是大可以強取的。

司馬洛用牙齒緊緊地咬着下唇。很可惜他在這裏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拑制，他帮不了她什麼忙。以他的性格，假如可以帮的話，他是不會讓她受這樣的侮辱的——不管她本來是一個怎樣的人。他聽不到外面有什麼聲音。

後來，過了一陣，似乎時間太短的一陣！就有人開門進來了。這一次進來的人却是比提，她全身都裸着，手上拿着一串鎖匙。

司馬洛目瞪口呆地看着她，問道：「發生了什麼？」

「我把他擊暈了！」比提說。

「你有沒有給他——？」司馬洛問。

「這有什麼分別？」比提說，「反正我的褲子都已經脫下來了！」她一面匆匆用鎖匙打開監房的門。

「你——你以爲這樣做是聰明的嗎？」司馬洛吶吶着。

「虧你還是個男人，」比提說，「難道你寧可留在這裏等死嗎？我們出去，起碼可以逃離這個地方，等他們追來找我們時，我們就可以讓他們嚐嚐他們自己那一

套！」

她開了門進來，又揀出一條鎖匙來，開了司馬洛的手銬。

「謝謝！」司馬洛跳離床上。

他跟她一起走出去，看見那人果然暈倒在地上，褲子半褪，比提不知道怎麽弄的，總之是把那人擊暈了，而且比提也很能幹，她並不浪費時間，衣服也不穿就先跑進來放了司馬洛，現在，她才抓起她棄在地上的衣服，動手穿上，她一面說：「你一定要知道的話，他並沒有，他還沒有機會！」

「幹得很好，」司馬洛說，「你使我很意外！」

「你以爲我眞是個妓女嗎？」比提說，「其實我並不是！」

司馬洛第一件事就是拿了那人的槍，然後把它放在桌子上，從他身上搜出來的那些東西都取囘了。跟着他把那人拖進監房裏。用手銬把那人依樣葫蘆鎖在床上，又把那人的內褲捏成一團，硬塞進那人的嘴巴，使那人醒來時也無法叫喊，跟着他就與比提一起悄悄出了警局。

這個夜靜的時間，街上完全沒有人。屋子裏的人全部都已睡了。

「他們是有許多人的，」司馬洛說，「怎麽都不見了？」

「出去了找那狂人兇手，」比提說，「走吧！」

「找兇手！」司馬洛喃喃着說：「我們可不是兇手，他們對付我們却是更加落力，唏！你究竟是到這裏來幹什麽的？他們對付你，一定是有一個理由的！」

「這不是談話的時間，」比提說，「我們得快走！」

「他們正在找兇手，」司馬洛說道，「假如他們碰到了我們，那豈不是大爲不妙？」

「你拿定主意吧，」比提說，「你現在還是可以囘到你的監房裏去的！」

「別開玩笑，」司馬洛說，「我得找囘我的車子！」

「開車？」比提說，「車子是一個很大的目標！」

「走路可以走得多遠？」司馬洛說，「我不開車頭燈，開得快一些就行了！」

「那也就有一部車。」比提說。

「我要我自己的車子！」司馬洛說。

「老天，」比提說，「你的車子他們是認得的，看見你的車子經過，他們什麽問題都不問就可以開槍了！」

「我要我的車子，」司馬洛說，「你不滿意的話，你可以自己去偷對面那一部車子。」

「好吧，好吧！」比提祇好同意。

他們在警局的後面找回司馬洛的車子，因爲司馬洛已經取囘了自己身上的東西，而這之中也包括車匙在內，因此他要開動車子是沒有困難的。

他沒有亮燈，祇是沿着大街而行，比提說：「從這邊出去不是更近一點嗎？」

「我到楓葉路去一趟。」司馬洛說。

「你有朋友在這裏？」比提問。

「是的。」司馬洛說。

「噢！」比提說；她對司馬洛這行動不再置評。

「你以前來過這裏嗎？」司馬洛在車行之中一面問。

「來過了。」比提說。

「你有見過楓葉路有沒有二十五號？」司馬洛問。

「前面就是楓葉路，」比提說，「馬上就可以看到了。」

楓葉路是一條短短的橫街，路邊植樹，不過種的並不是楓樹，但是街名的來歷，往往都是匪夷所思，不能用常理去解釋的，一幌眼間這條短短的街就已走完了。

街尾最後的一間屋子就是二十四號。花園門口前面的信箱上標明號碼的。

「沒有二十五號。」比提說。

但是這却並不是說那個瘦長的人是說得對的。

司馬洛說：「整間屋子給燒掉了！」

因爲那裏留下來的乃是一片火燒之後的廢墟。因爲這裏不是大城市，地皮並不是寸金尺土那麽值錢，每一間屋子的周圍都有園地，屋與屋之間的距離是較遠的，即使着火，亦是不會波及隣居，二十五號着火，就自己燒掉了而已。

比提說：「那麽，你的朋友也並不會再留在這裏了！」

「是的，」司馬洛說，「不過生死如何，却是還不知道。我們何不去敲門問問呢？」他把車子停了下來。

「你瘋了！」比提說。

「這裏不會整個地方的人都是那麽野蠻的吧？」司馬洛說，「而且我們不過是剛剛給捉住吧了，還沒有過夜，這裏的人不認得我們，很可能亦不知道有這件事情發生。」

「你去敲門好了！」比提說。

「你去敲門問問，」司馬洛說，「三更半夜敲門，假如是像你這樣一個年輕美麗的女孩子，那就不會那麽容易把人嚇着。而且，這樣做我們有什麽損失呢？反正我們都是要來的了，就是殺了一個人才走也沒有關係，何況祇是問問而已！」

「好吧，」比提無可奈何地說，「你這位朋友叫什麽名字？」

「尹志堅。」司馬洛說。

比提下了車，走過去，到了二十四號的門前。二十四號的花園是沒有圍牆的，祇是有一片草坪，路邊有一度象徵式的柵門，而信箱就是掛在這柵門上。比提按門鈴，過了一陣之後，屋中就亮燈，有一個老婦人打開門，好奇地看着她，問道：「什麽事？」

「對不起，太太，」比提說，「我是三十五號尹志堅的朋友，我們剛剛到這裏來，是來探他的，但是——」她指指那屋子的廢墟。

那個老婦人恐懼地望望周圍，跟着懷疑地看着司馬洛的車子，因爲她看到車中有個人。

「哦，」比提說，「那是我的男朋友，我們都是尹志堅的朋友！」

那個老婦人仍慌張地四面望望，然後低聲說：「他的屋子已經燒掉了！」

「我可以看到，」比提說，「但是他的人呢？」

「已經離開了！」那老婦人說。

「他有留下地址嗎？」比提問。

「沒有，」老婦人說，「他沒有留下地址！」

「你可以幫助我們查一查嗎？」比提問，「到什麽地方可以問到？」

「不要問！」老婦人說，「他已經搬走了，不在此地，你們不要找他算了！」

「但是我是他的妹妹，」比提說，「他搬走了不會不通知我的呀！我一定得找到他！」

「老天！」老婦人說：「你得快點離開這裏！不然他們會殺你的！」

「誰會殺我？」比提問。

「不要問，祇是走！」老婦人執着她的手臂搖着，「快逃！」

「但是我走了這麽遠路才到了這裏來，」比提說，「我怎麽能夠不弄清楚這件事情就走呢？」

「你——你不明白！」老婦人氣急敗壞地說：「這樣好了！你給我一個地址，我寫封信給你，告訴你發生了什麽，但是你得先離開這裏？」

比提囘頭望望司馬洛，司馬洛向她招招手，她走囘車子，司馬洛交給她一張名片，比提拿囘來交給老婦人。老婦人接下了名片，又揮着手說：「快走！你們得快走！走到一個安全的地方，不要再囘來，等我的信！」

「謝謝你，」比提說，「你貴姓？」

「我是丁太太，我的丈夫已經死了，我一個人住在這裏，」老婦人說，「我跟尹志堅——也是好朋友！」

「謝謝你，丁太太！」比提說。她走囘車子裏。

那老婦人從窗口看着車子遠去了，才舒了一口氣。

司馬洛開着車子說：「你看，並不可能人人都那麽兇的！」

「那現在如何呢？」比提問，「我們離開這裏，等她的信嗎？」

「這太慢了！」司馬洛說，「我沒有這種耐性！」

「這是我聽到你講的第一句勇敢的話！」比提說。

司馬洛開着車子，出了鎮外，車子一轉，就轉進了一片樹林中，停下來。

「你現在又是幹什麽？」比提問。

「武器，」司馬洛說，「一把手槍是不够的！」

他打開雜物架，從裏面取出一把刀子，爬到後座去，把那裏的座墊割開了，從裏面取出一隻油布袋來。

「這是什麽？」比提問。

「這就是我的武器，」司馬洛說，「現在我比較放心一點了。」頓一頓，「現在，我可以送你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等丁太太那封信了！」

「我並不打算離開這裏，」比提說，「不然，我也不會來了。」

「你究竟來幹什麽的？」司馬洛問。

「你沒有聽見嗎？」比提說，「我是尹志堅的妹妹！」

「胡說八道，」司馬洛說，「尹志堅沒有妹妹！」

比提咭咭地笑起來：「總之我不是你的敵人。我也收到尹志堅一封電報，祇是我不像你那麽笨，把電報也帶在身上！」

「電報？電報上有說什麽嗎？」司馬洛問。

「跟你那封大概是一樣吧，」比提說，「他說有病，那即是求救的意思。」

「尹志堅怎會把一個女孩子拖進這樣的險境中來呢？」司馬洛說。

「他的電報是拍給我哥哥的，」比提說，「我哥哥是個本事的人，但是本事的人是會老的，我哥哥現在已躺在醫院裏，連自己都帮不了，所以我來了！」

「你！能應付危險嗎？」司馬洛問。

「我不是救了你嗎？」比提說。

司馬洛不能不承認。他說：「好吧，我們留下來，弄清楚這件事情。這裏的山上，可以躲的地方很多，可以吃的東西也不少，他們不易找到我們，我們要找他們很容易！」

「最好的先想辦法解決這車子，」比提說，「使他們以爲我是已經離開了！」

於是五分鐘之後，司馬洛的車子就沉進了一處深深的水潭之中了。除非有人在這裏游泳而潛下水底，否則就不會着到這車子了。司馬洛與比提手中拿着槍，小心地在林中步行。那隻油布袋已經不見了，司馬洛已經把他帶來的武器全部分開，在身上收藏起來。比提手上拿的乃是取自那個「獄卒」的那把手槍，而看比提拿槍的姿勢，司馬洛就知道比提也是懂得用這種武器的，這就使他比較放心了。

司馬洛說：「尹志堅仍然活着，這是肯定的。他顯然就是他們正在找尋的那個狂人兇手。」

「我不相信他是狂人，」比提說：「依我看來，那些人才是眞像狂人兇手，起碼，他的屋子就給燒掉了！」

「沒有錯，」司馬洛說，「因此我們必須把事情弄清楚。要知道這究竟是怎麽囘事，第一個方法就是離開這裏，等那位丁老太太寫信來。」

「這個辦法我們已經決定不取了。」比提說。

「第二個辦法就是再到丁老太太那裏去，直接問她，不必她寫信，」司馬洛說：「我相信沒有人會猜到我們敢這樣做，因此亦不會提防了。」

「這樣會把丁太太嚇着，」比提說，「也是不大好。而且給他們發覺了，丁太太可能也有危險！」

「第三個辦法就是，」司馬洛說，「他們現在正在外面搜索，假如我們可以捉到其中一個，就可以問出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了。這些人看來是從城市裏請來的職業打手，用他們來維持法紀，那簡直是開玩笑，因此我們也不必尊重他們了！」

「這個辦法好，」比提說，「不過，他們可能是成羣一起，而未必會單獨行動的。但是試試也不要緊！」

× × ×

那些人果然是成羣一起的，一如他們截住司馬洛的車子的時候。但是，這些人是以打殺爲職業的，其中就難免有一些是特別自負，希望一逞英雄和領功的，要這些人遵守紀律，實在是並不容易。

其中一個人就是如此。他悄悄地越墮越後，漸漸就離開了他的同伴，而一個人行動了。他手中拿着一把長槍之外，腰間

亦插着一把手槍。他以爲是很充足的武器了。但是，槍是要看到槍靶方能應用的，看不到就沒有用。

他聽到一些異聲，連忙轉身，一件奇怪的武器已飛到。那是一根繩子，兩頭各綁一塊石頭，打着轉飛到，在他的頸上一纏。

這是一種很難運用的武器，不過能夠運用的人，却是可以發揮驚人的威力。那兩塊石頭，可輕可重，假如是重的石頭，威力就自然更加強大了。這繩子在這人的頸子上一擱，不能夠再繼續向前飛去，便把石頭一扯扯住，石頭則是仍挾着強大的衝力，繩子便在這人的頸子繞了兩下，其中一塊石頭並且擊在那人的額上。

那人連叫也叫不出聲來，眼前昏花，向地上倒下去。槍也丟掉了。

他的氣管沒有被勒斷，頸骨亦沒有斷掉，已經是一件相當幸運的事情。不過，他這幸運亦祇是一時的。當他軟弱地張開眼睛時，他看見已有一個「人」跪在他的身邊。這個人有一張鬼面，可能是戴上了一隻面具，亦可能是塗上了油彩，總之這臉是閃閃發亮的黑色，咀唇其紅如血，眼睛是青藍的，而臉上還有一條一條白色的橫紋。

這個倒地的人恐怖地張開咀巴要叫喊，但是繩子仍纏着他的頸子，使他叫不出聲來。

跟着，鬼面人把一把明晃晃的刀子伸到他的臉前來。

這個人就知道，他是要死了……

× × ×

大約半小時之後，司馬洛與比提亦到了這個地方。

是司馬洛首先發現有些血從較高的草地上流下來。他立即把比提拖住，使比提的臉埋在他的胸膛上，說：「不要看！」

但是比提却把他推開了。她說：「怎麽了？我又不是小孩子！」

他們沿着那條血路走上去，就看到了。司馬洛眼光銳利，早已看到，所以才叫比提不要看。現在，比提亦看到了。她馬上扭轉頭，乾嘔起來。

因爲那個人果然是已經死了。他的頭已與身體分離，所以會流這許多血。司馬洛雖然見過不少殘酷的場面，却也甚少見到如此的。因爲這個時代，已甚少發生這種事情。他也極力忍着嘔吐感，蹲下來看清楚。其實也沒有什麽可看的。這個顯然乃是出來找尋「狂人」的人，而他的頭是給利刀割下來的。

司馬洛把他身上的證件取出來，躲到一棵大樹後面，開亮了小電筒，用身子遮着電筒的光，照着看看。

跟着，他又把這證件放回那人的身上，回到比提的身邊，扶着她，說：「我們還是不要逗留在這裏爲妙！」

比提極力提起精神，與司馬洛匆匆離開。

司馬洛說：「找是找到一個了，可惜來遲了一點，這人已經不能告訴我們什麽。不過看證件，這不是一個本地人，而是外面請回來的殺手，他知道自己是會遭遇到一些什麽危險的！」

「老天！」比提說，「他們說有一個狂人兇手——你不能說他們講得不對。誰會這樣殺人呢？」

司馬洛沒有做聲。

比提說：「他們正在對付的人顯然乃是尹志堅！」

「不錯，」司馬洛說，「他是會用這種手段的，因爲他的上一代還是山中的蠻族！」

「他！怎麽可以這樣做？」比提說。

「問題是爲什麽他會這樣做，」司馬洛說，「他一定有一個理由的。另一個問題就是，誰請這許多職業兇手來？這些人是很貴的。假如祇是一個狂人出現那麽簡單，他們祇要通知城市的警方，警方可以派直升機或甚至軍隊來搜索的！」

「也許我們應該去問問丁老太太？」比提說。

「現在時間已經太遲了，」司馬洛說，「不久就要天亮。也許等明天晚上吧。目前，我們得先找一個地方躲起來！」他舉起帶在身邊的望遠鏡，向周圍望了一陣，拉拉她的手臂，說：「這邊來！」

他們向東面的山上走去。

而在同一時間，那個鬼面人則似乎並不認爲時間太遲，他已經摸進了鎮上。在警局裏，那個被鎖在監房裏的人已經醒過來了，正在拚命掙扎着。他祇能夠從喉嚨中發出「唔唔」的聲音，因爲有自己的內褲塞着，叫喊不出來。

忽然：他聽見門開了，一抬頭就看見那鬼面人閃了進來。他嚇得幾乎連手銬也扯斷了，連忙極力向監房的裏面退縮，但是手銬不讓步，勒得他的手腕皮破血流。

那鬼面人一手舉起一把刀子，準備隨時擲過來，另一手就拿着一根棍子伸進門柵之內，輕拍那人的頭，說：「你叫喊，我的刀子就擲過來！」

監內那人連忙點頭表示同意。那根槍子伸到他的咀巴前面，他亦明白意思，把咀巴湊上去，棍子把塞在他咀巴裏的內褲勾出來了，鬼面人問道：「你這裏關着的兩個犯人呢？」

「你也看見的，」那人發抖着說：「他們逃了，不然我怎會給這樣鎖起來。」

「對了，」鬼面人說：「的確是一眼就可以看出來的。但是，他們是怎樣逃走的？」

「那個女的用美人計……」那人慚愧地說。

「唔，」鬼面人說：「看來也的確是如此，他們倒是合作得很好的，而且他們也很會照顧自己！」

「這件事，」監房內那人哀鳴道：「我完全做不了主，我不過是奉命在這裏做一件工作吧了！」

「我知道，」鬼面人說：「你的工作也做得很好，省了我不少工夫！」

那人張開咀巴，還想再講話，那棍子忽然迅速一動，撞中他的額，這也等於是向他擊了一拳，他眼前一黑就暈了過去。

這一下並沒有使他暈多久，不過那鬼面人大概亦不要他暈去太久，祇是使他暫時不能出聲叫喊就已經夠了，如此，鬼面人就可以悄悄離開，那人亦很希望情形是如此的，但是情形却並不是如此簡單，當他醒過來的時候，他發覺自己已正在劇烈

地咳嗽着，他是給這咳嗽刺激而醒過來的，而他的咳嗽，則是因爲喉嚨受到火烟刺激而起，這監房裏已充滿了烟，而他看到與外面辦公室相隔的那度門正在着火，於是，他知道那個鬼面人在離開之前還在這裏放了一把火。

他看見火烟，尖聲大叫起來：「救命，救命。」

外面已經有人在救火了，不過救得太遲，救火的設備亦不好，而這屋子整間都是用木建成的，一燒起來就難以收拾，屋裏有滅火桶，但是是在屋裏，屋外的人拿不到，無法應用，他們就祇能夠把水一桶一桶推來潑向屋子。那些打手們全部都出去了，救火的祇是鎮上人，當那個瘦長的人看到火而率領着他的手下趕到回來時，火已熄了。這火主要是自己燒完的，到可燒的東西差不多完了時才被潑熄。

那個被關在監房中的人，並不是可燒的東西，但是他却是被困在監房中不能出來的，因此他也死了。

那個瘦長的人不停地咒駡着，當檢點過情形，證實了死者是誰，而沒有看見司馬洛與比提的時候，他的臉色就更難看。他咬牙切齒地駡道：「你們看，你們不聽我的指揮，又死掉了兩個人了。」

大家都沒有做聲，雖然這些都不是他們的錯，他們已經在身上發現了那個身首異處的同伴，這個人要逞英雄而故意墮後，自己去行事，這並不是他們的錯，留守在監房中的這個人不知如何上當了，這也不是他們的錯。

那個瘦長的人望望四面，大聲叫道：「有沒有人看見發生了什麽？」

他問的當然不是自己的手下，因爲他的手下們是跟着他一起的，他看不見，他們亦看不見了，他問的乃是那些來救火的鎮上人，但是，鎮上那些人，却很快就跑掉了，都退回了自己的家中，當他們知道燒死了的祇是那些人的其中之一個，而被囚着的那二個已經逃掉了的時候，他們就沒有興趣留下來繼續管這件事情了，沒有人回答這個瘦長人的問題，這鎮上的人，顯然也是對這帮人沒有好感的，他們說他們是公舉出來的什麽民衆護衛隊，這果然是眞實性大有疑問的。

「媽的！」他又叫道：「他們跑到什麽地方去了，找個人出來回答我。」

那些手下們祇好從命，去想辦法把一個鎮上的居民拉出來問話。

而此時，在山上，司馬洛與比提已經找到了一個適合暫時棲身的地方，他們是在一座小山的上面，躲在兩塊岩石交疊而成的一個岩洞裏，這個地方，他們可以安心休息，因爲兩邊的斜坡都是滿佈碎石的，當有人爬上來的時候，就會使許多碎石鬆脫下來，而滾下山坡，也即是會發出很多聲音，他們可以聽到。他們爬上來的時候亦是如此，別人爬上來的時候，亦應該是並不例外的。

司馬洛可以用望遠鏡看到鎮上起火，他雖然因爲太遠而看不到那裏的人的動靜，但是他可以憑起火的位置而知道起火的是什麽地方。

他直看到火已經完全熄了，亦沒有烟再升進空中，才回到那山洞裏。

比提正靠在洞上閉着眼睛，司馬洛說：「你覺得怎樣？」

「想睡覺，」比提看着腕錶說，「再半個鏡頭之後，我們就睡吧，輪班睡好一些。」

「你不冷嗎？」司馬洛問。雖然天氣是熱天，然而在山上，臨破曉的時份，却是相當之凉的。

「還好，」比提說：「你用不着担心我，我是受得住的。」她的神態看來亦並不是強裝的，她雖然穿得不多，她却沒有發抖，而聲綫亦是相當自然，並無不適的表現，她仍然闔着眼睛，又說：「怎麽樣，火已經熄了嗎？」

「熄了！」司馬洛說：「這火燒得眞古怪，我們離開的時候，的確並沒有留下火種呀！」

「你不是小孩子吧，」比提說，「假如是我們留下火種，就不會這樣久才燒起來了，這當然是有人放火。」

「誰？」司馬洛問。

「殺死那個人的人，就是放火的人。」比提說。

「尹志堅？」司馬洛問。

「初步可以假定是他，」比提說：「你對他不是比我知道得更多嗎？」

「我們是在監內的。」司馬洛說，「他却去放火。」

「假如他是去救我們的呢？」比提說：「我們不在，他就放一把火燒掉，使他們再也沒有一個可以囚禁無辜的地方。」

「那個人給我們鎖在監房裏——」司馬洛說。

「假如我猜得不錯，」比提說：「放火的人，是不會把這個人放出來的，就讓他在裏面燒死，嚐嚐自己那種手段好了，怎麽了，你爲他可惜嗎？他是打算殺死我們的，而且，這個放火的人亦是很有道理，這些人是爲了殺他而來的，我看他們未必打算活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難道他祇是逃避而不動手嗎？」

「這種事情，」司馬洛說：「總是讓法律來解決好一些。」

「你在開玩笑，」比提說：「這裏沒有法律，不然我們也用不着逃出來，爲什麽我們不留在監裏等法律爲我們伸寃？」

司馬洛苦笑聳聳肩，比提是講得有道理的，而這亦是司馬洛所歡迎的那種道理，司馬洛也正是因爲知道這件事情不是用法律可以解決的，所以他才會用這個方式留下來。

他說：「本來，我們是可以到城市中去報警的，他們這裏的事情，一定很有內幕，憑那位丁老太太所講，這些職業殺手決不會是由民衆推舉出來的，不過，假如尹志堅是他們追殺的人，尹志堅却已殺死了他們不少人了，把城市的警察們召來大包圍，尹志堅會更加吃虧，因爲起碼他殺人是事實擺在眼前，而那些人如何逼害他，却是很難證明的。」

「而且我們也不清楚尹志堅是爲了什麽原因而這樣做，」比提說：「因此我們還是把這件事弄清楚好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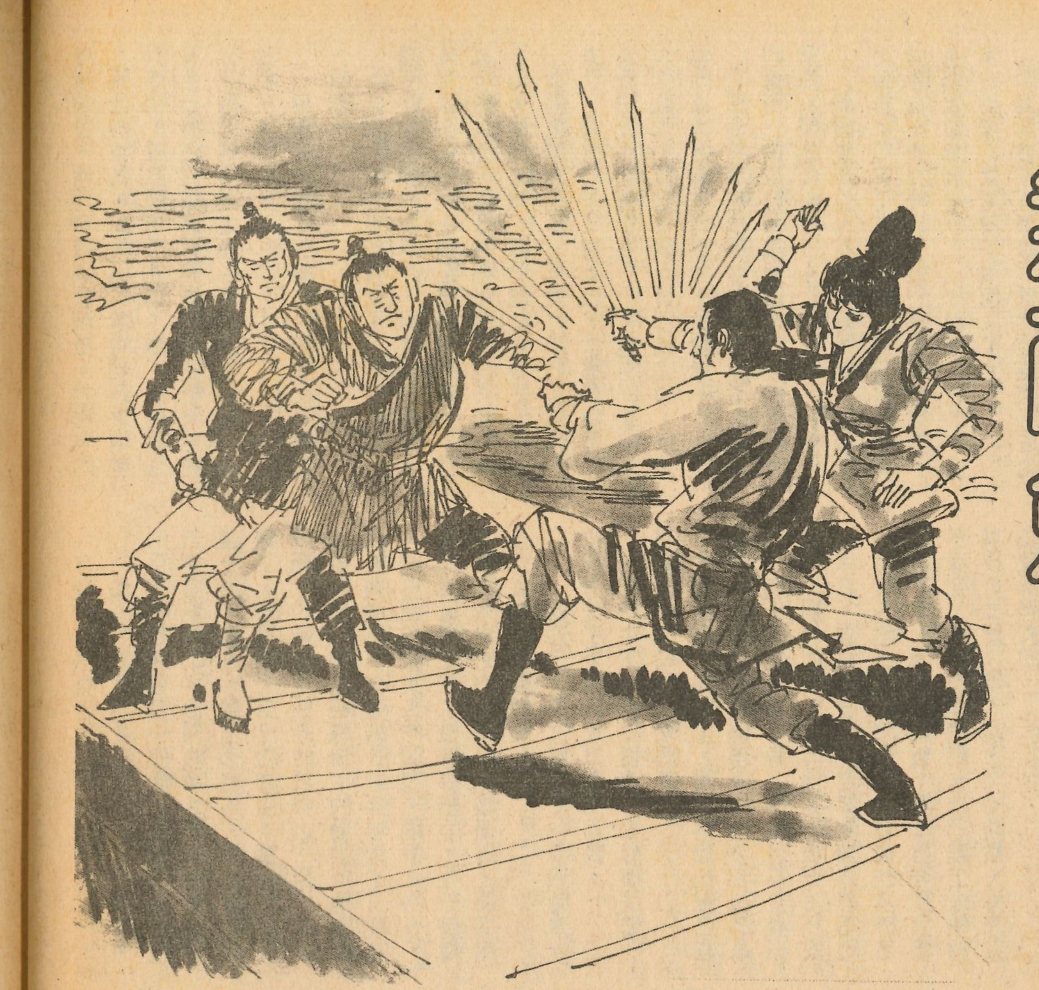
「假如這件事情是尹志堅做的話，」司馬洛說：「那他是一定有很充份的理由的。」

（未完・一）

俠義奇情中篇小說·

無敵劍

金童·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劉稼爲秦子祺巡守護法，遇到了醜婦人西門艷，原來秦子祺和女兒萍兒都被她用毒所傷，劉稼因一時大意又中了她毒傷，還擊她一記萬元歸宗，西門艷負傷而去，此時翠菊突然出現，贈送九玄神丹兩顆作治療毒傷之用，劉稼轉爲秦子祺父女治療，秦子祺不受，反將神丹爲劉稼和女兒治理，自己毒發自戕而死，劉稼和秦萍兒將他埋葬之後，送萍兒轉回金陵，來到一座市鎮吃飯，無錢會賬，拿碧玉金簪到當舖典押，回來不見了萍兒，只見自己的師傅鳳生在座，原來鳳生誤會劉稼不是好人，挾同貌美的少女在此大吃大喝，一怒之下，將萍兒趕走……

耿直少年郎　巧遇毒娘子

鳳生一口氣說到這裏，起先幾句劉稼尚以爲可以慢慢向她解釋，那知聽到後面幾句，竟說一掌將萍兒打走，頓時爲之色變，忙道：「恩師你怎地不問清楚就將她打走，就算我當眞是個外貌忠厚內藏陰詐的小人，你要責要打，儘管責打於我，怎的你將她打走了，這……」劉稼說至此間，搓着雙手，急得猶如熱鍋上的螞蟻，心中又忖：「這眞是叫我怎生是好，我受了秦子祺所托，焉知休說秦子祺屍骨未寒，就是肉都未爛，却爲我而被鳳生打走。」

劉稼忖至此間，不由滋生一股豪邁之氣，一邊朝鳳生躬身一拜，一邊說道：「徒兒就算罪孽深重，這位秦家姑娘我却要送她到金陵之後，再受師傅責罰，故而敢請師傅容我一個月的時間，如今待我前去追趕她，送她到了金陵再與恩師見面。」

鳳生怒色雖則稍歛，可是臉上却加重了疑惑之容，就道：「你失信在先，我焉能再信任於你，天元門規嚴厲，我倘不責罰於你，以後我或許還要收錄徒兒，叫我怎樣服人。」

劉稼忙道：「稼兒斷非口是心非之人，一月之後，稼兒當來領罪，有請恩師說一個地方出來，屆時必當先候。」

鳳生轉了一轉明眸，說道：「我有藥丸一顆在此，這藥丸甚毒，而且祇有我的解藥方始能治此毒，倘若七七四十九天之後，你不來取這解藥，你就會毒穿肚腸而斃，我且問你，敢不敢服此毒藥？」

鳳生說着，就從袋裏掏出一顆黃豆般大小的藥丸，放在桌上，焉知劉稼微微一笑，拈起這顆藥丸，一聲不響就朝嘴裏送去，頓時嚥落肚中。

劉稼嚥藥落肚，始朝鳳生說道：「如此徒兒就告辭了！」說着，扭轉身子就朝外走去。

鳳生見得劉稼毫不考慮，就將這顆毒藥嚥落下肚，不由臉色陡變，露出一種既驚若憂的神情，驀地喝了一聲：「且慢！」嬌軀一幌，頓時竄至店門口，用手朝劉稼一指說道：「你身邊沒有銀兩，怎地能

走？」說着探手在懷中掏出了一錠金子，遞了過去又道：「這錠金子你且拿去應用，四十九天之後，你要記得來取解藥。」

劉稼接過這錠金子，放在懷中，心下感到一陣難過，可是自己腦海之中，似乎有千千萬萬個萍兒的影子在裏面打轉，使自己心掛念惦，於是，忙對鳳生揖了一揖，恭道：「徒兒多謝師傅賜金，七七四十九日之後徒兒當來請罪。」說着轉身就朝店外跨了出去。

走出這座市鎮，劉稼知道萍兒前赴金陵，定然向東南角而去，於是循着這路徑，脚下加了功夫，也顧不得白日之下途人衆多，好似蝴蝶穿花那般，挨身擦肩朝途人一一越去，一邊留意逐個觀望，深恐萍兒也在途人之中緩行。

劉稼知道自己脚程極快，弄了個把時辰，卻依舊找不到萍兒的影蹤，不由又驚又急，心忖：「莫非她不朝這條路而來？」一念至此間脚步頓時緩了下來。

劉稼覽目一望，祇見前面江水滔滔，不知不覺竟已來到長江之邊。

正在此時，陡見前面有一個年邁的老者，迎了上來，向着劉稼道：「相公可是要搭船過江？」

劉稼聽得這老者詢問自己是否渡江，用目朝江邊一看，祇見有一艘大船停在岸邊，船中已然坐了二三個人，驀地看見藍影一幌在自己眼前閃過，劉稼幾乎要失聲喊叫，這藍影不是萍兒又會是誰？

這一喜，端的喜出望外，就向老者說道：「在下正是要搭船過江。」說着也不待老者答話，雙足一蹬朝船中竄了下去。

劉稼竄入船中，身子猶未落艙，口裏却喊了聲：「秦姑娘，我找得你好苦！」

焉知劉稼身子剛落艙板之上，陡覺藍影一幌，「啪」地一聲，臉上頓時感到一陣熱辣，被這藍影之人摑了一掌。

劉稼被摑一掌，還以爲是萍兒誤信了鳳生之言，正欲向她解釋，焉知聽得那身穿藍衫的女人叱道：「誰個輕薄浮徒，胆敢惹我！」

劉稼聽見叱聲，不由臉上一紅，急忙倒退三步，定神對這藍衣少女望去，祇見她身穿那襲藍衣雖則與萍兒所穿的一模一樣，可是容貌聲音却是不同，知道是自己魯莽，一時匆忙，將她誤認。

雖則被這藍衣女摑了一掌，臉上熱辣辣地還感疼痛，可是知道這是自己的冒失，故而忙不迭打躬作揖，歉道：「在下端的冒失，看錯了人，有請小姐恕罪。」誰知這個藍衣少女却是怒容滿面，揮掌又朝劉稼打來。

劉稼知道錯在自己，故而適才被她摑了一掌，還連聲道歉，如今見這藍衣少女又是揮掌朝自己打來，不由憤然，忖道：「我倒未曾見得如此蠻不講理潑辣的女子，雖則我誤認了她，這又非不赦之罪，何況又已被她摑了一掌，已自認了悔氣，怎的她猶不甘？」念至此間，劉稼再好的耐性也爲之勃然而怒，眼見她揮掌又朝自己摑來，當下右手甩迎而上，朝準這藍衣少女的腕肘上捏了過去。

劉稼匆忙之中發招，竟然施出天元門「萬元歸宗」的那式「心猿未動」，意下猶存相讓之心，志在嚇她一嚇，故而右手五指剛沿這藍衣少女衣袖擦過之時，立刻下沉，招式不收自歛，身子斜着藍衣少女左邊擦過，飄落一邊。

藍衣少女嬌容上頓時露出了一股既驚又奇的神情，飛上兩朵紅雲，紅暈欲滴。

劉稼飄落艙面，朝着這藍衣少女望了一眼，也就一聲不響陡朝艙外岸上竄去。

既然在這艙中誤認了這藍衣少女，劉稼見她並非是秦萍兒，故而上得岸來，心中又是一片焦急，就朝那個站在岸邊的老者作了一揖，歉道：「在下吵擾老丈，這裏謝過了。」說着正欲掉身而去，陡聞背後一聲嬌叱，喝道：「你這輕薄之徒往那裏逃。」其言甫畢，劉稼陡感背後有一股勁風拂來。

劉稼驚甚，想不到這藍衣少女竟然如此固執橫蠻，轉念一想：好男不與女鬥，自己心事重重，那裏還有閒興與這素不相識的女子爭長論短，於是腦後聽得勁風拂來，雙足一挪，施出「七步迷踪」那式「臨空掠影」，未待藍衣少女襲來，身子仆前倒去，猶未及地，身形一幌，竟然淩空飄出，躍往三丈之外，劉稼忙道：「在下不欲與姑娘爭論，謹此告別了。」說着身子連縱數步，便巳遠去。

劉稼心中甚是難過，倒並非爲了被那藍衣少女摑了一掌，而是爲着找不到這孤苦伶仃的秦萍兒。

奔了一程，祇見眼前夕陽巳斜，天色漸暗，巳然到了黃昏時份。

劉稼漸漸放緩脚步，沿着官道而行，迎面拂來陣陣北風，平添三分寒意，陡見一輪夕陽巳然掩沒在西山之下，天際湧現了朵朵烏雲，刹那之間，巳然靄雲滿佈，好似就要落雪的模樣。

劉稼心中雖感焦慮愁悶，見得天色如此，少不得也要找一個歇足的所在，避了這場風雪再作計較，朝前望去，祇見遠處有幾間殘陋的草舍，於是立刻加緊脚步，朝這草舍奔去，來至這一連三間草舍之前，天上巳然飄下雪來。

劉稼站在草舍門上輕敲數下，祇見門開之處，走出了一個年邁的老婦，手中猶拿了一條木拐，撐住了身子，非但老態畢露，而且顯得不勝乏力的模樣，使人一見之下，頓有敬憐之感。

於是，劉稼忙不迭雙手一恭，拜道：「在下祇爲避此風雪，敢向老太太乞一棲身之地，明日一早就離。」

那老婦甚是和藹，將首一頷，輕道：「外面風雪巳至，快快進來吧。」說着，打開草門讓劉稼走了進去。

劉稼踏進這間草舍，老嫗順手就將草門關上，劉稼覽目一望，祇見這間草舍之中，竟然打掃得一塵不染，草舍雖則簡陋，可是潔淨巳極。

老嫗關上草門，一拐一步朝着放在正中那隻木椅之上坐了下去，邊對劉稼微微笑了笑，說道：「老身感到小官人似乎懷着什麽重大的心事那般，老身雖則年邁無能，可是閱世經歷却甚豐富，倘若小官人不嫌老身嘮叨，可否明告，待老身替小官人想一個妙策，也好使小官人釋去這段心事。」

劉稼聽得這老嫗如此言道，不由又驚又奇，心忖：「這年邁的老嫗怎的目光如

此銳利，自己並無與她說上一句，她就看出了自己有着心事，雖則她存着好意，可是究竟彼此陌生，怎的好意思說得出口？」然而，劉稼轉念一忖：「這老嫗身居避靜之處，諒她也不知江湖之上的有名人物，不如將心中之事與她一說，一來以此消磨這長夜，二來或許這老嫗閱世經歷甚豐，果能替自己想出一個兩全之計，也在所未知。」於是，就將怎樣在小客棧中遇見秦子祺，怎樣被他誤會自己輕狂，怎樣仗義替他父女巡守護衛，怎樣遇上了「蓮花仙子」西門艷，一一詳細說了出來。

老嫗邊聽邊笑，竟然將劉稼所說這段慷慨凄涼的經歷，當作普通的事一般，等到劉稼說到秦子祺自拍太陽穴，臨終托孤之時，老嫗方始收斂笑容。

劉稼說至秦萍兒強忍悲痛，由自己在河畔葬了「金陵神君」秦子祺之後，準備護送她回轉金陵，來至小食肆中，遇見了鳳生，老嫗陡地臉色頓變，就問：「世界之上當眞有此鐵石心腸，不問青紅皂白之人不成！」

老嫗問得聲色俱厲，一變那副老態畢露的形狀，手持木拐陡地自椅上立起，雙目烱烱，咬牙切齒地說：「老身幾時倒要替這個秦姑娘報此一掌之仇！」劉稼不由大表驚訝，想不到這老嫗聽了自己說出這一段事來，竟然會如此激惱，當下心有感觸，不禁悽然淚下，沉低了頭悲道：「在下非爲別事，祇因有負秦老前輩臨終所托，大丈夫一諾千金，就算我劉稼粉身碎骨，奔走天涯海角當要將萍兒找到，送她回轉金陵，建個小小的家園，讓她安居下來，找個門當戶對的男家，擇賢而配，了却我這個心事，我就無愧於秦老前輩了。」

劉稼說得淒涼激昂，豪氣干雲，直將這老嫗聽得呆立椅前，劉稼陡又喟然一嘆，搖首嘆道：「上蒼弄人，如今失落了萍兒，天涯茫茫，不知從那兒找起，何況我又服了師傅這粒毒丸，這七七四十九天之中未知能否找到她的下落？」

老嫗就道：「倘若你在這七七四十九天之中找不到萍兒，那麽你唯有先見你師傅，索取解藥，然後再作計較就是。」

劉稼搖了搖頭，微微苦笑一下說道：「在下倘若在這七七四十九天之中找不到萍兒的下落，我就尋一個人跡不至的所在，做那秦老前輩自拍太陽穴而斃，也不願去見師傅索取解藥！」

劉稼說得既凄涼又激昂，說到最後一句，左足一跺，竟然將足陷入地泥半寸。

老嫗饒她自稱閱世經歷甚豐，聽了劉稼將這心事一一說出，也不由爲之動容道：「老身活了八十餘歲，血性的男子見得也算不少，可是像小官人這般義薄雲天之人却未曾見過，端的使老身敬仰。」

劉稼聽到這老嫗如此言語，心下越感慚愧，道：「在下既失落了秦家姑娘，當然有負秦老前輩臨終之托，我倒並非爲了怕日後人家責我輕諾寡信，實是爲了秦老前輩所托非人！」

老嫗聽到這裏，蒼老的臉上陡地露出了笑容，說道：「小官人，老身倒有一句不情的說話要問一問你。」

劉稼忙道：「在下這裏恭聆老太太敎誨。」

老嫗就問：「你對這位秦姑娘有否愛意？」

劉稼忙不迭雙手一搖，說道：「在下乃是受秦老前輩臨終托孤，焉敢有此非份之想。」

老嫗微微一笑又問：「倘若你找到了她，作何打算？」

劉稼道：「在下得能找到秦家姑娘的下落就護送回轉金陵，盡我所能替她建一個小小的家園，安居下來，讓她擇良而配，了却我這所托的責任便了。」

老嫗聽到此處，問道：「看來，小官人對秦家姑娘並無半點憐愛之心？」

劉稼答道：「在下已然再三言明，我是受了秦老前輩臨終托孤，除了循此諾言辦到之外，在下別無他念。」

老嫗眉頭皺得越濃，嘆息了一聲道：「小官人，並非老身要管此閑事，祇因你對女兒家的心事，絲毫不知，倘若將老身換作秦姑娘，我決定此身非君莫屬，就算你棄之猶如糞土，我也甘願飄零一世。」

劉稼聽得老嫗如此言講，不由爲之又驚又慚，忙道：「在下德薄能鮮，身世也屬飄零，想那秦家姑娘，雖則如此孤苦無依，可是她身爲武林盟主的閨女，天下第一高手的千金，猶如玉葉金枝，在下一介粗漢，焉能作此非份之想，誤了她的畢生幸福，何況……」劉稼說到此間，陡地止住了下語，低下頭來。

老嫗忙問：「何況甚麽？」

劉稼猛然抬起頭來，臉上現出一股複雜綜錯的神情，激昂說道：「秦老前輩有一門徒，姓沈名羽，自稱鐵扇郎君，在下曾在洛陽與他一面之交，此人非但貌如潘安，而且文武雙全，武林之中皆知是秦老前輩唯一的衣缽傳人，秦家姑娘與他份屬師兄妹，秦老前輩亡後，她理應身屬鐵扇郎君！」

老嫗聽罷，不由憤然，陡見她木拐一敲，喝問：「小官人，敢情這些話是秦子祺對你說的？」

劉稼答道：「秦老前輩雖未言及，可是在下循理所知。」

老嫗陡地冷冷一笑，說道：「你開口受了秦子祺臨終托孤，閉口爲了你自己一諾千金，原來你竟是一個好歹不知的蠢材！」老嫗說到此處，陡地仰首狂笑一聲，又道：「秦子祺呀秦子祺，你枉爲天下第一英雄好漢，焉知你臨死前，却所托非人，先瞎死了你的眼睛！」

劉稼聽得老嫗言語之中責罵自己，不由惶然，忙在一邊默默無語以答。

老嫗激昂未已，又道：「老身並非要多管閑事，祇因聽了你這番說話，替那秦家姑娘不平。」

劉稼低了頭，心中若有所感，不禁對這老嫗感到詫異，爲的是，這老嫗似乎不像普通之人，於是，忙不迭作了一揖，恭問：「在下尚未請敎老太太尊姓大名，讓在下也好記得。」

老嫗微微一笑說道：「老身姓簡名慧芳，未知你可曾聽過老身的姓名？」

劉稼反覆思索，想起昔日在少林寺戒持院中，智通長老凡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都一一道出，可是未曾提起這簡慧芳三字，當下就皺了皺眉直說：「在下未曾聽過

老太太的姓名。」

簡慧芳又是微微一笑說道：「我倘不是見你是一個好孩子，也就不將我自己的姓名告訴於你，老身退隱這裏已有五十三年，早年老身也曾在江湖之上闖蕩過一個時期，祇因避躲仇家，隱居此間。」

劉稼聽得這老嫗自稱昔日也曾行走江湖，不由更感驚異，簡慧芳忽地冷冷一笑又道：「老身且與你直說了吧，我的仇家就是九玄門林秉忠林老頭兒，祇因五十年前，爲了武林中爭奪盟主之時，老身用餵毒金針將林老頭暗傷，被武林中人追逐問罪，故而逃至此間改名換姓隱居了下來，在這五十年中，老身韜光養晦，閉門思過，想起昔日的行徑確屬不該，可是老身心雖知錯，但是他們却不會相信，故而一直耽居此間，從此對那武林中事不聞不問，今晚你來到此間避雪投宿，老身聽了你一番說話，不由觸念過往之事，因此，將自己的往事也對你一一直說，祇因爲那時要不是秦子祺替我解危，讓我有逃脫的機會，老身早已身葬括蒼山上，故而如今聽得秦子祺不幸身故，而他臨終之時，將他唯一的女兒托付於你，你却不知秦子祺托孤之意，弄巧成拙，使那秦姑娘流浪天涯，老身昔日既受秦子祺解危之恩，倒要重出江湖，就算你找不到她，老身有生之日，也要天涯海角去尋找於她。」

劉稼聽得簡慧芳說出一段昔日往事，不由又驚又異，他想到自己出道以來，所遇到的事，都是出乎意料之外，江湖之間的離奇古怪之事，好像都和他有緣似的，每到一處，便有一件使他想像不到的事情發生，他想簡慧芳的武功，一定是高不可測的了，正在此時，陡聞草舍之外，傳來一陣明朗的笑聲，其音未歛，又聞草門敲聲，有人說道：「原來毒娘子簡慧芳隱居在此，我萬慕舜端的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毒娘子」簡慧芳聽得門外之人自報姓名，稱是萬慕舜，不由驚慌失色，劉稼聽在耳裏也不由一怔，心忖：「這端的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上官山托囑自己下山之後必須尋到此人，將這『七步迷踪』與他週旋一番，想不到竟會在這裏遇到了他。」當下愣在一邊，目覩「毒娘子」簡慧芳陡將木拐一揮，身子撲向草門，就將手中木拐在那門柱之上輕輕一挑，祇聞草門「呀」地一聲，頓時打開，草門之外站着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叟，手中持了一柄寒光熠熠的寶劍站在那裏，雙目烱烱對着自己盯望。

這時候，門外雪花猶如鵝毛那般飄下，北風勁厲，直將萬慕舜長可及胸的白鬚條條吹起。

簡慧芳手持木拐，迎風屹立，兩人滿頭白髮，相映之下，倍覺老態畢露。

「毒娘子」簡慧芳臉上神色尤比戶外雪花寒冷，雙目盯住萬慕舜凝望，喃喃說道：「萬慕舜，五十多年了，你也像我一般，都已老邁得多了。」

萬慕舜冷冷一笑問：「毒娘子，這五十多年你一直隱匿在這裏，敢情又練成了什麽更毒暗器？」

簡慧芳笑了笑說道：「老身自知年邁無能，目力不濟，走路也要靠這條木拐，焉能再用暗器。」

萬慕舜道：「如此說來，你今晚就束手待斃不成？」

簡慧芳微微一笑道：「老身活了這把年紀，就算今晚死在你的手裏，也不算短命。」

劉稼在旁聽得他兩人之說，不由大表驚異，心忖：「這毒娘子簡慧芳敢情當年爲非作歹，在江湖之上樹敵太多，如今被這萬慕舜撞見，非要她的性命不可。」可是回心又想：「簡慧芳剛才對自己與秦萍兒的事，頗盡仗義執言之道，以此看來，她未必是一個壞人，我倒要盡自己所能，替她解一個危。」忖至此間，劉稼就踏前一步，朝萬慕舜作一揖，恭道：「在下劉稼字務農，拜見萬老前輩。」

萬慕舜見得劉稼恭揖下拜，執禮甚是恭敬，不由雙眉一皺，朝他一瞪眼道：「你快快走吧，這裏沒有你的事兒。」

劉稼却道：「在下久仰萬老前輩，想不到竟會在這裏得識尊顏，本當遵囑離去，祇因爲了在下一個結義兄長，曾經再三囑咐於我，見了萬老前輩必須討敎幾招萬老前輩的絕學陰陽十八劍，而且在下奉了我這個結義兄長的千叮萬囑，祇許閃避，不准還招，故而在下斗胆向萬老前輩明言，一俟討敎了這一十八招，在下掉首就走，決不再有干擾。」

萬慕舜那裏料得到這年紀輕輕的少年非但留住不走，而且竟然說出自己這看家的本領一十八招陰陽劍法，不由又驚又奇，忖道：「自己這陰陽十八劍雖則名馳武林，可是知曉之人如今皆成了武林名宿，何況這劍術自己沿用至今未曾遇見一個敵手，就算身爲武林盟主的秦子祺，昔日在括蒼山上，也打個平手而已，得能招架自己這一十八招的人，天下也數不出第二個來，怎的這少年却口出狂言，定要叫自己使出這絕學，敢情他自尋末路不成？」可是轉念一忖：「他說是奉了一個結義的兄長叮囑，此人是誰？倒要問他一個清楚。」於是就道：「剛才你說是受了你結義的兄長所托，未知你這個結義的兄長姓甚名誰？」

劉稼道：「在下這個結義的兄長，就是被萬老前輩追趕，上到九霄，下到碧落的上官山！」

萬慕舜聽得劉稼說出上官山三字，驀的臉色陡變，憤怒之中又呈三分驚異，手中寶劍平胸一擺，問道：「上官山他如今何在？」

劉稼遂道：「我上官哥哥隱居西嶽無名洞中，對這江湖恩怨巳經不問不聞。」

萬慕舜却聲色更厲說道：「如此說來，我與他這段恩怨却要落在你身上了！」

劉稼神色自若，屹立廳中，聽着萬慕舜之言，微微一笑接道：「在下但願能不負上官哥哥之托，就算命喪在萬老前輩的劍下，死亦瞑目。」

劉稼說得激昂，端的豪氣干雲，直將萬慕舜聽得一呆，心忖：「這個少年怎的與上官山竟有這份深厚的交誼，上官山少說，今年已有一百二十歲，就算除去了一個整數也比他年大，怎的竟與他相交起來？」心中猶疑，當下就問：「老夫與你既無怨又無仇，只恐你難逃我這一十八招陰

陽劍法。」

劉稼却是微微一笑說道：「在下雖則不學無術，既然已向上官哥哥担當了下來，就算難逃萬老前輩這一十八招陰陽劍法，也要險中求生。」

萬慕舜陡地仰首一聲狂笑，說道：「難爲你義薄雲天，老夫就喜歡像你這種倔強兼有血性的男子漢，我且先定下一個規例，倘若你逃不過我這一十八招，你乃咎由自取怪不得我，假使你逃過了我這一十八招陰陽劍法，休說從今往後我與上官老頭兒這般怨仇就此了斷，就是對你，老夫誓不再在你面前提這武藝兩字。」

萬慕舜言下之意，暗示劉稼萬難逃過他這一十八招陰陽劍法，可是劉稼既得上官山所授那「七步迷踪」，已然有恃無恐，倘若難逃萬慕舜這一十八招陰陽劍法，上官山斷不會千叮萬囑叫自己下了山之後就去尋找萬慕舜，用這「七步迷踪」去閃避他這一十八招陰陽劍法。

因此，劉稼就又微微一笑，說道：「萬老前輩定下規例，在下當然遵守，可是在下萬一得僥倖逃躲這一十八招陰陽劍法，萬老前輩該知此非劍術不精，乃是我上官哥哥的『七步迷踪』巧妙，實是他窮七十餘年苦思勤練所創出來，以對付萬老前輩的精湛劍法而用，故而萬老前輩勿誤會，這一十八招陰陽劍法仍屬天下無雙的劍學。」

萬慕舜聽在耳裏，既驚又惑，想不到這年紀輕輕的少年，竟然如此謙讓忠厚，不由頓萌憐愛之心，忖道：「我萬慕舜雖則仗了這一十八招陰陽劍法縱橫天下，所向無敵，可是休說畢生未收一徒，就是知心的朋友也未曾交過一個，今晚竟在此間不期而遇上他，連那上官山這老頭兒也交上了一個忘年之交的生死朋友，這使我倍感慚愧了。」

萬慕舜念至此間，不由恐惶萬分，當下就道：「這裏地方甚是窄小，你我不如到外間來吧。」說着，萬慕舜轉身就朝戶外雪地中竄了出去。

劉稼正欲跟出，簡慧芳陡地一把將他抓住，驚說：「你怎的如此自不力量，萬慕舜的一十八招陰陽劍法天下無雙，宇內獨尊，你怎能逃得過，何況你又服了一顆毒藥，眞元定然有損，你雖爲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可是你却忘了秦子祺的托孤，我看你還是改約他一個日子，待你將秦萍兒找到了再與他較量也不遲，如今我且與你在萬慕舜面前打一個圓場，或者就讓我替你担當下來如何？」

劉稼深揖恭拜說道：「多承老前輩如此愛護，劉稼在生之日當不忘此恩此德，可是在下意志已决，定要領教萬老前輩這一十八招絕學！」劉稼說至此間，陡地雙足一蹬，就朝戶外竄了出去。

劉稼竄出戶外，祇見萬慕舜已然屹立在雪地之中，天上雪花仍是飄落不停，北風越見勁厲，見他昂然而立，偌大的一把年紀，却絲毫不見寒意。

戶外大雪紛飛，掉落在萬慕舜滿頭蒼蒼白髮之上，倍見另有一種威武的模樣。

劉稼不由另有一番感受，臉上祇覺一涼，原來雪花飄落在臉上，瞬已化水，頓感一陣寒氣直透入骨。

「毒娘子」簡慧芳也從草舍之中走了出來，站在門前，雙目對着劉稼背影觀望，蒼老的臉上却露出了一股憂慮的神情，手持木拐撐住了身子。

劉稼知道萬慕舜這一十八招陰陽劍法，獨步宇內，天下無雙，非但淩厲異常，而且深奧巧妙，何況再加上他手裏這柄閃閃生光的寶劍，更屬錦上添花，當下暗中提了一口眞氣，雙足微微挪移一步，已然準備施展「七步迷踪」。

萬慕舜饒他身負絕學，見多識廣，見着劉稼這份過人胆色，也不由肅然欽服，當下就朝他微微一笑說道：「劉稼，你敢情堅要老夫走這一十八招？倘若你如今不欲堅持，老夫則願讓你無恙離去。」

劉稼也是從容一笑，答道：「晚輩之意已决，就請萬老前輩發招，待我見識一下這獨步宇內天下無雙的一十八招陰陽劍法。」

萬慕舜就道：「我總算多長你幾十歲，休被武林中人誤責我以強壓弱，以大欺小，如今老夫就讓你一十七招，在這一十七招之中，就算老夫得能將你制服，也讓你逃過，不過這第十八招出手之時，你要諸多小心，倘若你見得無法閃過，就高嚷一聲：劍下留命。老夫定會收招再讓你脫逃，如果你屆時再執迷不悟，那麽命喪老夫劍下，恕我不能將你起死回生的了。」

劉稼聽得萬慕舜之言，若喜又憤，心忖：「不錯，萬慕舜這一十八招陰陽劍法端的名馳江湖，聲震武林，當今武林中人也找不出幾個能連接他一十八招的人來，自己雖則有着七步迷踪，可是成敗猶在未定之數，可是他如此說法，分明輕視自己年幼無能，這倒要爭口氣，非但爲了上官哥哥了却這個心願，就是對自己也無異是一種寶貴的考驗。」忖至此間，劉稼不由勇氣陡增，就道：「劉稼知道了，就請萬老前輩發招來吧。」

萬慕舜陡地將手中這柄寒光四射的寶劍平胸一擺。嚷道：「如此你要小心了！」說着，身子欺前三步，寶劍盪出，瞬已化成一片劍網，祇見寒光閃閃，一十八招陰陽劍法那一招「日貫滿天」，陡朝劉稼當腦劈了過來。

萬慕舜手中非但祇用了二成功力，而且發勢緩了許多，不愧武林一代宗師之資望，言出必行，手下已然留情！

劉稼未知就裏，雖見寒光閃閃當腦而來，可是劍風微弱，心忖：「怎地這名滿天下的陰陽一十八劍如此不濟，敢情虛負其名，被那些無技之人渲染太甚所致。」於是就微微將身一閃，隨着七步迷踪那式「捕空捉影」避出劍網，誰知身子剛脫劍網，白光繞處，萬慕舜又是一招「月瀉庭階」，此番非但劍風陡生，而且迅捷無比，瞬已罩着劉稼全身。

劉稼陡見萬慕舜這第二招與適才第一招竟有天壤之別，那裏再敢輕視怠慢，雙足急忙一蹬，將身沿地面平空竄出，施的是「蜿行捷游」，身子堪堪在那劍網之下擦過，繞過一招「月瀉庭階」，來得勁厲迅捷，劉稼還是輕易避過。

「毒娘子」簡慧芳聚神觀望，想不到這年紀輕輕的少年竟然身負如此深奧縱躍的絕學，心忖：「近年來自己足不出戶，

未知武林之中又出了些什麽高手，可是在五十年前休說能避過萬慕舜這一十八招陰陽劍法的人僅有寥寥數人，就算稍有名聲之士，也難在他劍下抵擋一招，如今這少年非但赤手空拳，而且祇避不逃，就在間不容髮的一刹那，輕易避過，敢情英雄出少年，如今武林之中，成了年輕人的天下不成？」

簡慧芳轉忖之間，那邊劉稼又避了萬慕舜五招，一個劍法不愧獨步宇內，一個縱躍敢誇天下無雙，竟然又過了十招。

萬慕舜料不到劉稼眞能在自己這柄子午陰陽劍下，輕易閃避一十七招，當下劍鋒背轉，將身欺前三步，神與手合，透出這第十八招「日月重光」，祇見萬慕舜連自己都圍在這一丈方圓的劍網之中，好似有幾千柄寶劍那般齊朝劉稼所站處刺去。

劉稼身雖閃避，心中却在計算萬慕舜的招式。知道他在十七招中不會有什麽險招，而這最後一招必然挾雷霆之勢而來，故而等待十七招過後，雙足跨出，暗將「七步迷踪」那式「臨空掠影」準備應變，如今果見千萬道劍影宛如雨點那般，分從四面八方刺來，這一十八招陰陽劍法果然名不虛傳，於是急忙提身施出這「臨空掠影」，翻縱而出！

饒是這式「臨空掠影」是「七步迷踪」中最巧妙的一着，也饒那上官山窮七十餘年的窮思苦練所創，可是劉稼藉此妙步縱出之時，驀見萬慕舜這招「日月重光」猶如狂風暴雨那般，非但不減其勢，而且又添三分威力，將近一丈方圓之內，圍得密不通風，竟然使自己呼吸也感困難。

這一來，劉稼頓時陡覺胸中發悶，何況服了鳳生那顆毒丸之後，藥性雖未發作，可是心理上却罩着一層恐懼，暗念：「萬慕舜這一十八招陰陽劍法果眞宇內獨步，上官哥哥雖窮這段冗長的歲月創出這『七步迷踪』，可是遭遇到萬慕舜最後一招却難以縱避。」

念至此間，劉稼拚着一死以報知己，驀的想起鳳生所授那招「萬元歸宗」，轉念又忖：「何不在此險中，出此天元門絕學，以挽狂瀾？」可是又念：「倘我出此萬元歸宗那一招兩式，就算避過了他這第十八招，那麽等於使上官哥哥敗落，這七十餘年的窮思苦修徒費時光。」思前忖後，劉稼陡地將牙一咬，身子直朝劍網之中竄出，突然還是以這式「臨空掠影」的躍縱之法拚力躍出劍網。

萬慕舜既靠這第十八招「日月重光」，手中早已蓄勢以待，圍着劉稼迫他就範，焉知他猶如獸困，力圖掙脫，見他躍身衝出，將劍一沉，劍網又縮緊了一尺。

正在此時，忽聞劉稼一聲長嘯，萬慕舜陡覺手中寶劍一鬆，一條人影已經衝破劍網而出。繼之，又聞劉稼失聲叫喊，身子頓時跌落在丈外雪地中。

劉稼拚力藉此「七步迷踪」中這式「臨空掠影」，衝破萬慕舜一十八招陰陽劍法最凌厲的這招「日月重光」，饒那劉稼氣魄如虹，豪氣干雲，左臂之上却被萬慕舜這柄子午陰陽劍削下一大塊肉來，頓時倒出丈外雪地之上，鮮血將那雪地染成一片腥紅。

就在劉稼衝出劍網驚叫的一刹那，「毒娘子」簡慧芳陡地雙足一蹬，手揮木拐，連拐帶人齊朝萬慕舜撲了過去。

萬慕舜見得劉稼衝出劍網受傷倒地，心中別有一番感受，忖念：「這個少年，非但身負絕學，而且豪氣干雲，胆色過人，日後的成就定然未可限量，而使天下武林高手曉晚難安。」正在感觸萬端之時，陡見一條黑影掠空而來，人猶未至，勁風已到，萬慕舜身負絕學，耳聰目秀，頓時回首觀望，祇見來者竟是「毒娘子」簡慧芳，不由大訝，心忖：「怎的她也來自尋死路不成？」當下將劍一揮，一招「如日貫天」，迎了上去。

兩人招發如電，刹那之間，祇見兩人各自暴退了三尺，簡慧芳手中那條木拐竟然完好無損。萬慕舜臉上猶如塗上了一層雪霜，驚望着她，說道：「原來這五十年，你未徒廢半日光陰，七巧拐端的獨具巧妙。」

簡慧芳冷笑道：「枉爲你活了這把年紀，竟然仗勢欺侮一個後生小輩。」

萬慕舜正欲辯答，劉稼却從雪地之上撑立了起來，撕下半邊衣角，紮住了傷口，走到萬慕舜面前，作了一揖說道：「多承萬老前輩手下留情，我始能逃出生天，萬老前輩這一十八招陰陽劍法端的獨步江湖天下無雙，在下已然領敎了，可是我上官哥哥創這『七步迷踪』，總算七十餘載窮思苦修的光陰並無白費，適才萬老前輩既然說是：倘若我逃過這十八招，就此與我上官山哥哥了斷昔日那段怨仇，故而在下就此告別了。」

劉稼說至此間，回轉身來朝着簡慧芳又是一揖恭道：「在下多蒙老太太慨賜敎言。稼兒就此登程，盡此七七四十九天的期限前赴天涯海角尋覓秦家姑娘。」

說畢，劉稼臉頰之上露出一絲慘笑，左右一顧，掉首就朝西南角奔去。

天上大雪紛飛，北風勁吹，地上的積雪少說已有尺許，劉稼心胸腦間紊亂一片，眼前黝黑之中恍惚出現了一個人影，這影子漸成蔚藍一片，在這蔚藍之中却出現了秦萍兒那悲戚之容，劉稼雖則明知此乃幻覺，可是情不自禁，輕輕喚了一聲：「萍兒！」聲音輕不可辯，却倍覺凄涼，就是劉稼自己聽了自己的這種聲音，也爲之悽然淚下。

劉稼悲不自禁，心中突有一種異感，念忖：「秦萍兒孤苦飄零，不知她去了那裏，天涯茫茫，叫我打從那裏找起，敢情這一別竟成永訣不成？」

忖至此間，劉稼越覺悲傷莫名，眶中淚水汩汩流下，雖被這冷寒刺骨的北風吹得冰凍，猶未覺察，祇覺心頭寒涼之意比這風雪尤甚。

這端的是傷心人別具懷抱，劉稼在這風雪中奔跑了不知幾許時候，陡見東邊已然初露曙光。

天際雪花已歛，北風也已緩了下來，驀地，偌大的一輪旭日從那東端升了起來，旭日光輝，斜映在這白茫茫的雪地之上，反映出似赤非赤，似紅非紅的光芒，端的別具一番景象。

劉稼奔得已覺力乏，於是放緩了腳步，漸朝西南角那個莊院走去，行至莊前，祇見莊外站着一個稚齡小童，手持一柄竹

帚，在那莊門之掃雪，雖則年紀祇不過七八歲上下，可是身手甚是靈活，一看之下，就知這小童已然紮下武藝根基。

劉稼奔了一夜，非但腹中飢餓，而且又感口渴異常，心忖：「這掃雪的小童既曉武藝，這莊院的主人必是武林中的名宿，何不進謁，求一杯清茶，以便再奔前程。」主意既定，劉稼就搶前一步，竄身來至這掃雪的小童面前，作了一揖說道：「在下姓劉名稼，路過寶莊，但求謁見貴莊主，討一杯清茶解渴。」

這稚齡小童，將帚撐住了身子，仰起頭來對着劉稼打量了一眼，冷冷一笑說道：「你這個人怎的如此自說自話，要喝一杯清茶，何必要謁見我家莊主，假使個個學得像你這般獃頭獃腦，芝蔴綠豆般的事又要驚動我家莊主，那麽我家莊主豈非連上坑解溲都無時間了麽？」

劉稼雖被這小童譏笑，可是心中却甚感這小童講得有理，當下也就啞然無言。

小童年紀雖稚，口齒却盡極刻薄，得勢迫人，又是冷冷一笑說道：「我看你定不是一個好人，不是搶了人家的東西被人追迫而逃，定是偷了人家的東西東窻事發，被人打了一頓逃來此地，我且對你直說了罷，你休在我們這莊上打什麽壞主意，休說你欲動我莊內一絲一縷，就我家莊外的一草一木，你逃到天邊，我也要追來問罪。」

劉稼再好耐心，聽得這小童如此刻薄之言，不由勃然大怒，正欲發作，突然轉念一忖：「這也難怪他見疑，大概見了我身上這狼狽的模樣之故，二則他究竟年紡，就算被他無理辱罵，常言道得好，童言無忌，當他說過就算了。」劉稼忖至這裏，頓將滿腔怒火消去，依舊笑容滿頰，說道：「如此來說，在下不便再在貴莊躭留，就此告辭了。」說着轉身就走。

焉知劉稼剛掉轉身來，祇聞腦後傳來一股勁風，劉稼本能的斜竄避出，轉頭一看，却見這小童用着那柄掃雪的竹帚，朝自己擊來。

變起倉卒，劉稼不由旣驚又異，未知這小童的用意何在？正在猶疑之間，祇見這小童一掃落空，身子撲了過來，又是一帚打來，劉稼不禁大怒，心忖：「這眞的成了虎落平陽，敢情不顯些顏色給小童瞧瞧，不能離走不成？」劉稼意念雖動，手中却仍留分寸，祇用了二成功力，反手一掌，五指齊伸，一招「攫鷹在爪」，對準這小童的手腕上揑去，身子隨着而出，堪堪落在小童的身邊。

這小童焉知劉稼有此一着，不由神色陡變，正在此際，陡聞一聲輕喝：「劉相公，手下留情！」

嬌聲喝處，在那莊院之下，竟然走出了一個容貌絕色的少女，劉稼好似懷疑自己的雙目並不是長在自己臉上一般，見她就是自己怙念不已，不惜天涯海角尋覓的秦萍兒！

那小童，見得秦萍兒走了出來，喝止了少年，臉上不由也露出了一股驚異之色，秦萍兒却蓮步輕移，欵欵走了過來，走到劉稼面前，淡淡一笑，說道：「敢情這世界太窄小，我們又在這裏見面。」

劉稼怔怔地望着萍兒，心頭好似打翻了醬醋糖鹽缸，有一股說不出的滋味，湧塞在胸頭，可是嘴裏却陡感一陣苦澀，眼睛一酸，溢出兩滴淚來，喃喃問道：「秦姑娘怎的來了這裏？」

秦萍兒見得他溢出兩滴眼淚，心裏也覺一陣心酸，可是將牙一咬，避開了眼光，微微垂低了頭，說道：「這裏是我師兄洗羽的莊院，我既孤苦伶仃，唯有來此投靠，何況家父與沈師兄的父親沈博良沈叔叔乃是知交，故而我一離開那小鎭就來到此間。」

劉稼聽見秦萍兒說是投靠她的師兄沈羽，立刻憶起那洛陽客棧中的一段往事，正欲相詢，陡見沈羽緩步走了出來。

「鐵扇書生」沈羽見得劉稼，也不由陡覺一驚，可是瞬即在臉頰上堆起一層笑容，搶前一步，拱手說道：「原來是劉兄駕到，洛陽一別之後，小弟甚是掛念。今日想不到劉兄駕臨敝舍，有失遠迎，這廂當面謝罪。」

劉稼見得沈羽甚是恭謙，忙不迭抱拳道：「在下來得魯莽，但願沈兄海涵。」

兩人謙讓之間，秦萍兒却垂首愣立一邊不語，沈羽笑道：「劉兄一路之上諒已辛苦，倘不嫌敝舍簡陋，請進來稍作躭留如何？」

劉稼不自禁點了頭，沈羽陡地伸手一把將他揑住，臉上笑容滿頰，說道：「如此你我挽手同行，請入敝舍，劉兄請！」

沈羽揑着劉稼手腕，暗中却用了內勁，劉稼陡覺身子一陣痲軟，不由一驚，心忖：「他表面上如此客套多禮，暗中却用了勁力將我手腕脈穴揑住，此人怎的如此陰詐？」劉稼忖至此間，不由提了一口眞氣，忙輸手腕之間，此時，沈羽已然提着劉稼手腕朝着廳內走了進去，饒是劉稼運了眞氣，也休想彈動分毫。

秦萍兒跟在後面，隨着他兩人入廳中，來至大廳之上，沈羽方始鬆手，退身一步，又是恭謙的模樣，拱手笑道：「劉兄請坐。」

劉稼心下甚是憤恨，可是看見秦萍兒跟進來，站在一邊對着自己凝望，焉能發作，唯有坐下，自有小童奉上了香茗，劉稼呷得一口，祇見沈羽對着自己微微一笑問道：「劉兄千里而來，一路之上諒必辛苦。倘不嫌敝舍簡陋，小弟待慢，不妨在此住上幾天如何？」說時，沈羽又是一片禮謙的模樣。

劉稼見得「鐵扇書生」沈羽這種外貌英秀，內實奸詐，不由甚感不安，心忖：「我本來打算找到秦萍兒，替她先送回金陵安置，然後替她尋找沈羽，讓他倆成就一對，可是如今那知這貌如潘安的人，竟是金玉其外虛有其表，恐怕萍兒嫁了他之後，難得幸福。」

劉稼驀地又有一種感念油然而生，念道：「在羅郡客棧之中，秦子祺臨終托孤，雖則當時自己仗義而爲，可是秦子祺絕不會將萍兒托付自己，敢情秦子祺也已知道這個徒兒外貌雖是英秀，實則內藏險奸，故而寧可將萍兒托付自己，而對沈羽隻字不提。」

念至此間，劉稼不由越信了三分，當下捧起茶盅，啜了一口，就道：「多蒙沈兄欵待，小弟恭敬不如從命，如此就在寶

莊叨擾數天了。」

「鐵扇書生」沈羽，臉上雖然笑容滿頰，可是眉梢眼角之間已然頗有慍色，就道：「這端的是劉兄賞面，在此數日之中，小弟當在劉兄處領敎一二，同時也容小弟對劉兄在那羅郡客棧仗義救我師妹有所謝忱。」

劉稼心中已存介心，步步爲營，雖見沈羽盛情拳拳甚是恭謙的模樣，可是暗中却小心提防。

沈羽說至這裏，陡地眉頭一皺說道：「家父昨日已分遣家丁去邀約幾位武林前輩來此小敘，爲的是替我師傅報仇，找那蓮花仙子西門艷問罪，故而有所怠慢，萬望劉兄原諒一二。」

劉稼聽他說是沈莊主約了幾個武林高手來此商討，替「金陵神君」秦子祺報仇，唯有說道：「如此說來，小弟祇能在此稍作勾留，驚擾一宵，明日就向沈兄告辭了。」

沈羽也不挽留，點了點頭說道：「小弟也知劉兄必有大事在身，故而也不再強留，好在有緣自會相逢，屆時再與劉兄細談。」沈羽說至此間，也不待劉稼接口，向那站在身旁的書僮，喚了一聲道：「你且領劉公子到東廂休息。」說着，站起身來又朝劉稼恭了恭說道：「小弟尚須進內謁見家嚴，請劉兄到東廂房休息，容後再讓小弟過來奉陪。」

劉稼連稱「不敢」，不由循目朝端坐一邊的秦萍兒望去，祇見她將首低垂，坐在那裏一聲不響，好似滿懷心事那般，劉稼不由陡感有一種難以話說的難過，可是當着沈羽的面又無法多講，於是祇得跟着那書僮步出大廳朝那東邊廂房走了出去。

來至東廂書房之中，劉稼越覺心胸之中，沉悶難禁，不由自主將身倒在榻上，閉目睡去，焉知一覺醒來，祇見書房窻外已然漆黑一片，書桌上放着一條小燭，發出微弱的光芒，燭台上邊却放了一個大盤，裏面的飯菜皆已冷凍，劉稼起床來到桌邊，朝那盤中看去，祇見盤中放着兩碟家常小菜一碗肉湯與大碗白飯，當下也不客氣，就匆匆據桌而食，將這二菜一湯與一大碗白飯吃了一個清光。

飯菜雖已冷凍，可是吃在嘴裏却甚可口，放下筷箸，劉稼站起身來，忽見窻外人影一晃，有一這白光射了進來，那團白光却跌落在書桌之上，原來竟是一個紙團，劉稼急忙取在手中，將它拆開一看，祇見紙上寫着：「請速離莊」四個字跡秀麗的楷書。

劉稼見了字條，回頭朝那窻外望去，却已不見了那人影，不由暗下嘀咕，心忖：「怎地此人的身形如此迅捷，輕功如此了得，竟然連一瞥都未及掠影而過，而且扔來這張薄紙，勁中帶軟，堪堪落在桌上，祇憑這擲紙的功夫，已然顯出此人的武功已臻飛絮傷人的絕妙境地。」劉稼頓時爲之一驚，知道此人既有一身蓋世絕學，祇能暗中警示自己而不敢出面，敢情這沈家莊另有陰謀不成？

忖到此間，劉稼忙不迭急將小燭吹熄，摒息而坐，仔細的作一考慮，究竟不辭而別呢，還是拚着歷身此險！

正在此時，忽見廂房之外突有一道微光傳來，劉稼急忙提氣站起，端立在黑暗之中，面對房門蓄勢應變。

這微光漸漸轉大，劉稼循目望去，祇見乃是秦萍兒提着一盞小燈，蓮步輕移欵欵走來，劉稼不禁又驚又喜，忙將蓄勢之力收斂迎了上去。

秦萍兒貪夜持燈而來，嬌頰之上微露三分羞澀，在那燭燈反照之下，倍見美艷出衆，端的猶如嫦娥下凡，西子再生，饒是劉稼克制自重，也看得不由陡覺神魂相授。

秦萍兒持燈走進廂房，微微俯身行了一禮，柔問：「如此夜深，劉公子怎地尚未安睡？」

劉稼愕在一邊，心中彷彿有着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那般，祇是怔怔地凝望着她，竟然啞然無以爲答。

秦萍兒問了一聲，見得劉稼呆呆地瞪着自己，越覺羞澀，嬌頰之上又添三分紅暈，不禁羞得低下頭來，站在劉稼面對不足三尺之處，也是不再出聲。

一個凝目而視，一個垂首窺望，燭光閃閃，彷彿就在這默默無語之中，彼此傾吐了千萬句心話。

良久，良久，忽見劉稼先自驚覺了過來，將身微朝右邊挪退了半步，說道：「昨日在食肆之中，巧遇我師傅，她一時誤會，將秦姑娘氣走，在下這裏請罪了。」

秦萍兒猛地抬起頭來，祇見明眸之中泛起了一層濕潤，在那燭光照耀下，閃閃燦燦反映出猶如萬道霞光，幽聲說道：「這都是我的不好，連累你受寃枉，怎的你反向我請罪，誠使我慚愧得很。」

秦萍兒這幾句話說得非但聲顫音抖，似慕似怨，而且別具一番情意，頓將劉稼愕在一邊，宛如萬劍穿腸那般，心胸之間悲痛欲裂！

秦萍兒說至此間，已然珠淚雙垂，淚雖流在頰上，這凄涼的感覺却盎溢在滿室，似乎這東廂書房之中的空氣都已經凝成了一滴滴悲淚那般，劉稼越覺悲痛莫名，急忙掉轉身去，避開面對相凝，那知剛背得身來，頰上陡覺一陣冰涼，却然亦已淚下。

秦萍兒忽見得劉稼背轉身去，避開了自己，心中頓又感到另有一種難過，咽道：「羅郡之恩，我自當畢生不忘，家父托孤，劉公子也盡了所諾，故而我來至此間投靠師兄，爲的是不欲再有擾於你，此恩此德倘我今生無以爲報，來世就算投變犬馬，也要矢誓報答，劉公子請勿再爲我掛心，萬望珍重，我這裏就此告別了。」秦萍兒說至此間，已是悲不能制，泣不成聲，祇覺肝腸寸寸欲斷，驀的銀牙一咬，掉身就朝房門走去。

劉稼將這幾句說話一字不漏地聽在耳中，端的是字字宛如柄利刃，當胸刺中，等待秦萍兒說到「告別」兩字，劉稼再也難以自禁，猛地背轉身來，正欲傾吐心事，焉知秦萍兒已然提着燈朝那門外奔了出去。

劉稼欲喊無能，喉口好似隔着一塊極厚的鐵板那般，而那秦萍兒的背影却又漸漸在自己眼中模糊，而至消失在漆黑一片之中。

（未完・七）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劍在江湖

朱雀・文
可飛・圖



四傑喜獲青冥劍　五惡謀取玄武篇

東風吹動着垂楊，呼嘯之聲，震動了心房，這茫茫的黑夜，有誰還會在四處奔忙。

黑影，一幌而沒。……

淡淡的輕嘆，是分外的淒涼。

古森林，枝繁葉茂，冷氣森森。

有時傳出小兒的啼哭，有時聽見催兒之吟。

一年、兩年、三五年過去。都是如此，這旋律，永遠不會變易，因爲傳聞的可怖，沒有人願以生命作賭注，進入森林。

不論是淒風，還是苦雨，甚至是嚴寒的雪夜，這裏總是依然如故。有時，祇是一個黑影，如魅如幻。

附近的人，連百里之外的城邑，白晝也會關上大門。因爲誰是人？是鬼？他們無法鑑定。

祇有在門邊，擺上一盆清水，看看水中的影子，是浮抑沉。然而，四處皆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心底深處，都投下一個可怕的陰影。

漸漸地，兒哭聲變了。有時輕笑，有時狂呼。這是一曲人類的悲歌，也是永遠聽不完的餘音。

是愛、是恨、是幻、是眞，更是一頁罕見的奇聞。

啊！……

×　×　×

暴喝、怒吼、瘋狂的搏鬥，巳繼續了三晝夜。

天公，也似乎惡作劇，雷電交加，風雨大作。然而，這一場拚搏，不是他個人的生死問題，是關乎整個武林大局，是正邪的分野。

這三日來，天痴老人，獨敵天下羣豪，更爲江湖五惡所圍攻。羣鬥的後果，是死亡，是傷殘，甚或是最後的命運——同歸於盡。

他爲着保全這卷「玄武聖篇」。耗費了六十年歲月，而今，鬢髮全白，還免不了江湖道，羣起刧奪的厄運。

「哼！你們以爲人多，就能如願嗎？」手中劍搖幌之間，左手三指輕彈之聲，震起銳嘯，頓成古瑟琴音，有如「驚濤駭浪」，亦若「行雲流水」。一連串錚錚鏘鏘之聲。

祇聞得連聲慘呼，圍攻的羣豪，連連向後倒去。

原來這正是天痴老人以彈劍代琴聲，彈出了「行雲流水」和「驚濤駭浪」之曲。這些江湖高手，那經得起這純氣功的銳嘯，頓時肝腸震裂，撲倒而死。

「魄動心驚」第三曲，他不敢輕易嚐試，如果萬一對方功力深厚，他自己彈出「魄動心驚」第三曲，也必眞氣耗盡，那時畫虎不成，反類其犬。

天痴老人掃了羣雄一眼，劍光飛洒，「追雲劍」化作萬丈長虹。似出岫春雲，似彩霞飛舞，亦如亂堆飛絮。

這一套劍法，凌厲絕倫，風雷之聲暴響，慘呼之聲，此起彼落。又有七八人躺下了。

這是一件不堪想像的事，天痴老人，不愧爲一代武林聖者，他的武功，全得自玄武聖篇的眞傳。

一天、兩天過去，地上躺着三四十具屍體，這些都是江湖中數一數二的高手，祇爲着一個「貪」字，落得個喪命荒山，血流五步。

江湖五惡巳經雄視武林，二三十年來，他們獨霸一方，各人都竭力培養實力，廣蓄爪牙。

其中以雄踞東嶽的——一尊子，心懷大志，有獨霸江湖，雄視武林的野心，更極力結好于南嶽的易劍客和北嶽的沈奇士。以便對付西嶽的佘毒，中嶽的伍雄。

但不知爲什麼陰錯陽差，這江湖五惡

居然都齊集這武夷山下。而他們的目標，則全在天痴老人身上。

「天痴老兒，識相點。二天來，死的死，傷的傷，現在還剩下我們兄弟這些人。……」這正是一尊子的喝聲，這老魔頭故意將五惡併在一起，足證他用心之狠。

天痴老人祇是淡淡地一笑：「江湖五惡，老夫久欲爲武林洩忿，爲江湖除害，今日好容易你們全聚集在此，也省去我許多麻煩。」

一聲狂笑，震蕩在空際，一人說道：「老狗！你好不識相，有我們五人在，你也敢目空一切。」這說話者，正是西嶽的佘毒。

他微微一頓後，又是淒聲厲笑。「老狗！我們兄弟此來，老實說，明人不作暗事，乖乖地將那『玄武聖篇』取出來，讓我們瞧瞧。」

這聲音，震蕩在空際，原來其餘四人，也竟同時一聲大喝。

天痴老人微微一顫，暗忖道：「如果五惡單獨相遇，豈能奈我何。現在他們五人聯手，我倒不可不預爲籌劃。」

尤其他聽到五惡將聯手奪取玄武聖篇，心中更是一陣緊張。所謂雙拳難敵四手，何況這五個人魔，聯手相攻，縱或不致喪命荒山，若要保全這奇書，恐將……

但這個武林聖者，數十年來，竭智盡力，爲着保全這幾卷武林奇書，不惜與黑白兩道，結下深仇大恨。僅僅還有三個鶴立鷄羣的人物，也是天痴老人的生死之交——武林三傑。

但他們約好這幾天，來到武夷山之下，天痴老人，也正準備將「玄武聖篇」，分別托交老友代管，以免萬一不幸，落在江湖五惡手中，如果以他們目下的武功，再加上「玄武聖篇」的絕世武學，豈不更加如虎添翼，武林中，江湖道，恐將無噍類了。

不料賊子們，竟乘虛而入，天痴老人一氣之下，施展着神功，擊斃了不少那些謀奪奇書的高手。

惟獨江湖五惡，他們巧妙地利用了其餘各人，豁出了性命，也拚得天痴老人精疲力竭。

「天痴老兒，識相點，快些將『玄武聖篇』交出，我們也決不難爲你。」是中嶽伍雄在怒喝着。

「哼！除非我這條老命完了，『玄武聖篇』豈是你們這批賊魔所配有。」天痴老人也怒吼着，聲震長空，四野皆爲之震動。

「看是誰配享有此部奇書，老鬼，你既然敬酒不吃吃罰酒，那就別怨我們兄弟心毒手辣。」

一尊子，這個一代梟雄，說話總會籠絡住其餘四人，而且他的口氣，實是一派惡魔態度。

四人也是一陣震天大喝：「老鬼！別自尋死路。留下『玄武聖篇』之後，我們兄弟決不趕盡殺絕。」

「呼」、「呼」！兩掌連番劈到。天痴老人似巳氣極，也是恨極。他要保全這卷武林奇書，也要等候着武林三傑到來。

他的武功，江湖五惡知道得十分清楚，這流雲掌，有連綿不絕的勁道，也有層層湧到的暗勁潛流。

「轟」地一聲巨響，江湖五惡同被震退。天痴老人也是蹬、蹬、蹬，連退三大步。

六個人都同時一驚，天痴老人，因爲江湖五惡能夠合力接下了這流雲掌力。而江湖五惡，也更驚異于天痴老人的神力，雖然他被震退三大步，按五魔連環合擊之力，足可碎石開山。

但却未曾傷到他，反被天痴老人掌心的潛勁暗流，震得五人血翻氣塞。故此際，不僅驚駭，也帶着愧感。

然而這些都是成名人物，微微納氣，又復飄身而進。各人都施展着絕技。天痴老人隨以先天罡氣，將五惡的凌厲招式化解。他所發掌力，指上功夫，十數丈內的樹木，也竟應聲而折。頓時枝葉紛飛，響聲四起。

江湖五惡，這遭連袂出手，威力更是奇大，因爲他們巳試出天痴老人的武功，雖然拚過二晝夜，內力却無減分毫。

故同聲暴喝，五股凌厲無儔罡力，分而復聚，猛向天痴老人劈到。破空銳嘯，懾人腑肺。

又是一聲震天價響，震得林木搖幌，枝葉飄落，四野廻音朗朗。

他們又硬拚了一招。六個人皆被震退，天痴老人搖幌了一下，連退三四步，才站穩樁子。心中不由一凜，暗忖道：「這五個人魔，果然功力雄厚，我以久戰疲憊之身，若再與其硬拚，縱或不死，也必將落個兩敗俱傷。」

他這意念電般幌過，不僅激起好勝之心，且更激起一種求生之念，使得這個一代武林人傑，雙目神光畢露，面上殺氣冲天。

「哼！江湖五惡，並非倖得虛名，老夫倒要試一下你們連手羣鬥的武功。」說完，高大身軀，頓時暴縮尺許，身形驟矮，飄幌間，有若奔雷迅電。

江湖五惡此際也正自心驚，因爲五人聯手相搏，却被天痴老人的內家罡力，震得血翻氣塞，幾乎栽倒。雖然勉强硬將湧到喉頭的一口瘀血壓下，但全身頓覺有筋斷骨散一般。

當他們發覺天痴老人身形暴縮，更是大駭。但以江湖五惡，得享數十年盛名而不衰，豈非倖致。若無眞才實學，早爲武林中消滅，更不能養成如此氣焰。

暴吼之聲一落，五條身影，同時躍退丈餘。但倏地上步趨身，竟將天痴老人圍着中間。五惡正好圍成梅花形，也堪堪踏着五行之位。

這就使得天痴老人大爲不解。也十分驚心，因爲江湖上，盛傳五惡各立門戶，各持己見，甚且水火不容。何以他們竟練就羣鬥之技，而且詭譎純熟。

但他的骨節，巳發出吱吱暴響，「浮雲指」有若彩雲片片。「流雲掌」好似驟雨將傾，四週發出一片雲霧，呼呼之聲，不竭於耳。

而天痴老人的身體，也如狂風擺弱柳，倏進乍退，似起還落。似彩霞，似雲霧，令人難以捉摸。

一尊子的武功，本相距天痴老人不遠，祇爲貪心太重，乃籠絡其餘四派，謀奪

這部武林奇書。故他們短短所佈成的梅花陣式，不僅發出連手羣鬥之效。如果拚鬥時間一久，天痴老人功力不濟，這梅花陣中的連手威力，也就倍增。

暴喝、怒吼之聲不絕，風雷之響，此起彼落，江湖五惡不顧放棄羣鬥圍攻之念，他們原欲倚仗梅花陣形，而發揮連手拒敵之效。因爲他們都知道，天痴老人的武功，是高不可測，深不可量。

誠然梅花陣形之羣鬥威力甚大，但却站在挨打立場，當天痴老人的攻勢一變，掌發如風，彈指如電，身形閃幌間，似靈貓捕鼠，若巧燕翻雲。直將五個人魔，逼得團團亂轉。

他們更不敢輕離梅花陣一步，以五人聯手，尚且如此吃力，萬一勢力分薄，豈不立時被其各個擊破，或暴死荒山，血流五步。

故天痴老人指若飄風，掌力如剪，使得五惡凝氣自保。但附近林木，則皆被紛紛震斷，或枝殘葉落。

任是這個武林聖者，武功才謀，皆屬武林第一，但年事旣高，兩晝夜來，所耗精力也誠非一般武林高手可以消受。

此時，能與江湖五惡相持，是拚着一口眞氣，萬一眞氣再過度消耗，不僅保不住那卷武林奇書，恐怕連自己性命，也將不保。

看看已是百十招過去，五惡形勢，已漸好轉，天痴老人雖以其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法出手，但却未曾傷得他們。而自己却頓覺得呼吸迫促，兩臂有如千斤重荷。心中不由微懍，暗道：「不好，我若再如此消耗下去，定當氣枯力竭而死。」

想到死，他雖然不怕死，但因懷中這幾卷武林奇書，他決不能死，這不僅是他個人的生死問題，也是整個武林榮辱問題，更將是一場空前的武林浩刼問題。

「哼！賊子，我要你們奸計難售……」

「售」字方落，呼地一掌劈出，西嶽佘毒，被劈出丈來遠。大口一張，一道血箭，倏地湧出，轟地一聲，跌倒在地。

一尊子和易劍客，欲救無及，也就橫推一掌，兩股凌厲無儔的勁風，竟劈到天痴老人的腰際。

天痴老人橫步斜身，堪堪讓過，而跌倒在地的西嶽佘毒，竟挺身而起，呼地一掌，擊中天痴老人的背心。

蹬、蹬、蹬。一連退出四五步，張口也吐出血來。

西嶽佘毒，以心毒手辣出名，被天痴老人一掌劈起丈來高，登時全身血脈翻騰，一道血箭湧出，這個人魔，立即閉住各大要穴，並將眞氣護住眞元。

適於此時，天痴老人被一尊子易劍客，兩人突然暴襲，雖然斜身讓過，却停在佘毒之側。

西嶽佘毒剛提起一口眞氣，見仇人正在眼前，失此機會，將遺恨終身，況自己生死之事小，報仇事大。

乃霍地躍起，掌落氣吐，天痴老人也竟當場咯血。

這本是瞬息之間的事，俄頃之變，將使整個武林命，爲之斷送。

天痴老人倒還是第一次遭人暴襲，當下一聲厲嘯，聲震長空，直如雷鳴山岳崩頹，叱吒風雲變色。而閃電，狂風、暴雨，也驟然助長了聲威。

天痴老人冷冷地喝道：「老夫爲武林正氣，爲保全一『玄武聖篇』，那怕拚掉性命，也在所不惜。」

「哼，我看你這老狗，究竟有什麼舉山拔地之能。胆敢與我們聯手的五人相搏……」這是中嶽伍雄的聲音。

此人不善言詞，人也極其深沉，天痴老人不待其說完，左手五指箕張，一伸一屈之間，數十道勁流，有如流星趕月一般突出。

沈奇士在其左側，瑲瑯地，長劍出鞘，一招「劃地爲界」，直向天痴老人左脅刺到，中途加勁，疾變爲「紅樓弄笛」。劍虹竟將天痴老人全身罩住。

天痴老人正自怒憤塡膺，聞聲知變，在沈奇士劍出同時，也是一陣嘯天龍吟之聲，他的手中也多出一柄寒氣森森、華光耀目的寶劍。

借勢迎劍，身軀斜轉，劍鋒直削沈奇士手腕，劍尖指向佘毒，旋身間，絲絲劍氣，又奔到一尊子易劍客身上。

天痴老人一招三式，聯攻四人，不僅快，也極爲兇狠，祇有中嶽伍雄，立身劍虹之外。他正自以爲得計。還欲相助四人，準備向天痴老人暴襲。

他這惡念，雖如電閃而逝，而天痴老人十數縷勁風，竟烏天黑地般湧到。

中嶽伍雄登時大懼，急忙向後暴退，一招「金鯉穿波」，尚未脫出，衣衫已出現十數個破洞。也總算他還見機，反應迅速，否則，怕不落個前後洞穿，或肢殘臂折。

江湖五惡中，雖然佘毒受傷，但此時拚起命來，功力並未稍減，故五個人魔，聯手相攻，也就倍見功力。

祇聽五惡連聲厲笑：「痴老狗，別人怕你，我們兄弟，却非要你狗命不可。」

又是「呼」地一掌，劈在那株合抱粗細的松樹上，松樹應聲而折，這天崩地裂之响和着風雨之聲，也代替天痴老人的答覆。

江湖五惡，忙幌身躍退，顯然他們的聯手進攻，也並不完全仰賴梅花陣式，甚或在遊鬥上，仍能發揮其分進合擊之效。

天痴老人打量了四週一眼，又凝神靜聽，除風聲、雨聲、雷鳴隆隆之外，這夜空裏，別無聲息。

他知道，江湖五惡決不善自干休，但究竟如何，才能保全這武林奇書，然而他似已智窮力拙。他所希冀的，是武林三傑同時到來，或者還有補于大局。

因爲，以他們三人的武功和機智，而且均爲一代典型人物，足可相托大事，故一面注視着五惡的攻勢，也諦聽着遠處動靜。

一尊子似已窺中天痴老人心意，當下冷冷地笑道：「天痴老人，你別做夢了，交出玄武聖篇，我們決不難爲你……」他微微一頓後，又道：「你以爲那三個老鬼，均能應約而來，哼！如果我們連這些事也未料到，還能被天下英雄稱譽，能有絕對信心，奪取武林奇書嗎？」

他的話帶來一陣傲然狂笑，南嶽易劍客，更是連聲狂笑道：「天痴老狗，好教你死去這條心，我已盡驅衡山的精銳，去截住那知足翁，恐怕他此際，早已橫屍在雪峯山谷了。」說完，又望着一尊子，笑道：「老兄，不妨全告訴他，免得我們費事。」

一尊子果然朗笑連聲，道：「天痴老兒，我們明人不作暗事，老夫已經派遣泰山派的高手五十人，正對付追風叟老鬼，嵩山派的能手，已悉數外遣，去迎擊逍遙客。」

他掃了天痴老人一眼，傲然地笑道：「天痴老兒，你不妨估量一下，所謂武林三傑，縱有過人之武功和機智，豈能分別對敵我們泰山派、衡山派、嵩山派的全部高手。」

天痴老人心頭不禁微懍，一道涼氣，直透全身，暗忖道：「果眞如五惡所言，不特這武林奇書，將從此易人，武林三傑性命，恐亦難保。」

他不敢往下細想，但一股好勝之心又激起其如虹豪氣。當下朗朗地一聲狂笑，震得林木搖幌，四野震動。說道：「武林三傑何等人物，你們手下那些狐羣狗黨，豈能阻得住他們的行踪，況追風叟，號稱追風，日行千里，輕功睨視武林，逍遙客，以一柄逍遙扇，雄視江湖，黑白兩道，聞而喪胆。」

他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知足翁手下，敗過多少成名人物，武功不在老夫之下。你們那些鷹犬，竟欲奈何武林三傑，豈非癡人說夢。……」

天痴老人語言一落，五人都爆起一陣狂笑道：「天痴老狗，你忘也太夜郞自大，孤陋寡聞了。」

天痴老人被他們一陣怪笑，微微一愣但又不便喝問，一股無名之火，直衝霄漢。朗朗一聲狂笑，指掌齊出，勁風縷縷，怪嘯連天，五惡又皆同時躍退。

這一遭，祇是閃避，故倏退又進，快似傲立，仍然傲立五行之位，成梅花瓣式。將天痴老人圍在中間。

天痴老人原想，欲以時間來換取空間，屆時武林三傑到來，自己圍厄，當可立解，這部武林奇書——玄武聖篇，庶幾不致落於羣魔之手。

當他聽完魔頭們所言種種，自己諸般理想，頓時幻滅，知足翁如被衡山派爪牙截住，縱或奈何不了他，阻撓的目的，當不難達到。

至於嵩山派的羣魔，能否截住逍遙客，泰山派的人物，阻得了追風叟，雖然都是問題，但他們都必經過一番苦鬥，時間上的優點，早爲敵人所佔有。

因爲自己這二日來，與羣魔相拚搏，眞元之氣，消耗大半，雖不能說精疲力竭，但面對江湖五惡而言，却成了顯然強弱易勢。如果再任由他們消耗下去，從江湖五惡臉上所表露的詭譎笑意看來，顯然他們另有奸謀。

天痴老人心頭微懍，頓時明白了大半，故速戰速決之心，也就更爲迫切，然而與五惡硬拚，却又正是他們所求之不得的事。

但聽得咆哮、暴喝連天，天痴老人的掌力過去，激盪一片狂濤，樹倒枝折，石走沙飛。

而江湖五惡，反同時向後躍退，他們也欲以時間，來消耗對方的功力，硬打硬拚，估量着，還拚不過這個一代的武林人傑。

遠處，却有幾點黑影，劃長空而來，且愈來愈近，怒喝之聲，不絕於耳。

天痴老人，不禁深深地吐出一口氣來以爲老友武林三傑到來，臉上正幌過一絲笑意。

瞬息間，四個黑衣大漢，立在中嶽伍雄之後，他們深深地一揖，道。「大哥！我們沒有遇上逍遙客老鬼，祇得先趕來，羣雄都沿途佈置着。」

原來中嶽伍雄並非排行第五，倒是眞眞實實，由五個人魔掌握，所謂江湖五惡，也並非祇五人，而是指五大山派而言。

天痴老人聞言，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嵩山派，並未截住逍遙客，而其他兩路，也不一定遇上追風叟和知足翁，憂的是嵩山派又增多四人，其餘各派，如果也陸續增多，則更爲可慮了。

這一個意念陡閃，另一個身影，也疾射而至。

一個身背長劍，面若冠玉的中年文士，站在南嶽易劍客身後。「易弟，如何？知足翁狡猾之極，甚多高手，皆已喪命，不過我已將南嶽守望諸人，全部遣去。」

他掃了其餘各派一眼，傲氣十分凌人，但對一尊子，還有幾分笑臉。

一尊子早已朗朗的笑道：「我猜張兄弟也該來了，令師弟一人孤零零地，因爲你們的雙劍連環，易劍客之名，始可傳揚開去。」

這個老魔，顯然欲激起他們與天痴老人硬拚，尤其他不屑地說出徐旺的人單勢弱，又恭維張強的雙劍連環，直聽得易劍客雙目厲芒畢露，臉上滿佈殺機。

還是徐旺的忍耐工夫較好，淡淡地一笑，說道：「今天之事，並非我們衡山派的強弱與否，若要奪取那武林奇書，祇有捐棄前嫌，合五派之力，共同對付天痴老兒。」

那中年文士也淡淡地一笑，說道：「不管共同對付也好，單獨對付也好，你們僁般守株待兎，豈是對付天痴老兒的辦法。」

他微微一頓後，又道：「目下祇有以快攻快，以力制力，才是制服這個老鬼的惟一良謀……」他的話，尚未說完，中嶽伍雄連聲喝出彩來：「張兄不愧才高八斗，學富五車。如何奪取奇書，愚兄弟願聽差遣。」

顯然，中嶽伍雄對南嶽易劍客，也存下結好之心，尤其對這中年文士張強，更是恭維備至。

中年文士臉上頓時微露笑意，顯然他經中嶽伍雄一陣恭維之後，十分消受，幾番欲言又止。

就在此際，兩聲怪嘯，劃長空而逝。天痴老人也不禁心中爲之一動，但却仍傲然而立。

五條身影，已同時撲到。他們從五人，驟增五人，而今又倏地出現五人，現在已是十五人之數。

一尊子朗朗之笑，震蕩在空際：「現在一尊子、易劍客、沈奇士、佘毒、伍雄

，已全數到齊。我們倒是瞧瞧天痴老兒壓箱底的功夫。」

朗朗迴音，震蕩在空際，歷久不絕。

「哼！慢說你們只此十五人，豈放在老夫眼中。」天痴老人說時，掃了地上躺着的，數十具屍體，血和水，已使草木泥土變色。

「你們不想想這些人，難道你們就是鐵打金剛，銅澆羅漢，老夫掌下，豈容你們這些惡魔們胡爲。」語落，一股無窮潛力，竟如怒海狂濤一般湧出。

天痴老人也才注意到五派服飾，一尊子是恁般嚴謹，身材魁梧，不愧爲一尊子之譽。易劍客與他却是一高一矮，一俊一醜。張强的武功，顯較徐旺爲高，徐旺因爲身材矮小，在心計上却又高過張强甚多。沈奇士則是一律藍色勁裝，五短身材。以李飛爲首，關南次之，且係麻面，性情最急，常至高年紀尚小，不過三十餘歲。

天痴老人本在打量他們，並欲出奇制勝。却不料原先他們所依恃的梅花陣式，竟備而不用。

擺在天痴老人身邊的，却是一座寶塔形狀。任是天痴老人窮究天地玄奧，一時之間，也竟看不出這座魔塔的功效。

他們以一尊子爲塔尖，伍雄爲塔底，依次層叠，排列於地。

天痴老人本欲看清佘毒和伍雄的本來面目，此時正如願以償。雖然佘毒以白衣爲標記，伍雄却全着黑衣。

風、雨、閃電，譜成了一支風雨交响曲。江湖五惡，沒有任何聲響，天痴老人也靜待着變化。

倏地，一股怒火，逼得他連聲怒吼。但另一個意念，又幌過腦際，暗忖道：「我何不如此，使他們相互硬拚一番罷！對付這班魔頭們，還有什麼道義可言。」

這一意念，電閃而逝，斜步迴身，向後邁退三大步。

江湖五惡，適於此際出手，暴喝之聲，震得四野皆驚。聯手攻勢，有若長江激浪，一波波，層層叠叠，洶湧無比。

天痴老人也是傲然冷笑道：「我就與你們硬拚幾招試試，免得你們目空一切，夜郎自大。」

雖然他提高了十分的戒心。這一掌是他畢生功力所聚，一掌過去，又復一掌，連續三掌，那一座魔塔，竟被摧毀。一尊子當場咯血，伍雄被劈起三數尺高，佘毒也皆撲倒在地。

他未曾看淸易劍客和沈奇士的面目，因爲他已被十五人，所聚集的功力，震得血翻氣塞，當場昏了過去。

當他醒來時，他懷中那卷奇書，却已不見，但江湖五惡却尚未離走。且皆蓄勢，紛紛欲撲。

天痴老人情急拚命，霍地站起身來，雖覺得金星亂幌，但却猛提一口眞氣。不料這口氣一經提起，前胸倏然一動，頓時痛徹心肺，腿部更恍若飄風。

這個一代人傑，已知自己心臟震毀，但他要尋回這部武林奇書。

他强忍怒氣，竟又翻身栽倒。雖然他的心中，還十分明白，但却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

調息一陣，終於坐起身來，這時才發覺江湖五惡，正彼此相互戒備，因爲他們尚不知玄武聖篇中，具體內容。但又担心別人搶走，故一時相持不下。

天痴老人在懷中摸出一顆紅色小丸，塞入口中。五惡雖然也知他服下聖藥，却無人阻止。

天痴老人微微運功，頓覺筋骨，節節寸斷，尤其膝蓋以下，已似脫節。這才想到剛才栽倒之故。

原來五惡已乘自己昏厥之際，竟點過了自己生元大穴。並將其膝蓋骨毀去，使自己無法行走。

天痴老人眼中，滴下兩顆涙珠，雖然生元穴被點，但他集百年功力，竟毫無所損，只是雙膝毁去，一生將無法行走。

他掃了擺在地上的牛皮袋一眼，頓時有了決定，他知道五惡少不得有一番拚鬪，如果這武林奇書，落在任何一派之手，都將成爲武林中的空前刦難。

自己拚鬪了三晝夜，死去數十人，江湖五惡，雖也受傷，自己傷勢，却已無法再與拚搏。

心中暗忖道：「我若將玄武聖篇武學，傳之武林三傑，諒三年之後，再去奪回未遲，現在就不妨分別由他們搶去。」

這一意念幌過，頓時一抹涙珠，望着江湖五惡冷笑道：「江湖五惡，名不虛傳。祇是你們要奪取玄武聖篇，勢必將同歸於盡……」

他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玄武聖篇，共爲五卷，你們江湖五惡，各取一卷，也可免去一番殺戮……祇是這奇書，皆神秘之學，幸願你們休以練得了神功，去爲害社會，你們各憑奇書，定可以將你們門派光大一番。」

這個一代人傑，這一番話，自有其深意存在。他使得武林社會，十年中，毫無半絲惡運。

江湖五惡臉上皆微露笑意，道：「天痴老兒，你不愧爲武林聖者，我們雖欲奪得奇書，只是想多窺探一些武林絕學，現在既蒙指點，敢不拜命。」

天痴老人右臂一伸，一股奇大無比之吸力竟將擺在一丈外的奇書，取在手中。

西嶽佘毒，又皆紛紛躍出，却被南嶽易劍客阻住。

天痴老人也是一聲慘笑道：「大丈夫言出如山，我……」

他似不願再說，「嘶」的一聲，外面那牛皮紙，應手而飛，裏面五本小册，分五成卷。

天痴老人取出第一卷，一道微而不勁的罡風，投向一尊子，第二卷，投向南嶽易劍客張强手中。另一卷，丟在沈奇士脚前。他手托着其餘兩卷，向佘毒伍雄道：「西嶽中嶽也各取一卷罷。老夫末了，再說一句，幸能體貼天心。」說完，竟吐出一大口血來，跟着翻身栽倒。

江湖五惡，望了一眼，旋即一窩風縱走。

風雨未歇，閃電交加，雷聲震動着四野，這裏躺着數十具不知名的屍體。昔日也曾傲視江湖，不可一世。然而曾幾何時，荒山，成爲喪命之所。

天痴老人醒來時，天色已經微明，但身邊站着三個鬚髮皆白的老人，他們外表

看來，要較之天痴老人，大上二三十歲。

「賢弟啊！你們都來遲了。」說完，神目中，竟滴下兩顆豆大涙珠。

「老哥哥！別傷心，你的傷勢不輕，我們三人已經分別以眞力代療，快快服過這顆『萬年蛹』。」這說話之人，正是追風叟。

天痴老人並未立即服用萬年蛹。又復問道：「賢弟們是否被那些鷹爪子所阻，才躭誤來此相晤的時間。」

「就是江湖五惡親自出馬，也不一定阻得了我們的行踪。」逍遙客似因失言，故說完倏地止住。

知足翁也淡淡笑道：「老哥哥先服用這『萬年蛹』之后，再說不遲。」

「萬年蛹，相傳產生在喜馬拉雅山的絕塵峯，但不知賢弟從何得來。」天痴老人低聲地問着。

追風叟一面將那個寸長「萬年蛹」，塞入天痴老人口中，才緩緩吐出一口氣道：「我就是因爲去尋找『萬年蛹』，才躭誤了來此的時間。」說時連連頓足。

天痴老人凝聚一口眞氣，將那「萬年蛹」嚥入腹中。

但却費去不少眞力，全身亦爲之抽動。「諸位賢弟！我是不行了。但玄武聖篇，已爲江湖五惡所獲。現在趁我還有一口氣在，將盡傳三位幾種武學，務期聯合出手，將那卷武林奇書奪回。……」

天痴老人費力而緩慢地說着。逍遙客，手搖着逍遙扇，一直未曾開口，此時聽天痴老人之言，雖十分憤怒，但仍是慢吞吞地道：「老哥哥！留得青山在，不怕無柴燒。我們已經聽說，江湖五惡，各派都獲得一卷奇書，這樣也好，十年之內，制衡之功，定可獲得，他們也必須有十年工夫，始可獲得少許成就。故此，老哥哥你儘管先行療息，傳我等神功之事，以後再談。如上天見憐，窮三年精力，當不負老哥哥所望。」

逍遙客雖然是勸慰天痴老人，其實他也是眼含涙水，因爲，他今年已是古稀之年，還能夠有多少時間好活。一種老大傷悲之感，迫得這武林三傑之一的長者，大有年華不再，他終究是老了。

這時天痴老人，全身微抖，額上汗珠滾滾。知足翁以右手凝勁，抵在他氣海穴上，以一股眞力，助他運氣行功。約有一頓飯功夫，天痴老人始慚慚恢復，但精神却極爲萎頓。

逍遙客這才長長吐出一口氣來：「我們三人暫將老哥哥移往廬山之下，那裏，我尚有幾間茅屋，聊可一避風雨。」他微微一頓之後，又道：「我已離開廬山將近十年，不過近來江湖上有一種傳說，九江附近，白晝都有鬼魂出現，我此番來此，就是因爲欲查詢這件事，才躭誤了半月時間，萬想不到，竟誤了大事。……」

天痴老人，也長長地嘆出一口氣來：「萬事皆由天作主，一點也勉强不得，也好，我們倒可藉廬山的掩護，研習幾種神功。否則，我死也不瞑目了。」

說完，又滴下兩顆涙來。這個一代人傑，已是傷心之極。但他却將全部希望，寄托在武林三傑身上。

追風叟朗朗地一笑道：「老哥哥！你只管養息。我想憑我們三塊料，如果合力對付江湖五惡中任何一派，必可獲勝。只是能否尋得回那幾卷分散的奇書，或者五惡竟又聚集，倒難以預料。」

追風叟所言，句句都是實話，因爲江湖五惡的詭詐、陰毒，寰宇皆聞。

天痴老人又復長長地一聲嘆息。他環顧武林三傑一眼，見三傑頭上的滿頭白髮，心頭也不覺微顫，暗忖道：「我只道他們還年靑，原來都是白髮蒼蒼，垂暮之年的老人了。怪不得對於重練神功，奪回武林奇書，他們都不敢輕易應承。」

他神目中，又湧出兩顆涙珠，登時他眞欲切脈自盡，但又不願如此死去，倒不是對死有所畏懼，而是對武林奇書，落在那些人魔手中，將來一場空前浩刦，定將難免。

他愈想愈覺傷心，尤其內傷，尚未痊癒，嘴角一陣抽動，竟又泛出絲絲血漬，涙珠也如斷綫珍珠滴落。

「老哥哥，萬請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怕無柴燒，就依老哥哥之言，竟三數年工夫，終得將那幾卷奇書奪回。」知足翁說話，一向不急不徐。

他望了逍遙客一眼，又繼續說道：「逍遙老兒剛才不是說九江一帶，近來時常鬧鬼，我此番自巫峽東下，無處不在鬧鬼，江夏一帶，白晝都會關上大門，因爲傳說中，用鬼財物，必須在門口放一盆水，將錢投入水中，又說鬼影浮動，只是一片黑影……。」略停，又繼續說道：「我們隨同老哥哥，去廬山療養，正好去打聽這一片鬧鬼風波。」

天痴老人精神略振，對這件鬧鬼傳聞，也甚感興趣。他因爲不願說話，以免耗費精力，故只靜靜聽着。

追風叟頓時出手如電，在天痴老人昏穴上一拍，背負着他那高大身體就走，逍遙客和知足翁，緊緊相隨。

他們不曾說話，但心情却十分沉重，越過一層層山峯，也越過一片片平疇，時而緩緩而行，時而將輕功施展至極限。

他們在一座森林中，用些乾糧之後，正欲起身，天痴老人倏地睜開眼來一看：「三位賢弟，請慢就道，就在這林中，練一種『意會神功』。」

武林三傑，都微覺愕然，因爲已拍中的昏穴，是追風叟所爲，慢說是天痴老人重傷，就是武功再高之人，他的點穴功夫，三十年來，敢稱江湖獨步。

此際，天痴老人反欲傳三人的「意會神功」，寧非怪事，故都楞楞地望着天痴老人，做聲不得。

天痴老人似已察知其意，淡淡地一笑道：「老夫全身經脈皆通，凝神聚氣，皆極容易，當你們離開武夷山麓時，我的昏穴，即爲眞氣所衝開，否則我還想不出，要你們練這『意會神功』。」

天痴老人沉思有頃，淡淡一笑道：「所謂無相神功與有相神功，皆藉內功與氣功所滙成，也必須精氣相通，以神凝氣，以氣聚精，故精、氣、神三者可合而用，可復而聚，分散而旁移。」

任是武林三傑，平素何等自負，此際聽得天痴老人說來，眞的都凝神靜氣，意志專一而集中。

天痴老人，這一將「以意會形」，「以形會意」，「意動心隨」之法，悉數傳授。三傑瞬息之間，武功倍進，在平常練武之人而言，最少也得耗去三載面壁苦修時間。

故而再度背負着天痴老人時，身形飄渺之間，內體竟發出一種無法抗拒之力。

知足翁一向樂天知命，從不與人爭強鬪勝，雖然他們拯人於急難，却往往化干戈爲玉帛。

此際也不禁朗朗地一陣長笑：「眞是同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老哥哥幾句口訣，就使我們受益無窮。」

閒談之間，已是一片汪洋在望，他們已將武夷山，丟在身後七八百里了。此際，正是鄱陽湖畔。

惟天色正黑，他們縱過一片片湖藻，也越過無數山坵。但山路泥濘，林木繁密，行走已漸困難。

一陣陣勁風，一陣陣怪嘯，有如鬼哭神嚎。

任是武林三傑，還有天痴老人這個一代武林聖者，也都覺得毛髮聳然，全身直冒寒氣。

天痴老人本已練成耳通功夫，十數里之內，可聞落葉之聲，他凝神靜聽了一回，又吩咐知足翁，取來個兩根樹枝，當作拐杖。

「三位賢弟，我聽這林中嘯聲怪異，是細語，也似低吟，更似淺訴，三位請在林外稍候，待我進去瞧瞧。」天痴老人緩緩地說着，雙目精光畢露，堅定而有力。

「老哥哥！你傷勢未癒，我代你進去一看。」逍遙客揮動着那柄長逾二尺的逍遙扇，邊走邊說着。

「賢弟，不必担心，如果上天見憐，能使我得償夙願，老哥哥死也瞑目了。」天痴老人聲音悲愴地說着。

武林三傑，心頭皆微微一懍，但估量他，還不致會尋短見，雖然他以奪回玄武聖篇爲念，却不知他所指的，能償夙願，係何由而指。

知足翁也是一聲短喟道：「老哥哥，我們陪你進去，有什麼事，那怕赴湯蹈火，弟弟決萬死不辭。」

天痴老人被感動得又流下淚來，但沒有拒絕三人同時進入密林的理由。

手中扶着兩根樹枝，身形霍地拔起，竟縱過樹梢頭，他祇用手掌在樹梢輕輕一壓，宛似飄風幌過，亦如弩矢一般，疾射而走。

當他要墜落地面時，才使用樹枝微微一點。

武林三傑緊隨身後，眼望着這個一代人傑，一身驚天地，震鬼神的絕世武學，竟被江湖五惡聯手所傷，萬一容許他們練成玄武聖篇的武功後，不僅寰宇不寧，江湖中恐亦將無噍類了。

三傑望着天痴老人的身形，那敢放鬆，却聽得天痴老人，一聲低喝，震得林中搖幌，枝葉飄落。

追風叟首先躍入，逍遙客和知足翁二人，也祇是前後脚之差，相繼進入林中，但心頭却抹過一層陰影。

他們望着天痴老人一言不發，因爲天痴老人面色發白，全身微抖，似是受過相當的刺激。

「老哥哥！何事？」三傑同時發問。

天痴老人嘴角抽動了一下，並未說出，但却凝神靜聽着，倏地，身形又拔高三數丈，斜身飄落，何止五六十丈，雖然祇是兩根粗逾兒臂的樹枝，點地之速，則迥異常人。而武林三傑，也同時趕到。

「三位賢弟！這林中，大有蹊蹺……」天痴老人話未說完，却已傳來陣陣狂嘯、輕吟之聲，在這黑森林之中，更顯得怕人。

任是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此際也頓覺汗毛倒豎，林中冷氣森森，宛如千百個魅影亂幌。

「老哥哥，這古森林中人跡罕至，應小心毒蛇猛獸。」逍遙客一面說話，那柄逍遙扇却搖個不停。

天痴老人又凝神諦聽了一回，竟爾一聲長嘯，震得棲鳥驚散，枝葉飄落，四野迴音歷歷。

但那狂喝、怒嘯、輕吟之聲，仍不斷傳來。終於，在古森林中，一株三數人合抱的松樹邊，有一堆凸起的土堆，週圍堆滿樹葉，人行其上，發出沙沙之聲。

三傑緊跟在天痴老人身後，緩緩走去，但心跳得十分厲害，簡直提到了口腔邊，但都未曾說話。

天痴老人坐在樹葉上，並用樹枝撥開那堆積如山的落葉。

逍遙客也不斷揮動着逍遙扇，顯然他已發覺這古森林中的氣氛不平凡，爲防萬一變化。知足翁站在天痴老人身邊，雙臂皆微微蓄勢，追風叟面色凝沉，與三人相向而立。

天痴老人祇是撥弄着那些落葉，顯然他並不欲迅速揭開這古森林之謎。

倏地，又是一聲怒嘯，竟發自土堆之內，又傳來一聲低吟之聲。

武林三傑雙目發直，祇差點未曾一掌劈出，天痴老人倒安詳之極撥弄着樹葉。

嘯聲、吼聲、低吟聲、哭泣聲，都隱隱傳出，逍遙客脚下不停地倒退，追風叟手心直冒冷汗，但他們却始終未曾發問。

天痴老人已將那些殘葉撥盡，露出一個黃土堆來，連一根草也未曾生出，旁邊的樹葉也撥開了，才看清楚原來是一座孤墳。

雖然有一塊墓碑，却是字跡模糊，但自那鬆土，又從未生雜草來看，又好似是一座新墳。

黃土堆、枯葉、孤墳、怪嘯、怒喝、低吟，這一連串的事，歷歷如繪，連天痴老人也緊閉着雙目，不得其解。但那嘯聲、低吟，却連連傳出。

天痴老人已聽出了原因，樹枝揮起，碑石應聲而折，立即顯出一條磚砌小巷，直驚得四人目瞪口呆。

逍遙客的扇招，有如奔雷駭浪般揮出，追風叟也是一掌劈到。

天痴老人左臂微起，一股勁風，飛奔而出，「嘭」地一聲，兩人全被震退。

一聲怪嘯怒喝，又已傳來。

逍遙客和追風叟，右臂還有點微麻，面露驚容，望了天痴老人一眼，楞楞地，向着墓中問道：「老哥哥！這是……」

原來墓中，正坐着一個六七歲的白胖

娃兒，雖然一絲未掛，但全身肌肉，有如鐵石一般，雙目緊閉着。

怪不得逍遙客和追風叟，同時出手相擊，他們還以爲有殭屍一類的怪物出現。

所幸天痴老人在側，不僅化解兩人劈到的功力，也以其眞元之氣，將墓中陰森寒氣逼散。豈止武林三傑爲之驚怔，天痴老人何嘗不訝然失色。

但這個武林聖者，似乎有一種預感，他望着墓中，臉上刹那間泛出各種表情。雙目神光畢露，口中喃喃地訴說着聽不清的囈語，却有一絲笑意，顯露在嘴角間。

他，頓時精神振奮異常，朗朗之笑，震得樹木搖幌，枝葉飄落。

墓中那白胖娃兒，也似受天痴老人朗笑感染，也跟着發出一種怪笑聲，雖不若天痴老人的聲震長空，也有一種懾人肺腑之力。武林三傑，皆面現驚容，望了一下墓中，又望着天痴老人，因爲這個墓中人物，究竟是人，是鬼，是怪，還是魔，他們實在無法辨認。

「老哥哥，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逍遙客搖着那柄逍遙扇，低問着。

「三位賢弟，這事在未揭開謎底之前，我暫不願推斷，祇是天既賜下這個孩子，我將要收作傳人。」天痴老人面色沉凝，無一絲笑意，低低地說着。

「老哥哥，你……」不待追風叟說完，天痴老人又搶着說道：「我不僅要傳他絕世武學，就是奪回『玄武聖篇』的重任，也將落在這孩子身上。」

他微微一頓繼續朗笑道：「三位賢弟，也將從此隱息山林，幫我完成心願。」

「老哥哥，這娃娃雖然骨格奇佳，祇是他是個天生盲者，豈能繼承老哥哥全般武學。」知足翁說完，不禁微微嘆出一口氣來，似爲造物者鳴不平。

一聲朗朗之笑，震得四野皆驚，天痴老人似是得意忘形，道：「三位賢弟！你忘記我們未揭開這塊碑墓時，那種怪嘯，怒喝之聲嗎？」

他說時，又望了墓中胖娃兒一眼後，繼續說道：「這孩子豈止骨格奇佳，老夫生平，尚未遇上此等資質之人，或者他已經歷了諸般磨難，否則，他那喝聲，怎能透過土石，傳遍林中。……」

就在他們說話之間，一陣輕吟之聲，跟着是一聲巨响，一片黑影，竟從墓中滾出，三人正欲出手，但黑影却瞬息不見。

追風叟躡踪而出，那還看得見影子。

武林三傑，都一陣愕然。因爲追風叟以「追風」爲號，其輕功之高，自是舉世無匹，連影子也未曾看見，能不使他愧感萬分。

因爲武林三傑，以武功才智，笑傲山林，羞與世俗爲伍。短短數日中，連一代武林聖者——天痴老人，竟爲人所乘，並奪去了那卷「玄武聖篇」。天痴老人不僅重傷，且毀去雙腿。所謂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任是平日武林三傑，眼高於頂，豪氣干雲。此際，也不禁豪壯之氣大消。一聲短喟，尚未吐出，天痴老人的笑聲，又已傳入耳際。

追風叟心中不覺一動，暗暗忖道：「天痴老人今日一反常態，難道還另有怪事嗎？」

當他再度竄入林中時，幾乎失聲叫出，因爲天痴老人也擠入墓中，那個娃兒，竟放聲大哭。

天痴老人輕輕在他命門穴一按，那娃兒哭聲頓止，又復解下自己外袍，將胖娃裹住，更在懷中摸出兩顆紅色藥丸，塞入胖娃兒口中。

那藥丸不僅色澤鮮美，而且一股幽香，隨風飄散。

天痴老人左掌在地上一按，竟爾飄出墓外。但他面色十分凝沉，先向知足翁道：「賢弟，有勞你再入墓中，搜尋一番，看看有無其他可疑之物。」

知足翁全身微微一顫，但終于深深地納氣而入。他從磚巷中，仔細尋覓，毫無所獲，但在那一片鬆土中，整整齊齊，排着一副骨架。一頭秀髮，和一件血衣，足以證明，此人生前武功不弱，因她骨架未散，且係女人，或係生前被殺。

任是知足翁經驗閱歷，爲武林傑出人物，此時也竟驚叫失聲。

追風叟和逍遙客都撲近墓邊，見知足翁面色蒼白，楞楞地，一言不發。

「老弟！什麼事？快出來再說。」逍遙客口中在叫，如果不是身軀過于高大，自己早也擠身而入了。

知足翁連聲呼怪，並將所見種種說出，追風叟和逍遙客，雖然面露驚容，而天痴老人却一言未發。

原來他正凝聚着眞氣，左手放在胖娃兒天靈穴，右手緊托着氣海穴。不知道他是以易筋伐毛之法，爲胖娃兒舒通經脈，還是以本身眞元，輸入胖娃兒體中。因爲他此時已超然物外，甚且入于物我無憂之境，外界無法影響。

不過武林三傑，無不面露戚容。既無法制止天痴老人所爲，又無法以身相代。看天痴老人吐氣均衡，舒力適度。三傑中任何一人，固皆可爲胖娃，伐毛洗髓，但却無法相繼天痴老人功力，或將使胖娃從此毀去。

而天痴老人此際，一受外力干擾，也勢必積成內傷。雖然他們內心發急，也祇有徒喚荷荷。三人都暗中蓄勢，守在天痴老人身邊。約有一頓飯工夫，天痴老人睜開眼來，怪，一個武林聖者，額上既未出汗，亦未顯出疲憊之色來。

雖然他們口中未曾說出，心中無不存疑，因爲天痴老人確已重傷，甚至心臟亦被震出血。故當初他料定將不久人世，諄諄相托武林三傑，與他代爲奪回那卷「玄武聖篇」。

這一艱鉅任務，武林三傑深感心有餘而力不足。天痴老人雖允以三年時間，傳三人「玄武聖篇」上絕學。

其實他自己能否再活上三五年，也竟毫無把握。但武林三傑，尤其逍遙客，更感到年歲衰老，歲月不留情，不自覺地流露出來。

不過這三位古道熱腸的武林異人，除以本身眞力，助其運氣調息外，追風叟並將其耗十數年心血，歷冰霜雨雪之苦，尋得之「萬年蛹」，使之服用。且選定了鄱陽之濱，廬山之上，作爲暫居之所。

誰知尚未到達，就遇上了這檔子事，天痴老人竟似瘋狂一般，不僅從這荒墳中

，取出胖娃，並爲其輸送功力，他眞是連自己性命也不顧及。

「老哥哥！你的傷勢，尚未痊癒，不可過于勞動。」追風叟低低地勸着。

一陣朗朗之笑：「我要不說，你們也許還不明白。」他望了追風叟一眼，又道：「這得感激追風老弟，『萬年蛹』誠爲稀世奇珍，我自從服用那個『萬年蛹』之後，內體即發生顯著變化，原先心臟被震流血，且已離位，我雖然用眞氣使之移正，但心臟內之流血，却未停止。當初料定最多能活上半年。或勉强拖上一年，但却將綿延床第。」

他望着懷中的胖娃，不禁朗朗笑出，道：「剛才經過一天的奔馳之後，身體似皆恢復，自從聽見這古森林的怪嘯之後，才激起內心一件存疑巳久的往事。……」

說完，他似跌入沉思之中，多少往事，多少江湖恩怨，武林怪事，都一一湧上心頭。

終於，天痴老人雙目精光畢露，雙頰有如烈焰，朗笑連天，震得四野廻音歷歷，枝葉紛紛飄落。

「三位賢弟，這是武林之福，社會、蒼生之幸。」天痴老人這無頭無尾之言，連三個武林怪傑，亦皆怔住。

但他們知道，這其中必有因果，否則以天痴老人這武林聖者，不會無的放矢，或竟自欺欺人。都愣愣地，望着他，一言不發。

天痴老人又摸了一下胖娃兒額頭，低低地說道：「今天我當着三位賢弟收授這徒兒，他要繼承未來武林大任，也要奪回那玄武聖篇，這一樁蕩羣魔，靖寰宇的重責大任，都將由這孩子承担。」

他面色沉凝，似一字一淚，但鏗鏘之聲，震蕩在空際。

武林三傑，也是心事重重，面色凝重，道：「老哥哥！這孩子骨格雖佳，但天生盲目，況身世不明，連名姓都沒有。爲武林大局着眼，還請老哥三思。……」

一陣朗朗之笑，打斷了武林三傑要說的話：「諸位賢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並非天生盲目，祇因居住墓中，從未接受過日月之光照射，且受氣地影響甚大……」

他微微一頓後，又道：「這中間祇怕還有一篇血淚史詩，否則一個孩子，爲何會在墓中。而墓中那副女人屍骨，還有那件血衣。這孩子的身世，恐怕也是血是淚，祇是我們一時無法探尋。」

他沉思有頃，又復喃喃地道：「他的眼睛，我想三數月之後，自會習慣于正常，倒不足爲慮，祇是他的身世……」

天痴老人的話尚未說完，一陣冷風吹過，連聲怪嘯，頓時沙飛石走，黑地昏天，陰森森，寒氣逼人。

待怪嘯劃空而逝，又是幾聲巨響，任是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也覺心胆俱裂，全身直冒寒氣。

天痴老人一面以罡氣護住懷中的孩子，一面微微蓄勢。

當他們再一打量時，不禁同時一陣驚呼，原來那墓中磚巷，竟被風吹倒，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連眼也直了，心頭撲通亂跳。

原來磚巷之後，放着一些嬰兒食用之物，如人參、米糕之類的東西，但除了一碗一勺之外，別無其他衣具。下面更平放着一柄古色斑斑的白鋼長劍。

天痴老人向知足翁說：「有勞賢弟將那柄劍取來，我想有這柄寶劍，對這孩子的身世，就不難查明。」他微微一頓後，又說道：「當然，這件事非一朝一夕之功。我總得盡一分力量，況且這柄劍的出現，豈是無因……」

知足翁就在他說話之間，將那柄寶劍取來，又將還剩下的三枝人參，納入袖中，因爲這都是世間珍品，對練武之人，功用極大，怪不得這孩子，雖在墓穴中，哭嘯之聲，仍能傳出。

這雖然祇是知足翁的想法，其餘各人，亦皆如此，祇是都集中目力，在那柄古色斑斑的寶劍之上。

天痴老人接過劍來，並未拔出，祇是細辨那古劍之久暫。尤其那個古銅劍鞘，閃閃泛出金光。雖然埋在土中，却未生銹。這種質料和技藝，最少也在千年以上。

再看劍柄刻有「青冥」二字。四個武林怪傑，都楞楞地望着這柄寶劍出神。

因爲在他們的記憶中，却從未聽過有「青冥」之名。故一時都陷入沉思中。

追風叟也走過來，順手拔出寶劍，一道青芒，泱日生輝，寒氣森森，令人無法忍受，劍一出鞘，一陣嘯天龍吟，刺耳之極。

武林三傑，雖皆淡泊名利，笑傲山林，但對這柄寶劍，却皆贊不絕口，逍遙客更朗朗地一笑道：「恭喜老哥哥，神物本有德者居之，這柄寶劍，將爲孩子仗劍蕩羣魔的根據。」

他望了追風叟和知足翁一眼，又繼續說道：「老哥哥既然如此，我們三人，從今日起，將守護左右，好在廬山下，那幾間茅舍，還堪容膝。我們或將有助老哥哥，培植這朶武林奇葩的成長。」

天痴老人一手接過寶劍，一面朗聲大笑道：「壯哉！武林三傑！我先爲天下蒼生拜謝。」

說時深深一揖，因爲長劍未曾入鞘，一揖之勢，一道劍風，倏地傳出，一聲巨響，丈餘之地的一棵碗大松樹應聲而折。

武林三傑無不駭然。天痴老人的劍術造詣，竟達到了以意寓氣，以劍傳神的地步。

天痴老人也不禁面上一熱，因爲這無意之間，變成了故意賣弄，所幸在老友面前，當不見怪。

就在他一楞之間，目力又投在那「青冥」二字之上。「三位賢弟，快來看，在「冥」字中似乎另有兩字。」

三傑聞言，又將目光投在劍柄上，果然發現冥字中有兩個篆體字，字劃深淺一致，紋路順着冥字形，故不易看出。

天痴老人朗朗一笑，聲震長空，是得意，似感懷。「三位賢弟！怪不得我們不曾會青冥二字深意，原來這柄劍，正是玄武上人遺物。……」

武林三傑也一陣茫然，道：「老哥哥，這冥字中，似隱藏『追雲』二字。相傳古有『追雲劍』，難道這青冥劍，就是追雲劍不成。」

（未完‧一）

掌篇歷代名人實錄

秦九韶

混沌書生

數學是中國古人擅長的一門科學，中國古代不僅出過能够把圓周率計算到小數點後七位的大數學家祖冲之，而且還出過許多在代數、幾何、三角等各方面有成就的數學大師。

十三世紀，是中國代數學（當時叫做『天元術』）最發達的時候，當時出過好幾位代數學家，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就是這裏要給大家介紹的秦九韶。

秦九韶是十三世紀中葉，南宋理宗時候人，他年輕的時候，父親到四川去做官，他跟了去，在四川住了十年左右。

在這十年中，秦九韶刻苦地鑽研學問，他向人家學習天文、曆法、學習數學，逐漸成爲一位有名的學者，後來，四川屢次遭受蒙古軍隊的侵擾，秦九韶不得不離開四川來到當時的京城——現在浙江的杭州，由於他擅長曆法，就被人家推薦到政府裏面去做官。

一二四七年，秦九韶的母親去世了，當時規定，一個人遇到父母喪事，是不准做官的，因此，秦九韶就被解除官職，閑住了幾年，在這時候，他更集中精力來研究數學，到一二四七年，就寫成了一部不朽的數學名著——「數學九章」。

這部數學九章，一共有十八卷，包括九大項目，其中最重要的一個項目叫做「大衍」，專門論述一種「大衍求一術」。這是秦九韶研究數學最大的收穫。

什麼叫做「大衍求一術」呢？這是在天文學上常常用到的東西，在二世紀左右，中國的一部數學書——「孫子算經」中，就曾講到它。不過，當時還沒有「大衍求一術」這個名稱。

「孫子算經」中出過這樣一道題，有個數字，用三除，餘數是二；用五除，餘數是三；用七除，餘數又是二，現在問：這究竟是個什麼數字？

這是一個有趣的算題，却又是個一難題，讀者們一時算不出吧，那末，請看「孫子算經」上的算法和答案。

算法是這樣的：先把五和七相乘，再乘二，得出七十，用三除，餘數是一；再用三和七相乘，得出二十一，用五除，餘數又是一；再用三和五相乘，得出十五，用七除，餘數也是一。然後把用三除所得的餘數——二，和七十相乘，得出一百四十，把用五除所得的餘數——三，和二十一相乘，得出六十三，把用七除所得的餘數——二，和十五相乘，得出三十。再把這一百四十，六十三，三十加起來，得到二百三十三。最後，把三、五、七這三個數字相乘，得出一百零五，用這二百三十三減去一百零五，得出一百二十八，還可用一百二十八減它一次，得出二十三，二十三這個數字，就是這道難題的答案。

上面所講的，只是一個例子。凡是和這種相類似的算法，都叫「大衍求一術」。有人叫它「夾牆算」，還有人叫它「秦王暗點兵」和「韓信點兵」。而正式提出「大衍求一術」這個名稱的，就是我們的大數學家秦九韶。

「孫子算經」裏旣已提出了這種「大衍求一術」的算題，當然我們不能說秦九韶是「大衍求一術」的發明者，秦九韶最大的貢獻，是把這種「大衍求一術」的應用加以推廣，而且補充了完整的算法，使它在中國數學上佔了一個極重要的地位，而在西方國家，却要在秦九韶以後四百多年才出了一位叫做歐拉的數學家，創立了和秦九韻相同的算法，可見秦九韶在數學上的成就是多麼驚人啊！直到今天，西方國家的數學家們還把這種算法叫做「中國剩餘定理」呢！

關於「大衍求一術」的原理，因爲牽涉到許多高深的數學知識，所以不想再作解釋了。在這裏，再談談秦九韶在代數方面另一個偉大的貢獻——「增乘開方法」吧！開方，在算術裏，是比較簡單的，例如二的平方是四，而二就是四的平方根，即使再大些的數字，開起平方，立方也還不太困難，可是，在代數裏的開方，却複雜得多，代數裏有什麼二次方程式，三次方程式以至三次以上的多次方程式，要開出這些方程式的根，需要用許多特殊的方法。

開始求出二次方程式和三次方程式的的根是大數學家祖冲之。至於三次以上的多次方程式呢？要到十一世紀下半期的北宋時候，才有人提出了一種「增乘開方法」，初步解決了求多次方程式的根的方法。而秦九韶在這種「增乘開方法」上的貢獻，是把它進一步加以發展，使它到達十分完善的階段。

秦九韶怎樣運用增乘開方法來求多次方程式的根，在這裏也不想給大家說明了，因爲要說明這種方法，和解釋「大衍求一術」是同樣地不容易，大家讀到代數時，就會學到這種方法。不過，在代數教科書中通常把這種方法叫做「和涅法」，——這是因爲在西方國家裏要到十九世紀初年英國數學家和涅才發明了這種求多次方程式的根的方法。其實，遠在和涅以前五百多年，中國的大數學家秦九韶早就作出了跟和涅完全相同的算法了。

「增乘開方法」和「大衍求一術」，只是秦九韶在數學上最重要的兩個貢獻，在「數學九章」裏，還講了許多有價值的東西，而且，秦九韶在這書裏不光是講理論，對於怎樣把理論應用到實際生活裏，也作了很多的說明，這種理論和實際密切結合，正是中國數學發展史上的特色。

秦九韶在寫成「數學九章」後，還做過幾年官，最後，因他有個做宰相的朋友失了勢，連累到他，被政府放逐到現在廣東省的梅縣，不久就逝世了。

和秦九韶同時，還有李冶、楊輝等幾位數學家，他們在代數學上也有重大貢獻，並且留下了幾部和「數學九章」有同樣價值的數學著作。

（完）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長劍篇

文．蕭逸
圖．可飛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麥小喬、出雲和尚算是完了一件公案，心頭放下一塊大石，但心裏還是掛着秦照護送的災銀會不會再落在鳳姑娘的手上，出雲和尚再占卜一卦：最終是吉利的。於是邀請小喬到出雲寺歇息……而這邊鳳姑娘跟踪秦照，找到他們一行八人，叫大四兒驗過眞正是銀兩，又支使秦照八人扛着銀兩，由「沈邱四老」押住走，鳳姑娘先走一步，回山向父親交差了。一行人來到馬鬃山善行寺歇宿，沈邱四老商議：原來他們是被鳳姑娘脅持幹這勾當，有點不服氣，趁她不在場，決定在摩天嶺十八盤子高峯處，來一次洗刦賑災銀，然後逃之夭夭……

懲殺四大寇　爲災民請命

「鐵指開山」喬一龍早已把一口精鋼打製的鋒利七首貼腕藏在袖內，以備隨時下手，聽得呂仁招呼，料着事情已迫在眉睫，當下答應一聲，立時趨前，向着大四兒身邊走來。

「大管事有何見教？」

一面說，雙手抱拳向大四兒拱一拱。

大四兒那張青皮寡肉的瘦臉，綻開了兩道笑紋：「好說，二當家可有入山的地圖？」

「正要奉上請觀！」

一面說，喬一龍可就把早已備好的地理圖卷雙手奉上，大四兒伸手待接的當兒，忽似有所警覺的收回了手。

「二當家的，你還是在口頭上說一說吧！」

喬一龍一口七首，眼看着就將在大四兒探手接圖的一霎間就勢抖出，想不到對方忽然間心生機靈又改了主意？不由得他心中爲之一驚。

四隻眸子接觸之下，大四兒眼神裏顯現出一些兒驚惶，就勢向後退了一步。

喬一龍未能在方才一霎間，把握出手，在時機上來說，顯然已是慢了一步，只是此刻箭在弦上，已是不容不發，他便向前又湊了一步，手裏的入山地理圖卷緩緩張開。

一旁的「天龐」謝山看得緊張，趕前幾步，呼地一聲，亮着了手裏的千里火。

火光乍現之下，喬一龍已是按捺不住，怒叱一聲，一口冷森森的七首已自袖管裏抖了出來。

這一刀看似莽撞，其實是早已經過深思熟慮，各樣假設之後的一刀。

一刀既出，刀分六面，事實上連大四兒的退路都給封住了，但只見短短的刀身上，渲騰起一片醒目白光——這道白光直向大四兒咽喉上疾刺過來。

大四兒怪嘯一聲，猛然間向左邊一個快閃，他雖然已有警覺，却仍然不曾料到，事出突然，一個有心，一個無意，這般情形之下，想要閃躲開眼前這一刀，可就

有些大費週章了。

——他這裏身子方自閃開了一半，喬一龍的刀已自正中偏開，如影附形「哧——」一片刀光閃自大四兒右脇，寸許來長的刀尖子已深深扎了進去。

大四兒咀裏怪叫一聲，負痛之下，全身用力向外一掙，這一刀足足在他胸脇之間留下了四五寸長短的一道口子，大股鮮血立刻湧了出來。

這一刀，喬一龍原是要取其性命的，想不到臨出手時，力有未逮，以至於爲對方留下了一綫生機。

隨着喬一龍的刀勢，大四兒一個疾滾猛翻，元寶也似的飛了出去。

——他當然知道這是要命關頭，身子一經落地，不待站好了，第二次施展全力，霍地旋身飛起，直向一旁高地上落去。

無如，在場各人一刹那間，全都成了他的敵人，硬是放他不過。

大四兒身子方自騰起一半，「天龐」謝山已由斜刺裏疾撲過來，一雙「乾坤圈」泰山壓頂般，直向他頭上照顧下來，另一面「要命」鮑無常却在這當口發出了一口飛刀，銀虹乍現，已深深扎進了大四兒小腿彎子。

「啊——」驚叫聲裏，大四兒死命的揮出了手上木杖，「噹！」一聲，硬生生的磕開了謝山的一對乾坤圈。

兩番受創之下，大四兒已再無招架之力，身子「噗通！」墜落地上，狗也似的在地上滾着。

「銀冠叟」呂仁一直在冷眼旁觀着這番戰局，眼前似乎已到了他出手時機。

當下身形搖處，極其俐落的已來到了大四兒身邊。

大四兒原不該這麼差勁，無如一上來中了喬一龍的毒手，接着又中了「要命」鮑無常的飛刀，連番受創之下，那裏還有還手之能？

眼前「銀冠叟」呂仁忽然來到，大四兒心裏一急，怒叱一聲：「老兒——你們反了——」，倏地翻起手上長杖，照着呂仁當頭直打下來。

「銀冠叟」呂仁此刻那裏又會把他看在眼裏？長劍輕揮，「噹！」一聲，已把對方長杖撥開，一聲冷笑，掌中劍順勢一抖，便向對方前心上扎去。

猛可裏，一旁草叢間「呼啦！」的響了一聲，一人寒着聲音道：「打！」

緊接着嘩啦啦飛出了一天的碎石頭子兒——

這一天碎石頭加諸的力道可是不小，一經蔓延開來，在場各人皆在照顧之中，尤其是其中數顆奔向呂仁而來的，更是勢猛勁足。

「銀冠叟」呂仁一驚之下，却是顧不得殺害大四兒，脚下力點，倏地折了一個凌空觔斗，翻出去丈許以外。

也就在同一個時間裏，一條疾勁的人影，呼地現身眼前，身子向下一落，已到了大四兒跟前，落地，遞掌，噗！一把，已抓住了大四兒右手腕子。

「去吧！」

話出手翻，「呼——」一聲，已把大四兒拋出丈許以外，落身於荒地長草間。

大四兒當然不是傻子，這條命不啻是撿回來的，當下慌不迭在草地裏一連打了幾個滾兒，掩身長草裏暫時不敢動彈。

借着微弱天光，他打量着那個猝然現身，救了自己性命的人，敢情是自己主人鳳姑娘所深深垂青的那個關雪羽——他居然救了自己，實在想不到。

關雪羽身形方落，一條人影倏地自側面疾撲過來，手裏一口尺半短刀，兜心力刺過來。

這人身手固然快，可是却犯了欺身過近的武林大忌。是以一招刺空之下，簡直幾無退身的餘地。他這裏待得抽身疾退，那裏還來得及？爲關雪羽反手一掌，擊在了小腹上下，「碰！」一聲，足足彈起來五尺來高，緊接着一頭栽下去，可就再爬不起來。

不用說，這人正是「沈邱四老」中的「鐵指開山」喬一龍了。

論武技，喬一龍雖不似他拜兄呂仁那麼精湛，却也不致於如此不濟，只爲一時貪敵過甚，犯了大忌，才能落得當場慘死下場結局。

關雪羽一掌結果了「鐵指開山」喬一龍性命，只把當場各人驚嚇得目瞪口呆！

一陣驚愕之後，總算認出關雪羽這個不速之客——

「關雪……」鮑無常第一個認出了他來：「姓關的，原來是你！」

「是誰？」呂仁眸子裏閃耀着無比的驚悸，顯然關雪羽這張臉，對他來說十分陌生。

「老大，這就是過去跟你提過的那個姓關的——」

說話的是「天龐」謝山，他曾是關雪羽手下敗將，此番見面，稱得上「分外眼紅」，況且拜兄喬一龍一照面之間又死在了他的手上，這筆仇恨簡直是無從說起。

謝山切齒痛恨的說着，一雙眼睛都紅了，兩隻乾坤圈叮噹着響的在手裏碰擊着，只是想到了來人的可怕，終不能輕舉妄動。

「銀冠叟」呂仁聆聽之下，由不住暗吃一驚，猝然間憶起了三年前川北道上的一件往事——

「啊——關朋友——敢情是你——失敬，失敬……」

一面說，緩緩的抱起雙拳來，向着關雪羽拱了一拱，却把臉轉向「要命」鮑無常道：「老四，瞧瞧去，喬老二還有氣沒有了？八成却是死了吧。」

多年結拜，形同手足，想到了一遭生死判決，焉能不爲之傷心淚下？

——「銀冠叟」呂仁說着說着，禁不住悲從中來，差一點落下淚來？

是時「要命」鮑無常已來至「鐵指開山」喬一龍倒地的身前，略一探示，隨即抽回了身子。

——「他死了，沒別的，咱們給他拚了——」

「銀冠叟」呂仁冷森森的道了聲：「慢着——」

「關朋友，你這是從何說起？」呂仁其實內心不無畏懼的注視着當前的關雪羽：「井水不犯河水，你又何必爲鳳家人越俎代庖？」

「你錯了！」

關雪羽向前面跨出了兩步，正好錯開了「天麻」謝山與「要命」鮑無常隱隱所形成的「死角」地位。

「鳳家人的事我管不着，也不想管，只是秦頭兒八人一行的這趟子護銀公差，却是不容許任何人心存非分之想，呂老大，還得請你破格成全，網開一面的好！」

「銀冠叟」呂仁冷冷一笑道：「是你關朋友放不過我們，可不是我呂某人不識抬舉……銀子事小，人命關天，喬老二已然喪命在閣下你的手上，這件事只怕萬難干休，話雖如此，如果關朋友你莫為已甚，這件事我們仍可往後再談——怎麼樣？呂某人只等着你的一句交待了——」

正因為他曾經領教過關雪羽此人的厲害，對於眼前的一切鬥爭，難操勝券，萬般無奈之下，才會如此「自滅威風」的迹近討饒。

關雪羽偏偏不賣他的賬。

「不行！」他固執的說道：「除非秦頭兒八個人連人帶銀子安全離開，要不然，你們弟兄三個可得露一手兒，或是取了我這條命！」

一口長劍，已由背後抽出，緊緊地執在手上。

「銀冠叟」呂仁嘿嘿連聲的低笑着，一雙流光四曳的眸子老早就已向謝鮑二人照會過來。

——哥兒四個數十年上陣對敵，殺人無數，也就是這一次敗在了鳳姑娘手上。往常，他們可又服過誰來？

出手制勝，制敵先機，全仗着彼此的心領神會。猝起發難，更在於平常的聯手默契，於是，休要小看了一個看似無意的眼波，未必不是暗藏着下手的先機。

「天麻」謝山的一雙乾坤圈，早已不止一次的掄起來又放下去——他是在摸索着下手的最佳部位。

「要命」鮑無常又何嘗不然？

他施展的兵刃是一口「三尖兩刃刀」，一手持柄，一手攖鋒，比劃了已不知有多少次。

「關朋友，你這可是欺人太甚了！」

說話之間，「銀冠叟」呂仁已反手把背後的一口蛇形劍撤到了手上——

就在這當口兒，他的眼神兒已照會了兩個拜弟。

幾乎是一個式子，「天麻」謝山是左，「要命」鮑無常是右，像是兩岔裏飛出來的一雙冷刃，雙雙直向着關雪羽兩腿間快速直插了下來。

「銀冠叟」呂仁本人更是也不閑着，就在謝鮑二人出手的同時，他已點足飛快的欺身而近，手上那口蛇形劍掄圓了，劈頭蓋臉直向着關雪羽頭上斬下來。

三個人雖是分三個不同的部位出手，可是快慢一致，配合得堪稱天衣無縫。

無如關雪羽早已料到了有此一手。

就在三般兵刃同時聯手照顧之下，關雪羽身子幾乎像蛇也似的扭曲了一下——這一扭竟是恰到好處，閃開了正面的呂仁，躲過了左面的謝山。

——緊接着，嗆啷脆響聲中，磕開了「要命」鮑無常的三尖兩刃刀。

鮑無常一驚之下，猝然覺出了不妙。再想抽身那裏還來得及！

關雪羽這一次親身出手，決計不再手下留情。

「要命」鮑無常這時門戶大開，一覺不妙，急速抽身，却是慢了一步，隨着關雪羽長劍抖處，匹練般地閃出了一道銀虹，「噗哧！」正中鮑無常前面心窩。

劍拔，血標！

一股血箭，疾射而出，隨着關雪羽向後抽身的勢子。「要命」鮑無常瘦長的身子，直挺挺的已向後倒了下去。

關雪羽決計手誅四惡，一招得手，更不怠慢，一領手中劍，就勢抄身，「呼！」地掠空而起，待向「銀冠叟」呂仁身邊湊去。

猛可裏，一股極具威力的勁風，「哧！」直向着關雪羽當面迎劈過來。

饒是關雪羽神勇無匹，對於眼前這股迎面直劈而來的風力，却是不敢掉以輕心，實在是這股風力太也過勁，猝然有所接觸，不死必傷，當下只得凌空一個倒翻，噗嚕嚕落向一旁。

那股子迎面疾風，當然是其來有因！

風力乍現，一條人影天馬行空般，忽然出現眼前，一出即落，隨着他落下的身軀，帶出了一天狂風，有如神兵天降，其勢端的驚人已極。

這番走勢，分明前所未見，敵我雙方猝然間却為之震住了！

天色益黯，倒虧了在半天那輪冉冉初起的上弦寒月。把這一樣照耀得依稀可辨。自然也使得現場各人看清了來人是誰？

欵欵風翎，翩翩儒衫，來人看來竟是一個儒士裝束的老人。

關雪羽一望之下，確知自己從未見過此人，只是觀諸此老方才現身之初，所發出的那一股無形的掌氣，即可確知對方這個老人必然身藏罕世奇技，萬萬是一個非比等閑的人物。不可輕視。

另一面，「銀冠叟」呂仁，「天麻」謝山自老人初一現身之始，也自吃驚不小，對於他二人來說，老人這張臉，誠然也是陌生之至，一時弄不清到底是什麼路數，只是看着對方發呆。

「哈哈……」

乍然現身的這個老儒，先自仰天猛笑一聲，手指向關雪羽道：「我們家內鬨的事，用不着你來插手！我自會處理！」

關雪羽雖不知來者何人，但觀其現身已可知絕非等閑人物，聽他所說，有如着了一頭霧水，眞拿不定他是什麼路數，聆聽之下，一時不知怎麼回答。

反倒是呂、謝二人，較他更為不解。

「銀冠叟」呂仁冷冷一笑道：「尊駕又是那個？請恕呂某人眼生！」

來者這個老儒模樣的人，嘻嘻一笑，幌了一下腦袋道：「是的，你瞧着我眼生，我老人家瞧着你還不順眼呢，七指雪山和你能容得下你們這種敗類？我倒要看看，你們有什麼本事，胆敢造反！」

來人雖沒有報出姓名，却已自承了「七指雪山」的來人，這「七指雪山」幾個字一經報出，由不住使得各人俱都為之大吃一驚。

「銀冠叟」呂仁頓時面色大變，上下向着來人看了一眼，半天才嚅嚅的道：「……你老人家，莫非是七指雪山的鳳……

七先生？」

「啊——鳳……老！」天麻謝山的舌頭，忽然間也像是短了一截。

來人——這個貌相突梯的老儒，聆聽之下，冷冷的道：「你們雖然也知道我這個人！哼哼……今天却是饒你們不得，對付像你們這類見異思遷，見利忘義之人，我老人家是絕不容情——」

呂仁等人一聽來人自承了身份，正是「七指雪山」主人，也就是鳳姑娘的生身之父，當今天下最最難纏的主兒，不由得嚇了個魂飛魄散。

「七……老……」呂仁身子打了個閃，吶吶道：「你老人家可千萬不要誤會……我們是自己人……」

「我們絕不敢心生……二心……」天麻謝山幾乎嚇癱了。

忽然伸手向着關雪羽指了一指：「都是他——這個姓關的想刧銀子，還殺了我們的人……」

「七老作主……」呂仁強自鎮定道：「可不能冤枉了好人……你老人家……要為我們報仇……」

「不信你老人家可以問他……喂！姓關的，你可是來刧銀子的？」謝山睜着一雙火眼，像是一隻情急反咬的狗，逼視着關雪羽：「姓關的，好漢做事好漢當，事到臨頭可別不好種，你倒是說一句眞話來，可別讓我們揹下這個黑鍋呀！」

關雪羽鄙視的一笑道：「謝山，你可眞算是無恥到了極點……今夜就算是鳳前輩能饒過了你，我也必要取你性命——」

謝山反駁道：「難道，我說錯了？」

「不錯，我是為着這筆解銀來的，只是倒還沒想到刧為已用……」

關雪羽忽然住口不再多說，微微一笑，他知道這番是非曲直，逃不過眼前這位鳳七先生的眼睛，自己既然已經現身，表明了態度，最後終須與鳳七先生走向敵對立場，倒不如先自保持沉默，以靜觀變的好。

鳳七先生細長的一雙眼睛，在呂、謝二人身上一轉，冷冷的道：「你們總算也有些苦勞，看在這一點份上，給你們一個自了吧！」

呂仁冷笑了一聲，終不敢逞强，又改作苦笑道：「什麼意思？」

「自己結果了性命，這樣更乾脆！」

「不……不行——」

「天麻」謝山忽然閃身而出，喝醉了酒似的，步履踉蹌着：「老爺子，你不能這麼對付自己人……不行……不行……」

說着，他忽地騰起了身子，竟然意欲逃走。

鳳七先生眼前豈能容得他如此猖狂？

緊接着「天麻」謝山的起勢，就祇見鳳七先生左手猝然揚了一揚，凌空擊出了一掌。

這一掌堪稱疾勁，雙方乍然接觸之下，發出了「碰！」地一聲大响——「天麻」謝山身子起得快，跌得更快，一記悶撞之下，直被反彈得沉重落向地上，一連打了好幾個滾兒，第二次正待縱身躍起的當兒，却吃鳳七先生再一次發出的劈空掌力，當場擊斃地面。

在場各人都看得很清楚，鳳七先生這第二掌較諸第一掌更不具形象，只不過五指箕開着，向着滾動的謝山虛按了一下，後者便當場一命嗚呼。

似乎也只有關雪羽一人看出了端倪，鳳七先生後來還向空的一式虛按，其實正是他們「七指雪山」鳳家的不傳絕技「無形罡氣」，怪不得「天麻」謝山當場死於非命了。

「銀冠叟」呂仁目睹之下，全身為之打了一個寒顫——對於他來說，不啻又是沉重的椎心一擊。

在短短的片刻之間，他目睹着三位拜弟一一慘死，物喪其類，內心之痛楚，是非言語所能形容。

忽然間他激發起無比勇氣，不再眷念着自己這條殘命，發出了忘命也似地一聲呼叫，猝然間騰身而起，直向着鳳七先生身前撲了過去。

呂仁總算想明白了，對方鳳七先生絕不可能放過自己，如其哀聲討饒，最終仍不免一死，倒不如盡己所能，放手與對方一搏，結果並無二致。

一時間，隨着他落下來的身子，蛇形劍劃起了一片銀光，直向着鳳七先生當頭直劈下來。鳳七先生身形未動，只道了聲：「你也配！」

强者畢竟是後者，單手倏地向外一伸，不知怎麼一來，對方那口蛇形劍光竟然換了主兒，居然辨到了他的手上，呂仁大驚之下，身子就空一個打挺，一式「雪裏翻身」，飄出了丈許以外，再看對方鳳七先生，依然站立在原來地方，一動也未曾移動。

「哼哼！」鳳七先生鼻子裏一連哼了幾聲，瞅着呂仁道：「你還差得太遠——過來，拿走你的兵刃！」

說時，他緩緩地把手上那口蛇形劍探出，劍尖朝上，平握手內，臉上現着微微的冷笑。

「銀冠叟」呂仁情知這口劍到了對方手上，再想拿回來只怕沒有那麼容易，只是眼前這般情況之下，却也不容他再作它謀。

原來這個呂仁也非等閑人物，他橫行黑道多年，也算是獨當一面的人物，自然有其應敵處世之道。

「老爺子——你這是在逗着我玩兒！——呂仁可放勁了——」

話聲出口，猝然間猛地撲了過來。

——只見他右手伸處，直向鳳七先生手上蛇形劍的劍把子上奪了過去，任何人目睹之下，都不會認為他另有它圖，事實上他却是另有它圖。

就在他的手，眼看着已將抓住了蛇形劍劍柄的一霎那之間，忽然間，他右手倏地向上一翻，「哧哧—」疾風閃處，一雙薄刄柳葉飛刀，電閃星馳般，自他袖內疾射而出，其勢簡直快到了無以復加地步。

原來這雙飛刀，並非借助手指腕脈之間力道擲出，却是彈自事先繫好腕上的一個射筒之內，那是利用有着極為强韌力道的鋼簧彈射而出來的。

「銀冠叟」呂仁雖然有這般厲害的暗器絕活兒，但是平日却極少施展，簡直不為人知，這時猝然施出，見者無不暗自納罕。



祇是眼前情形太快了。

隨着呂仁擧手之勢，那一雙小小柳葉飛刀，有若寒星二點，直奔鳳七先生一雙眸子上射來。

呂仁當然知道一擊不中的下場，事實上他既胆敢向鳳七先生出手，却是早已把這條性命豁上，飛刀一經射出，更不怠慢，兩隻手一收即出，施了一手按臍力，分向鳳七先生兩側小腹下按了過去。

這的確是已盡其所能，呂仁把一身所學全部用上了，無如他的對手實在是過於強大，較諸呂仁所想的還要更厲害得多。

「叮！噹！」兩聲，一雙柳葉飛刀，先自吃鳳七先生手上蛇形劍揮打落在地——也就在同時之間，呂仁的一雙鐵掌自忖着已然擊中在鳳七先生的兩側小腹之上，這一霎，呂仁眞是把吃奶的力氣都用上了，嘴裏吐氣開聲的「嘿！」了一聲。

若是以呂仁素日功力來論，就是一塊堅硬的青石，也足能擊成粉碎——偏偏鳳七先生的小腹，竟較諸豆腐還要軟，雙手擊上去，絲毫也不着力道，「呼哧！」一下子深深陷了進去。

呂仁先還心中狂喜，只以爲自己冒險成功，容得雙手陷入，才猝然警覺到情形不妙，只覺得對方小腹忽然間變得其熱如焚，非但如此，却似有一種極大的吸力，發自對方腹間，這種情況使呂仁感覺到一雙手掌彷彿插置於一盆燒得滾開的熱膠之中，前進固難，後退更是不易，簡直進出兩難。

——猝然間，他接觸到了鳳七先生那雙深邃而隱視殺機的眼睛，給他的感覺是極其恐怖。

也就在這一霎，鳳七先生的一隻看似無力的纖纖細手，已經按在了他的前胸！

呂仁猝然間只覺得胸前一軟，整個身子彷彿忽然間被架空而起，一下子跌了出去。

當他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時，尚還以爲是跌在了棉花堆裏一般，却也就此便再也爬不起來了。

一旁各人全數都看直了眼，萬萬想不到這位呂大當家的敢情已經死了，一名小盜嘴裏驚叫了一聲，各人轟然作鳥獸四散開來。

——只是這番形勢顯然早已在鳳七先生控制之中。

像是一股春風，鳳七先生的起身勢子，敢情是那麼飄洒自如，當他輕巧極快的身勢，風一般地由各人頭頂上掠過之後，除了關雪羽之外，每一個人都呆若泥人一般地不再移動，敢情已爲他獨家奇特的點穴手法定住了穴道。

當日，鳳姑娘初服沈邱四老以及其一干黨羽手下之時，是用了這樣相同的手法，對於這些人來說，已經不能算是新鮮之事，只是眼前鳳七先生較諸他女兒施展得更爲高明而已。

一陣寒風吹過來，草木蕭索作響，却只見現場十數衣襟飄揚，一個個原樣站立，狀若呆偶，這番形相，較諸鬼魑更爲可怖，看在關雪羽眼裏不能不有所警惕——他却是胸有城府，早已作了最壞的打算。

「前輩神技驚人，在下無限拜服！」一面說時，隨即向着鳳七先生深深行了一禮，却並無後退之意。

鳳七先生月夜裏靜靜打量着對方這個人，忽然冷笑道：「你可曾看見了？我對你算特別留情，看你救助大四兒那個奴才一場，可以饒你不死，你這就走吧！」

關雪羽微微一笑：「在下並沒有向老前輩乞命，再說我也並沒有必死之罪。」

鳳七先生寒下臉來道：「我若果要一個人死，那人便是罪有應得。」

「原來如此！」關雪羽微微冷笑道：「這麼說在下倒是要向前輩面謝不死之宏恩了！足見前輩是心懷雅量之人了！」

「話裏有話！」鳳七先生冷冷的說：「有什麼話你就說吧！」

「多謝前輩！」

關雪羽身形一閃，來到了「千手神捕」秦照一行八人當前——秦等八人已爲鳳七先生奇妙手法點了穴道，這時看來，如同一列泥偶。

他們八人雖然是各自被點了穴道，只是背上仍然馱着數百斤重的銀包，只壓得一個個痛在心裏，却又作聲不得，十足的一副苦相。

「前輩果有仁者之心，在下斗胆更爲眼前八人討命，尚請高抬貴手，饒恕了他們吧！」

關雪羽簡直不敢想，鳳七先生會能放得過秦照一行活命，只是抱持着這個原則，姑且一試而已。

却不意鳳七先生聽在耳中，忽然一笑道：「那一個又要他們非死不可，只待銀子送到，我自會打發他們離開就是，你總可以放心去了！」

關雪羽聽後冷冷的道：「這便足見盛情，只是這些銀兩，關係着數萬嗷嗷待哺的災民性命，前輩却又何忍據爲己有？尚請高抬貴手，眼前一併成全，容他們自去吧！」

鳳七先生搖搖頭道：「這件事可就容不得你自作主張，哼——我已給了你十足的面子，再要喋喋不休，可就怨不得我手下無情了！」

關雪羽嘆息一聲道：「不瞞前輩說，在下來此以前，自己曾默默許下一願，如不能使這批災銀，平安抵達，便是一死，也不足憾！」

「好……」鳳七先生點頭笑道：「既然這樣，我就成全了你，眼前有兩條路，要生要死，全在你自己決定了！」

話已說得很明顯，關雪羽若是決心護銀，便只有與鳳七先生放手一拚之途，最後結局自然是死路一條。

然則，關雪羽却似別無抉擇，長嘆一聲，起手，探背後邢口家傳至寶「青桑劍」一摯到了手上。

一蓬青濛濛光華，立刻顯現眼前，映照得他眉髮皆碧，果然不同凡劍，所謂「寶劍能者居之」，那麼持劍者的身手也就可想而知了。

鳳七先生臉上現出了一絲驚異，遂即頷首道：「這就是了，起先我還有些懷疑，現在便證明了你果然是燕家子孫，燕追雲是你什麼人？」

關雪羽不便再行掩飾，便自承認了身份。

（未完）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





武俠小說

無名鎮

慕容美 著

經已出版

全套上下集

H.K.$12.00

環球出版社發行

